武俠世界

龍的悲歌（江湖小曲傳奇故事） 傅紅雪著

龍，世上究竟有沒有龍？有人說沒有，有人却硬相信有。

宋代董羽的「畫龍輯義」說：「龍有九似。頭似牛、咀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

這樣一種怪模怪樣的東西，你眞的崇拜牠？



第29年
9

$6.00

編者話

世上有關龍的傳說眞多，諸如龍飛鳳舞、龍吟鳳鳴、龍蟠虎踞、龍行虎步等詞語，都無不與﹁龍﹂有關，到底有沒有龍這種東西？有的人說沒有，有的人硬說有，而且還被奉爲一種神聖不可褻瀆的吉祥動物。

今期刊出傅紅雪先生撰著﹁龍的悲歌﹂，就是以龍的傳說和龍的傳人爲線索，勾畫出一批自詡爲龍的傳人，爲了兼得﹁龍吟﹂與﹁鳳嘯﹂二劍，展開了一場拚死的厮殺，一個被譽爲﹁神龍刀客﹂的俠士，就是不相信有﹁龍﹂這種東西，特意把﹁神龍﹂改爲﹁屠龍﹂，眞是夠大胆、夠叛逆！這位敢於向傳統挑戰的﹁屠龍刀客﹂，最後眞的把自稱與﹁龍﹂有關的狂人殺了嗎?!

☆　☆　☆　☆

下期刊出西門丁先生撰著﹁石像之秘﹂，武林名宿司徒明嫁女，早已廣發武林帖，但是愛婿何許人也却遲不披露，在芸芸到賀賓客之中，大俠安于道和殺手俞永玉亦適逢其會，來賓們正待親睹一對新人的風采之際，司徒明突然被殺了，兇手是誰？俞永玉當然被人嫌疑，於是疑雲陣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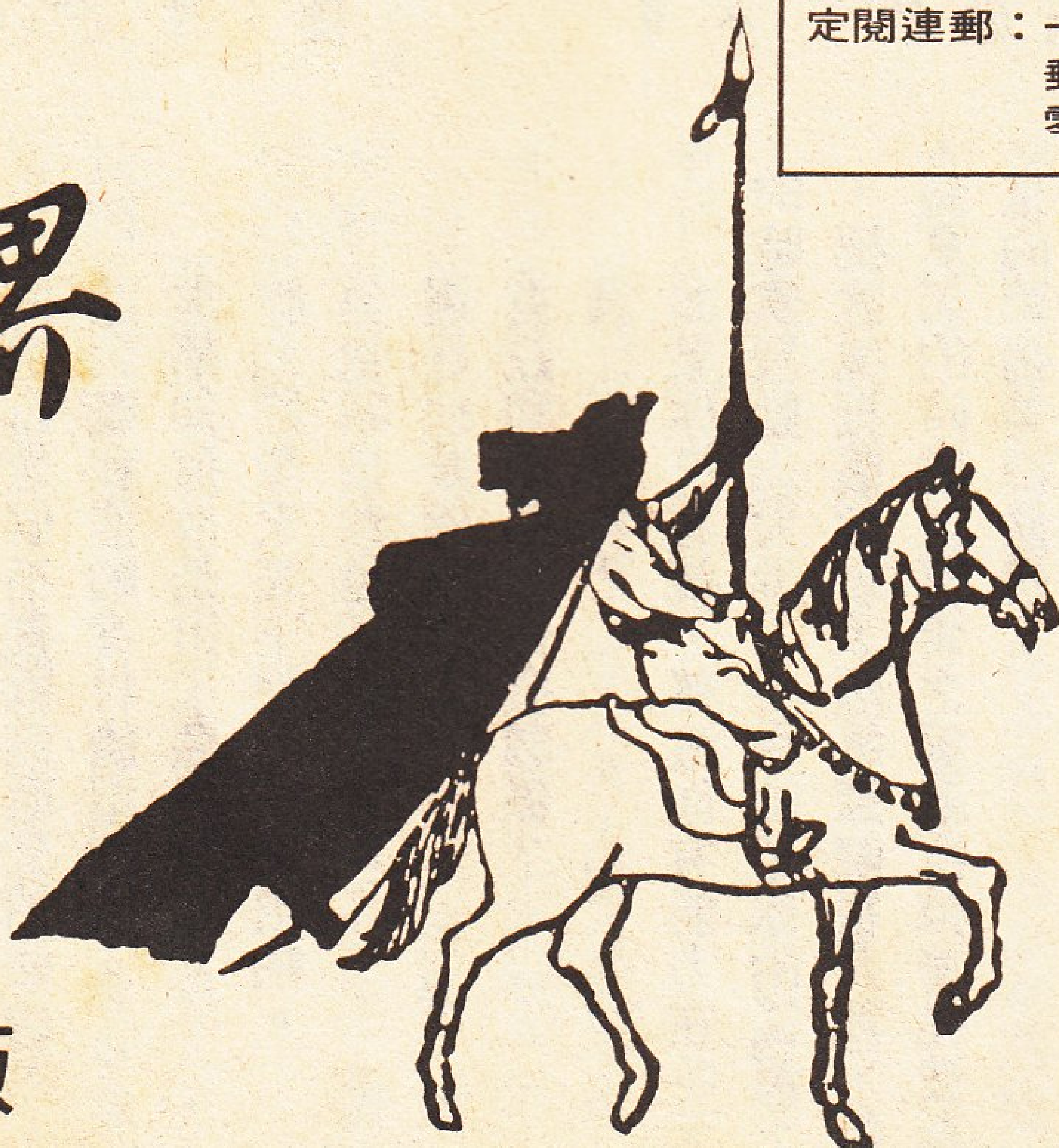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 9 期
（總號 145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悲歌

屠龍刀客程十髮

有人說，如果一個男人不懂得「吃、喝、嫖、賭」其中任何一項的話，那麼就算不上是眞男人了。

這句話準不準確？有沒有道理？

對程十髮來說，他認爲是有道理的。

誰都知道，江湖上的人都知道，程十髮不但「吃喝嫖賭」四樣都懂，而且無一不精，算得上是個中老手兼高手。

最重要的，大家還知道他有一把刀。

一把利刀；其利無比的刀。

一把快刀；其快無比的刀。

刀，當然要利，當然要快，否則和廢鐵有什麼兩樣？其實，刀利與刀快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因爲當今江湖上擁有利刀與快刀的人大有人在，何止是程十髮。

問題是，如果你知道他那把刀跟隨他闖蕩江湖多年來從未敗過的話，你大概就會豎起大姆指讚他一聲：「有氣魄的男人。」

事實上，就算你不認識他，只要你見到他那高大威武的身材，以及端正風發的臉孔，你也一定會忍不住多瞧他兩眼。

這樣的一個男人，世上並不多見。

於是，江湖上的朋友送給了他一個很醒目的外號——「神龍刀客」。

憑心而論，「神龍刀客」這四個字絕對是包含着濃厚的讚揚與尊敬味道。因爲長久以來，人們都視爲「神龍見首不見尾」，認爲「龍」是至高無上的吉祥動物，連漢高祖劉邦都自言其母曾經「與龍夢交」而生下他，所以他當上了天子。

這，當然是鬼話中的鬼話！

這，不過是「流氓皇帝」劉邦想出的鬼話愚民百姓，以利他的統治天下吧了。

世上眞有「龍」？

就算有，難道眞能與人「夢交」？

你相信？

程十髮不相信。他不相信世上有「龍」這種東西。

就算有，他也認爲沒什麼了不起，畢竟「龍」已絕種，已在這個世界上被淘汰；一個既已絕種而又被淘汰的動物，縱使牠曾經輝煌風發過，終究已屬過去，人們如果仍念念不忘以「龍的傳人」自居而沾沾自喜、自豪，你不認爲那是件極其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嗎？

無論是誰，如果一昧活在過去，肯定將會是個非常淒慘的失敗者！

龍，實在已是一種「過去的東西」吧了！

因此，程十髮非但不接受「神龍刀客」這個外號，反而自稱「屠龍刀客」。

屠龍，多大膽、多叛逆！

程十髮，就是這麼一個敢於向傳統挑戰的男人。

這種男人，你不喜歡？

* * *

謝冰心喜歡。

她見過很多男人，也曾經喜歡過很多男人，但都比不上對程十髮的喜歡。

她是個很可愛的女人，也是個很豪放的女人，江湖上的人除了知道她有一手好劍法之外，也知道她是追求程十髮最積極猛烈的女人之一。

男人追女人，天經地義。

女人追男人呢！驚世駭俗麼？大逆不道麼？

放屁。她一定會給你這麼一句。

因此，背地裡大家都叫她「小辣椒」。

* * *

五月節的粽子剛吃過。

天氣慢慢熱起來了。

傳抱石是個不喜歡熱而又怕熱的人。

這大概和他的身材體型有關。

誰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胖子。

胖，好像天底下胖的人都怕熱。

傳抱石自然也不例外。

還好他是個有錢人。

有錢和怕熱有什麼關係？

爲什麼沒有？

如果你沒有錢，難道你有能力在冬天的時候發動一大批人，在結了冰的江河上把冰塊掘鑿起來，然後深藏在井裡，等到夏天的時候，再將之掘取冰鎮着從波斯來的葡萄美酒飲用？

如果你沒有錢，難道你有能力買一些丫鬟使女侍候在身旁，一天到晚用鵝毛羽扇爲你扇涼驅暑？

如果你沒有錢，難道你有能力在山巔花間裡蓋一幢又舒適又涼快的避暑山莊？

錢，鬼都能爲它推磨，何況是熱？

傳抱石怕熱，但是他有錢，所以他每年過的都是「涼快的夏天」。

現在，他就躺在避暑山莊上一個全用暹羅象牙製造的睡榻上，旁邊有四名十五、六歲的少女手執羽扇爲他扇涼，另外還



江湖小曲傳奇故事／傅紅雪・文　可飛・圖

龍的



有兩名跪在波斯地毯上為他調製葡萄酒，另外一個則剝着嶺南來的荔枝，然後用纖白的手指捏着肥美鮮嫩的荔枝肉送入傅抱石的咀裡……

他是一個很懂得享受的人。

有錢人如果不懂得享受，那豈不和窮苦人沒兩樣？

所以，有錢而又懂得花錢享受的人，實際上是個聰明人。

傅抱石顯然是個聰明人。

他喝足了酒，吃夠了荔枝，然後就來個午間小寐，當然，身邊有兩名少女為他拿捏按摩，送他慢慢進入夢鄉。

夏日的午睡，當然是最舒適甜美的。

當然，午睡過後氣滿力壯，到了夜晚便和自己的老婆溫存。

提起老婆，赫，他本身大概也記不起究竟有幾個老婆了，十五個？十六個？不，好像是十七個，對，十七個。沒錯，端午節前，他才託朋友從南方鄉下弄來了個屁股特大的女人。

其實傅抱石並非是個很好色的男人，只因為他雖已年近半百，卻偏偏不曾有個半男一女，因此打從幾年前開始，便每年娶個老婆，寄望能「下個種」出來。

可惜的是，到今天為止，老婆多到認不出來，依然未見兒子或女兒的消息。

他有些氣餒，但卻也是個相當固執的人，因此今年仍然再娶個老婆過門。

他娶老婆純粹是「下種」，因之今年挑的女人是「大屁股」的。

有這麼一說：屁股大的女人容易生孩子。

這句話可不可靠，傅抱石管不了那麼多了，反正他有的是錢，有錢就能娶到老婆，有老婆就有可能有孩子，今年不生，明年再娶；明年不生，後年再娶；後年不生……總之，一直娶到他生為止。

傅抱石，就是這麼一個錢多、老婆也多，偏偏就是沒個一男半女的人。

這種人，心理多多少少和一般人有點不同的。

＊ ＊ ＊

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你絕不能在他面前提到「宦官」、或是「騾子」等不能生育的東西，如果你不信邪偏要提，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他不可能剝了你的皮，也不致於砍下你的腦袋，只不過他也會叫你那根寶貝兒無法再神氣活現——閹了你！

還有一點和人不同的是，當他在午睡時，就算天要塌下來，你也絕不能吵醒他，否則他不但會閹了你，而且還會將你那話兒燉給狗吃！

因為他午睡的目的乃是養精蓄銳，準備夜晚與老婆「廝殺肉搏」，進行偉大的「播種工作」。你若吵了他午睡，等於就是要他「斷子絕孫」，他當然閹你兼燉你啦，說不定還拿你當火鍋的佐料呢。

因此，在他午睡時，你千萬不可出聲，就連放屁也須走遠些。

可是今天，就在傅抱石午睡沒多久，居然被人吵醒了。

誰這麼大膽？

鴿子。

腳環上帶有書信的信鴿。

傅抱石看完「飛鴿傳書」時，原本就難看的臉色顯得更加難看了。

＊ ＊ ＊

有一種人，那怕你是不小心瞥了他一眼，卻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甚至終生難忘；也有一種人，雖然你很努力想捕捉他的特徵印象，卻始終無法記住他，經常會忘記他長得是副什麼樣子。

池一波就是屬於後面這類人。

這種人通常都是長得不美也不醜，一張普普通通的「大眾臉」，你會覺得到處可見到這類型的臉孔，而且又會非常容易忘記這種臉孔。

其實，你如果認識池一波的話，你就不會認為他是個普通人了。

人本不可貌相，通常出類拔萃的人往往長得就像你我鄰居的小癟三。

池一波當然不是小癟三。

傅抱石時常對人自豪他有三隻手。

另外一隻手就是池一波。

傅抱石對他的信任勝過對自己老婆的信任。

他對池一波的信任並非盲目的。

傅抱石所開的「開心賭坊」是此間最慢起步的一家，可是不到幾年的短短功夫，她不但成為此地最具知名度的賭坊，而且名揚四海，江湖中人無人不知「開心賭坊」這四個字，凡是愛賭的人總會不辭千里，慕名而來賭他兩手過過癮。

這，都是歸功於池一波的經營有術，管理有方。

他到底用什麼方法經營「開心賭坊」？

他的秘訣是什麼？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只不過是：

親切誠實。

親切誠實，多老套的字眼。

可是放眼當今的世界，生意人雖然是越來越多，卻也越來越奸了。

無奸不成商，這句話簡直成了「眞理」。

你一定經驗過，現在的年頭，你出街買東西，往往是花錢買了一肚子氣回家。

現在的生意人，何止是奸，簡直就是他媽的越來越不是東西了！

特別是賭坊這門生意，你如果到過什麼京的賭坊的話，你就會知道那裡的人即使是跟你要小帳，他都懶得對你露個笑臉，那張臉……你見過殭屍沒有？對，那張臉就像殭屍，不，比殭屍的臉還難看百倍、萬倍！

所謂的「活見鬼」大概就是指這個意思了。

「開心賭坊」絕見不到那種令你想嘔吐的殭屍臉孔。

池一波的用人第一原則，既不是高大英俊，也不是美麗大方，他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每個部屬那怕是家中死了人，只要一站在賭坊上，就絕對必須面帶笑容——親切誠實的笑容。

人，或許並不比野獸高明到那裏，如果有的話，那大概就是人類懂得笑了。

現在的生意人，除了心似野獸之外，連臉孔也和野獸一樣，越來越不懂得笑了。

因此，一樣是賭，一樣有輸有贏，為何不到親切誠實的「開心賭坊」去賭？

賭，本來就是找刺激、尋開心的。

「開心賭坊」既然能令人開心，當然就到「開心賭坊」去賭了。

就算是賭輸了褲子也心甘情願，總好過去看那死人晚娘的臉孔，不是嗎？

就這樣，「開心賭坊」雖是歷史最短的一家，卻也是生意最旺的一家。

只因為她的親切誠實能令賭客「開心」。

＊ ＊ ＊

池一波現在卻非常不開心。

他很少有不開心的時候。

他雖然不開心，可是誰也看不出來。

因為他臉上仍掛着微笑。親切誠實的微笑。

他是個以身作則的人。

這種人，當然也是能搏得部屬尊敬的人。

他現在正靜靜的站在「開心賭坊」的一個角落裡。

從他這裡望去，正好可以看見一個「牌九檔」。

整個「開心賭坊」就屬這「牌九檔」賭得最大——賭注通四海，毫不限注，任你賭多大都可以。

而且賭的是「小牌九」——每人兩張牌，無和局，一翻兩瞪眼，不是你輸就是我贏。

這種牌局，當然是最刺激的了。

世界上所有的賭徒都知道：十賭九騙，久賭必輸、賭百害而無一利……等等大道理，可是他們卻偏偏執迷不悟，樂此不疲，最大的因素，當然就是「刺激」。

牌桌上肉搏廝殺，戰況千變萬化，扣

人心弦，令人歡騰跌足，高潮迭起，個中滋味實非局外人能體會。

因此，賭這玩意，除非是這個世界突然爆炸沉淪，否則它就像傷風的鼻涕，無論你怎麼擰歪了鼻子，它照樣從你歪了的鼻孔中爬進爬出，橫行無忌。

因此，有人說開賭坊是門穩賺不賠的生意。

開賭坊是否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或許是，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不管是誰想開賭坊，本身必然要是個响噹噹的「硬手人物」才行。

因爲，如果你只是個「軟手軟腳」的小人物也想學人家開賭的話，不是不可以，只怕是開不了三天便要關門大吉了。

爲什麼？

很簡單，賭門四方開，三教九流、阿狗阿貓齊登一堂不說，其間必會有「合法流氓」（官差衙役）與「不法流氓」（江湖上的亡命之徒）上門向你「請安」——請安之意當然不是請你老人家的安，而是請你閣下口袋裡「孔方兄」的安也。

——這就是所謂的「規矩」；對你來說，實際上就是「勒索」也。

除此之外，你還得提防專靠詐賭吃飯的郎中、老千、以及隨時可能因賭輸而當場自殺，或是惱羞成怒而打架滋事、殺人搶劫的各種狀況發生……

賭坊，實在不是一般人開得起的也。

傅抱石開了。

他的「開心賭坊」是當今江湖上生意最好、名氣最大的賭坊。

由此可知，你就能瞭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　＊　＊

傅抱石從避暑山莊趕回來的時候，正是「開心賭坊」生意最旺的時刻。

整個開心賭坊門庭若市，擠滿了人潮；男女老少、士紳地痞、豪傑小賊等等，應有盡有。

傅抱石沒有驚動任何人，他悄悄的走到池一波身旁，若無其事的淡淡說：「我接到你的飛鴿傳書就趕回來了。」

池一波沒有對他施禮，在人前，他們不想引起別人注意，通常都像朋友般的站在一處閑聊。池一波兩手環胸，眼睛仍注視着前面的「牌九檔」：「我本來不想驚動你的，可是這件事非同小可，非你回來作個定奪不可。」

傅抱石瞇着三角眼，眼光也盯着「牌九檔」：「你說的就是那個錦衣花袍，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摟着女人腰肢的年輕小伙子？」

「是的，」池一波微微點了一下頭：「他就是自稱『屠龍刀客』的程十髮。」

「身旁那個女的是不是他的情人謝冰心？」傅抱石又問。

「不是，」池一波搖頭：「那是『春花秋月閣』的紅牌妓女阿美。」

「他來多久了？」

「連今天算上去正好十天。」

「他什麼時候走？」

「不知道，他看起來一點想走的意思都沒有。」池一波接着說：「就因爲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走，我才特地要你下山來解決這樁事。」

傅抱石負着雙手：「十天來，他每天都賭？」

「是的，每天都賭。」

「每天都贏？」

「不，今天不算，他總共是輸五天贏四天。」

「這麼說，他是輸多贏少了。」

「以場次來說，他的確是輸多贏少，」池一波苦笑：「但是若以錢數計算，那他無疑是大贏家。」

「他總共贏了多少？」

池一波語音低沈：「兩仟七百五十萬兩。」

傅抱石那張本有淡淡笑容的臉上立刻變了色！

兩仟七百萬兩，天，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任誰聽了都會駭然變色。

即連富可敵國的傅抱石也不免大驚失色。

他呆了一呆，確定自己沒聽錯之後，用舌尖捲了捲唇角，問：「輸五天贏四天，居然贏了這麼多，他是怎麼賭的？」

言下之意，顯然懷疑程十髮是老千。

池一波當然懂他的意思，他苦笑着說：「如果他是個郎中就好了，早就當場叫他穿崩，讓他在江湖上永遠抬不起頭來……」

傅抱石詫異的截斷他的話語：「他如果沒有做手腳，如何贏得了那麼多？」

「他的確沒有做手腳；別的我不敢說，關於郎中詐賭、老千出術，除非我這雙眼睛瞎了，否則任何人絕難逃過我這雙眼。」池一波斬釘截鐵的說。

傅抱石相信。

他就是因爲相信池一波精絕的賭技，才膽敢將所有的身家財產投在賭坊上；否則他本不是個愛賭、也不是個精於賭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敢貿然開賭坊的。

開了這麼多年來，日日斗金，年年財似水來，從來也沒有像這次一樣，居然在不到十天的功夫裡被贏走了兩千七百五十萬！老天，兩七千百五十萬両銀子哪，那可眞不是說笑的！

傅抱石已沒有笑容，他眞的再也笑不出來了，那顆蒜大也似的鼻頭甚至已沁出了黃豆大的汗珠……

池一波的臉色也相當難看：「我自五歲就開始懂得賭錢，賭了三十幾年，從來就沒見過像他這種賭法的，他可眞算得上賭王之王……」

傅抱石忍不住問：「他究竟是怎麼個賭法？」

池一波說：「他賭手氣、膽氣與耐性。」

「手氣？膽氣？耐性？」傅抱石不懂他的意思。

池一波嘆了一口氣：「賭錢，除非你出術賭老千，否則永遠是賭運氣，也就是所謂的手氣。十個賭徒當中，幾乎是九個都有『不信邪』與『輸不起』的心理，手氣越是背，他們越是不肯走，越是賭得更大想翻本，當然，翻本的機會不是沒有，畢竟十分渺小；或許在他們的經驗裡曾經有過『反敗爲勝』的紀錄，因此更激起他翻本的信心與慾念，結果是十之八九輸得精光，慘不忍賭！如果他們僥倖贏了點，便心癢

癢怕輸回去，立刻拍拍屁股就走。這種賭徒其實是最笨的。贏，只不過贏了一巴掌；輸，卻輸了一大屁股。這就是不懂手氣的緣故。手氣不好，他猛下大注；手氣正順，他卻偏偏不賭了。因此結算下來，這種賭徒是輸多贏少……」

頓了一頓，池一波接着說：「程十髮就不一樣，他不像一般賭徒一來到就急急下場賭個痛快，他非但不急，往往連牌都不抓就站在旁邊看，一面喝酒，一面抱女人，然後就等機會……」

「等什麼機會？」傅抱石插咀問：

「就是等他認爲有自信贏錢的機會：」池一波面露苦笑：「這是老行家的賭法，他可以看一整天而不下一注。但是一旦他認爲機會來了，狠狠一注就是五十萬……」

「五十萬？」傅抱石訝然：「一注五十萬，賭得起的人自然大有人在，但是敢這樣賭的人好像並不多見，簡直是賭身家哪。」

「江湖中傳言程十髮吃喝嫖賭無一不精，看來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池一波苦笑中有幾分讚賞之色：「他那五十萬如果被吃了，他便掉頭就走，摟着女人睡覺去了……」

「爲什麼？」傅抱石有幾絲納罕：「難道他就這麼甘心認輸了？」

「這就是他厲害之處，」池一波說：「他一擊不中，便知道今天自己手氣不順，因此不願再賭，寧願吃喝玩樂，到外面走走，看花啦，看雜耍啦，玩女人啦。然後等明兒一早又來了，又在旁邊等機會，機會一來，叭，又是五十萬下去……」

傅抱石聽得入神：「他如果中了呢？」

「如果中了，就表示他運氣好，當然再賭下去啦。」池一波接着說：「他仍然在旁邊看，等到機會來了，叭，這次是一百萬！」

「一百萬？他全都抝下去了？」

「不錯。」

「如果被吃了呢？」

「自然又是吃喝玩女人去了。」

「如果又中了呢？」

「那他就再賭，再等機會；機會一來，他已是一注兩百萬了。」

「我的天，」傅抱石喃喃道：「如果他再中的話，那麼下一注豈非是四百萬？再下一注就是八百萬囉？」

「不錯，八百萬。」池一波點頭：「這就是所謂的『過五關』，五十萬過五關正好是八佰萬，他一贏到這個數目即刻又抱着女人睡覺去了……」

「不再賭了？」

「當然不賭了，過五關絕非易事，如果他再賭，萬一被吃去，豈非蠢極？」

池一波嘆了一口氣：「他第二天一早又來，再從五十萬賭起；換句話說，他一天裡，輸頂多輸五十萬，贏卻可以贏七百五十萬。」

「輸少贏多，這豈非是天底下最聰明的賭徒？」傅抱石也忍不住嘆了一口氣：「怪不得他輸了五次，贏了四次，卻贏了我們兩千七百萬之多，如果天下賭徒都像他這種賭法，那麼我們這些開賭坊的豈不早晚要吃西北風去了？」

池一波苦笑：「這種賭法，紙上談兵容易，眞正要賭起來，只怕千萬個人找不出一個來。」

「爲什麼？」

「因爲這種賭法，除了要荷包飽、賭本夠，同時要有『信邪』與『輸得起』的心理之外，也要有『敢贏』的膽識，很多人在過了一兩關之後，沒拍屁股走路已算有種的了，那敢再全數孤注一擲？」池一波瞇著眼說：「再說，所謂的『等機會』，其中不止是牽涉到個人的耐性問題，實際上還涉及個人的『經驗眼光』問題，畢竟牌沒翻開來以前，誰也不明白自己的眼光準不準，所以說，賭手氣、膽氣與耐性，最重要還須有運氣，你說是不？」

傅抱石沈默良久。

終於，他輕嘆一聲：「有人說，在牌桌上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如果這句話準確的話，那麼程十髮無疑是個非常可怕的人。」

池一波沒有開口。

他同意傅抱石的說法。

＊　＊　＊

傅抱石與池一波離開了賭坊，來到了閣樓上的一間密室。

因爲程十髮已輸了，他又摟着女子回房睡覺去了。

然而不管他怎麼輸，他也只不過輸五十萬而已，畢竟他仍贏兩千七百萬。

兩千七百萬，媽的，有了那筆錢，這輩子還須幹甚麼？光是花錢就夠累死你的了。

這麼龐大的數目，傅抱石不僅感到肉痛，實際上也感到根基已動搖，如果程十髮再贏他個兩千七百萬，那麼傅抱石肯定不是跳樓便要上吊。

「你認爲應該怎麼辦？」傅抱石的臉色從來沒有這麼難看過，他狠狠的灌了兩杯酒，望住池一波問：「你有辦法贏回那筆錢嗎？」

池一波轉動著手中的夜光杯：「你的意思是說，動手脚贏回他的錢？」

「我知道你一向主張我們的賭坊要乾淨，絕不容許賭假的事情發生，萬一被揭穿，則賭坊信譽掃地，再也沒有人肯上門來賭，賭坊勢必關門。」傅抱石說：「可是你也一定知道，兩千七百萬可是一筆大數目哪，我們辛苦了這幾年也賺不了這筆錢；那小子短短的十天功夫便贏了這麼多，實際上已讓我們蝕了本，我們不但白幹一場還貼了錢，若不想辦法搞回那筆錢，豈不太窩囊？」

一頓，傅抱石嚥了一口口沫：「最糟糕的是，他如果繼續贏下去的話，我們肯定要關門大吉！」

「這個問題我想過了，」池一波沈聲說：「緊要關頭當然顧不了信譽問題，畢竟錢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像程十髮這麼精賭而又敢賭的人，沒三兩三肯定不上梁山，他當然精通各種老千之術，只怕我們做不了他……就算我們做得了他，他一天也不過肯輸五十萬而已，他現在既已贏了那麼多，等於勝券在握，絕不會笨到再把那筆錢輸出來，肯定他再輸了幾回，一見賭頭不對，自然拍屁股走路了，你說是不？」

傅抱石點點頭：「換做是我，我也絕不會笨到再把錢輸出來；他現在的如意算盤是，能贏且贏，不能贏也就此收手了，這是最聰明的做法。」

池一波淺啜杯中酒：「我就是因爲認爲詐賭這個方法行不通，所以才飛鴿傳書向你告急……」

傅抱石打斷他的話：「你的意思是說，文的不行，用武的？」

池一波望住他：「除此之外，你認爲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麼？」

「的確沒有。」傅抱石語音低沈的說了一聲，他隨即又說：「但是誰都知道程十髮手中那把刀又快又利，江湖上有把握打敗他的人好像數不出幾個。」

池一波點點頭：「若論刀法，只怕我們兩人聯手都不是他的對手。」

「我們既然打不過他，又如何搶回那筆錢？」傅抱石問。

池一波微微一笑：「當我們比敵人强的時候，自然就要講打講殺；但是敵人若比我們强的話，當然就要用腦筋了。」

傅抱石陰霾的臉色忽然浮起了一絲笑容。

他一向欣賞有腦筋的人。

池一波無疑是他身邊最有腦筋的人。

他問：「你已經想到了殺程十髮的方法？」

池一波沒有回答。

他只是朝傅抱石微微一笑。

他這一笑，已讓傅抱石整個人刹時輕鬆起來。

池一波當然想到了好方法。

他的方法是什麼？

有用嗎？

＊　＊　＊

康南海。

論生肖，她是屬「兔」的；論姿色，她却是屬「鳳」的——像鳳凰那般美麗高貴。

如果論年齡的話，她早已夠資格成爲兩個或三個孩子的母親了。

可是到了今天，她連一個孩子都沒有。

因爲她根本就還沒嫁人，當然也就沒有孩子了。

她從小就生長在富貴之家。

她父親康大直早年是江湖中的知名劍客，成家之後，棄武從商。起先搞個小小的「驛馬站」，販賣出租車馬驢騾給商宦旅人，賺了些錢改做鏢局的生意，不出幾年已賺得滿盆滿鉢。但是鏢局的生意雖然利潤豐厚，却也相對的風險極大，其間若有個閃失，諸如被劫鏢的話，不但要受到財物的損失，弄個不好，極有可能連命都沒有了呢。因此康大直見好即收，改與官宦打交道。由於他爲人處世玲瓏圓滑，交際手腕特强，再加上因緣際會，讓他弄到了穩賺不賠的獨門生意—「鹽鐵公賣」的代理商。

自此，康大直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儼然商宦大亨，擠身富貴之列。

康大直不但事業順利，婚姻也極爲美滿，他的老婆柯芳枝不但使他沒後顧之憂，而且還爲他生下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康南海就是他獨一的女兒。

當然，也就是他最疼愛的女兒。

套一句老掉牙的話形容，康南海就是康大直的「掌上明珠」。

看到這裏，聰明的你必然會想到一個疑問：

——康南海既然長得端正，而又有這麼令人欽羨與嫉妒的家世背景，爲何至今仍小姑獨處，不曾出閣？

不止是你，認識康家的人都覺得奇怪，也都很想知道其中是不是有隱情。

可惜那些人都無法探出個所以然來。

當然，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再秘密的事總也會有幾個人知道的。

徐霞客就是知道這個秘密的少數人中的其中一個。

＊　＊　＊

由古至今，由今至以後，世上永遠有奇奇怪怪、光怪陸離的事情發生，而且也都有非常巧合的事情發生——徐霞客與康南海的生辰年月日竟巧合到「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只不過是康南海是早上出生，而徐霞客是午後出世，康南海就大徐霞客那麼「一點點」。

當然，其間還是有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康南海是女人，而徐霞客是男人。

更絕的是，康家與徐家正好是隣居，兩家門戶登對，都是白手起家而晉身富貴之家的；巧的是，康大直與徐霞客的父親徐寄塵一見如故，兩人傾心相交，幾十年下來，人人都知道康徐兩家有世交之誼。

對康南海與徐霞客來說，當然更親密了，由小到大，一起玩耍、一起吵咀、一起打架、一起唸書、一起練劍、一起長大……

青梅竹馬。

世上有什麼比青梅竹馬更純眞的呢？

在他們小的時候，他們最喜歡玩「官兵捉大賊」，以及「新郎娶媳婦」等等的「家家酒遊戲」。

扮官兵的，自然是康南海。

扮媳婦的呢？自然也是康南海。

世上有很多「假戲成眞」的事發生。

很多人都相信，包括康南海和徐霞客都相信，他們長大之後必然會成爲一對夫妻。

理所當然的成爲夫妻。而且肯定是成爲恩愛無比的夫妻。

大家都這樣認爲。

然而世上沒有絕對的事。誇張的說，燒熟的鴨子都有可能飛走。

康南海與徐霞客竟然沒有成爲夫妻。

爲什麼？

是雙方父母不同意？

是康南海不愛徐霞客？

抑或徐霞客不肯娶她？

奇怪的是，康南海至今未嫁，而徐霞客至今也仍未娶。

爲什麼？

世上有很多爲什麼，但並非每個爲什麼都有答案的。

康南海與徐霞客之間的爲什麼是否有答案？

＊　＊　＊

龍順雨。

今年春天的時候他正好滿二十歲。

很多人羨慕他，也嫉妒他。

他人不但長得高大英俊，出類拔萃，而且武功高超，劍法尤其超絕；最主要的是，他出生在一個名震江湖的武林世家。

他是個幸運的男人，也是個傑出的男人。

套句時下的流行術語：他當然就是所謂的「十大傑出青年」之一。

青年才俊，本就令人激賞。

可惜的是，好像世界上的年輕人，特別是家世好而又有所成就的年輕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不太懂得謙虛。

不懂得謙虛這人，當然就有一股「驕氣」與「狂氣」。

驕與狂，有時候和豪放瀟灑是很難分得清的。

你認爲他驕狂，他却自認爲豪放。

因此，當他越來越「豪放」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是他越來越狂的時候；於是，江湖中人給了他一個頗爲令人矚目的外號——小狂龍。

他相當滿意自己的外號。

他認爲：龍，本就是一種非常厲害而又是「代表正義」的動物，而正好他又姓龍，被稱爲「小狂龍」豈非再恰當不過？小，代表他年輕；狂，代表他豪邁奔放。小狂龍，大家都那麼稱呼他，他也以此自得意滿。

可是，有一點却令他相當不舒服。

那就是江湖中人稱呼程十髮爲「神龍刀客」，令他又恨又嫉。

這不打緊，程十髮居然摒棄那個「美號」，反而自稱「屠龍刀客」，這更令他恨得牙癢癢！

屠龍，豈非是宰龍的意思？想歪一點，是否宰他這條「小狂龍」？

因此，他不止一次在人前人後表示對程十髮的不滿，經常揚言有朝一日勢必好好教訓程十髮的目中無人與狂妄自大。

只可惜他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畢竟他生長在武林世家，家規嚴謹，無論如何不准隨意打架滋事，他苦於「師出無名」。

不過，他深信有那麼一天，總可以找到殺殺程十髮威風的機會。

* * *

年輕人總是好動，小狂龍當然也喜歡。

閒來無事，他總喜歡這裏走走那裏玩玩。

現在，他吃過晚飯，碗筷一丟，便騎着馬到處溜溜看看。

他其實那裏也不想去，只不過覺得家裏悶，又覺得一身精力無處發洩，只想獨自溜他一陣馬。

今晚的月色特別美。

像牛奶般的月光照遍了整個山坡。

小狂龍策馬狂馳，心頭湧起了一陣快感。

正當他越過山坡的時候，忽見左側修竹林邊有一個人影，他下意識的放眼瞧去，心中同時暗暗嘀咕：天晚了，怎麼還有個女人家在竹林邊徘徊？

男人愛看女人，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小狂龍正逢青春年少，正是對女人充滿好奇憧憬幻想與愛慕的時候，自然放慢了坐騎之速度，兩隻眼睛瞬也不瞬的打量著竹林邊的女人……

月光很亮，而他目力又好，因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女人的臉孔。

憑心而論，那名女人雖不算國色天香，不過幾分姿色倒是有的。遠遠望去，身材輪廓還眞凹凸分明，洋溢著女人特有的青春氣息。

小狂龍忽然勒住馬韁。

而且他臉上湧上了一片詫異之色。

因爲，他發現那名女人竟在哭！

女人哭，小件事；男人都會哭，何況是「水做的女人」？

小狂龍當然見過女人哭，他本來不想過問的，可是那名女人居然在一棵樹幹上掛上一條白布，打成一個環結狀……

這，不是「投環自盡」麼？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任何人看了都會奔前去救她，小狂龍自然也不例外，只見他吆喝一聲，雙腿用力一蹬馬腹，連人帶馬疾衝而去！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小狂龍無論是劍法、輕功、掌法俱屬上乘，即連騎術也是一等一；只見他策馬狂奔，快得如離弦之箭，不過眨眼功夫已衝至竹林邊……

說時遲彼時快，就在那名女子剛剛把脖子套進布環的時候，小狂龍昂偉的身子倏地飛離馬鞍，一個淩空翻飛已欺近那名女人；手中馬鞭用力一振，驀然捲斷白布，那名女人整個嬌軀遂往下墮，堪堪及地時，小狂龍正好飛躍前來，探手一撈，不偏不倚的抱住了她的腰肢……

就這樣，小狂龍表演了一幕精彩絕倫的「英雄救美人」。

* * *

救人，當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救一個想死的人算不算好事呢？

人，被生下來的時候毫無選擇的權利；對於死，是否有選擇的權利呢？

那名女人認爲有。

因此當小狂龍放下她的時候，她非但不領情小狂龍的救命之恩，反而狠狠的瞪著他說：「你爲什麼要救我？你爲什麼不讓我死？」

小狂龍微怔：「見死不救非大丈夫所爲，我救妳有什麼不對？」

「當然不對，」那名女人年紀不大，看來不過也是十幾二十歲的人，却一臉悲戚幽怨，美麗的眸角兀自沾著淚滴：「我死關你什麼事？難道我連死的權利都沒有嗎？你爲什麼這麼愛管閑事？」

小狂龍苦笑。

他生平第一次救想自殺的人。

他救人的動機與目的，自然不是爲了想得到對方的感激或是酬謝，不過是基於本能；但是萬萬想不到救了人反而遭到對方的埋怨，因此他着實忡怔了好一會，竟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名女人忽然掩臉飲泣，語音悲切：「螻蟻尚且貪生，我當然也不想死，只因爲我實在活不下去了，這個世界太醜陋了……」

「這個世界或許醜陋，」小狂龍歎了一口氣說：「但無可置疑的也有它美好的一面，妳這麼年輕便想尋死，豈不太可

惜……」

一頓，他溫柔的遞了一條絲帕給她，緩緩接著說：「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任何人都會碰到不如意的事；死，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懦弱而不負責任的行爲，妳不認爲是？」

「我知道：」那名女人一面揩淚，一面哭著說：「死，誠然不能解決問題，但是我活著一樣不能解決問題，與其活著痛苦，不如一死來得痛快……」

小狂龍其實並非是個有耐心的人，但是面對這樣一個尋短見的弱女子，他也只好耐著性子。「事情或許不如妳所想的那麼糟，很多事情一個人搞不好，說不定多一個人便能渡過難關了……」

他扶著那女人在一塊大石上坐下，自己也挑了個乾淨的木樁坐下：「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妳肯把妳的困難告訴我龍順雨，也許我能幫點妳什麼的……」

「龍順雨？」那名女人驀然抬首，目露驚喜：「你就是人稱『小狂龍』的龍順雨？」

小狂龍見她識得自己的名號，心中不免有幾分飄飄然，含笑點頭：「是的，小狂龍就是我。」

那名女人彷彿不太相信的望著他：「你眞的就是小狂龍？你眞的就是助人最樂、嫉惡如仇、名滿天下的小狂龍？」

「助人最樂、嫉惡如仇、名滿天下」這三句話，就像三頂高帽子一樣，令小狂龍心中忍不住一陣暈陶陶兼陶陶暈……

世上，你見過幾個人不喜歡被戴高帽子的？

小狂龍雖然心中一陣喜悅自得，咀上却自謙的說：「不敢，浪得虛名而已。」

一頓，誠摯的接著說：「姑娘妳既識得我名，那麼是否願意將妳的困難說給我聽呢？我想，我多少能幫點妳的忙的，妳說是不？」

「是的，」那名女人忽然激動的撲跪於地，仰天而哭：「蒼天總算有眼，讓我碰上了救星，除了您小狂龍之外，我想，我再也找不到救我的人了……」

小狂龍連忙趨前去攙扶起她：「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我叫余愛蓮，本滄州人氏：」那名女人收束淚痕，開始訴說原由：「我本出身良好家庭，只因父母於一年前忽然雙雙罹病而逝，留下奴家孤弱女子，只得變賣家產北上投親，不想半路遇上一男子，他百般對我挑逗，我見他一表人材，禁不住他的甜言蜜語，於是委身於他……」

說到此，忽又掩面而泣。

「余姑娘，」小狂龍安慰她：「妳別傷心，後來妳怎麼樣了？是不是那個男人遺棄了妳？」

余愛蓮哇叫一聲，突然號啕大哭起來……

小狂龍歎了一口氣：「男女間的感情本不可勉强，他既然不再愛妳，那也沒甚麼了不起，妳犯不著尋死啊，妳這麼年輕，人又長得端正，何患世間沒有愛妳的男人，不是嗎？」

「這個道理我知道，」余愛蓮吞聲抽泣：「問題是，他根本就沒愛過我，他不只是玩我的身體，而且還騙去了我變賣家產的錢，然後一脚把我踢開……」

小狂龍駭然變色：「這種人就要不得了，我小狂龍生平最憎恨的就是欺財騙色，專吃軟飯的男人！」

一頓，他正色的望著余愛蓮：「告訴我，那個不要臉的男人是誰？我小狂龍保証替妳討回公道，我若殺不了他，也一定將他的錢要回來給妳！」

「謝謝您，龍公子，您果然是人中之龍，爲人正義凜然，小女子我何其有幸遇見您龍公子……」余愛蓮感激流涕：「但是我只怕您未必奈他得何……」

小狂龍打斷她的話：「放心，我小狂龍雖非武功天下第一，但是當今天下能讓我放在眼裏的至多也不會超出十個；非我誇口，妳那個吃軟飯的男人，我若要他三更死，他絕活不過五更。」

余愛蓮囁著櫻紅小咀：「但是……他，他也是個武功相當厲害的人，只怕公子您會有危險。」

心中陡然翻起一股不服之氣，而且臉上還有一絲不悅，小狂龍狂傲的拍拍胸脯：「原來他也是江湖之人，那好極了，我小狂龍從不知道有『危險、困難』四個字，越是武功高的人，我越想跟他交手！說，那個沒心肝的臭男人叫什麼名字？」

余愛蓮欲言又止。

「妳爲什麼不說呢？」小狂龍有些疑惑：「妳是不是心裏仍愛著他，怕說出來被我小狂龍一劍刺死？如果是這樣，那就算了……」

「不，」余愛蓮連忙張口說：「我不是這個意思，他逼得我要自殺了，我怎會捨不得他死……」

小狂龍插咀問：「那妳是什麼意思？爲什麼還不告訴我他是誰呢？」

余愛蓮吞吐著：「我，我只擔心龍公子不是他的對手，萬一您爲了幫我而有所不測的話，那我心中更加難安了……」

再也忍不住，小狂龍不等她說完，自負的冷笑兩聲：「余姑娘，我這個人一向說到做到，我說幫妳就絕對幫妳到底，除非我死，否則絕不食言；但是妳如果再吞吞吐吐的話，那麼我再也不會管妳了，因爲我並不是個很有耐性的人。」

余愛蓮終於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屠龍刀客程十髮！」

* * *

從小到大，徐霞客都可以直接進入康南海的深閨裏，即使是現在也一樣。

這不僅是因爲他們是青梅竹馬，自小一起長大，最重要的原因是，雙方父母都默認與期待他們最終會結爲夫婦，因此他們都不會反對徐霞客與康南海獨處——即使是深夜。

現在，夜並不太深，但也到了該是就寢的時候，徐霞客來到了康南海的房間。

他並不是到康南海房間睡覺的。

他與康南海面對而坐。

桌上有茶，上好的文山包種茶。

徐霞客最喜歡喝這種茶。

尤其喜歡喝康南海親手沖的茶。

徐霞客和往常一樣，總是喝了兩盅茶之後才開口說話。

「我已經查到了上官不屈的下落。」

康南海本是在爲徐霞客斟茶，聽他這麼一說，那雙纖嫩如葱的手忽地顫抖了一

下，濺滿了一桌的茶汁，略顯蒼白而憔悴的臉色倏地泛起一層光。

「他在哪裏？」

「金沙江。」徐霞客輕聲說。

「金沙江？」康南海不太平穩的語音裏帶著幾分驚訝：「他為什麼跑那麼遠去？」

徐霞客低垂眸光，輕輕歎了一口氣：「金沙江以產金沙出名，他之所以到那裏去，當然是淘金了。」

康南海長長的睫毛在微微顫動著，顫出了淺淺的淚光，剔透晶瑩的淚，閃漾著濃深的愛意與思念。她望住徐霞客：「他去了多久？」

徐霞客語聲低沈：「他離開這裏，將妳送給他的本錢在揚子江畔開了一間綢布莊，可惜只開了半年便關門了……」

「為什麼？」康南海的淚影更濃。

徐霞客又歎了一口氣：「運氣不好，被不屑商騙了，血本無歸。」

康南海垂下臉龐，一顆冰冷的淚已悄然墜下……

「所以，他就跑到金沙江淘金去了？」

「是的，」徐霞客端起茶杯：「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做淘金夢，希望一夜之間能成為巨富。」

康南海仍低著頭，淚水也仍在掉：「他本來不是這種人的，只因為他愛我，只因為他想娶我，所以他拚命的想賺錢……他其實可以不必這樣的，他應該瞭解我，我如果嫌貧愛富的話，我就不會答應嫁給他了……」

「但是，」徐霞客輕啜了一口茶：「妳爹卻給了他壓力。」

「其實我爹也是好意，並沒有瞧不起他的意思，」康南海捏著絲絹拭淚：「你不知道我爹是個開通的人，他並不因為上官不屈出身貧苦而反對我嫁給他……」

徐霞客瞇起了那雙星也似的眸子，眸中有霧，淡淡的霧：「但是妳爹卻附帶了一個條件。」

「那其實不能算是條件，」康南海淚眼迷濛：「難道說他送上一筆錢當我的嫁妝也算過份嗎？他的出發點，只是想讓我過舒服的日子吧了，父親愛女兒，天經地義，他這樣做，錯了麼？」

「沒有，他老人家沒有錯，」徐霞客苦笑：「但是，世上的所謂對與錯，是與非，認真來說，實在很難有個確切定論的。往往，我們認為是對的，別人卻偏認為錯；我們視為錯的，他們反而認為對。這其間，各人立場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同。世上，本就沒有絕對的對與絕對的錯……」

一頓，他嘆了一口氣：「誠然，當年妳爹堅持要送一筆可觀的錢做為陪嫁，這當然是為人父母者的一番心意，因為他知道上官不屈兩袖清風，唯恐妳吃苦受累。可是，對上官不屈來說，卻是一件相當難堪的事，他認為是妳爹恐他養不起妳，因此才要附上可觀的金錢當嫁妝，他覺得自尊心受到創傷，因而拒絕……」

康南海含淚接口：「最重要的是，他怕因此而受人恥笑他是因為貪圖我康家的錢財才娶我。」

「他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徐霞客苦澀的撇了撇唇角：「適當的自尊是應該的，過份的自尊，無疑也成了自卑。自尊與自卑，往往在一綫間。」

康南海默默無語。

她那顆哀傷而又寂寞的芳心突然急劇曲扭著。

她不期然的想起上官不屈當年臨走的一幕……

寧折不屈的年輕人

上官不屈。

江湖上很少人知道這個人。因為他只是一個小人物。

這個世界上，芸芸眾生絕大部份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不過只是其中一個。

無論是從武功、人品、家世等角度來看，上官不屈實在是個很平凡的小人物。

但是，康南海卻偏偏愛上了他。

而且，愛得很深，愛到非君不嫁的地步。

客觀而論，若以世俗的眼光將上官不屈與徐霞客作個比較，只怕誰都會認為上官不屈不如徐霞客出色，然而康南海偏就是選擇了上官不屈。

真沒道理。

是的，男女間的愛，本就沒有一定邏輯的，你說他不好，他卻認為世上無雙，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

這對徐霞客來說，當然是件非常痛苦的事。

因為他非常愛康南海。

他與康南海是青梅竹馬，說得確切些，他從孩提的時候便愛上她了。

這種感覺，自然很深、很深，若能用尺量的話，肯定深過世界上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了。

長久以來，他一直深信他這一生人一定會娶康南海為妻。

然而，世上很多事，特別是男女間的事，經常是說不準的，它絕不像一加一等於二那麼單純，它也許等於零、也許等於一百、一千，也許什麼都不是。

愛情，就是這麼奇妙的東西。

其實康南海自己也說不出為什麼會愛上上官不屈，她本也以為自己一定會嫁給徐霞客的。

她跟上官不屈的感情培養建立並非是即興式的一見鍾情，而是漸進的，不知不覺的。因為上官不屈是她父親康大直眾多手下之中的一個，他負責打理康家的飲食採購，由於他務實誠樸，腳踏實地，不會出錯，很得康大直的欣賞，於是將他提擢為副管家。上官不屈職務的擢昇，也因此增多了他出入康家的機會——這當然也包括了與康南海接觸的機會。

接觸的機會一多，自然也就使他與康南海有彼此瞭解的機會，於是乎，日久生情的愛情故事也就這樣不知不覺的發生了。

當康南海表明非上官不屈不嫁時，吃驚的當然不只是徐霞客，康大直簡直沒被嚇得跳起半天高。

他曾試圖反對。

因為他心目中的乘龍快婿理所當然的是徐霞客，他認為徐霞客無論在各方面來

說，與康南海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他當然反對康南海嫁給上官不屈。

可是他面對康南海的堅定態度時，他屈服了。

畢竟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深知男女間的事本不可勉強，因此他答應了。

他不但答應，而且還允諾一筆極爲可觀而令人欽羡的金錢送給自己的女兒做嫁妝。

父親送錢給自己出嫁的女兒當嫁妝，康大直當然不是第一個，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本就是極爲平常而又正常的事。

現在的男子，大概十個有九個巴不得能找到這樣的岳父，最好是多多益善，求之不得哪。

可惜的是，上官不屈正好不屬於那十個男人當中的九個。

他居然一口回絕康大直的陪嫁。

他態度非常堅決：「我愛的是你女兒的人，不是你的錢，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你的陪嫁。」

康大直本就不高興他娶自己的女兒，被他這麼一頂，心中自然更加不舒服，他用眼角瞟他，撇著咀角說：「我知道你是愛我女兒的人，我也知道你是個很有骨氣與個性的男人。你爲了你的自尊與面子問題，與我女兒成婚後離開我這裡另闖天下我欣賞你的作風。但是，你也知道，我康大直就這麼一個女兒，打從她出娘胎起我都沒有讓她吃過任何苦，她現在下嫁與你爲妻，我如果不送她錢，請問，你能提供給她像我給她的這種生活嗎？你有能力嗎？你做得到嗎？」

上官不屈當然做不到，當然沒有那個能力，可是他很有自信的說：「我知道我目前絕無可能供給她這麼高水準的生活質素，可是我有信心，只要我肯拚肯幹，終有一天，我也一定能給她好日子過，說不定我還能超越你所給她的呢。」

「當然，現在的世界致富的機會很多，天天都有人發財，我當年也可說是白手起家的；」康大直冷漠的瞪住他：「但是，你如果夠成熟的話，你一定會知道，這個世界並非光靠努力就會成功的；一分耕耘，未必就有一分收獲，種瓜未必就一定能得瓜，那不過只是安慰鼓勵年輕人的教條而已。事實上，現實生活的殘酷與無情，往往很多像你這種肯拚肯幹的人，到頭來潦倒落魄的放眼皆是，只怕比野狗還多……」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會成功？」上官不屈有些不高興。

「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任何人都有成功的機會與可能，你當然也有。」康大直淡淡一笑：「我只不過將我的人生經驗告訴你，我看過無數比我更努力奮鬥的人，其結果非但不成功，反而非常淒慘，落得三餐不繼，無以爲生。生活，就像一把鋒利的刀，絕不是如你所想像的充滿著理想，更不是如你所預期的那般多采多姿；你如果時運不濟，運氣不夠好的話，不但我女兒要跟你吃苦受累，即連我將來的外孫勢必也得不到良好的照顧。」

康大直接著說：「因此，我之所以堅持要有豐厚的嫁妝，實際上就是要我的女兒生活有所保障；對你來說，你如果有了那筆錢，無論你做什麼都可能比較容易成功，畢竟現在的世界是錢賺錢的時代。你如果堅持你所謂的個性與原則的話，我除了表示佩服與欣賞之外，我只能說你幼稚、天眞、甚至是無知……」

「你說我無知？」上官不屈站了起來。

「是的，」康大直冷冷的點了一下頭：「不只是你，一般年輕人都自恃有一股熱血，滿腔幹勁與漫無天際的理想之外，實際上還有著令人尊敬又可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浪漫與無知，當年的我也是這副樣子。」

「我承認你說的是事實，」上官不屈昂然而立：「但是我寧願讓你說我幼稚無知，也不願讓別人說我爲了貪圖你康家的財富，才娶你的女兒，無論如何這會嚴重的傷害我的自尊……」

「自尊？」康大直冷然打斷他的話：「爲什麼不說是你的自卑呢？」

「就算是我的自卑也吧，」上官不屈竭力的抑制著心中的激動：「你的好意我心領，我是否可以要求你不要送上那筆豐厚優渥的嫁妝？」

「你沒有權利這樣要求的，」康大直不悅的瞪視著他：「難道做父親的送女兒嫁妝也要徵求女婿的同意與批准嗎？」

「你言重了，」上官不屈垂首：「我只不過向您老人家懇求讓我過得心安，我只怕您給的那筆錢，會影響我與南海之間日後的感情。」

「爲什麼？」康大直不明白他的意思。

「誠如您老人家所說的，我雖雄心萬丈，肯拚肯幹，其結果不一定成功，或許就算成功也並不如所預期的那麼快成功，說不定要苦個五年、八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也可能，這段期間，自然就會可能動用到那筆錢，時日一久，我只怕南海會看不起我……」上官不屈極其痛苦的說：「老實說，我之所以能得到令嬡的垂青，我想，她大概就是看中我寧折不屈的個性，如果我倆婚後依靠您老人家的錢起家，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肯定是會受損的，所謂『齊大非偶』，我有自知之明的……」

「我瞭解你的心理。」康大直歎了一口氣：「你要知道我們活的時代多少還是重男輕女，嫁出去的女兒就如潑出去的水，這個觀念至今仍深植人心，我若不趁現在你們成婚的時候送上嫁妝，日後我也許就很難有機會照顧你們了，因爲我還有三個兒子，遲早我要把財產分給他們……」

爭論到這裡，結果仍然一個是「非給不可」，一個是「堅決拒收」。

世上永遠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像這樁一人拚命要給錢，一人却死命不要，大概也算得上是「今古奇觀」吧。

平心試論：康大直與上官不屈究竟誰對誰錯？

也許，兩個都對。

也許，兩個都錯。

也許，兩個都不對不錯。

因爲，這件事本就見仁見智，壓根兒就不存在對或錯的問題。

其實，世間萬物的對與錯，是與非，都是由人類給予主觀的認定而形成的，不是嗎？

而人類的主觀往往又隨著時空的轉移，時代的變遷等因素而有所改變，也許今天認爲是對的，明天又變成錯的，昨天錯的，今朝却成對的了。

人，本就活在自以爲是或不是的矛盾裡，永遠都是！

因此，世上永無「絕對的眞理」，絕對沒有！

因此，任何「放諸四海皆準」的「眞神」或「眞理」都是極其可笑的，而且，也是極其可悲復可憐的！絕對是！

＊　＊　＊

不管康大直與上官不屈誰對誰錯，無論如何爭論總是要有一個結果的。

結果是，上官不屈問康大直：「如果我們各自堅持已見，不肯讓步的話，事情豈非到了無可轉圜的餘地？」

「這件事並非沒有解決的辦法，」康大直說：「我只怕說出來你不肯答應。」

「你不妨說看。」

「辦法很簡單，」康大直緩緩的說：「你既然對自己很有信心，那麼你是否可以獨自到外面闖一番，等你闖出了一番局面，有能力供養康南海舒適的生活時，再來談婚嫁，那時候我就答應不送上嫁妝，如何？」

「好！」上官不屈一口答應。

「先別答應得這麼快，」康大直拍拍他的肩膀：「做任何事都必需要有個期限，你總不能要我女兒等你一輩子吧。」

「說的是，」上官不屈點點頭：「時間由您決定吧。」

康大直想了一下：「三年，如何？會不會稍嫌短促？」

「不，夠了，就三年吧。」上官不屈毫不考慮的便應承了下來。

「三年之內，只要你有任何成就，隨時都可以將我女兒娶走，我絕對依你之意不附上一毛錢嫁妝。」康大直繼續說：「一過三年，你若仍無所成的話，那麼你就要依我的方式娶我的女兒。」

「就這麼說定。」

就這樣，上官不屈離開了康家。

離開那天，康南海眼眶紅紅，依依不捨的送他到了一棵榕樹下。

這棵古榕樹下，曾經是他們談情說愛的地方。

「不屈，其實這又是何苦？」康南海試圖作最後的挽留：「你一個人隻身在外，諸多不便，又何必堅持要這麼做呢？你若肯留下來，我們不就立即可成婚，何需兩地相思，忍熬分離之苦？」

上官不屈輕拭她的唇頰，眼裡也有別離之痛：「妳知道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爲了妳，我只想証明我上官不屈是個男子漢，妳康南海的眼光是正確的，妳所選擇的男人絕對是有用的，絕非軟弱無能，或是貪圖妳康家錢財的無用男人。」

「我知道，」康南海淚眼模糊：「我瞭解你是個崢崢男子漢，否則我怎會愛上你？」

「三年，一晃就過去了：」上官不屈强作歡顏：「或許我運氣夠好的話，不用三年我便回來娶妳了，妳對我要有信心。」

康南海伏在他懷裡哭，哭得上官不屈心亂如麻，幾乎忍不住就要打消原意，但他仍狠下心的推開她，咬牙說：「等我，我一定回來！」

「我一定等你！」康南海用力的點了一下頭：「無論多久，我都會等你回來！」

上官不屈忍不住又把她攬入懷裡，吻著她的髮絲、淚痕：「爲了妳，我一定會成功回來的，一定！」

兩人抱在一起「海誓山盟」一番，終於還是分手了。上官不屈臨走時，康南海塞了一包東西給他：「這是我自己平時省下來的私房錢，你帶著它有用……」

「不，」上官不屈不肯拿：「我在妳爹手下做事幾年來我存有錢……」

康南海打斷他的話：「我知道，但是你現在出門闖天下，身邊多點錢總是好的。」

「不行，我怎麼可以用妳的錢？」上官不屈無論如何不肯拿。

「爲什麼不行？我人都要嫁給你了，那還分什麼你的我的？」康南海有些不高興：「難道說你將來賺了錢回來娶我，我也不能用你的錢囉？」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上官不屈欲再堅持，康南海却把它塞到他懷裡，嬌嗔說：「你如果不肯用我的錢，那麼將來我們成親後我也一樣不用你的錢了。」

上官不屈見她生氣，只好依言收下了。

就這樣，上官不屈帶著康南海那包錢，以及她滿腔的愛意與濃深的期望，走向了他自己奮鬥的人生旅程。

＊　＊　＊

三年。

一千多個日子。

對康南海來說，就像一千年那麼久。

不過，總也給她盼到了。

但是，上官不屈却沒有回來。

這三年當中，起先的幾個月，上官不屈還有差人捎信回來報平安與思念之情；過後，却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康南海曾差人去尋找，始終音訊杳然，不知所踪。

第四年的時候，康大直終於忍不住對她說：「我看他不會回來了，妳別再等了。」

「不，他一定會回來。」康南海很有自信。

「傻丫頭，」康大直試圖勸解她：「人總是會變的，他或許在外面又遇到了他喜歡的女人，早就把妳忘了，妳痴等下去豈非白等？」

「不，他決不是那種人！」康南海堅定的說：「他如果是那種見異思遷，喜新厭舊的男人，當年他就不會拒絕你的嫁妝了，不是嗎？」

「話是不錯，」康大直搖頭：「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人本就是善變的動物，特別是現在的年頭，無論是男人或女人，簡直拿愛情當家家酒，今朝相好，明日便各自各視同陌路了，就像街頭的野狗一樣，到處雜交，亂交一番，和畜牲野獸全沒分別……」

「他絕不是那種人！」康南海聽不下去：「我絕不相信他是那種人！」

「那麼，」康大直望住她：「妳告訴我，他爲什麼不回來娶妳？」

「也許，」康南海試圖辯解：「他現在仍然一無所成，他沒有面子回來，你知道他就是那種死脾氣，他一定要風風光光的娶我。」

「就算如此，」康大直嘆氣：「最起碼他也得捎個信來吧，不是嗎？」

康南海無言以對。

「也許，」她突然有了不祥的感覺：「他大概發生了什麼意外吧？」

「妳的意思是說他死了？」康大直語音冷沈：「一個人隻身在外闖天下就不是件易事，現在的江湖比以前的更難混了，個個都是又奸又狡，隨時都有被人吃掉的可能，光靠武功打打殺殺的時代已過去了，何況他又不是個武功高強的人，既無背景，又無經驗，欲想一步登天，談何容易哪。」

康大直接著說：「再說，人吃五穀雜糧，總也有生病的時候，或許他病死了也說不定呢。」

康南海早已放聲慟哭。

康大直把她攬在懷裡：「孩子，爹不是個迷信的人，不過却相信人多少有點命運的，不屈那個孩子雖然風骨嶙峋、滿腹豪情，有上進之心，但個性過强，只知進而不知退，這種年輕人其實最容易失敗的，而且通常下場都會非常淒慘……」

康南海哭不成聲。

康大直嘆了一口氣：「無論如何妳已經等他四年了，於情於理已經非常足夠了；如果他一輩子不回來，難道妳也等他一輩子？」

「我等，我一輩子都等！」康南海哭著說。

「傻孩子，」康大直連忙說：「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難道妳還活在貞節牌坊的時代裡？這年頭連七老八十的女人都不肯守寡了，一連嫁八個丈夫的女人比比皆是，更何況妳和他根本就沒成親……」

康南海搶著說：「我不相信，我絕不相信他是個命乖的人，我要去找他！」

「妳要去那裡找他？」

「天涯海角，上天下地，我都要去找！」

「天下這麼大，找一個人談何容易？」康大直當然不肯，他說：「妳一個女人家，從未遠離家門，如何應付得了江湖上的兇險？」

「你如果不讓我去找，那我死也不嫁人！」康南海堅持。

康大直素知女兒的個性，只好說：「爹在江湖上總有幾個朋友，不如我託朋友找比妳一個人瞎摸來得好些，妳說好不好？」

康南海含淚點頭。

但是匆匆半年一過，依然音訊全無。

康南海又嚷著要出去找。

康大直說什麼也不答應。

最後還是徐霞客自告奮勇，說：「這件事還是交給我來辦吧，我雖無甚麼江湖經驗，但是我識得一個朋友叫『屠龍刀客』程十髮，此人是江湖中的傳奇人物，若有他帮助，事情或許會很快便有個水落石出。」

結果，徐霞客一去也是半年。

不過，他總算有了上官不屈的消息。

* * *

康南海的心情自然是興奮又激動。

畢竟她熬了這麼多年，總算有了日思夜想的心上人的下落。

但是，她心中同時也有一股深深的憂傷。

因爲，徐霞客並未帶上官不屈一起回來。

換句話說，上官不屈一定仍是潦倒失意，所以才不肯一起回來。

她低垂著頭，心裡有幾分怨恨：「他仍然是那副牛脾氣，堅持要發了財才肯回來？」

徐霞客默默無語。

靜默的表情裡有幾絲怪異。

康南海抬起頭：「他有沒有交待什麼？」

徐霞客平靜的望著她：「他只說他對不起妳，妳不要再等他了。」

「爲什麼？」康南海的聲音在發抖，苗條的嬌軀也在發抖。

「因爲，」徐霞客垂下眸光：「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臉色倏地慘白，康南海霍然而起！

「你，你的意思是說……」她强自鎮定：「他，他死了？」

徐霞客沒有回答。

但是他的神情已默認。

「他真的死了？」一聲泣血嬌啼，康南海只覺腦門轟然一响，眼前一陣發黑，差點就昏死過去！

但是她仍然挺住。

多年來的熬忍磨練，純眞的愛情力量已使她學會接受打擊。

她反而不再流淚。

她用雪白的牙齒緊緊咬住不住顫抖的下唇。

然後，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然後，她慢慢的坐了下來。

然後，她慢慢的喝著茶。

然後，她慢慢的放下茶杯。

然後，她面無表情的注視著徐霞客。

她那雙美麗的眼睛，像兩把鋒利的刀，緊緊的刺向徐霞客，彷彿要穿透他的心裡似的！

徐霞客感受到一股極大的壓力。

他端起茗茶，避開她的眸光。

久久不肯抬起。

室內的空氣倏地像寒冬將雪未雪時分的凝肅，冰聚起來！

「看著我，告訴我：」康南海說話的速度很慢，而且，相當冷，像冰那般的冷：「上官不屈是怎麼死的？」

* * *

「開心賭坊」的生意之所以這樣興旺，除了「誠實親切」爲最主要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原因，那就是傳抱石也在賭坊的鄰側開了一家「春花秋月閣」妓館，以及「大三元」吃館。

妓館，自然網羅了天下紅妓美女於一堂。

吃館，自然備列了南北大吃小宴於一屋。

換句話說，只要你一踏進「開心賭坊」

，無論是吃、喝、嫖、賭，你都可以享受到第一流的服務與招待。

當然，還得須要你閣下的口袋裡有足夠的錢。

程十髮現在的口袋裡，別的不說，單是從賭坊贏來的就有兩千七百萬兩銀子。

他當然花得起。

因為他現在在「春花秋月閣」玩最貴的女人與吃最好的酒菜。

他本來就是個懂得享受的人。

江湖上的消息傳得很快，他在「開心賭坊」短短十天中贏得了令人瞠目驚舌的鉅款，早已轟動了整個江湖。

因此很多人聞風爭先恐後的湧到「開心賭坊」來探個究竟。

當他們獲知確如所聞之後，不禁又羨又嫉，紛紛也賭他兩手，冀望幸運之神眷顧，也像程十髮一樣狠狠撈他一把。

人，除非死絕，否則世上永遠都有不勞而獲與夢想一步登天的人。

也因此，弄得整個「開心賭坊」從早到晚都「滿座」，生意好得不得了，別說是坐無虛席，簡直連站的地方也沒有了，眞有人滿為患之勢。

這情景，落在傅抱石眼中，眞是哭笑不得。

笑的是，生意如鼎如沸。哭的是：生意再怎麼好，他只怕要花上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賺回那被程十髮贏走的兩千七百萬。

——他哭的成份當然比笑的成份多。

——換過任何一家賭坊，若被贏走了兩千七百萬兩銀子，別說是賣老婆女兒，只怕連自己的屁股也賣了。

傅抱石沒有賣老屁股。

畢竟他是個實力雄厚的人。

因此他仍和往常一樣面帶笑容。

他帶著池一波來到了「春花秋月閣」。

他們來到了程十髮的房間。

＊　＊　＊

「程公子，恭喜你哪。」傅抱石坐定後，含笑抱拳說：「你眞是貴人當紅，贏得滿堂彩，老夫佩服，佩服，特前來道賀。」

「那裡，」程十髮淡淡一笑：「只不過僥倖，一時走運吧了。」

他豪放不羈的將杯中酒一飲而盡：「眞不好意思，贏了你這麼多錢。」

「程公子此言差矣，」傅抱石顯得很有風度，堆笑說：「賭場如戰場，六親不認，非贏即輸，勝敗兵家常事，怎可言不好意思。」

「傅老板果然痛快，」程十髮哈哈一笑，摟著身旁一名妓女親了個咀：「我程十髮生平最喜歡與爽快的人打交道，我贏了你大筆錢，傅老板親來道賀，實在是有君子之風……」

他端起酒杯：「我雖然不是個君子，但也蠻欣賞君子，來，傅大老板，我程十髮先乾為敬。」

敬完酒，程十髮又是哈哈一笑：「我本來打算明兒一早就走的，你知道，一個人的運氣不可能永遠那麼好的，我應該見好就收，萬一再輸回去，豈不太寃了嗎？但是傅老板這麼有誠意，說什麼我也不走了，一直賭到光為止。」

池一波為他斟酒，奉承的說：「程公子賭技高超，膽識過人，能忍人之不能忍，敢下人不敢下之注，豈有輸光之理。」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程十髮忽然瞇著眼說：「我所謂賭光的意思，是指把你們的『開心賭坊』贏光哪……」

他打了個酒呃，彷彿酒意湧上來，有幾分醉態，咧著咀又說：「傅老板說得不錯，賭場如戰場，親娘老子都不認，講的就是一個『贏』字，看我程十髮再花個十天半個月，把整個『開心賭坊』全贏下來，那時候，嘿嘿，對不起，老板換我當啦，雖然我不喜歡當老板，不過過過癮總是好的……」

傅抱石早已霍然大怒，拍桌而起：「程十髮，你太狂傲了！」

程十髮居然笑咪咪的說：「你說對了，我程十髮本就是個又狂又傲的人，我如果不狂傲，怎敢一注五十萬兩銀子過五關？普天之下有幾個人做得到？」

傅抱石已氣得說不出話來。

程十髮宛若未見，依然笑聲連連，狂語連篇：「傅老板可是不相信我的話？好，乾脆一點，咱們就來一次大輸贏如何？」

「好！」傅抱石面色鐵青，恨聲道：「不敢的是王八羔子！說，怎麼個輸贏法？老夫拚老命也奉陪到底！」

「眞的？」程十髮斜著眼看他。

「笑話！」傅抱石惱火至極：「江湖上那個朋友不知道我傅抱石是一言九鼎、一諾千金、萬馬難追？」

「好個萬馬難追。」程十髮豪情頓生，叭的一聲，從懷裡掏出一大疊厚厚的銀票往桌上用力一按，「大爺我就將你的拳頭打你的咀巴，這些銀票不多不少，就是我從你這裡贏來的兩千七百萬兩，夠膽的，咱們就一注定輸贏，敢不敢賭？」

傅抱石與池一波當場怔住！

一注兩千七百萬兩，可還是生平第一次聽到的哪！

世上有幾個人敢賭？

傅抱石敢不敢？

池一波望了望他。

他知道他敢。

因為傅抱石向來是最忍不下被人激將。

但是池一波知道他不會賭。

因為，現在的傅抱石，就算他把所有的家產連同十七個老婆一起變賣，也絕賣不到兩千七百萬兩銀子。

世上有幾個人有兩千七百萬兩？只怕絕大部份的人連看都沒看過哪。

因此，傅抱石縱算敢賭，也已賭不起了。

但是，傅抱石居然一口答應了！

池一波當然嚇了一大跳。

他心中自然也起了一個疑問：他拿什麼跟人家賭？腦袋？還是屁股？

他想問。但是他沒有問。

因為他已沒有時間問。

——門口，正緩緩的走進來兩個人。

他和傅抱石互望了一眼，眼裡有笑意。

＊　＊　＊

進來的兩個人正是小狂龍與余愛蓮。

一進門，余愛蓮就咬牙切齒的哭叫著：「程十髮，你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看你今天往那裡跑？」

程十髮皺皺眉頭，慢條斯理的把銀票揣入懷裡，望了望余愛蓮，又望了望小狂龍，一臉疑惑：「我或許是個狠心狗肺的東西，但是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跑？」

小狂龍兩手抱胸，一對星眸冷冷的瞪著程十髮，哼了哼：「程十髮，把錢還給她！」

程十髮淡淡的望著他，慢慢的斟著酒，咀角似笑非笑：「你是誰？我見過你嗎？」

「你沒有見過我，不過你一定聽過我的名字：」小狂龍動了動唇角：「龍家幫的大少爺龍順雨就是我！」

「哦……」程十髮一聲哦拉得好長，眨了眨眼說：「原來是龍家大少爺駕臨，我當然聽過你的名字，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狂龍，這麼响亮的名頭，江湖上誰沒聽過？只怕連聾子都聽過了。」

一頓，他微微一笑：「看樣子，你今天是來找我的？」

「廢話，」小狂龍狂氣十足：「我今天是來替這個女人討公道！」

「討公道？」程十髮端著酒杯：「你一進門就要我還錢，又要討公道，奇怪，我幾時欠人家這麼多的東西了？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少裝蒜！」小狂龍冷冷一笑，鄙夷的瞪著他：「人家說：『屠龍刀客』崢崢男子漢，素有俠名，原來只是個欺騙女人感情、玩弄女人肉體，又拐騙女人金錢的下三濫！程十髮，我小狂龍早就知道你只不過是個欺世盜名的賊胚子，今天，我非得揭開你的假面具，讓世人看清你的狐狸尾巴！」

程十髮啜了一口酒，嘖嘖了幾聲：「眞是奇了，我從來也不是什麼『俠』，那來什麼鬼俠名？但是我也沒有戴什麼假面具，更沒有什麼狐狸尾巴，我就是我，你怎麼突然間給我戴了這麼多頂帽子？」

他接著說：「更奇怪的是，我喜歡女人是眞的，男人玩女人，好像是自古以來都是，難道你喜歡玩男人不成？嘿嘿，眞是笑話，我程十髮玩女人可是規規矩矩的，兩厢情願的，什麼欺騙女人感情，拐騙女人金錢，對不起，這一點我好像還做不出來！」

「好個還做不出來。」小狂龍冷冷一笑：「眼前這個女人就是受害者，你仍想狡賴？」

程十髮望住余愛蓮，好一會才說：「這位姑娘，妳說我欺騙妳的感情、玩弄妳的肉體、而且還騙了妳的錢？」

余愛蓮悲啼號哭：「你這個沒心肝的賊男人，你萬沒想到我會運氣這麼好，有頂頂大名的龍公子拔刀相助，仗義相救，你現在怕了是不？居然裝蒜賣傻，演起戲來了，而且還演得眞像，你若是男子漢大丈夫，你就乖乖認錯，趕快把錢還給我，龍公子俠心仁義，說不定還會放你一條生路，千萬不可一錯再錯，否則你後悔就太慢了，你雖武功高強，無論如何不是龍公子的對手的……」

余愛蓮又哭又罵、又罵又哭，哭聲悲切，罵聲憤怒，程十髮連想插咀的機會也沒有。

這期間，他突然望了望一旁沈默不語的傅抱石與池一波一眼，咀角漾起了一絲詭秘的微笑。

傅抱石與池一波宛若未見，彷彿很專注的傾聽著余愛蓮的哭訴；余愛蓮罵完之後，傅抱石一副魯仲連和事佬的模樣：「這位姑娘，妳且莫傷心，有話慢慢說；依我看，妳會不會搞錯人了，據我所知，程公子好像並非如妳所說的那種人……」

余愛蓮狠狠打斷他的話：「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又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你怎麼知道他是那種人？特別是這種年頭，那個惡人歹徒不是長得好頭好臉的？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會吃虧上當哪！這個賊男人，化成灰我也認得，就是他，絕對不錯！」

傅抱石似乎是見她說得鏗鏘肯定，一時無言以對，只好怔怔的望住程十髮……

「程十髮！」小狂龍冷哼一聲：「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本來不想再說什麼話的，」程十髮苦笑一下：「既然你問了，我就說了。」

一頓，他一字一字接著說：「我雖然有過很多女人，但眼前這位姑娘，我敢保証，我壓根兒就不認識！」

「如果我是你，」小狂龍輕蔑的睨著他：「我想，我也會和你一樣來個死不認帳，只可惜我小狂龍絕不會相信你，如果你要强行辯解，只怕是越描越黑吧了！」

程十髮似乎有些惱火：「你既然不肯相信我，又為什麼相信那女人的一面之詞呢？難道任何女人指著我的鼻尖罵我惡賊，無憑無據，你也相信嗎？」

「當然不是，」小狂龍冷冷說：「這個女人不是專程來找我訴冤的，是她尋短見正巧被我碰上的；一個連死都不怕的人，她的話難道不可信？」

停了一下，他一字一字的接著說：「如果說她是存心指賴你，請問，世界上那麼多男人，她誰都不指認，為何獨獨指認你程十髮？」

「媽的！這是什麼話？」程十髮瞪了他一眼：「眞是秀才遇到兵，我不跟你嚕嗦了，說！你們到底想怎樣？」

「不怎樣，」小狂龍始終兩手抱胸，一副氣傲神驕的樣子：「把你身上的錢全部交給這位姑娘，然後跪在我龍少爺跟前磕三個响頭，然後大叫三聲下次不敢了，然後乖乖挾著尾巴滾，永遠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程十髮淡淡一笑：「有意思。錢沒問題，我有；跪地、磕頭、喊三聲不敢，這簡單，我會；只是最後一點好像有點困難，你大概也知道，我程十髮就是沒尾巴，我如何挾著尾巴滾？」

「沒關係，」小狂龍慢慢放下手：「龍大少爺我自然有辦法教你如何挾著尾巴滾！」

滾字一出口，他的人已動。

但，他只微微動了一下便停下來了。

因為這時他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嬌滴滴的聲音：「等一下。」

＊　＊　＊

這個女人，不高不矮、不瘦不胖、不美不醜；但是，她却非常吸引你。

因爲，她渾身上下除了散發著女人特有的青春氣息之外，你還會强烈的感覺出她是個很懂得穿衣打扮的女人，因此她身上的衣物裝飾，或許不是最貴的，但是其間的配色與裝扮，再加上她臉蛋不濃也不淡的化妝，你不得不承認她是個非常「養眼」的女人。

這只不過是初眼乍見之下的感覺，如果你閣下的眼睛很正常，而又有興趣多看她一眼、兩眼的話，至多不需超過第三眼，你馬上會發覺她在是個極富魅力而又非常有韻味的女人。

特別是她張口說話的時候，嗓音並非屬於黃鶯歌啼那種甜美嬌脆型的，但是聽起來就是有那麼一股難以抗拒的味道——磁力的味道。

因此，她雖然只輕描淡寫的說了「等一下」三個字，就把小狂龍那本即將撲向程十髮的身形給硬生生的穩了下來，而且還令他忍不住的回頭去看她。

當然，傅抱石與池一波，還有那個叫余愛蓮的女人，也都把目光投向她。

只有程十髮沒有看。

他反而低下頭去喝酒，同時對身旁的妓女苦笑了一下：「妳可以走了，母老虎來了。」

這時候，小狂龍等人立刻知道那女人是誰了。

——謝冰心，小辣椒。

＊　＊　＊

謝冰心走到程十髮身旁坐了下來，一雙美眸不經意的瞄著他，微笑著說：「看來你好像有點麻煩了。」

程十髮倒杯酒給她，咀裡應著：「可不是，每當我見到妳的時候，我就知道我一定會有麻煩。」

謝冰心嬌笑著端起酒杯淺嚐慢啜起來，居然連其他的人都不看一眼。她嘟著櫻紅小咀，以三分嬌、三分嗲、三分艷，以及一分嗔的迷人風姿睇著程十髮：「好小子，一連大半年不見你人影，我還以為你出家當和尚去了哪，原來你躲在傅老板這裏大發利市，聽說你贏了一筆令人嚇破膽的大數目，這消息可是真的？喂，你幾時變得這麼小家了，悶聲不哼的，喂，還不快些分點紅來？」

程十髮愁眉苦臉：「我本打算出家去的，就是沒一家寺廟肯收留我，只好跑來賭賭運氣啦。贏錢是真的，我雖小氣了一點，不過一點紅總是肯分給妳的，只可惜妳來遲了一步，人家已比妳丫頭捷足先登啦，妳沒看到那甚麼龍的那副樣子，還有那個硬說跟我睡過覺的女人，正準備通吃我身上所有的錢嗎？」

兩人一問一答，居然東拉西扯起來，好像把旁邊的人都給全忘了。

小狂龍當然很怒，「謝冰心，請妳走開，本少爺正有事與程十髮要解決。」

謝冰心眸珠子望着他轉了轉，嬌嫣一笑：「我知道，方才你們說的事都在門外聽到了。」

「那好，省得我費唇舌與妳多解釋，」小狂龍說：「像他這種男人，我勸妳還是少跟他一起為妙。」

「多謝龍大少爺的好意，」謝冰心微笑依然：「只是不知道你認為那種男人才值得我接近？是不是像你這種有欵有型的男人？」

小狂龍傲然一笑：「總好過程十髮那種流氓無賴，專吃軟飯的男人。」

謝冰心咪咪一笑：「可惜我偏就是喜歡他這種男人。」

小狂龍大感不悅：「那是妳的事，我可沒閑功夫管妳喜歡那種男人。現在，我只告訴妳一件事，如果妳再不離開他的話，休怪我動起手來，連妳也一起傷了。」

「我當然會離開，別人打架關我屁事；」謝冰心淡淡說：「但是在我讓開之前，我是否可以問問這位姑娘一個問題？」

「妳有什麼問題要問我？」余愛蓮有些詫異。

謝冰心望住她：「妳說他曾經是妳的男人？」

「是的，」余愛蓮忽又悲從中來，淚眼漣漣：「但這狠心狗肺的東西，他目的只不過在玩弄我，而且還騙去了我所有的錢……」

說著，又嗚咽的哭了起來，彷彿不勝傷悲。

「那好，」謝冰心含笑問：「你們之間既有肌膚關係，那麼妳一定知道他身上某地方有一塊巴掌大的胎記了？」

余愛蓮一愕，但是她很快掩袖說：「我恨死他了，我那還記得他身上的胎記在那裡。」

「沒關係，我可以給妳一個提示，妳慢慢想一下，如果妳說中了，我就相信妳真的跟他有過關係，我保証幫妳把錢要回來。」

一頓，謝冰心緩緩問：「是左前胸還是右前胸？」

余愛蓮捂著臉：「我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自從我被他拋棄後，我幾乎失心發癲，怎還記得那麼多？」

謝冰心冷冷的瞪著她：「那麼大的一塊胎記妳都不知道，而且我還把範圍縮在最小的左胸或右胸，妳如果說不出來，誰肯相信妳跟他上過床？」

她望向小狂龍，含笑問：「龍家大少爺，你認為我說的可有道理？」

小狂龍微一窒，望向余愛蓮：「余姑娘，妳不必心急，不妨慢慢想一下。」

余愛蓮聞言只好抬起淚臉，抽噎著說：「好，讓我想想……」

這時候的傅抱石忽然也開聲說：「姑娘，妳不妨靜心想一下，其實這很容易想起來，不是左邊就是右邊，妳說是嗎？」

「就是嘛，不是左邊就是右邊，再簡單也不過了。」謝冰心走前拍了拍余愛蓮的香肩：「慢慢想，妳一定可以記起來的，看妳一副聰明相；老實說，我雖然也是程十髮的朋友，但是他如果真對妳做出那種事，我第一個幫妳討回公道，怎麼說我們同是女人嘛，是不？畢竟男人欺負女人的時代已過去了，不是嗎？」

她又接著說：「想出來了嗎？是左邊還是右邊？只要妳說出來，我立刻要他掀衣對証，妳如說對了，我保証將他身上所有的錢都歸妳。」

余愛蓮舉棋不定，支吾了半晌，望望謝冰心，又望望小狂龍，再望望傅抱石與池一波一眼，這才吞吞吐吐的說：「我記

得是……左邊……」

「好，左邊！」謝冰心立刻轉身對程十髮說：「解開你的上衣讓大家看看！」

「好！」程十髮大聲應了一記，立刻起身解開衣扣……

「不，等等！」余愛蓮忽又說：「我記錯了，是右邊才對……」

「好，右邊！」謝冰心大聲覆誦一句：「右邊，現在改爲右邊啦。」

程十髮已解下衣扣，正要掀開衣服時，余愛蓮忽又號哭起來：「我眞的不記得了……反正，反正不是右邊就是左邊啦……」

「好，不是右邊就是左邊！」謝冰心居然依樣畫葫蘆的跟著嚷說：「不是右邊就是左邊，現在又改爲不是右邊便是左邊啦。」

「刷」一聲，程十髮已掀起上衣，露出了整個上半身。

小狂龍僵愕住。

余愛蓮花容失色。

傅抱石與池一波的臉色立刻像死人般的難看。

謝冰心唇角上却有一絲詭譎的笑容。

程十髮面無表情的淡淡說：「看清楚了吧，胎記在那裡？」

小狂龍覺得好喪氣。

因爲，程十髮的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巴掌大的胎記，整個上半身白雪雪的，連個芝麻綠豆大的黑痣也沒有。

余愛蓮突然掩臉狂哭：「他們使詐，他們騙我……我早就說過，我根本就不記得他身上有什麼胎記了，他們使用鬼域技倆逼我上當……」

她淚眼漣漣的望住小狂龍，哭聲悲切：「龍公子，我對不起您，我實在是個又傻又笨的女人，一再被騙，我沒有話說，我本早就該死的，我早就知道鬥不過鼎鼎大名的『屠龍刀客』……多謝龍公子您的俠心義舉，我今生報答不了您，願來生來世做牛做馬償還您的援手之恩……但是，我做了鬼也絕不會饒過你這可惡的『屠龍刀客』！我到了陰間地府會向你討命的……」

說著，驀然一頭撞向牆壁！

小狂龍大驚失色，一個廻身，單手一探，已急急抓住余愛蓮的衣襟，口中大叫：「余姑娘，不可造次，妳千萬別再做蠢事！」

小狂龍情急救人，力道很猛，余愛蓮被他這一揪扯，整個嬌軀立刻倒飛撲進他的懷裡，她又自狂哭叫嚷：「讓我死！讓我死！我眞的不想活了！像我這麼笨的女人，誰還肯再相信我？」

小狂龍抱住她，一字一字說：「放心，我小狂龍相信妳。」

「眞的？」余愛蓮頓時傻住似的呆望著小狂龍：「您，龍公子，您眞的相信我？」

謝冰心顯然也有點吃驚：「小狂龍，事實証明她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你居然還肯相信她？」

小狂龍漠然的注視著她：「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個敢以性命做擔保的人，這種人的話不可信，妳說世上還有那種人的話可信？」

謝冰心搖頭歎氣：「死人就這麼偉大，死人所說的話句句可信？難道說一個將死之人對你說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就是豬大便，你也相信？」

「謝冰心！」小狂龍陡然大怒，他幾時當衆被人這樣諷辱？他睜著兩眼：「我給妳最後一次警告，妳給我乖乖的閃到一邊去，否則我小狂龍拳頭無眼，打扁了妳美麗的鼻子，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說的是，」謝冰心吐了下舌頭，摸了摸鼻尖：「我這張臉孔就只有這隻鼻子還能見人，若被你一拳打扁，我肯定一輩子嫁不出去了，這可不是說著玩的，更何況好女不與男鬥，我自然會乖乖的閃到一邊去。」

一頓，吞了一口口水，又說：「只是，在你動手之前，我可否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說！」小狂龍放開懷中的余愛蓮。

謝冰心冷冷望住他：「其實，你之所以堅持相信那女人的片面之詞，你最大的目的不過是想藉此機會找程十髮較量較量，是不是？」

小狂龍睇了一下眼，冷然說：「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如果是，老娘我就撒手不管，讓你們打個痛快；」謝冰心淡淡說：「如果不是，那老娘我就管定這件事，把我也算上一份。」

「爲什麼？」小狂龍問。

謝冰心說：「如果你純粹只想挑程十髮比劃，那麼這是屬於你們兩人之間的事，誰打死了誰，都不關任何人的事，這等於武林中的比武一樣，但如果你是硬要爲那女人出頭的話，在我認爲，你只是假仁假義、掛羊頭賣狗肉，打著自以爲正義神聖的旗幟招搖撞騙，老娘我生平無所恨，最憎恨的就是這種自命『大俠』的人，就算你打爛我的鼻子，我也要橫加一手！」

小狂龍冷眼睹著她。

他心中不免在想：他的確是想挫挫程十髮那『屠龍刀客』的銳氣，若加了個劍法如神的謝冰心，只怕要吃虧，無論如何要比一對一來得辛苦得多……

謝冰心見他不說話，不禁催問了一句：「你究竟是屬於前者抑或後者？」

小狂龍心念急轉，沈吟了一下，終於冷冷的說：「就算我是前者吧。」

「好！」謝冰心很爽快的應了聲，轉身朝低著頭喝酒的程十髮擠了一眼：「喂，你聽到了沒有，人家可是衝著你來的哪，可不關我事啦！你多保重，萬一打不過人家，別逞強，得趕緊溜呀！」

程十髮瞪了瞪她，一副沒好氣的樣子，懶懶的說：「妳爲什麼不早點回家去睡覺？這世界上如果少了妳這種女人，一定安靜多了。」

* * *

可是小狂龍忽又反悔，他冷冷的說：「謝冰心，坦白告訴妳吧，我雖是看程十髮不順眼，早有與他較量之心，但這次前來，却是替余姑娘打抱不平的……」

不等他說完，謝冰心立刻轉身：「你兩個人怎麼出爾反爾，說話反來覆去的？」

謝冰心滿含譏誚的瞪著小狂龍，隨即冷笑一聲：「哦，我明白了，你先前是担心以一對二，所以自承存心找事，但又一

想程十髮絕不會以多欺少，不會與我聯手對付你，所以又自食其言，死要面子，是不是？」

小狂龍的確是這個意思。

但是他自然不肯承認。

世上很多人做任何事都有它「冠冕堂皇」的理由，特別是自命為「俠」的人。

世上有沒有「俠」？

什麼叫做「俠」？「俠」就是「正義眞理」的代表麼？

小狂龍認為有，而且他就是。

現在，他就一臉「俠氣」、一副「正義凜然」的樣子，朗笑一聲：「謝冰心，不論妳怎麼說，如果你們不怕武林中人恥笑，想以多欺少的話，那麼就儘管放馬過來吧！」

他雖是對謝冰心說話，眼睛却瞟向悶聲不哼的程十髮，顯然他這句話是激程十髮的。

果然，程十髮終於放下酒杯，走上前來，朝小狂龍似笑非笑的撇了一下咀角：「小狂龍，別自抬身價了，對付你這種角色，老實說，我一個人就嫌夠多了，當然不會以多欺少，犯不著！」

「好！」小狂龍正中下懷，當下冷冷一叱：「咱們別再廢話了，手上見眞章吧！」

「吧」字仍在空氣中滾動，小狂龍說幹就幹，人已狂撲而出！

這一撲，好快，快如白駒過隙，疾如電光火石，令人眨不過眼來！

不愧是小狂龍，這等快速强勁的身手，絕對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

無論是從出招的速度或招式的詭譎怪異來看，眞可用八字來形容——一擊千鈞，無懈可擊！

只可惜仍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他那一擊，竟全部落空了！

再快的招式，再詭異的招式，如果打不到敵人，那當然是「廢招」了。

廢招與廢話一樣令人討厭。

但有一點不同：廢話，令別人討厭；廢招，却令自己討厭，而且，易生危險！

小狂龍一擊撲空的時候，心知不妙，立刻抽身狂退。高手的一招，就等於庸手與劣手的十招、百招，甚至是千招；就如同天上的一日等於人間的一年一樣。

過招，本就在於精，而不再於多。

這是道理，小狂龍是懂的。

所以他狂退，全力而退。

他退得很好。

因為程十髮的欺身進擊也落空了。

小狂龍正想變招換式，忽聞謝冰心猛然嬌喝一聲：「住手！」

小狂龍與程十髮都停下了身子。

小狂龍冷眼望著她：「妳又怎麼了？」

「沒什麼，」謝冰心朝他嫣然一笑：「讓姑娘我陪你過幾招。」

小狂龍微怔：「我不想跟妳交手，我小狂龍是從不打女人的。」

「沒關係，」謝冰心笑笑：我謝冰心却偏偏喜歡打男人，特別是你這種自命俠士的男人。」

她的聲音好嬌，好甜。

可是，她的拳頭却好硬，好狠。

當然，也好快！

只不過刹那間的刹那，她雪白的拳頭，那看起來非常可愛的纖纖拳頭已飛到了小狂龍的鼻尖！

小狂龍俊美的臉色猛然大變！

他沒有想到謝冰心居然說打就打。

他知道她的劍法在江湖上素享盛名。

但是他沒想到她手上功夫居然也如此了得。

他向來不太看得起女人，總以為江湖上的女人大都是綉花枕頭，中看不中打。

因此謝冰心的出手，他其實有幾分輕視，他只擔心她與程十髮聯手，單打獨鬥，一隻手也要打垮她。

現在，他知道自己錯了。

錯得非常離譜。

因為，他非但不能一隻手打扁謝冰心的鼻子，反而自己的鼻子即將被打扁……

小狂龍沒有招架，他根本就沒有招架的機會。

他唯一能做的是：閃避。

任何學武的人，除了知道如何進擊敵人之外，當然也知道如何閃避敵人的攻擊，像小狂龍這等身手的人，自然閃避功夫和他的攻擊功夫一樣犀利、出色。

遺憾的是，無論他怎麼閃、怎麼避，謝冰心那只拳頭彷彿是長了眼睛似的，始終盯住他的鼻尖！

終於，小狂龍那隻俊挺的鼻尖被謝冰心可愛的拳頭「吻」上了。

這一「吻」，聲音不大。

這一「吻」，小狂龍連退三步，差點就沒跌個四脚朝天。

這一「吻」，差一點就使小狂龍成了「扁鼻龍」！

一拳決勝負。

謝冰心贏得好漂亮。

小狂龍却輸得不服氣。

特別是一旁的傅抱石與池一波情不自禁的為謝冰心喝采「好拳法」的時候，更刺激了小狂龍的自尊。

被女人一拳打中鼻子，差點沒被擊倒，傳揚到江湖上，小狂龍這張臉要放到那裏去？

小狂龍本來就不是肯認輸的人，別說他一身挺俊的功夫，就憑他龍家幫的「龍」字號，簡直就可以橫行江湖，說什麼他也嚥不下這口氣！

所以，謝冰心這一拳已打起了他的殺機！

——因惱羞成怒而殺人，是經常有的事。

小狂龍現在就是這樣。

「謝冰心，拳脚功夫果然了得，容我再向妳討教討教兵刄功夫！」

以小狂龍的個性，他這番話其實很客氣；但是他拔劍、出劍却絕對不客氣——只有殺氣！

滿滿的殺氣！

小狂龍劍如虹。

謝冰心沒有退，也沒有閃。

因為她身上有劍，而且也已出劍。

謝冰心劍如風。

兩道劍光，就像夜空中的兩道閃電銀蛇。

閃電過後，通常是轟然一响。

劍光過後，却是寂然無聲。

只見一道如七彩斑斕虹橋的血光驟然

激噴而起！

——自小狂龍胸膛噴出。

＊　＊　＊

小狂龍臨死的時候，狠狠的瞪著謝冰心，然後又瞪了瞪程十髮，挫牙說：「龍，世界上最偉大的動物，程十髮，夠胆的，你就把我龍家幫整個屠掉吧，屠龍刀客，無論如何，你並沒有屠掉我這條小狂龍，你不過是靠女人活命的沒用男人吧。」

程十髮面無表情的注視著他：「靠女人有什麼不好？總好過你靠那虛無縹渺的『龍』揚威耀武，現在，你可知道你就是中了『龍毒』才使你這麼張狂無知，而終致喪命？」

小狂龍似懂非懂：「你爲什麼一定要叫『屠龍刀客』，你討厭龍？」

「我不討厭龍，」程十髮很認眞的說：「我個人其實很喜歡龍，我只是不喜歡人們終日以『龍的傳人』自居而驕人、自驕；驕人與自驕的結果，只有使自己更加張狂無知，任何一個人，民族或國家，只要她張狂無知，其下場終必非常悲哀……」

程十髮歎了一口氣，接著說：「拿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每到『龍年』的時候，人們就拚命猛生『龍子龍女』，使原本就過多的人口驟然增多，這些『龍子龍女』自小就要在父母『望子成龍』的無知心理的壓力下成長，長大之後又要面對額外增多的『龍族』劇烈競爭，畢竟，『成龍』的人只是少數，絕大部份的『龍子龍女』都是平凡的人，但是他們却要憑白無辜的比一般人接受更大的壓力，很多人因此而消極墜落、自卑、甚至發癲、自殺……」

他的語音倏然低沉下來：「我就有一個童年好友，受不了父母『望子成龍』的巨大壓力，結果走上自殺之路；另外一個世交好友，少年得志，以『龍子』自居，狂妄虛驕，結果一經挫敗，便承受不了失敗的打擊，也走上了自絕之路。」

「所以，」小狂龍以劍拄地，支撐著搖搖欲墜的身子：「你拒絕『神龍刀客』的封號，反以『屠龍刀客』自居，目的只是想破除世人的無知與迷信？」

「是的，」程十髮點點頭：「我只想讓人們知道，龍，並不是一個值得驕傲或標榜的動物，牠實際上已不存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應該再迷信牠。迷信，只能使人無知；無知，只能使人永遠落伍。」

小狂龍蒼白的臉色浮上一絲苦笑：「這麼說……你並非鄙視我龍家幫或姓龍的人？」

程十髮斬釘截鐵的說：「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小狂龍臉上的苦笑更濃：「我知道得太慢了……」

他的確知道得太慢了。

——他已結束他狂傲的一生。

當小狂龍倒臥血泊中的時候，程十髮冷冷的瞪著謝冰心：「我就知道，只要妳一出現，我就會惹上大痲煩……」

不等他說完，謝冰心不悅的嘟起小咀：「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程十髮目注小狂龍的屍身：「他其實只是個大孩子吧了，教訓一番就夠了，何必置他於死地？」

「我本也無殺他之意，」謝冰心歎了一口氣，面露無奈：「但是你知道，他那全力一擊勢若千鈞，我怎敢掉以輕心？我自然全力以赴了，兩兵交鋒，當然傾全力以求一勝，其間的傷亡，實在是無可避免的事，你怎麼可以怪起我來了？」

程十髮看看她，不再說話。

「狗咬呂洞賓，算我多管閒事惹人憎；」謝冰心却不肯放過他，嘟噥著說：「我知道小狂龍一死，龍家幫的人必然不肯干休，只怕沒完沒了，沒關係，你要是怕的話，你儘管走好了，我一人做事一人當。」

程十髮沒有走，他望了望僵楞的傅抱石與池一波，還有那個滿臉嚇得發白的余愛蓮，皮笑肉不笑地牽動了一下唇角：「傅大老板，痲煩你派個人去買副上好的棺木，將龍少爺的屍體抬回龍家幫，可好？」

「應該的，應該的。」傅抱石連忙堆着笑應諾。

他向池一波使一個眼色，池一波立刻步出房間；俄傾，便帶著兩名手下進來，將小狂龍的屍體抬走。

謝冰心望住一臉驚懼的余愛蓮，冷然一哼：「都是妳這個丫頭搞的鬼，才弄出了大件事，媽的，妳還不快說，妳爲什麼要這麼做？」

余愛蓮在小狂龍倒地身死的時候，曾經試圖慢慢的往門口移動，似有開溜之意，可是謝冰心似已洞穿她的企圖，漫不經意往門口一站，正好堵住了她的去路。現在經謝冰心一喝問，原本就驚慌發白的臉頓如蠟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是她一對眼睛却有意無意的瞥向一旁的傅抱石與池一波，似有求助之意。

傅抱石與池一波面色陰沉，眼中却有焦灼之情。

謝冰心一肚子火，見余愛蓮不應聲，不禁火冒三丈：「告訴妳，我除了會殺人之外，刑求拷問的本領更是高人一等，我勸妳還是識相一點，眞讓老娘動起手來的話，保證妳求生不得、想死不能！」

誰知，程十髮忽然對余愛蓮揮揮手說：「妳快走吧。」

所有的人都楞住。

謝冰心尤其吃驚，詫異的望住程十髮：「什麼？你讓她走？」

程十髮掩咀打了口呵欠：「算了，一個女人家，也許窮瘋了，知道我贏了大筆錢，想來敲一筆、分杯羹吧了；小狂龍既已死，逼她何用？難道能使人死而復生？」

「話不是這麼說，」謝冰心深不以爲然：「我看這件事絕不會這麼單純，她或許是受人指使，使用苦肉計，要借小狂龍之刀來殺你，怎能輕易放她走？」

一頓，她接著說：「龍家幫的人必會找我們尋仇，留下她，多少可以做爲證據，或許能免去我們的痲煩，難道你不知道？怎麼短短半年不見，你居然變得這麼笨了？簡直是白痴哪！」

程十髮有些不耐煩的瞪了她一眼：「妳能不能安靜點？難道妳一時半刻不說話，就會變成啞巴不成？」

謝冰心心中極爲不高興，同時也昇起了一絲疑惑，可是當她見到程十髮向她暗

使眼色時，她心知程十髮另有用意，當下不動聲色，轉首朝余愛蓮瞪目嬌叱：「算妳走運，滾！在我改變心意以前，最好以妳最快的速度滾出這個房間，否則老娘我……」

話沒說，余愛蓮早已奪門而出，速度之快，簡直像飛一樣。

傅抱石立刻朝程十髮堆笑說：「程公子眞是大人海量，佩服！佩服。」

程十髮淡淡一笑：「我之所以讓她走，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浪費時間，你知道龍家幫的人肯定不需要一兩個時辰便會找上門來，到時候一番惡鬥是難免，生死未卜，所以我想把握時間，與你進行方才的賭約。」

「什麼賭約？」傅抱石楞了一楞。

程十髮微微皺起眉頭：「怎麼？你是貴人多忘還是故裝糊塗？方才你不是答應跟我賭一注兩千七百萬兩銀子的嗎？」

「對不起，」傅抱石訕訕一笑：「適才眼見謝姑娘與小狂龍驚心動魄的一戰，倒眞使我忘了我們之間的賭約。」

「什麼？」謝冰心輕聲低呼起來：「一注兩千七百萬兩銀子，這是賭身家還是賭命哪？」

程十髮冷冷瞪住傅抱石：「我還以爲你不敢賭了呢。」

傅抱石心中之氣又立刻湧上來：「論刀法，我或許強不過你；講賭錢，你却未必一定贏得了我，我怎會不敢跟你賭呢？」

「好，」程十髮笑笑：「咱們一樣賭小牌九，一翻兩瞪眼，一注定輸贏，如何？」

「就這麼講定，」傅抱石轉首對池一波說：「你命人去拿副牌來。」

「等等，」程十髮忽然說：「在咱們還沒賭以前，有些話必需講清楚。」

「請說。」

「咱們先小人後君子，」程十髮緩緩說：「兩千七百萬可不是小數目，當然不能光靠咀巴說說就算數，必須雙方都把錢擺出來，否則賭賴屁股的，再多錢誰也敢賭，你說是嗎？」

傅抱石不悅的撇了撇咀角：「賭詐讓不賭賴，我傅抱石可是賭輸了賣屁股的人？如果是，你那兩千七百萬兩銀子是怎麼贏來的？」

「話不能這麼講，」程十髮漠然一笑：「我知道傅大老板是言而有信之人，問題是，信字本身是除了誠意之外，還涉及到非常現實的能力問題；一個人雖有守信之心，但若缺能力的話，無論如何是信用不起來的，你不認爲是？」

「你的意思是怕我輸了付不出錢？」傅抱石冷笑著問。

「不錯，」程十髮不諱言的說：「就我所知，你已輸給我兩千七百萬兩銀子，以你現有的房屋價值，再加上你現有的資金，我想，充其量也不過千來萬兩吧了，我說得可對？」

「想不到你對我瞭解得這麼清楚，」傅抱石凝視著他：「原來你是有心來跟我較量的。」

「我倒無此意，」程十髮聳聳肩：「所謂樹大招風，像傅大老板這麼有錢的人，難免招人注目，總會有些無聊而好奇的人打聽你的財力狀況，我只不過略有耳聞吧了。現在我們既然要在賭桌上決勝負，我只好將傳言當疑問提出來了。」

一頓，微微一笑，程十髮接著說：「就我所知，江湖之中好像從來沒有這麼大鉅額的賭注，你不認爲我提出來的要求是極爲應該而又合理的嗎？」

安靜已久的謝冰心這時也湊咀說：「絕對應該，絕對合理。如果是我，賭這麼大的賭注，不見錢，我是絕不肯賭的；傅大老板，如果程十髮不在這裏贏了這筆錢，他開口找你一注兩千七百萬兩，你肯不見錢而答應跟他賭嗎？」

一旁的池一波始終不敢開口。

他這時終於明白，原來傅抱石是想賭自己的「信用」——贏了最好，輸了再說。

顯然，傅抱石這手很妙。

遺憾的是，程十髮精得像老鼠，看樣子他絕不肯上這種當。

爲免僵持下不了台，因此池一波打破沉默：「既然程公子不肯相信我們『開心賭坊』的信譽，我們也沒什麼話說，那就算了；不如這樣，給我們一兩天時間，讓我們籌到這筆錢，再決勝負如何？」

「不用！」傅抱石却冷冷的說：「你們未免太小看我傅抱石了，程十髮，你以爲我的財力就僅如此了嗎？告訴你，我的家當豈如你所說的只剩千來萬兩而已。」

程十髮望住他笑笑，不說話。

謝冰心冷笑說：「口說無憑。」

傅抱石睨了她一眼，對住程十髮說：「你知不知道『龍吟鳳嘯』値多少錢？」

「龍吟鳳嘯？」謝冰心一聽先怔住，吃驚問：「你是說戰國時代與『干將莫邪』馳名的『龍吟鳳嘯』劍？」

「不錯，」傅抱石傲然點頭：「『龍吟』與『鳳嘯』兩支絕世寶劍是戰國時代名鑄劍家歐陽冶子所鑄，與當年的『干將莫邪』並立齊名，同享千古英名……」

謝冰心眨眼說：「關於『龍吟鳳嘯』的傳說很多，其中最引人入勝的是，據說名鑄劍家歐陽冶子鑄好寶劍之後，反遭江湖中人之覬覦，引起大追殺，逼得歐陽冶子隱名埋姓，攜劍逃入西域。經過一千年後，到了隋朝，有一隊西域商人運金銀器皿入關，却在臥牛山遭到綠林强人打刼，危急間，一商人腰間寶劍突一聲長吟，竄出一條龍與鳳來，橫掃衆强寇，解除危難。消息傳出，商隊到達商丘時，遇見一文士手執劍鞘，口唸『龍吟鳳嘯，今日歸宗』，商人腰間的劍便突然飛出，端端正正的插入劍鞘；原來那文士就是歐陽冶子的十二世孫，當年歐陽冶子留下劍鞘，以便子孫有機會從西域把原劍取回……」

「謝姑娘果然是劍術名家，連上古的名劍神話也瞭如指掌，佩服。」傅抱石含笑說：「神話當然是無稽之談，更不可信。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相信的，當年歐陽冶子所鑄的『龍吟鳳嘯』寶劍，的確比一般的寶劍來得鋒利，吹髮可斷，削鐵如泥，無堅不摧……」

程十髮淡淡一笑：「再犀利的寶劍，經過了千多年這麼長的時間，我想，只怕連廢鐵都不如了。」

「不錯，歲月催人老，寶劍也不例外



傅抱石與池一波談論程十髮來賭場的動機。

；」傅抱石說：「『龍吟鳳嘯』當然不復當年勇，但也不致於連廢鐵都不如，它如今已成了稀世罕有的古董珍寶，想收藏據爲已有的人大有人在。」

謝冰心點點頭：「以實用價值來說，當然是不行了，但若以古物珍藏的觀點來說，它却價值連城。據說當年的天下第一大富翁錢來爺，就曾經出價五千萬兩銀子公開搜購這對寶劍；以現在的價值來說，只怕是只高不低，不止這個數目了。」

「那是當然，任何古玩古董，年代愈久，它的價值也就隨著增高。」程十髮頓了一下，望住傅抱石問：「我們本在談賭錢的事，你爲何忽然談及古代寶劍的事？這和我們賭錢有關係嗎？」

傅抱石笑笑：「自然是有了，否則我提它做甚麼？」

謝冰心睜大了眼：「你的意思是說，你有『龍吟鳳嘯』？」

「妳說對了一半，」傅抱石有些得意的點了下頭：「鳳嘯劍就在我的手中！」

謝冰心與池一波露出驚訝的神色，程十髮却只淡淡一笑：「你的意思，是想拿鳳嘯劍跟我賭？」

「不錯！」傅抱石睨著他：「你敢不敢？」

傅抱石不用「你肯不肯」而用「敢不敢」的字眼，的確很妙，激得程十髮哼了哼：「賭錢又不是賭命，有何不敢？」

一頓，盯住他：「這年頭，說大話的人好像越來越多，吹得連天都要塌下來，如果你眞有鳳嘯劍，那就快把它拿出來吧，一句話，不見東西不賭！」

「好，你等著，我即刻就去把它拿來，橫豎我今天非和你分個勝負不可！」

傅抱石說完，便偕著池一波走了。

* * *

房裏只剩下謝冰心與程十髮。

謝冰心突然出其不意的揪住程十髮的耳朵，嬌嗔道：「好小子，突然不聲不响的失踪了大半年，也不跟我說一聲，你究竟搞什麼鬼去了？」

程十髮咧牙咧咀，哇哇叫：「瘋婆娘，妳他媽的爲什麼不能溫柔一點？老子我就是怕了妳這個兇婆子，所以遁到山澗裏去當野人啦……」

謝冰心擰得他耳朵沒快掉下來：「有志氣，既然如此你爲什麼又跑出來了？好小子，狗運亨運，居然赢了這麼大把錢，見者有份，我可跟你先說好，你可得分一半給我哪……」

程十髮氣得直頓脚，截斷她的話：「妳如果再不鬆手的話，我告訴妳，我可要喊救命啦……來人哪，我被强暴啦……」

謝冰心立刻鬆手，捂住他的咀巴：「你眞是臉皮愈來愈厚了，居然大叫被女人强暴，眞有一天老娘我就把你五花大綁……」

「饒了我吧！」程十髮掙開她的手，透了一口氣，苦笑：「妳行個好，乖乖坐下，我把事情的來由始末說給妳聽，好不？」

謝冰心坐下，瞪著他：「你最好在他們回來之前，把事情說清楚，否則老娘我跟你沒完沒了。」

謝冰心不僅劍法超凡入聖，其實還是個心思乖巧的女人，她知道程十髮絕不會無緣無故的失踪，更不會窮斯濫賭，這其間必有隱情。

她急欲知道。

——因爲她愛他。

爲寶劍拚個死活

這間房間很小，但却非常堅固，而且非常隱密，只有一個門，鐵門；其餘連窗戶也沒有，簡直是密不通風，連蒼蠅都飛不進去。

這個小房間，平時絕沒人敢進去，除了傅抱石之外，即連他十七個老婆的任何一個都不敢。

池一波當然也沒進去過。

但是現在他就跟著傅抱石來到了這個小房間。

小房間裏其實沒什麼，乾淨、整潔，放置著一排排的鐵架子，鐵架子上有一層層的夾層。

「這裏面的夾層，除了値錢的奇珍異寶古玩之外，還有不動產地籍文件等！」傅抱石對池一波說：「因此這個房間我從不准任何人進來，你是第一個。」

池一波有受寵若驚的感覺：「我其實可以在外面等的。」

「不，」傅抱石笑笑：「我之所以讓你進來，是因爲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人知道這裡的情形。」

「爲什麼？」池一波不明白。

傅抱石望住他：「因爲我恐怕活不過今天。」

池一波震住，呆楞半晌，「你何出此言？」

傅抱石沒有回答，他問池一波：「你有沒有想過，程十髮爲何要找我們豪賭？」

「他本來就是個賭徒，不是嗎？」

「是的，他是賭徒。」傅抱石淡淡一笑：「但是他絕不是個濫賭的人，他花了十天功夫，辛辛苦苦的贏了我們兩千七百萬兩銀子，無論如何不該笨到再將那些錢孤注一擲找我們再論輸贏，況且他明知道我們已沒有那麼多錢，竟仍邀約豪賭，其目的難道不覺得可疑？」

「我倒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池一波說：「我只知道他這個人做事素來不大按牌理出牌，他一時興起，相約豪賭是有可能的。」

「我本來也是這麼想，所以我才會一時激憤接受他的挑戰。」

池一波有些疑惑：「你現在爲什麼不這麼想了呢？」

傅抱石沒有回答。

他這時已走到牆角，動手拉開夾層，忽又推上，再拉旁邊的夾層，又推上；一連幾次之後，他攢著眉心喃喃自語說：「奇了，我那『鳳嘯劍』放到那去了，怎麼找不到？」

他抬頭對池一波說：「唉，年紀大了，精力減退了，腦筋也不行了，居然記不起鳳嘯劍放在那裡了。」

他一臉無可奈何的苦笑，輕敲著後腦勺：「這眞要命，看樣子須得從每個夾層開始找起……喏，我找這邊，你找那一排，這樣會來得快些。」

「是。」池一波應了一聲便也動手拉開夾層幫忙找鳳嘯劍。

傅抱石一面低頭找，一面叮嚀著池一波：「鳳嘯劍是放在一個長形的四尺鐵盒裡，黑色的，很易認，所有夾層裡就只那麼一個……」

「是。」池一波一面應聲，一面找。

「我之所以會懷疑程十髮的動機目的，是剛剛從他房間裡走到這裡來的時候想到的。」傅抱石把夾層拉得乒乓响：「我最先想到的是，程十髮在江湖上是個大人物，有名就有利，他隨便到那裡去教授一下他的絕技刀法，財源便滾滾而來，但他畢竟年輕，並非靠祖產起家，了不起掙個百萬身家是有的……」

池一波認眞的在找鳳嘯劍，但他那一排夾層顯然盡是放置地籍文件或珍貴的絕版古書，似乎這些夾層很久沒動過，因此池一波每拉開一個夾層，總會有些因塵封已久的灰沙飄漫而起……

「幾百萬身家，日子其實可以過得四平八穩，很舒服的了：」傅抱石的聲音又傳來，池一波覺得他今天好像說話特別多：「但程十髮不是紈袴子弟出身，雖好吃喝嫖賭，却很有分寸，有節制得很，無論如何不可能敢一注五十萬過五關，萬一不過，他豈非很快便傾家蕩產？」

「那也不盡然，」池一波漫聲回話：「他或許只是準備個五十或一百萬輸贏，輸個百來萬，對他來說，還不致於傷他元氣。」

「如果他只準備一百萬輸贏，每注五十萬，不過夠賭兩把吧了，他眞這麼有把握？」

「每個賭徒在賭錢以前，十個當中大概九個以上都認爲有把握贏錢才敢賭的，不是嗎？」

「不錯，這是賭徒的心理，總以爲自己賭技高、運氣好；事實証明，幾乎是所有的賭徒都是十賭九輸。」傅抱石說：「程十髮這麼聰明的人，自然也知道這個道理，他居然逆其道而行，豈非怪哉？」

「有些人本就行爲怪誕，特別是某些聰明人有時會做出一些莫名其妙，不合常理的傻事；」池一波說：「程十髮顯然就是屬於這類人，所謂的不按理出牌，應該就是這樣子了。」

「我起先也是這麼想的，」傅抱石忽然冷冷一笑：「但是，如果沒有你跟他串通好，他怎有辦法輕易的便贏走兩千七百萬？」

池一波拉夾層的聲音忽然停頓了下來，但隨即揚聲問：「你怎麼會想到我跟他串通呢？」

傅抱石淡淡的說：「我方才從他房間走出來之後，越想越不對勁，越想可疑之處越多，於是趁著如廁解手的時候，偷偷溜到賭坊去，問了一些牌九檔的弟兄，結果讓我問出了一些苗頭……」

池一波繼續再開夾層，聲音却稍顯生硬：「怪不得我等了老半天，我還以爲你便秘了呢。結果你問出了什麼？」

「也沒什麼？」傅抱石的話音仍淡淡的：「我只問出了程十髮一來賭坊，第一天

與第二天都順利過五關，這兩天，他便贏了一千五百萬之多；其後連輸了三天，第四天又過；之後又連輸兩天，第三天又過……」

一頓，他一字一字的說：「而他過的四次五關，全都是你親自推莊。」

「就因爲是我推莊，所以你懷疑我跟他串通？」池一波的語調回復了平靜：「以前我也經常推莊輸錢，你都不曾懷疑我跟外人勾串，爲何這次你會這樣想呢？」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傅抱石說：「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爲程十髮是適當的人選，江湖中人都知道他這個人精賭、敢賭，與他串通較不令人起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武功高超，刀法卓絕，和這種人合作，總是多一層保障，你說是嗎？」

「從這個角度來說，你的推理是很合常理的。」池一波的語音不急不徐：「但是，你一直都很信任我，知道我這個人不好女色，孤家寡人，無妻無累，除了賭之外無其他不良嗜好，而對於賭，我本是郎中出身，絕不會賭至傾家蕩產，所以我並不是個貪得無厭之人，你很放心的把整個事業交給我，而我也一直做得很出色，你不認爲是？」

「確實是，這幾年來，你始終都對我很忠心，我非常清楚。」

「既然如此，我爲何要跟程十髮串通呢？難道我是爲了錢？」

「不，我給你優厚的薪酬，你絕不缺錢用，你當然不是爲了錢。」

「那你說我是爲了什麼呢？」

「鳳嘯劍！」

池一波突然沉默了下來。

他也停止了拉夾層的動作。

然後他輕輕歎了一口氣：「你雖然年紀大了點，但腦筋卻是絕對的不老；但是，我還是不明白，你爲何認爲我想要你的鳳嘯劍呢？」

傅抱石慢慢的繞過鐵架子，走到池一波這邊來，靜靜的望住他，眸光有幾分譏誚：「你大概以爲我只懂得陪老婆睡覺而已，你應該想到，像你這樣重要的人物，我當然會盡力去瞭解你；不錯，除了賭之外，你確無其他不良嗜好，相反的，你還有很多非常高雅的嗜好，諸如收藏古玩之類的，不是嗎？」

池一波微微一笑：「我的確錯估了你，我一直以爲你只是個懂得享樂、想生兒子想得發瘋的人，想不到你還是個眼尖心細的人。」

「你不認爲我是個關心部屬的好老板嗎？」傅抱石冷漠的望着他。

「不錯，你的確算得上關心部屬的好老板；」池一波眼裡也有冷漠：「但是，你只關心部屬對你的工作能力與做事勤快與否，你並不關心你手下人的眞正生活，不是嗎？」

傅抱石淡淡一笑：「對你，我却是例外，因爲你是我身邊最重要的人。」

「我迷上古玩收藏，也不過是這一年來的事，你居然這麼清楚，看來你還眞關心我的私生活哪。」池一波撇了撇唇角，撇下了一縷淡淡的譏嘲：「我早就知道，你其實並非眞正的信任我，幾年來，我竭盡所能爲你打拚賣命，你的內心裡，只當

我是個工具吧了，賺錢的工具。」

「但是我並不虧待你啊。」

「可是你也沒有特別厚待我啊！」

池一波的語調有些激動：「我是個敏感的人，我知道你雖然咀裡常說我是你的得力助手，心中却時常提防，防患著我，我不喜歡自已在竭忠盡力之後，仍被人像賊般的防備著，難道你不知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句話嗎？」

「這句話我懂，」傅抱石輕聲歎氣：「但是，說與做，本就是兩件事，不是嗎？」

「的確，」池一波也歎了一口氣：「有很多道理我們明明知道，可是就偏偏不能按那個道理去做，就如你明知道用人不疑的道理，而你偏又是個疑心病最重的人，你這輩子根本不可能信任任何人。」

「你果然瞭解我，」傅抱石負著手，瞇著眼，一字一字的說：「經驗告訴我，世上最不可信的動物就是人。你不認為是？」

「你呢？」池一波眸光閃過一絲憤怒：「你不也是人嗎？」

「就因為我是人，所以我才瞭解人的本性哪。」傅抱石輕輕笑了起來。

池一波沒有笑，他有噁心想吐的感覺：「你既然把我當做賊，那麼，我出賣你豈非很應該？」

一頓，語音轉為冰冷：「對你這種人忠心，我豈不成了一條狗？」

傅抱石仍在輕笑：「不，你錯了，在我眼裡，你連狗都不如，因為狗是絕對不會出賣主人的，不是嗎？」

池一波的眉宇閃過一絲殺機，但是沉著的個性他很快的又平靜下來，他望住傅抱石問：「你有沒有想過，我既然和程十髮串通好，那我為何又要幫你想出『借刀殺人』之計，買通那個女人故意假裝自殺，激起『小狂龍』龍順雨的介入，如果小狂龍一劍刺死程十髮，豈不對我很不利麼？從這一點來說，你不應該對我起疑心的，是嗎？」

「這就是你高明的地方，我本來差點就被你騙過去的；」傅抱石咀角含著精靈的笑意：「無論如何，你的『借刀殺人』計用得很妙。你知道小狂龍素來對程十髮不滿，常有殺他之心，苦於師出無名，於是抓住小狂龍自以為俠士的狂傲衝動個性，派個女人假裝自殺，使小狂龍自動入甕。」

微微一停，他接著說：「你的如意算盤是，小狂龍若能殺死程十髮，那就表明你對我的忠心無私，最起碼我沒有証據指你和程十髮串通；你的目的並不是要錢，你只是要我的『鳳嘯劍』，因此小狂龍若殺死程十髮，實際上對你的計劃並無影响，而且還有滅口的作用……」

池一波打斷他的話：「但是程十髮若死，他就不可能激你豪賭，你也不可能拿出『鳳嘯劍』了，對我而言，豈非蠢極！」

「不，」傅抱石搖搖頭：「這是失誤，時間上的失誤。你本來想先讓我和程十髮對賭，我跟他賭當然是由你推莊啦，你自然會做手脚讓他贏去我的『鳳嘯劍』，之後程十髮依約定把『鳳嘯劍』交給你，然後再讓小狂龍來殺他，不是天衣無縫嗎？」

傅抱石吞了口口水，笑了笑又說：「再好的計劃總是會有漏洞的，就像鷄蛋殼再密都會有縫，你安排的計劃雖好，却疏忽了時間上的配合，所以才會發生『鳳嘯劍』未到手，小狂龍却先出現。不過，你的運氣總算好，小狂龍却不敵身死，並不影响你的計劃，反而有利於你，更說明了你對我的忠誠……」

「但是，」池一波輕輕歎了一口氣，眼裡有佩服之意：「你最終還是看出來了，我不得不佩服你，你的聰明智慧超出我原先的估計。」

「不，我仍是不夠聰明，」傅抱石苦笑了一下：「我若眞正聰明，就應該知道世上只有賭命的賭徒，絕無可能有一注五十萬過五關的笨賭徒，因為誰都知道，那贏的機會實在太少了，我應該一早就懷疑到是你和程十髮串通好的。」

「那是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不貪錢，所以你一時想不到我的目的在那裡。」

「是的，一直到我說出我有『鳳嘯劍』時，我無意中看到你眼裡竟有光，貪婪的光，所以我才敢肯定你眞正的意圖。」

池一波微微一笑：「不錯，事情的始末是程十髮拿了一些古玩來賣給我，閒聊中透露你收藏有千古絕存的『鳳嘯劍』，激起了我的佔有慾……」

「於是你們兩人就設計了這個『局』，程十髮拿錢，你拿劍。」傅抱石接口說。

微一頓，目光一轉，問：「有一點我不明白的是，你為何相信程十髮呢？我的意思是說，當他告訴你我有『鳳嘯劍』時，難道你就這麼輕易的相信他？你不怕他騙你，贏了錢後一走了之？」

「我當然是半信半疑，不，我其實根本就不相信，畢竟戰國時代已是一兩千年前之久，歐陽冶子的『龍吟鳳嘯』只是傳說，眞假難定。」池一波說：「就算是眞的，是否仍存在世上還是個疑問；就算還在，是否在你手裡更是個大疑問，因為你從未對人說過你擁有這把絕世古劍，不是嗎？」

「是的，我擁有這把古劍，連我十七個老婆都不知道。」傅抱石苦笑了一下：「只因為我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道理，世上越是珍貴的寶物，越是能引起世人的覬覦之心，就像是越美的女人，就越能引起男人的追求，甚至遭到强暴。我不想惹這個麻煩，所以我一直守口如瓶，從不對任何人說起『鳳嘯劍』之事。」

「既然如此，你又為何要擁有它呢？」池一波有些疑惑。

「人就是這麼奇怪而又矛盾的動物，」傅抱石的苦笑更濃：「我雖知懷璧之罪的道理，但偏又捨不得轉頭賣它，就好像曹操啃鷄肋一樣，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像他那種不世豪傑的英雄人物都不免有這個心理，我傅抱石何獨能例外？」

眸光微凝，傅抱石望住池一波：「既然你不相信程十髮所言是眞是假，為何又要冒險一試呢？」

「我為什麼不試？」池一波笑笑，笑意甚是輕蔑：「就算他騙了我，我有什麼損失？有嗎？」

「沒有，的確沒有；」傅抱石苦澀一笑：「損失的不過是我的錢吧了。」

一頓，目光突然轉厲，語音也突如刀鋒那般冷利：「但是最終你還是損失了你那條狗命！」

＊　＊　＊

室內氣氛陡地如嚴冬般的肅殺。

池一波却面色如昔，淡淡的道：「你想殺我？」

「像你這種叛徒不該殺嗎？」

「你有把握殺得了我？」

「爲什麼沒有？」

「我知道你刀法厲害，但是無論如何你不是我的對手。」

「你是說你的刀比我快？」

池一波冷冷的瞪著他：「你以爲我平時跟你比刀都敗給你，就認爲武功比我强？難道你不知道那是我故意讓你的？」

「你果然是個有心機的人，」傅抱石冷冷的盯著他：「你會隱藏實力，難道我就不會？你以爲我是笨人？」

「我知道你其實也在掩藏武功，」池一波笑笑：「無論如何彼此都沒有透露過眞正的實力，孰强孰弱在未定之數，此刻，總該是我們一決雌雄的時候了。」

傅抱石昂立不動，冷冽的眼光裡居然有一絲哀憫與不屑……

池一波眸中却有熾烈的殺機：「你爲什麼還不拔刀？」

傅抱石冷冷的撇了下唇角：「我的刀是用來殺人的，像你這種連狗都不如的人，怎配我用刀？」

被侮辱的憤怒頓時湧上心頭，池一波暴喝一聲，腰間的刀已像張牙舞爪的毒蛇飛竄而出！

但是，他只不過刀甫拔出，便覺得不對勁了。

——他發現自己居然全身內勁消失！

池一波臉色登時慘變，額角沁出了斗大的汗珠，驚惶的抽刀而回：「你！你……什麼時候下的毒？」

傅抱石紋風不動，輕輕歎了一口氣：「你其實不算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你應該知道，像『鳳嘯劍』這麼貴重的東西，我怎會忘記它放在那裡？我如果連這點記性都沒有，又怎看出你出賣我呢？」

池一波憤怒的瞪著他，臉上却有絕望之色：「原來你故意叫我幫你找『鳳嘯劍』，其實那些夾層裡的書籍文件早就放置了毒粉，我拉動時，毒粉受震動而飛起……我，我早已中了你的毒……」

「只可惜你知道得好像慢了一點，」傅抱石負手踱了個方步，好悠閑：「你其實應該早知道，我既然不信任人，那麼我總會有些方法保護自己的，你說是嗎？」

池一波面如死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有什麼話說？」傅抱石臉上有笑容，得意的笑容。

「沒有。」池一波苦笑著搖頭。

他忽又說：「但我有一個要求。」

「說吧，」傅抱石伸了個懶腰：「念在我們主僕一場，只要你的要求不太過份，我想我會答應你的，畢竟我並非全無感情的人。」

池一波面露祈求：「我只要求你能在我臨死前讓我見一下『鳳嘯劍』……」

「沒問題，」傅抱石一口答應：「反正這東西看不壞，這個順水人情我是做得到的，讓你看了之後安心上路吧。」

傅抱石說畢，走到一個鐵架子後面，伸出手拉開一個夾層，然後好像用力拉了一下什麼開關，忽見靠最裡邊的那面牆壁發出一陣轟隆响，牆壁竟然緩緩向兩邊分開，又現出了一個小房間！

「好精巧的機關！」池一波看得聳然變色，不由得脫口說：「我方才進來的時候，曾仔細注意，竟看不出機關在那裡。」

「這沒什麼，稀奇的還在後頭，」傅抱石輕撫短鬚，面浮得意：「裡面那個密室你如果就這樣走進去，無論你身手多好，保証被射成蜂巢，立刻身死！」

「你是說一踏進那個密室，立刻就有暗器射出？」池一波問：「那要怎樣才能安全進去呢？」

「臨死之人好奇心還這麼重，」傅抱石瞥了他一眼：「其實根本就不用進去，只要按下另一個機關，『鳳嘯劍』便會自動跑出來。」

傅抱石又在那個夾層裡動了一下，果然又一聲隆隆响，密室裡突然緩緩的飄出一張約五尺見方的石桌，正好停在傅抱石跟前！

池一波忍不住又讚了一口：「好絕妙的機關設計，簡直是鬼斧神工哪！」

石桌上擺放著一只四尺長的烏光鐵盒子，密室裡並未燃燈，完全是靠鑲嵌顆拇指大的夜明寶珠照明的，珠光照射下來，鐵盒子泛著幾許寒光，冷漠裡透著古意昂然與些許的神秘……

——不用說，鐵盒子裡面裝著的就是名震千古的「鳳嘯劍」了。

池一波眸中閃漾著興奮與激動！

突然，他那微張的唇角泛起了一絲微笑。

詭譎的微笑。

微笑中，他手中那把刀驀然揮出！

平平的揮出去。

可是它的速度却奇快無比，嗯，也奇狠無比！

最主要的是，這一刀完全出人意料！

至少，完全出乎傅抱石的意料！

因此傅抱石一見他揮刀的時候，他除了驚悸與震駭之外，他已無機會拔刀。

不過，他實在是個很機警的人，他雖然失去拔刀的機會，却還有閃避的機會。

——閃避，就是退；一個人如果只知進而不知退的話，注定永遠是個失敗者！

特別是高手搏招的時候，勝負往往決於一擊間，一擊若不中，先機便已盡失，失去先機的人若仍執迷不悟死命進攻，其結果十之八九是一敗塗地！就像小狂龍一樣，連謝冰心的一掌都閃不過，居然還拔劍逞能，不幸被人一劍送上黃泉，就是因爲不懂得「退」的道理。

傅抱石不是小狂龍。

他或許武功强不過小狂龍，但是年齡與經驗無疑要多過小狂龍許多。

——年齡與經驗，往往是成正比的。年齡越大，經驗也就越多；經驗越多，失敗的機會也就相對減少。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剛初出茅蘆的時候，憑著血氣方剛的衝勁與幹勁，蔑視年長者的經驗，一意橫衝直撞

，結果往往落個慘不忍睹的局面。

——小狂龍就是一面鏡子。

傅抱石和小狂龍不一樣，他一見到池一波的刀鋒閃動時，根本就沒那個念頭去拔刀，唯一的念頭就是——退！

他退得很快，也退得很好。

而且，也退得非常驚險！

——他甫一凌空倒掠時，池一波那鋒利的刀刄正好擦過他那胖胖的腰圍！

——只差一點點、一絲絲就劈進了他的腰眼！

就這一點點、一絲絲，傅抱石已從鬼門關轉了幾圈回來。

傅抱石沒有死。

但是，他的危機仍未過去。

因爲池一波已理所當然的劈出乘勝追擊的第二刀。

第二刀，比第一刀還要快、還要狠，而且，還要凌厲詭譎！

傅抱石仍沒有拔刀。

他其實有把握拔出刀來，但是他沒有把握拔出刀之後能擋住池一波那霹靂的一擊。

——池一波的刀法比他預計的還要强。

因此他只好再退。

可惜的是，他看來已沒有機會逃了，因爲他那胖胖的背脊已被身後冷冰的鐵架子抵住了……

這當中，薄薄的刀鋒已撲向他的頸項之間……

* * *

任誰來看，傅抱石是死定了。

池一波忍不住開聲笑了起來，笑聲當然得意，他甚至得意忘形的說：「你其實早該知道，我就因爲懷疑你會在這間密室裏裝有殺人的機關，因此才要答應與程十髮合謀串通，逼你拿出『鳳嘯劍』；我既然懷疑你裝設機關，自然就格外提防小心，不敢妄動。你假意要我幫你找『鳳嘯劍』，你以爲我眞相信像你這麼老奸巨滑的人居然會忘記這麼寶貴重要的東西放在那裏？因此在我拉動夾層的時候，一見有沙塵揚起，我立刻就屏住氣息，那會中你的毒粉……」

話聲中，他那一刀已噴起一道血光！

可是這一刀並未令傅抱石喪命。

——它只刮下傅抱石左臂上一塊肉。

池一波有些吃驚，他想不到傅抱石的閃避功夫居然如此了得。

他立刻不再說話。

——他方才就是因爲開口說話，方致分神而使刀速減慢了下來。

他全力的砍出第三刀。

這一刀，無論如何要結果了傅抱石的性命。

這一刀，無論如何傅抱石是絕對躲不過的。

因爲，他整個人已被迫完全擠壓在角落的鐵架上，再也沒有任何躲閃的空間。

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傅抱石是絕對死定了！

* * *

世上有沒有奇蹟？

池一波不相信有。

就算有，也已來不及了。

因爲池一波的第三刀已飛到了傅抱石的面門。

大概只差幾寸。

然而，奇蹟還是發生了！

不，這其實不是奇蹟，絕不是！

——傅抱石那胖胖的身子看似在掙扎扭動，其實是在用力擠壓著鐵架上最邊的一格夾層，然後就見到鐵架上所有的夾層突然彈跳飛出，以快得令人喘不過氣的速度砸向池一波！

池一波大駭！

他料不到傅抱石在這種骨節眼上居然還能發動機關反擊，他想收刀暴退……

只可惜他已無機會。

因爲那些夾層彈跳出來的時候，同時也飛射出一大批如牛毛細小的暗器；而這些暗器顯然是經過精心設計，就除了傅抱石那個地方，其餘盡皆在暗器射程的範圍之內……

池一波大聲狂叫，乾脆放手衝向傅抱石！

——他想來個同歸於盡。

遺憾的是，那些夾層與暗器，衝力之大，把他整個人射飛了出去！

叭！

他渾身浴血，像刺蝟般的仰跌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了。

傅抱石長長吐了一口氣，臉上閃過死裏逃生的驚駭；但他很快回復了平靜，慢慢的走到池一波身旁，面無表情的注視著他，然後輕輕歎了一聲說：「你實在是個厲害人物，不僅腦筋聰明，連刀法也超出我想像的高超，只可惜……」

「只可惜我仍然還不夠沉著……」池一波仍未斷氣，他痛苦的抽搐著身子，勉强的露出苦笑：「我第二刀其實可以殺死你的，我不應該開口說話……」

「人在得意的時候，難免會有驕心的；」傅抱石也苦笑：「我也一樣，我總以爲自己比別人聰明，我以爲你一定會上我的當而中毒，如果你能再稍微沉住氣一點的話，那麼，躺在下的人一定是我，而不會是你了。」

「怪只怪我一看到『鳳嘯劍』的時候，忍不住就想立刻得到它，所以才犯了這個錯誤……」池一波打了個血呃：「第二個錯誤就是，我太自信了，我認爲你絕逃不過我的第二刀，所以才開聲說話……」

「太過自信，其實也就是驕傲：」傅抱石感歎的說：「人皆有驕傲之心，所以世上並無永遠不敗之人，你不用過份自責，勝敗不足論英雄，在我眼裏，你是個值得尊敬的對手……」

傅抱石眼裏不僅有尊敬，居然還有難過之色！

池一波看得很眞確，不禁目露疑惑：「你好像有些難過？」

「是的，我實在捨不得你這種人才離我而去。」傅抱石臉上有悔恨。

「我，我很高興聽到你這句話……」池一波痛苦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當年的韓信就是顧念劉邦對他的推衣解食，所以他自始至終不肯自立爲王，死命爲劉邦打天下……你如果能眞誠的尊重我的話，我想，我就不會背叛出賣你了……」

傅抱石默然。

他囁了囁咀，似想說什麼又吞了回來。

因爲無論他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

——池一波已嚥下了他此生中的最後一口氣。

他兩眼仍睜。

他死不瞑目。

是否：

——他至死都不能一見千古絕傳的「鳳嘯劍」而有所遺憾？

——抑或是因傅抱石「遲來的尊重」而令他對人世有所留戀？

傅抱石輕歎一口氣，蹲下身子，輕輕按住了池一波的眼皮，口中喃喃：「不信任部下的人，也絕得不到部下的信任，我爲什麼到現在才知道呢？」

——人，無論是多麼偉大傑出的人，也應該懂得尊重別人，即使是卑微而屈於你之下的人。不是嗎？

傅抱石已經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他顯然知道得太慢了。

因爲他已永遠失去池一波。

而且他的危機仍未成過去。

程十髮仍在等他。

＊　＊　＊

傅抱石檢視了也下左臂的傷勢，還好只是輕傷；他敷過藥之後，便從夾層裏取出一襲乾淨的衣服。

他一面換衣服，一面在想一個問題：

——程十髮，他爲何知道自己有「鳳嘯劍」？

——他煽動池一波叛變，眞正的目的是什麼？

＊　＊　＊

傅抱石換好衣服之後，並未立即走出密室。

他在考慮下一步該怎麼做。

他想了很久……

＊　＊　＊

謝冰心已有些不耐煩：「媽的，他們去了老半天怎還沒回來？」

程十髮懶洋洋的說：「我看他大概把『鳳嘯劍』那寶貝兒鎖在地底下十八層吧，自然是要那麼久了」

美眸溜轉著，謝冰心望住程十髮忽然問：「你看傅胖子會不會已看出你和池一波攪鬼？」

「有可能，」程十髮點點頭：「他本來就是條老狐狸。」

「如果是這樣，他肯定會殺了池一波。」

「那當然是，誰容忍得下部下對自己的背叛？如果是妳，妳不殺嗎？」

「那麼，」謝冰心說：「他既已知道你和池一波串通，他當然不會再和你賭了，不是嗎？」

「妳認爲他會怎樣做呢？」程十髮問她。

謝冰心低頭想了一下：「我若是他，那麼我就會儘量拖延時間。」

「爲什麼？」

「因爲他明知道龍家帮的人一定會找上門來，到那時候他再出現，豈非多了一股力量？」

「不錯，到時他集結賭坊的人馬，再配上龍家帮的力量，我們很難有取勝的機會；」程十髮沈吟著說：「他如果能殺死我，那麼就有機會從我身上取去我所有的錢……」

「既然如此，」謝冰心有些困惑的望著他：「我們爲什麼還坐在這裏等死？」

「不，」程十髮搖搖頭：「我認爲傅抱石會在龍家幫的人來到以前出現……」

謝冰心不以爲然，她截斷他的話：「他明知道打不過我們，如果單獨來見我們，豈不笨得要死？」

「不錯，若他眞殺了池一波，憑他一個人的力量，自然不是我倆的對手；但是你別忘了他手下也有近百人，無論如何是股力量，總值得一拚。」

程十髮微頓，接著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還想從我口中問出一件事。」

「那一件事？」

「那就是，他爲何知道我有『鳳嘯劍』？」

這句話當然不是程十髮說的

——傅抱石已推門緩緩而入。

他淡淡的瞪視住程十髮與謝冰心：「你們猜得不錯，我已集合所有手下將整個『春花秋月閣』團團圍住了。」

「怪不得我怎麼覺得這麼安靜了。」謝冰心掃了他一眼，哼了哼：「你以爲憑你那些人就能困住我們兩個？你有把握？」

「世上本就沒有絕對把握的事，」傅抱石徐徐說：「何況人在被逼急的時候，往往沒把握的事也當做有把握去幹了，換句話說，也就是不顧一切了，你說是嗎？」

「不錯，狗被逼急只好跳墻，人被逼急就只好管他娘的啦。」謝冰心微微一笑：「我不明白的是，究竟是那樁事逼急了你呢？就是想知道程十髮爲何知道你這『鳳嘯劍』這個問題？」

「不錯，」傅抱石點點頭：「所以我要在龍家幫的人趕來之前先問清楚這件事，否則等到他們到來，勢必是一場大拚殺，我肯定是很難有機會問你的了……」

「這個問題對你很重要嗎？」謝冰心問。

——她在場的時候，程十髮很少有開口說話的機會，他簡直就成了程十髮的「發言人」哪。

「如果不重要，我就犯不著這麼冒險了。」傅抱石眼裏有譏諷，似覺她多此一問。

謝冰心卻仍繼續問：「如果說，我們不肯告訴你呢？」

「那我也沒辦法，」傅抱石聳聳肩：「咀巴長在妳臉上，說不說在妳。」

一頓，冷冷一笑：「不過，我保證會盡全力纏住你們，一直拖到龍家幫的人到來，到那時，我想，就算你們兩人武功蓋世，無論如何雙拳難敵四手，你們想活著離開這裏的機會，只怕是微乎其微！」

謝冰心冷笑一聲：「你果然是個聰明人，但是我們也不是笨人，如果我們告訴了你，你如仍不肯放我們走，我們又豈能奈你何？」

「不，我說過這是冒險，我不一定能困住你們，就算能，勢必也是付出很大的代價，對我來說，並不太划算；」傅抱石冷沉的說：「因此你們若肯合作，將告訴你們我有『鳳嘯劍』的人說出來，我就放你

們走，無條件的放你們走！」

傅抱石特別再强調了一句：「那被你們騙走的兩千七百萬兩銀子，也一併帶走！」

「哇，這條件太好了。」謝冰心笑嘻嘻的用手肘頂了身旁的程十髮：「如果你再不說出來，豈非天下第一大笨蛋？」

程十髮却冷冷的搖了搖頭：「他的話可信嗎？」

「其實你應該相信我的，」傅抱石很認眞的：「我憑白失去兩千七百萬，當然會覺得肉痛，可是我還有錢，並未因此而垮下去；我之所以不願與你們正面對碰，最主要的原因是想保存實力去對付那個透露我有『鳳嘯劍』的人，你明白了嗎？」

「有道理，」謝冰心點點頭說。

她轉首望住程十髮。

傅抱石也盯住他看。

程十髮側首沉思。

他在考慮。

他會不會說？

室內的氣氛突然沉寂了下來……

程十髮慢慢的端起酒杯，臉上有肅凝之色……

＊　＊　＊

程十髮並沒有考慮多久，他盯住傅抱石冷漠的說：「其實像你這麼聰明的人，心裡老早就有數，爲何一定要我說出來？」

「不，」傅抱石很堅決的說：「我一定要你親口說出來才算數。」

「基於職業道德我不能說出那個人的名字，」程十髮接着說：「但是我可以給你一個提示。」

傅抱石點點頭：「只要你的提示强而有力，我一樣放過你們。」

程十髮始終盯住傅抱石的眼睛：「那就是擁有『龍吟劍』的人告訴我的！」

傅抱石臉色倏地一變，忍不住脫口：「果然是他，果然是他！他眞的出賣我！他……」

但是他很快平息下來，回復了慣有的冷漠神色：「他爲什麼要告訴你？目的在那裏？」

程十髮皮笑肉不笑：「你應該心裏雪亮才對。」

「我還是要你親口說！」

「那自然是爲了要得到你的『鳳嘯劍』。」

傅抱石忽然冷笑一聲：「你在說謊！」

「何以見得？」程十髮神色不變。

傅抱石冷沉的盯住程十髮的眸孔，似乎想從他眼睛裏看穿他心底；半晌才說：「鳳嘯劍雖是世上寶物，畢竟已成了古玩，我是個講求實利的人，並不很熱衷擁有這支古劍，因此曾經想折價讓給他，他却一口回絕，從這一點看來，他怎會支使你來騙取我的寶劍？這顯然很不合常情，你分明在撒謊！」

程十髮神色始終平靜，淡淡問：「我爲什麼要撒謊？我撒謊的目的在那裏？」

傅抱石沒有開口，因爲他實在不知道程十髮說謊的目的何在；事實上，這件事發生到現在，他一直被困擾在五里霧中，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不過有一點他是敢肯定的：

——程十髮不是個單純的人，他做這件事的動機與目的必然也不單純！

見他不說話，程十髮又淡淡的問了一句：「如果不是他告訴我，那麼，你認爲還有誰會知道你傅抱石擁有『鳳嘯劍』的秘密呢？」

傅抱石啞住。

的確，世上的確只有「那個人」知道他的秘密，除此之外，理應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了。

——傅抱石的秘密是什麼？

——「那個人」是誰？他又爲什麼會知道傅抱石的秘密！

程十髮雖然表情平淡，一雙星眸却也緊緊的注視著傅抱石臉上的表情變化；他緩緩的又說：「如果幸運的話，找到一個識貨的好買主，『鳳嘯劍』的身價最少也在五千萬以上，你認爲有沒有可能？」

傅抱石點點頭。

——古董，本就很難有確切的價錢。不識貨者，也許送給他還嫌費事保管呢；但若識貨的行家，而正好他又是錢多得像草紙的富翁的話，別說是五千萬，也許再高多兩三倍的價錢他都搶著要。

——每人都有嗜好，而嗜好古董的人，大概是世上最高雅而又最奇怪邪門的一種人吧？

「你當初折價廉讓給他，是因爲他還不眞正瞭解『鳳嘯劍』的價值，」程十髮說：「也許他現在碰到了一個好買家，因而動心，所以才要我騙取你的『鳳嘯劍』，你不認爲有這個可能？」

「不錯，當初我也不太瞭解『鳳嘯劍』的價值，所以我才肯廉價割讓，」傅抱石說：「如果是現在，我絕對是不肯這樣做的了……」

「所以啦，」程十髮接口說：「他也一定看得出你不肯再廉讓，因此才着我來行騙；從現實利益的觀念來說，非常合理，你爲什麼要說我扯謊呢？」

「還有一點，」傅抱石凝眸：「他支使你做這件事，你當然不會憑白無故爲他做事，而誰都知道你的索價向來是很高的，他划得來嗎？」

「爲什麼划不來，你眞是除精有笨：」程十髮輕笑了起來：「敢出來江湖上闖的人，那個是笨蛋？江湖上的笨蛋永遠只有兩條路：一是死得快，一是永成不了氣候、做不了大事，一輩子屈伏於人底下。他跟我自然不是笨蛋，一定是雙方有利可圖才能談妥這椿事，你的顧慮，恕我直言，簡直其蠢無比！」

傅抱石微張著口，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謝冰心沈默多時，似是耐不住，拉開嗓子：「好啦，話已說了這麼多，也說得這麼清楚，你相信不相信我可不管，我只想問你一句說：你放不放我們走？」

傅抱石連忙說：「最終你還是未能得到『鳳嘯劍』，你如何向他交差？」

「胖子，說你精靈，怎老問這種笨話？」謝冰心吃吃笑了起來：「這件工作又不是賣命，買賣不成仁義在，大不了把訂錢退還給他不就結了？」

一頓，又說：「再說我們已從中得到利潤二千七百萬，早已超過他給我們的酬

金不知多少倍，我們實際上已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當然見好即收啦！」

傅抱石爲之語塞。

他那胖嘟嘟的臉孔頓時變得非常難看。

同時還有一股不難查覺的憤怒！

——被出賣的憤怒。

程十髮沒有說話，只是兩手叉腦，靜靜的注視著他……

謝冰心却極爲不耐的催促着他：「怎麼樣？你究竟打算怎麼樣？放不放我們走？」

傅抱石宛若未聞，忽緊握兩拳，咬牙狠聲、喃喃自語：「李苦禪，想不到你居然出賣我！媽的，當年我實在應該了結你，不應跟你平分那份寶藏，我對你仁慈，你却當我傻瓜，李苦禪啊，李苦禪，我傅抱石不殺你，誓不爲人！……」

謝冰心與程十髮忽互視一眼，明亮的瞳孔滑過一縷輕快的笑意……

* * *

傅抱石始終是個很能控制自己情緒的人，他很快的回復了往日的神情，而且臉上居然還有看似和靄而又親切的笑容：「我們談筆生意如何？」

謝冰心怔怔：「什麼生意？」

「幫我殺李苦禪。」

程十髮一楞：「我又不是職業殺手，我爲什麼要替你殺他？」

傅抱石說：「世上並不是殺手才會殺人，有時連出家人都會殺人，不是嗎？」

謝冰心睨著他：「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你傅抱石的刀其快無比，你爲什麼不自己去殺他？」

傅抱石苦笑：「只可惜李苦禪也是名快刀手，我的刀雖快，却無絕對把握殺得了他；而你們兩人的聯手，肯定是殺得了他的，對不？」

程十髮搖頭：「我雖非君子，可也絕不爲錢而殺人，你應該知道這點。」

「我知道，」傅抱石點了點頭：「但是如果說我把『鳳嘯劍』送給你，你肯不肯爲我做這件事？」

謝冰心顯得很吃驚的樣子：「你捨得把『鳳嘯劍』送給我們？」

「爲什麼捨不得？」傅抱石沈聲說：「『鳳嘯劍』雖然值錢，因此你們若答應爲我殺了李苦禪，並不使你們與不爲錢而殺人的原則互相衝突，你們說對不對？」

「你眞聰明，」謝冰心咪咪的笑了起來：「錢歸錢，劍歸劍，本是兩回事，好，我答應你！」

程十髮吃驚的望住她：「妳答應爲他殺李苦禪？」

他有點不相信的又說：「妳從不爲任何人殺人的，不是嗎？」

「人總有例外的時候，」謝冰心掠了他一眼：「爲了絕世寶物『鳳嘯劍』，我願破例。」

程十髮搖搖頭：「我不願意。」

傅抱石見謝冰心答應，本是滿心歡喜，但見程十髮拒絕，不由得一怔，脫口問：「爲什麼？」

「不爲什麼，」程十髮淡淡說：「只因爲我是個言而有信的人，我本已答應李苦禪爲他取劍，於今劍取不成，我反過來殺他，無論如何我做不出這種事，若傳揚江湖，我程十髮和江湖宵小有什麼兩樣？」

「說的是，人在江湖，爭的就是個『名』字，有名就有利，你現在已是家戶喻曉的大人物，若是爲了一把劍而做出有損自己信用的事，無異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毀前程，的確不划算。」謝冰心不但劍快，即連說話的速度也快得很，接着又說：「但是沒關係，李苦禪只找你程十髮幫他取劍，你是你，我是我，本就風馬牛不相及，我答應爲傅抱石殺他，誰也不敢說我是無信之人，這話可對？」

程十髮呆了一呆，無話可應。

傅抱石大樂：「謝姑娘說的極是，橋歸橋、路歸路，妳既與李苦禪無任何承諾，自然也就沒有違信背約之事。」

一頓，含笑又說：「我已見過妳和小狂龍的對招，就憑妳的劍法，妳一個人要殺李苦禪並非是椿太難的事。」

「沒三兩三不上梁山，我若沒自信怎會接下你的生意？」謝冰心頗爲自負的笑了笑：「但是，有一點我是相當懷疑的，你眞肯爲了殺一個人而放棄價值連城的『鳳嘯劍』？」

「妳其實不該懷疑我的，」傅抱石一臉正色：「我雖然因此而喪失一件寶物，但是李苦禪却因此而失去了一條命，無論如何，世上最珍貴無價的還是生命，不對嗎？」

「有道理，一個人若連生命也沒有了，就算把全世界送給你也等於零。」謝冰心微微一笑，忽然又說：「但是我却有一個條件。」

「請講。」

「請把『鳳嘯劍』先交給我。」

「爲什麼？」傅抱石怔住：「江湖上的規矩從未有事情沒辦妥便先取酬勞的，就算有，也是先取三分一或一半，絕無全取的例子，不是嗎？」

「你說得不錯，」謝冰心冷漠的說：「規矩是人訂的，周瑜打黃蓋，只要兩廂情願，不是規矩也是規矩了；而姑娘我爲人辦事的規矩就是這樣，合則合，不合拉倒，乾脆得很……」

吞了口水，又說：「再講你的酬勞是把古劍，如何先付一半給我？難道把它折斷兩截不成？那豈不成了廢物？而且，講了老大半天，我連『鳳嘯劍』的鬼影子都沒見過，究竟是眞是假還是個大問題，你若不先給我，我怎甘心替你去殺人？」

「但是，」傅抱石望住她說：「妳若拿了『鳳嘯劍』而不肯殺李苦禪，我豈不白白損失？」

「你的顧慮自然有道理，」謝冰心冷冷一笑：「可是我却非常不欣賞你這作風，虧你還是個大老板，難道不懂得『用人勿疑、疑人勿用』這個道理嗎？」

「話不是這麼說，」傅抱石苦笑：「等妳殺完李苦禪，我再把『鳳嘯劍』交給妳，本就是相當合理的了，難道妳怕我會食言賴帳？」

「我當然不怕你自食諾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總是有辦法找到你的；」謝冰心冷冷的說：「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謝冰心自小醉心於劍術，對於劍譜、劍器等總是不肯錯過涉獵鑽研的機會，所以才

有今天，你若肯先將『鳳嘯劍』交給我，對我的信心與士氣無疑大有幫助，那麼殺李苦禪的機會豈不就大大提高了？」

傅抱石無言以對。

他欲言又止，臉上猶疑之色，顯然在考慮謝冰心的條件。

程十髮一言不發，抱胸垂眸，彷彿在打盹，一副事不關已的樣子。

謝冰心，這個小辣椒，性子急起來的時候還真叫人受不了，她不等傅抱石有所決定，便拉住程十髮說：「算了，我平生最討厭跟拖拖拉拉的人打交道，程十髮，咱們走吧，再不走，龍家幫的人一到，咱們可眞有苦頭吃了，先避避鋒頭再說。」

傅抱石連忙張聲：「等一等。」

謝冰心回首問：「是，或不是，請說一聲，我實在沒功夫與你窮磨牙。」

「如果我答應妳，妳多久時間可以取下李苦禪的腦袋來見我？」

「你希望我多久？」

「自然是愈快愈好，免得夜長夢多。」

「十五天爲限如何？」

「廿天給妳。」

「爽快！」謝冰心嫣然一笑：「我以人格保証，二十天內若取不下李苦禪的腦袋，我謝冰心以自己的人頭向你交差。」

「好，我現在就去取『鳳嘯劍』與妳。」

傅抱石說了一聲，便推門而去。

＊　＊　＊

這次，傅抱石並沒讓他們等很久。

當他回來的時候，雙手捧着用黃色錦緞包着的長形物條。

「請過目，這就是名流千古的『鳳嘯劍』。」傅抱石把它平放在卓上，一面打開布巾，一面說。

謝冰心與程十髮不禁凝眸瞧去，臉上不期然的浮起好奇與興奮之色。

當傅抱石打開烏黑的鐵盒子時，立刻見到了一把約莫四尺來長的古劍躺在那裏。

謝冰心和程十髮看得很眞確，那把古劍劍柄連劍鞘，全身赤金，泛光閃閃；特別是劍鞘刻鏤著一隻栩栩如生的飛鳳，鳳頭在劍柄處，而眼睛是一顆指粗的紅寶石，熠目耀眼；傅抱石緩緩的抽出劍鋒時，一片寒光頓時漾起，令人心神爲之一搖。

傅抱石瞇着眼，指着因年代已久而長有金銹的劍柄說：「這三個模糊不清的古篆體字，寫的就是『鳳嘯劍』三字，另外四個小字，你如果眼力夠的話，就可以看出是刻着歐陽冶子。」

「嘩！」謝冰心目露讚歎：「這果眞是千古名器，隔了這麼久的年代，居然還有這種風貌，不同凡响，的確是不同凡响，我今天總算是大開眼界。」

傅抱石小心翼翼的長劍歸鞘，然後放回鐵盒子，再用錦緘包好，捧到謝冰心面前說：「這畢竟是把古劍，中看不中用，千萬別拿它與人交手，否則它不但會報銷，只怕連妳的小命也要逃掉了。」

「我當然知道，」謝冰心興奮的接過來，輕輕撫摸了一下：「就算它還堅硬如昔，我也捨不得用來殺人，這麼寶貴的東西沾上血跡，豈非大煞風景？」

傅抱石望住她：「『鳳嘯劍』已是屬於妳的了，剩下的，就讓我等候妳的佳音，希望妳言而有信，二十天內送上李苦禪的人頭。」

「不，」程十髮忽然冷冷的瞪着他：「這把『鳳嘯劍』並不屬於她的。」

傅抱石倏地猛楞：「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謝冰心笑咪咪的說：「他的意思是說，這把劍應該屬於另外一個人才對。」

傅抱石臉色陡然變色：「誰？」

程十髮面無表情，一字一字的說：「上官不屈。」

傅抱石啊了一聲，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瞠睜兩眼，一臉震駭，一時竟也說不出話來。

＊　＊　＊

「……我和程十髮費了很大的功夫，終於在楊子江畔問到了上官不屈的消息，他本開了一間小規模的綢布莊，可是不到半年光景便關門了。」徐霞客表情沉重，語音也沉重：「據街坊鄰居說，是被一幫商場的騙子吃了，弄得血本無虧，於是便偕同一批浪人到金沙江淘金。於是我又和程十髮千里迢迢趕到金沙江去。」

徐霞客停了一停，俯首輕啜了一口氣，兩隻眼睛不敢迎視康南海的眼光。

康南海則始終面無表情的盯住徐霞客，咀角緊抿，不發一言。

「我們花了近把月的功夫，終於順利趕到金沙江。」徐霞客放下茶杯，繼續低沉的說：「但是金沙江那麼長，淘金的人又多，我們一時間也找不到上官不屈，整整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從一個淘金者的咀裏問出，上官不屈因淘金人多，所獲無幾，於是乃隻身深入金沙江最險惡的地方，叫『惡龍灘』。

「惡龍灘，顧名思義，除了該地方絕險窮惡，飛鳥不渡之外，還有兇猛如獸的食人族居住在那裏，因此淘金的人絕大部份不敢深入那裏。

「而上官不屈之所以不顧危險深入，自然是想說那地方蠻荒野渡，無人敢進，那麼淘金的機會也就大大增加；我和程十髮仗着有武功，既來之則闖闖，於是也就深入惡龍灘了。

「兩人披荊斬棘，經過了不少困難，不過當我們一拳就打倒他們最兇猛的勇士時，他們立刻屈服了，把我們視爲天神，於是大酒大肉招待我們；我們比手劃腳，說明來意，他們居然聽得懂，而且帶我們到他們祭神的大堂，竟看到了上官不屈。」

徐霞客頓了頓，接着說，臉上有黯然之色：「我起初覺得奇怪，上官不屈武功不高，怎會不被他們吃掉，反而像天神般供奉在神殿上，一看之下，原來……原來……」

徐霞客說到此，喉間一陣抖動，似被重物梗住，久久說不出話來。

「原來怎樣？」康南海忍不住發問。

徐霞客眼角浮上一層薄薄的淚光：「原來他四肢手腳全無。」

康南海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但是，她只哭一聲，立刻把哭聲吞回去，咬了咬牙，瞪着徐霞客冷冷的說：「講下去。」

徐霞客歎了一口氣：「後來我們知道

，是野人在一處山澗發現他手腳俱皆被斬斷，血流滿地竟未死，野人本想殺而食之，却見他怒目狂吼，野人心生疑懼，於是將他敷上草藥，不想竟癒，驚爲天神，乃將他供奉於大堂之上。」

徐霞客抿咀輕咳一聲，清了清喉嚨，徐徐接着說下去：「我當時心裏悲喜交集，撲上前去叫喚他時，却發現他瘋了，只見他怒瞪着我狂聲大吼：『姓傅的，你們好狠的心，竟斬斷我的手足，將我推落深澗，你們兩人搶去我的財寶，一大箱滿滿的金銀珠寶，還有一對『龍吟鳳嘯』劍，我做鬼也不會饒你們，』忽又仰天悲泣，直呼妳的名字說：『南海、南海，我對不起妳。』」

康南海沒有哭，也沒有流淚。

可是，她那顆心已片片碎裂了。

她柔腸寸斷。

她努力的支撐住自己不住顫抖的嬌軀。

徐霞客撩眸望住她。

眼裏有悲傷、不忍，還有濃濃的愛意。

他太息一聲，緩緩又垂下眸光，彷彿不忍見到康南海那副悲戚無助，傷心欲絕的模樣：「我和程十髮試圖幫助他清醒，可是無論我們用什麼方法都無效，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非但不見他起色，反而愈來愈壞，到最後竟不食不吃，只喝少量的水，終日喃喃自語：『姓傅的兩個、珠寶、龍吟鳳嘯劍、南海，對不起』，一直就重覆這五句話，人已瘦得皮包骨，不成人形。」

徐霞客吞了一口口沫，用舌尖掃了一下乾燥的唇角，低啞的又說：「後來我和程十髮研判，一定是上官不屈無意發現一箱寶藏與『龍吟鳳嘯』劍，却不幸遭到一個姓傅的與另外一個不知名的人橫加搶劫，上官不屈力抗不敵，反而被斬去四肢而墜落山澗。於是我們悄悄潛回中原，暗中打聽那兩個行兇劫財的傢伙；由於我們只有一個線索，那就是『姓傅的與龍吟鳳嘯劍……』」

＊　＊　＊

「於是，你就從時間上判斷那倆姓傅的可能就是我？」傅抱石面無表情的問程十髮。

「因爲你就是在這四、五年間突然發達起來的，儼然暴發戶，因此我懷疑你的嫌疑性很高，」程十髮淡淡的說：「但是這種事無論如何要有眞憑實據才行，除非我能找出你有『龍吟鳳嘯劍』，那麼我就可以肯定你就是兇手了……」

「所以他就花功夫，想辦法接近你，」謝冰心接着說：「後來他探聽出你的親信池一波酷好古玩，於是投其所好，假意親近，想從他口中知道你是否有『龍吟鳳嘯劍』……」

「經過幾次接觸，我察言觀色發現他其實對你隱隱不滿，」程十髮說：「於是我心生一計，咬定你有『龍吟鳳嘯劍』，果然引起他的覬覦，便與我合謀串通想騙取那對寶劍。」

「你們兩人果然聰明絕頂，若非用這個方法誘我自動拿出『鳳嘯劍』，我想你大概永遠得不到它，因爲你武功再高也逃不過我精心設計的機關。」傅抱石冷冽的眸光裏透着一絲讚賞之色，隨即又漾起一縷困惑：「池一波酷好古物，爲何至死都沒有問我『龍吟劍』呢？」

程十髮微微一笑：「從上官不屈口中，我們知道行劫者是兩個人，按理說你們應該是平分寶物，『龍吟鳳嘯劍』自然也是各執一支，所以我對池一波言明你只擁有『龍吟』或『鳳嘯』，他既已清楚，爲何要問你？」

傅抱石點點頭笑：「這麼說，你根本就不知道另外一個人是李苦禪，你其實是利用反間計誘使我自動說出，對不對？」

謝冰心笑着說：「關鍵就在這裏，整個計劃的第一步就是先使池一波合作，才有可能一口氣十天裏贏你兩千七百萬，然後再激你一注對決，你仗着池一波賭技高明，急想贏回那筆鉅款，但又苦於無賭本，必然會逼得自動拿出『鳳嘯劍』，到這裏爲止，一切很順利。」

「接下去就不順利了，」傅抱石苦笑：「你們想不到我會看穿池一波與你串通，因而殺了他，也……」

「不，你錯了，」程十髮打斷他的話：「你看穿池一波和我串通，正好幫了我的忙；如果你看不穿的話，只要你輸掉『鳳嘯劍』，我還是會將我和池一波合謀之事透露給你知道。」

「爲什麼？」傅抱石忍不住問。

謝冰心替程十髮回答：「因爲你一定會奇怪，程十髮爲何知道你擁有『鳳嘯劍』。」

「我明白了，」傅抱石恍然大悟：「如此一來，你正好利用反間，誘我自動將另一個李苦禪透露給你們知道……」

「所以說，」謝冰心笑咪咪：「第二步計劃比想像中的還要順利。」

＊　＊　＊

「由於不能確定那兩名兇手和上官不屈有什麼關係，瞭解上官不屈有多深，因此調查傅抱石這件事我們不敢出面，完全交給程十髮去做。」徐霞客自斟了一杯茶，接着說：「因爲我怕他知道上官不屈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我若和程十髮同去『開心賭場』進行計劃，恐他見了我而起疑心，打草驚蛇，反而不妙。」

康南海面無表情的靜聽着，她彷彿已成了沒有生命的木頭人，一動也不動。

徐霞客眼神複雜的掠了她一眼：「程十髮出道江湖很早，江湖經驗豐富，武功又高，腦筋更是機靈，這樁緝兇計劃就是他想出來的，如無意外的話，今天應該有個結果了。我想，他說不一定已經查出傅抱石是否就是擁有『龍吟鳳嘯』的兇手，以及另一名兇手的下落。」

康南海終於問出了第一個問題：「你既然已經回來這麼久了，爲什麼到今天才來見我？」

徐霞客[illegible]仕她：「我本想一回來就把這件事告訴妳，可是一想，兇手根本還不知道是誰，我若告訴妳，妳自然悲憤痛苦，擔心妳在嚴重刺激之下，復仇心切，因而四出去調查那『姓傅的』，畢竟妳雖劍法好，江湖經驗却淺，萬一驚動敵人，那麼緝兇的計劃勢必很難進行了。」

輕輕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潤潤嗓子，

又說：「我們過濾了江湖上百個有成就的『姓傅的』，唯一有嫌疑的就是傅抱石，因爲他的崛起，時間上吻合，而且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突然發起來的。萬一兇手不是他的話，那麼這個緝兇工作無異大海撈針，勢必要花費很長的日子與極大的運氣，才有可能查出個結果，因此今天是決定性，不管傅抱石是不是兇手，我都不能再瞞妳，若再瞞下去，我怕妳精神會崩潰，再也支持不下去。」

這是眞的。

康南海整整等了五年。

五年，將近兩千個日子，多長啊。

或許，你會說王寶釧寒窰苦等十八年，短短五年算什麼？

當然，等比王寶釧更久的人也有，甚至有人等其一生，白其首、終其老，矢志不渝，可歌可泣。

畢竟，那只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幾萬萬個人中看看能否找出一個半個來。

現代的人，別說是五年，如果有人肯等你五個月，那麼，你實在值得冒着被拉去坐牢的危險，買串鞭炮大放特放，以示幸運也。

然而，康南海雖苦等了五年，却永遠等不回上官不屈。

多殘酷的事實。

她沒有哭，她哭不出來。

她的眼淚已在無數個等待中的夜晚流乾了。

她現在只有滿腔的悲苦與仇恨。

她仍然冷冷瞪着徐霞客，問出了第二個問題：「你既然找到了他，爲何不立刻帶他回來？」

她並不給徐霞客回答的機會，緊跟着，一字一字的又問：「告訴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上官不屈最後是怎麼死的？」

徐霞客低垂眸光，看不到他眼裏的神情。

但是，他那張端正英挺的臉上，却可以看到烙印着深深的痛苦。

康南海逼視着他。

她在等他回答。

徐霞客終於慢慢抬起頭來。

但是他並沒有回答。

因爲這時候門外有人在敲門。

敲門聲不大，但很急。

徐霞客起身應門，却見一名壯丁一臉匆忙之色：「少爺，程公子在『春花秋月閣』殺死了龍家幫的長公子小狂龍。」

不待他說完，徐霞客面色倏變：「傳令下去，全莊的壯丁立刻攜刀備馬，以最快的速度的趕去『開心賭場』。」

「是！」壯丁躬腰、抱拳、疾退，身手俐落。

康南海驀然起身，抓住劍架上的長劍，嬌喝一聲：「小紅！」

話落，立見一名婢女應聲而入：「小姐，什麼事？」

康南海截口說：「敲警鐘。」

* * *

「你整個計劃簡直可說是天衣無縫，無懈可擊。」傅抱石雙手撫了撫圓胖白晰的面頰，淡淡的睨着程十髮接着說：「只可惜你仍然少算了一點。」

「那一點？」謝冰心含笑問。

傅抱石朝她笑笑：「那就是算不到池一波心懷鬼胎，想出借刀殺人計，雖然妳一劍刺死了小狂龍，但也因此而使你們整個計劃功虧一簣，無論如何，你倆絕逃不過我與龍家幫的聯手。」

程十髮瞪了一眼謝冰心，歎氣說：「都是妳這個冒失鬼，不問青紅皂白橫加插手，搞得枝節橫生，手尾爛攤一大堆。」

謝冰心却笑嬉嬉的插咀說：「活該，誰叫你這件事事先不跟我講明，怪得了誰？不過，我也並非全是有過無功，若不是我花言巧語騙過傅胖子，否則只怕他不肯這麼輕易的便先交出『鳳嘯劍』，不是嗎？」

傅抱石臉有怒色：「妳這個小狐狸精，妳也別太得意，妳雖得手，但却難逃。」

話落一半，他忽然臉色大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終於想到了是不？」程十髮朝他古怪的咧了咧牙：「我若無把握，爲何要命你們將小狂龍的屍體運回龍家幫？我更不需要自動對你說出我們眞正的目的，一走了之不就得了？」

「你，你……」傅抱石面如死灰。

「告訴你，這件事是徐霞客委託我辦的，他因顧忌你會對他起疑，所以他不方便出現，」程十髮淡淡的說：「但是他早已派出精明得意的手下佈置在你賭場、妓館與食館裏面，我之所以要宣揚小狂龍之死，目的就是讓他們知道我這裏事情已有變化，徐霞客得知，必會帶大批人馬來解圍，而且極有可能康家莊的人馬也會回來，如果是這樣，你和龍家幫的聯手固然厲害，我想，贏面只怕不大吧。」

「而且，」謝冰心神色自若的接著道：「我們還佔了一個極有利的因素，那就是以路程來論，無論如何龍家幫是不可能趕在他們之前先到達這裏的，因此我們始終非常悠閑的坐在這裏，你懂了嗎？傅大老板。」

「我懂了，」傅抱石苦苦一笑：「只可惜我懂得太慢了……」

一頓，喃喃苦笑：「現在的年輕人，眞是後生可畏哪，我服了你們。」

「傅老板言重了，」謝冰心淡淡一笑：「誰都曾年輕過，就和每個人都會老一樣，年齡並非是絕對的因素，除了小孩子與白痴之外，只要肯力求上進，力求成熟，即使是年輕人，他的成就也未必會輸給老年人的。」

「不錯，一個老年人，特別是有成就的老年人不該依老賣老，像我一樣，一過了舒適的生活，便停頓了上進之心，所以現在我才會栽到你們手裏。」傅抱石苦笑更濃：「其實你們這椿計劃，嚴格說來，還是存有不少的破綻與缺點，最起碼，在你激我一注賭兩千七百萬時，我就應該想到你是有所圖謀而來，我太掉以輕心了……」

「不，」程十髮淡笑著說：「只能說是你利令智昏，一心想扳回那筆錢，才會墮入我的圈套。」

一頓，語音轉冷：「就像你爲了榮華富貴才不惜幹出殘殺上官不屈謀財害命的

事一樣！」

謝冰心冷冷的望著傅抱石：「你還有什麼話說？」

「有！」

傅抱石這個「有」字仍在空氣流轉時，他那肥胖而臃腫的身軀，突然也像綿絮般的輕飄於空中！

他並沒有拔刀。

他清楚自己拔刀的速度再快也快不過眼前這兩個可怕的年輕人。

因此他在彈跳起身形的時候，兩管袍袖像大風扇般的急掄猛揮！

但祇見一片寒茫暗器如雨般的罩向謝冰心與程十髮週身！

緊接著，他那胖滾滾的身子在半空中突然極其怪異的一拐，像離弦之箭的衝向窗口！

謝冰心與程十髮雖早有提防到他會猝然出手，但是沒料到他不是出刀，而是打出凌厲無比的暗器；更沒想到的是，傅抱石發射暗器的功夫竟是如此了得，雖是匆促倉惶間，威力却極大無比！

因此他們不能立刻衝前去制服他，只能狠狠的扳起桌子擋住暗器，然後眼睜睜的見他衝破窗戶！

「嘩啦」一聲大响，傅抱石已衝出房門外，然後大吼一聲：「上！」

話音一落，頓見一大批人自牆角、樓梯間等暗處一衝而上，喊聲震天！

謝冰心與程十髮劍起刀落，像切西瓜般的橫掃而出，那些首先衝入房裏的人立刻掀起一片腥風血雨，哀號狂仆！

但這一停頓，却讓傅抱石跑到樓下去了……

「媽的，原來這老狐狸想逃！」謝冰心一劍劈倒了一排人，然後一腳把一個比她高出兩個頭的精壯大漢踢得像滾葫蘆般的倒了下去：「程十髮，我掩護你，這些人交給我，千萬別讓那頭老狐狸溜掉！」

「好！」程十髮長吸一口氣，頎長的身子像鬼魅般的向傅抱石飛去！

傅抱石一聽背後有衣袂破空聲，立刻反手一刀，其狠無比的劈向程十髮下盤！

程十髮自然曉得回馬槍的厲害，因此不敢硬搏，把急飛的身形抑住，往旁閃挪；但這一慢，却叫傅抱石跑到了門口……

然而傅抱石甫一撲到門口，忽聞排山倒海的馬蹄聲急劇傳來，心中猛是一緊！

如許深夜，如此急驟似雨的馬蹄聲，顯然若非龍家幫的人馬便是康徐兩家的人馬。如屬前者，傅抱石這一衝出去，無疑是大有生機；但若是後者，則無疑是自投羅網，斷無生還之理。

傅抱石心念急轉，覺得不宜冒險，不如往後衝來得安全些，畢竟背後只程十髮一人，雖無取勝把握，但突圍而逃的機會總是來得大些。

傅抱石當機立斷，於是猝然來個大廻旋，猛喝一聲，已如蒼鷹搏兔般的撲向程十髮！

同時手中一把大金刀，捲起一片呼呼之聲，凌厲詭譎無比的罩向程十髮腦門！

好快的刀。

任誰看了傅抱石這一刀，心中肯定會不由自主的這樣喝采。

可是，再一看程十髮劈出的那一刀，你又不得不推翻了先前那個喝采。

因爲，程十髮這一刀才是絕對眞正的快刀。

快得令你只覺眼前一花，彷彿一撮急飛的流星在夜空中激漾閃逝，根本就不讓你有任何眨眼的機會。

流星倏然消逝。

血雨暴然噴飛。

傅抱石那肥胖的身子，蹬、蹬、蹬、蹬、蹬，一連退了五大步！

他並沒有倒在地上。

可是手中的刀却掉在地上了。

血，殷紅刺目的血，已染紅了他整隻右臂。

這時候，那片如暴雨撼地的馬蹄聲已來到了門前，而且如海潮般的衝進了一大片刀光人影……

傅抱石撩眸望去，蒼白的臉色頓時蒙上了絕望的色彩……

——當先進來的兩人正是康南海與徐霞客。

＊　＊　＊

戰鬥已終止。

開心賭坊的人，若非氣絕倒地，便是逃得無影無踪，一個也不剩。

不，還剩一個。

傅抱石。

他沒死，但却也跑不掉。

他本是個非常瀟洒而又威風的大人物。

現在的他，却只能用五個字來形容他——刀俎上的肉。

——人，成功的時候，威風得連天上的星辰都要對他諂笑；失敗的時候，居然連待宰的豬仔都不如。人生的起落，何其無情啊。

傅抱石現在就有這種感覺。

因爲此刻每個人都以極其不屑與鄙夷的眼光瞟著他，那種眼光，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刀紮進他的心裏。

這種眼光，他並不陌生。

簡直就是太熟悉了！

因爲就在他未發達而潦倒落魄的那大半生裏，無論他走到那裏，那像刀鋒般的眼光就跟到那裏。

所以，當眼含悲憤的康南海問他：

「是你殺了上官不屈？」

傅抱石立刻回答，大聲的回答：

「不！我沒有殺他！是這個世界的人心殺了他！」

康南海不懂他的意思，大家都不懂。

傅抱石驀然狂笑，笑聲悲切而凄苦：

「這個世界，笑貧不笑娼，譏窮不譏盜；這個世界，永遠都是有錢人的世界，是錢殺了上官不屈，我沒有殺他，我本是個非常善良的人，只因爲這個世界看不起我這個窮人，所以我殺人，是這個世界逼我殺人的……這個世界，不是有很多人靠殺人而掌有權勢、財富與地位的嗎？」

傅抱石突然瘋癲了似的，顯得極其語無倫次：「有人殺了父親、兄弟而當了皇帝，有人靠打家劫舍而發了財，我一生人苦幹死幹，却連狗都不如……殺人……哈哈……殺人，世上難道只有我傅抱石一個人殺人？我只不過比較倒霉吧了，世上有多少人靠搶、騙、打、殺而威風過了一世

人？我殺上官不屈有什麼不對？我也是人，爲什麼我就不能過他們那種生活？爲什麼我要受人歧視？……世上有很多官吏爲錢而冤獄殺人，爲爭權奪利而殺人，他們不都一輩子騎在人民的頭上，却還高喊爲百姓萬民造福……那些發明厲害武器的人，不也飛黃騰達嗎？他們發明的武器天天都在殺人，而且還賣給別人去殺人，誰敢對他們怎樣了？爲什麼我殺一個人不行？世上的公平在那裏？世上的正義在那裏……殺我吧！殺了我，世上就永無殺人的事了嗎？」

衆人默然。

康南海那張原本充滿著仇恨的臉，換上了哀苦與悲憫……

她終於知道，世上本無「壞人」，只不過有很多人被環境所逼而做出連他自己也不肯做的壞事吧了。

——人，世上只有做「好事」與「壞事」的人，本質上並無所謂的好壞人之分。

因此，傅抱石不是「壞人」，他只不過是個做了「壞事」的人吧了。

所以，康南海原本是懷著滿腔復仇之火，本欲一刀一刀的把他斬成肉醬的，此刻却以最快的速度一劍刺入他的心臟！

——人生本已夠痛苦，爲何不讓他死得痛快一些呢？即使是「萬惡不赦」的「壞人」。

傅抱石肥胖的身軀緩緩倒下去的時候，不知怎麼的，她心中突然想起了上官不屈。

——他把人生看得太美好、太簡單了，所以他堅持獨自憑一己之力奮鬥，而且也深信人生只要奮鬥就有成功的一日。

——事實証明，人生並非如一臉道岸貌然的「大儒」所說的那麼完美理想的。

那麼，人生究竟是什麼？

康南海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她是可以肯定的：

——人生無論如何是有起有落、有悲歡離合、有成功與失敗、有美好與醜陋……

——因此，人必須懂得學習失敗、接受挫折、適應痛苦、克服挫敗，那麼自然而然的便能享受到人生快樂的眞諦了。

如果，上官不屈在經商失敗之後，能勇於面對現實，承認失敗，毅然回到康家，那麼他的人生大概就不會如此短促而悲慘了。

如果，當年的項羽能接受失敗、面對現實，有「厚顏」見江東父老的勇氣的話，也許歷史就要重寫了。

如果，當年的韓信受不了「胯下之辱」的話，也許歷史上就沒有「韓信」這兩個字了。

——上官不屈與項羽因爲「輸不起」，因而一個慘死異域蠻荒，一個「自刎烏江」；韓信輸得起胯下之辱，因而成爲封王，名留青史。

——人生，只有「輸得起」失敗痛苦的人，才能「贏得起」成功與快樂的人生。

康南海終於默默的滴下一顆淚來。

她爲上官不屈的死感到惋惜與不值。

她同時也對一句平素奉爲「經典」的「古聖先賢」之言感到深深痛惡：

——「不成功、便成仁」，這句話不知害死了多少純樸而天眞的年輕人啊！

龍家幫俯首認輸

傅抱石死了。

他也是因爲「輸不起」潦倒落魄的痛苦，而幹出殺人劫財的滔天罪行，提早結束了他的人生。

謝冰心、程十髮、康南海、徐霞客，以及康徐兩家的大隊人馬仍滯留在「春花秋月閣」。

他們不能走。

因龍家幫的大隊人馬已像風一般的一湧而到。

＊　＊　＊

龍家幫。

江湖上崢崢有名的龍家幫。

她的歷史相當悠久，自從「龍頭老大」龍飛揚開山立派以來，傳至現任幫主龍傳仁正好二十六代，長達整整五百年之久。

這麼具有悠久歷史的一個幫派，自然有她的輝煌驕人，叱咤江湖、睥睨武林的光榮時刻。

現在的龍家幫又是一副什麼樣子呢？只怕誰也不知道。

因爲像她這麼顯赫威武的形象，不知有多久已無人敢招惹她；所謂人的名頭、樹的影兒，江湖中人一聽「龍家幫」三字，彷彿着了魔咒似的，不是盲目的崇拜便是莫名其妙的避開她，因此誰也不知道現在的龍家幫實力究竟如何。

板蕩出豪雄，寒門出孝子；龍家幫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武赫風光與太平日子，她是否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抑或安樂腐化而每況愈下呢？

答案很快就知道。

因爲龍傳仁已帶著他的貼身侍衞「睨天九龍」——白龍、黃龍、青龍、黑龍、赤龍、火龍、飛龍、雲龍與猛龍緩緩踏入「春花秋月閣」。

其他的「龍子龍孫」則團團圍住整個開心賭坊四週，嚴陣以待。

＊　＊　＊

龍傳仁其實只不過五十來歲，可是看上去頗有老邁之態，而且一臉「老大」之色，神色倨傲而憤怒，他睜目瞪著程十髮：「是你殺死我兒子？」

謝冰心懷裏抱著「鳳嘯劍」，淡淡的說：「龍幫主，你家大少爺是我殺的。」

程十髮似是有點不悅她搶著說話，微瞪了她一眼，望住龍傳仁說：「令郎是我殺的。」

謝冰心立刻大聲說：「誰殺的都一樣，龍幫主，你想知道你兒子是怎麼死的嗎？」

龍傳仁冷冷的瞪著她：「什麼都不必說，人死償命，理所當然，我不是專程來聽我兒子被殺的理由，我只是來血債血償，爲我兒子討命！」

「很好，我喜歡不說廢話之人。」謝冰心冷冷一笑，將「鳳嘯劍」交給身邊的康南海，瞟住龍傳仁又說：「不知你是想單打獨鬥，還是來個什燴大火併？」

龍傳仁目含諷刺與不屑：「女流之輩竟也如此張狂，誰替我先拿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話落，立在他身旁的白龍立刻洪聲抱拳：「屬下白龍願意搶頭功！」

「等等！」程十髮忽揚手說：「龍幫主可否容我再說幾句話？」

「你想說什麼？」龍傳仁顯得有些不耐。

程十髮踏前一步：「龍公子是因我而死，所謂冤有頭、債有主，這筆帳應該找我算才是；如今你出動了大批人馬，可惜的是我們這邊的人馬也不輸你龍家幫，若眞放手幹起來，我想你應該心中有數，你們未必討得了便宜，徒然增加流血吧了，而且仇恨也必然越結越深。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我看不如另想個能減低流血而又能解除仇恨的方法如何？」

程十髮這番話的確說到龍傳仁心底去。

因爲當初他據報小狂龍被殺死之時，只有程十髮與謝冰心兩人，不想匆匆趕到却見還有康、徐兩家的大隊人馬也在，而且人數之多遠遠超過自己，無論如何若想以衆敵寡這條路必然走不通，認眞說來，還明顯的居於下風呢。但是他當然不能因此而示弱，喪子之痛令他不能就此罷手，可不敢貿然下令攻擊，因此他才故意假裝被謝冰心激怒，而著令身邊之侍衛與她單打獨鬥。

在他認為，謝冰心畢竟是個女流之輩，武功再强也打不過自已精壯粗猛的侍衛。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龍傳仁的貼身侍衛「睨天九龍」就是龍家幫的精英。

——換句話說，若有人能一舉殲滅「睨天九龍」，那麼龍家幫大概也成了「蟲家幫」，再也威不起來啦。

因此，當程十髮站出來說話時，頗合他心意，當下冷冷問：「你有什麼既能減低流血、而又能解除的方法？是不是你當場自戕贖罪，一命抵一命？」

「放你媽的狗屁！」謝冰心陡然大怒，像頭發狠的母獅，朝著龍傳仁咬牙瞪目：「你以爲你是誰？你以爲你龍家幫還像過去那麼威嗎？告訴你，像你這種自以爲老大、靠祖宗揚威耀武的人，早晚要……」

話未完，程十髮猛然大喝：「謝冰心！妳給我站到一邊去！」

謝冰心雖然平時對程十髮又潑又辣，可是眞正遇到程十髮生氣的時候，她還是怕她的；程十髮這一暴喝，她雖然沒有依言「站到一邊去」，可也乖乖的不再開口說話了。

饒是如此，龍傳仁那張臉已氣成豬肝色了。

「龍幫主，」程十髮朝他微微一笑：「江湖的是非永遠扯不直，誰强誰就生存下去，這是極其簡單的道理，要我自戕謝罪，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龍傳仁長長吐了一口氣，勉强抑住心中的怒氣：「你總不能叫我拍屁股便走吧？難道我兒子之死白白算了？」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程十髮說：「我只是想這件事最好不要引起大火併，以免釀成更多人流血……」

龍傳仁截口問：「你想找我單打獨鬥？」

程十髮搖搖頭：「我若與龍幫主單打毒鬥，難免會落個以壯欺老……」

話未完，龍傳仁已勃然大怒：「程十髮，你果然是個目中無人的橫逆豎子，你居然敢瞧不起本幫主，我本來不願親自動手，以免被人說我以老欺少，旣然你如此張狂，好！本幫主就來個與你一對一！」

程十髮眼裡滑過一絲笑意。

——他的本意就是要激龍傳仁與自已對決。

但是他臉上却不動聲色，正色說：「我如果死在你劍下，保証我這邊的人不會以多欺少找你們報仇；如果你若死在我的刀下，是否就此……」

龍傳仁早已搶著說：「我若死在你刀下，也保証龍家幫的人不再找你尋仇！」

「好，一言爲定！」程十髮立刻大聲應諾。

「等一等。」

龍傳仁身旁的白龍侍衛忽然站了出來。

＊　＊　＊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

白龍侍衛朝龍傳仁抱拳躬身：「啓稟幫主，幫主乃堂堂一幫之主，以極尊之身與一區區刀客作殊死戰，未免抬高了那小子的身價，依屬下之見，不如讓屬下來收拾他。」

龍傳仁左手邊垂手而立的黃龍侍衛也恭聲說：「白龍侍衛說得極是，殺鷄焉用牛刀，對付這種江湖浪客若有勞幫主親自出手，恐有辱幫主千尊之軀……」

本來乖乖粒聲不出的謝冰心再也按捺不住一肚子火，猛然嬌喝一聲：「媽的，別再往臉上貼金了，說得就像是唱一樣，『睨天九龍』，只管放馬過來，老娘我準叫你們這些自大的傢伙成了『爬地九蟲』……」

這回，程十髮沒有阻止她出聲。

他瞭解她的脾氣。

她最憎死要面子的人。

特別是『睨天九龍』那副高傲的姿態，彷彿世界上就是他們最偉大似的，誰都忍受不了那份自大與囂張；程十髮心裡其實也很不舒服，於是也就冷冷的接著謝冰心的話尾說：「不如這樣好了，『睨天九龍』號稱是龍家幫的靈魂，擺平了你們，龍家幫也差不多了，就由你們和我對決吧！」

謝冰心與程十髮的一罵一激，「睨天九龍」早已個個愀然震怒，無論如何，他們從未被人如此數落過，即連龍傳仁這個平素不說粗口的人也忍不住破口大罵：「操你娘的，無論如何今天絕對不放過你們這對狗男女！」

一頓，怒瞪著眼說：「好！既然你們口出狂言，能將我龍家幫的『睨天九龍』成爲『爬地九蟲』，那就讓他們對你們這對狗男女，如果你們贏，老夫立刻掉頭就走，從此不問江湖事，你們可敢？」

謝冰心大聲說：「有什麼不敢？老甲虫，你以為你打得一手精算盤，九比二就可穩操勝券了？好，今天就讓你知道，現在世界上早已不是你龍家幫的了！」

話聲中，她已劍出鞘，人也當先撲出！

程十髮不敢怠慢，一個凌空翻飛，刀

已隨身出！

「睨天九龍」當然也如惡虎撲羊般的一湧而上！

康南海與徐霞客身形一動，也跟著要衝出去，却聞龍傳仁大叫說：「雙方誰也不准插手，說好誰輸誰走，誰都不能反悔！」

半空中的程十髮也大叫著說：「徐霞客，你們退一旁去，除非他們不遵守諾言，否則就是我死了，你們也別發動一兵一卒！」

康南海與徐霞客只好按兵不動。

＊　＊　＊

「睨天九龍」對謝冰心與程十髮。

九比二。

以人數來說，當然是「睨天九龍」佔盡優勢。

以武功來說，只怕是「睨天九龍」佔不了上風。

因為，謝冰心與程十髮一衝進去的時候，就有「兩條蟲」成了「兩條龍」——飛龍與猛龍首當其衝被踢飛了出去！

——與敵撲搏，先聲奪人永遠是致勝的不二法門；除非你不能，否則絕對要把握主動！

特別是人少對人多的時候，你更不能跟敵人耗，攻擊，全力的攻擊，拚命的攻擊，是你唯一能打垮敵人及最佳與最有效的方法。

謝冰心與程十髮自小在江湖中打滾，身經百戰，臨敵經驗豐富，自然深懂這個道理。

因此當他們發現情勢已到了非打不可的時候，便率先主動攻擊！絕不抱著那老舊而落伍的觀念，什麼以靜制動啦，以不變應萬變啦……甚至還有什麼他媽的先讓你三招啦等等。

而且，他們也絕不在與人交手的時候開聲說話，因為無論是誰與人交手的時候，必然要用勁、用氣、用力，甚至還要用腦；說話，無疑會減低自己的力氣、速度與分神。

——池一波就是在殺傅抱石第二刀的時候開聲說話，致使自己含恨九泉。

——世上有很多蠢人，與敵搏殺開聲講話的人無疑是世上第一大蠢人。

謝冰心與程十髮當然不是蠢人。

他們精靈得很，比狐狸還要精靈。

因此當他們一擊得手把飛龍踢倒在地時，立刻避開其他「七龍」的撲殺，以退為進，一個假動作引開他們的注意力，誘使他們欺身搶攻，然後猝然凌空翻身，一個怪異的斜掠飛撲，像老鷹撲小鷄的撲向剛剛自地上爬起來的飛龍與猛龍……

可憐，飛龍與猛龍出師不利，一開始一個不小心便吃了人家一脚仆跌在地，差點沒閉氣過去，現在好不容易起身連脚步都沒站穩，忽又見謝冰心與程十髮像鬼魅般的撲來，嚇得魂飛膽裂，立刻雙雙閃身暴退！

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再吃上人家一脚，如果是這樣，肯定只剩下半條命了。

果然，他們這次沒再挨上一脚。

可是，他們這次却連命也沒有了。

因為，這次謝冰心與程十髮並不是用脚，而是用他們手中的劍與刀。

——謝冰心的劍刺穿了飛龍的咽喉；程十髮的刀劈開了猛龍的腦袋。

血，殷紅的血；腦漿，晰白的腦漿；嗥聲，淒厲的嗥聲；三種東西猝然飄在半空中，令人毛骨悚然，翻胃欲嘔。

一旁觀戰的龍傳仁差點沒昏過去。

九龍，立刻只剩了七龍；其餘的七龍悲痛欲絕，瘋狂的撲殺而上！

黃龍與黑龍撲得最快，他們怒睜的眼孔裡充滿著血絲，暴喝狂吼：「操你娘的！好狠的心腸！我與你們拚了！……哇！」

——廢話，與敵撲搏又不是小孩玩家家酒，不狠心還難道慈悲得把命送給你嗎？可笑的是，與人交手居然用「三字經問候敵人的老母」，如果用說話可以駡得死人，那麼誰也不用拿刀殺人了；更可笑的是，到現在還說「與你們拚了」，難道先前你是跟敵人「玩玩」而已？

——與敵人廝殺居然開聲說話，而且還說的是莫名其妙的廢話，這種人難道不是蠢人？

如果不是蠢人，肯定也是個死人了。

因為就在他們一面舉刀一面開聲大駡時，謝冰心與程十髮立刻抓住機會請他們住口——一劍一刀正好戳進他們的心房！

任何人的心臟被刀刺進，當然只好「住口」了，而且永遠的住口了。

這一下，龍傳仁眞的要昏過去了。

他眞的不敢相信，就這麼短短的工夫，他那平日引以為豪的「睨天九龍」竟有四個人成了死龍！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這對「狗男女」不但武功高得令人不敢相信，而且臨敵作戰的經驗靈活得怕人！若非他親眼目睹，他眞不敢相信原來自己引以為傲的「睨天九龍」竟眞的只是條軟扒扒的蟲！

不，只怕連蟲都不如，因為如果都被殺死的話，其實也就成了一具具的死屍吧了，不是嗎？

還有「五條龍」沒死。

但是龍傳仁心裡已經非常明白，如果再打下去的話，肯定也要變成一條條的死蟲！

他這時候的心裡眞是百感交集，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他這時候也不知道，原來世界早已變了！

變得多元、複雜而進步！

而長時間以來，他却一直沈浸滿足於過去祖先的輝煌成就，他事事以祖先的光榮為光榮，事事以祖先的一言一行為無上經典，尤其是死抱著「創業唯艱、守成更難」的錯誤觀念而阻礙了自己的進步！

——人生，永遠是向前進的，永遠是處於「創業」的；「守成」，無論你怎麼努力的守，你的最大成就了不起只能維持於和古人的成就一樣吧了！

——人生，是絕對「守」不住的，「守」，絕對不會有所「成」的！

——歷史証明，任何一個偉大的帝國朝代，都是由「盛極而衰、衰極而亡」的就是因為不能一直「盛」下去，後代子孫一味的「守」的緣故，因此才會衰，才會亡啊！

——人生的字典裡，應該只有暫時性的「以退為進」，絕無一成不變的「守」！

「守」，其實也就是「死」的另外一個代名

詞！

龍傳仁知道了。

他終於知道「古人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道理了！他也終於知道，爲什麼兇猛威武的獅子老虎敵不過人類，那是因爲人類懂得求進步的緣故啊！

——不懂得求進步的人，即使威猛如獅虎，最終還是要遭到無情的淘汰的！

龍傳仁的覺悟會不會太慢了呢？

他如果堅持死愛面子不知進退，讓這場血繼續流下去的話，那麼肯定就會太慢了。

因爲那僅剩的五龍中，此刻又有兩龍被那對「狗男女」一拳一腿打得扒在地上，而且還未站起來的時候，謝冰心的劍尖與程十髮的刀鋒已像厲鬼索命般的飛撲到他們的面門……

這一刻，龍傳仁心中已有了決定。

——他這一生人當中從未有過的決定。

他突然開聲大喝，猛地飛撲場中：

「住手！」

他身形甫一動，一旁虎視眈眈的康南海與徐霞客立刻衝了出去：「龍傳仁，別忘了還有我們！」

然而他們雖然全力撲前，無論如何龍傳仁起步在先，並未攔住他，龍傳仁順利的撲向謝冰心與程十髮，而且手中長劍凌厲無匹的掃向他們後腰！

謝冰心與程十髮眼看快將再得手，不想龍傳仁會猝然强出手，欲回招應變已不及，只好狠狠的急閃狂挪，避開龍傳仁的劍鋒……

如此一來，那躺在地下的兩龍却因此而檢回了一條命。

這當中，康、徐兩家的人馬已一湧而上，而屋外的龍家幫人馬也蜂湧而入，眼看一場大火併就要展開……

龍傳仁廻身閃過康南海與徐霞客的兩柄劍鋒之後，猛然又是一聲焦雷大喝：

「住手！大家都住手！」

吼聲震天，宛似虎嘯獅吼，衆人不由得停了下來，俱把目光投向他……

＊　＊　＊

謝冰心反手執劍，含煞的眸子帶著些微的疑惑望住龍傳仁：「老甲虫，你打算怎地？」

龍傳仁面無表情，冷冷的說：「我們不打了！」

謝冰心嚇了一跳：「你不打了？你的意思是說，你認輸了？」

龍傳仁咬著牙根，用力一點頭：「是的，我們認輸了！」

話落，全場的人都呆住了。

堂堂的龍家幫居然肯認輸，簡直就像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誰都知道，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龍家幫的狂傲是世界上有名的，要他們說個「輸」字，只怕要比天塌下來還難！

可是現在，天並沒有塌下來，龍家幫的幫主龍傳仁却千眞萬確的親口說出了「認輸」兩字。

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因此，康、徐的人馬俱皆呆住，連一向多口多的話的謝冰心也愣住了。

龍家幫的人馬更是個個呆若木雞，有如死了過去般的兀立著……

原本是殺氣迷漫，殺聲震天的氣氛倏地變爲一片死寂。

一片令人難耐的死寂。

突然，滿臉悲憤的白龍侍衛衝到龍傳仁的跟前，兩膝跪了下去：「不，幫主，我們沒死，我們沒輸，輸就是投降，我們寧死也不投降！」

其餘的四龍也撲前跪地，青龍侍衛更是淚流滿面：「幫主，我們不能認輸；從今以後，龍家幫三字就要在江湖上沒落了，我們決不能認輸，決不能認輸……」

「是的，我們不能認輸，死也不認輸！」龍家幫的人馬已有人哭了起來。

「不認輸，死也不認輸！」

「幫主，讓我們打下去，龍家幫是永遠不會輸的，龍侍衛永遠是强者……」

「幫主，龍家幫的五百年基業不能毁在我們手裡，一旦認輸，龍家幫就要毁了……」

「幫主，您要三思……」

「幫主，請您收回成命……」

一時間，龍家幫的「龍子龍孫」有人哭，有人叫，哭叫聲盈耳，此起彼落，交織成一片既感人又悲壯的局面……

龍傳仁眼梢有淚光，他緩緩的舉起雙手，龍家幫的人立刻寂靜無聲……

龍傳仁並沒有讓他的眼淚掉下來，相反的，他以極其堅定的口吻與極其自信的語氣，緩緩的說：「認輸，並不是等於投降；認輸，也絕不可恥。大家都親眼看到了，我們的確不是人家的對手，雖然大家具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不怕死精神，可是不怕死不等於不會死，再打下去，肯定我們都要死的，那麼，那時候龍家幫眞是完蛋了！龍家幫的五百年基業眞要就此煙消雲散了！

「事實証明，現在的龍家幫已非昔日的龍家幫，我們一直以過去的成就自滿、自足、自得、自傲、自驕，却忘記了別人在進步。或許我們也有進步，但是我們進步得太少了、太慢了，進步太慢就是落伍，何況我們這幾年來安於自大安樂的日子，根本就沒有進步，我們仍能兀立於江湖，實在是借祖先的餘蔭殘喘苟延……

「如果，我們仍不覺悟，不驚醒，仍一味死不認輸、死不認錯、死愛面子、不痛定思痛、奮發向上急起直追的話，那麼龍家幫眞是毁在我們這一代手裡了！」

全場一片鴉雀無聲，靜得有人放屁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到。

「是的，我們輸了。」龍傳仁那張臉上有光，智慧的光：「可是今天的輸，並不表示我們以後一定就永遠輸下去，只要我們肯吸收別人的長處，改革自己的短處，去蕪存精，那麼誰敢說龍家幫沒有再站起來的一天？誰敢說以後的龍家幫不能比先人所創的龍家幫更强？只要有那麼一天，那麼我們今天的認輸豈非很有價值？這世上，有誰不曾輸過的？有誰是一生下來就風風光光一直到老死的？認輸，是投降嗎？是可恥的嗎？」

這時候那跪在地上的「睨天五龍」已緩緩站了起來，他們臉上有淚，但是已沒有先前那副不可一世的狂傲，只有淚——羞

慚的淚、知恥的淚。

——一個人，若有知羞知恥之心，肯定不會是個沉淪的人。

龍傳仁一字一字的又說：「不要怕輸，只怕我們輸了之後不肯再站起來；只要我們牢記今天慘敗的教訓，化悲憤為力量，力求進步向上，我們自然就會強大，那麼這個『輸』字自然就會遠離我們了！」

白龍侍衛含淚說：「幫主，我們認輸，我們永遠不會老是記着今天的輸。」

然後他擦乾眼淚，臉上一片堅毅之色，轉身大聲叱喝：「弟兄們，抬起頭來、挺起胸，握緊你們的刀，打起你們的精神，龍家幫會在我們手中再站起來！」

龍家幫的兒郎一呼百諾，齊聲回答：「是！」

短短的一聲是，由幾百個人口中一起吐出，鏗鏘有力，竟有一股撼人之勢。

＊ ＊ ＊

龍傳仁臨走的時候，謝冰心忍不住叫住他：「龍幫主，我尊敬你，由心底尊敬你。」

程十髮也由衷的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龍家幫一定會在你的手中再站起來，而且也一定會比任何時代的龍家幫更強、更好！」

龍傳仁目注著他們：「我希望你們也進步，因為我一定會回來找你們報仇的，你們如果一直進步，那麼我一定也會逼得自己更求進步，你們說是嗎？」

謝冰心微微一笑：「我們不會讓你失望的。」

龍傳仁居然也對她微笑：「你們是可愛的敵人，我現在才發覺，人除了要有好朋友之外，實在也該有個好敵人才對，只有這樣，人才不敢自大、腐化、墮落，永遠與敵人競爭，逼自己努力往前衝。」

程十髮目露尊敬之色，含笑說：「龍幫主，我看我的『屠龍刀客』要改名才行了。」

「不，」龍傳仁很認眞的說：「在此之前，我的確非常憎恨你這個外號，現在我却非常喜歡了。」

「為什麼？」謝冰心不明白。

「因為我已經知道，世上沒有不敗的龍，人們不應該再迷信龍，不該再以龍為傲，為驕，」龍傳仁肅穆的說：「眞正可以信賴的是自己，絕不是古時候的龍或古時候的教條；『屠龍』兩字，無疑能使我常懷警惕之心，你不認為是嗎？」

程十髮忍不住嘆了一口氣：「我已經看見龍家幫站起來了，眞正的站起來！」

康南海與徐霞客始終站在一旁默默傾聽。

當龍傳仁踏著穩定而自信的脚步離開時，康南海美麗的眼眶忍不住悄悄的滑下一顆淚珠。

因為，她不期然的又想起上官不屈經常對她講的那句話：「我的生肖是屬龍的，龍是偉大無比的，龍是吉祥的，絕不會失敗的，我身為『龍子』，我一定要而且也一定會出人頭地，否則就太辱沒龍了……」

＊ ＊ ＊

龍。

宋代大畫家董羽說：「龍有九似：頭似牛、咀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

——如果此話屬實，那麼龍豈非成了「九不像」？

＊ ＊ ＊

傳抱石死了。

龍家幫走了。

李苦禪呢？

當康南海偕同徐霞客、謝冰心與程十髮來到李家時，却發現李苦禪服毒自盡於床上。

他留下了一封遺書——

我知道我不是你們的對手，所以我自我了結。我把「龍吟劍」與一切財產都歸還你們；我只有一個要求，如果我妻子腹中的孩子能順利生下來的話，請你們替我保守秘密，別讓我的孩子知道他父親生前曾幹過殺人劫財的勾當。如果你們肯看在我自戕的份上，而保留一些財物做為我妻子與孩子的生活依靠，那麼我在九泉之下也會非常感激你們。

李苦禪絕筆

謝冰心與程十髮一幫人感到非常震驚。

因為他們知道李苦禪的刀法和傳抱石不相上下，在江湖中頗有點名氣，固然絕非謝冰心或程十髮的對手，但是他有的是錢，大可招兵買馬，邀請厲害的殺手助陣，總可拚一拚，勝負未卜，而李苦禪却心甘情願自盡，而且還交還財產，這眞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了。

這個原因，李苦禪那懷有五個月身孕的妻子流著眼淚說了：「這幾年來，我總共懷孕了四次。第一二次，不到三個月便小產了，第三次總算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兒子，可是就在週歲那天突然死了，自此以後，他整個人都變了，變得默默寡歡，時常一個人坐著發呆；而且素來不信神佛的他，也變得篤信虔誠了，經常求神拜佛，而且不時佈施窮苦之人，造橋鋪路，廣行善事……」

康南海一幫人沒有再聽下去，他們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妻子的兩次流產，以及兒子的暴斃，令李苦禪心生「報應」之感，因此他才會結束自己的生命，企圖以自己之死來保存自己的妻子與腹中塊肉。

世上究竟有無「報應」？

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

這本就是一樁非常玄妙的事，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畢竟這只是個人處世信仰的原則。

——迷信與宗教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無知，後者是求得自己心靈上的寄托。

對李苦禪來說，他認為自己罪孽深重，報應到自己的下一代，所以他自殺了。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不管那「報應」之說是眞是假，如果一個人不去做「傷天害理」的事的話，無論如何總要比那些做過的人活得比較心安。

心安，其實它就是金錢買不到的福氣啊，你不認為是嗎？

無論如何，李苦禪是活得心不安，這一點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對一個肯付出生命來認錯的人，你不認爲這種人值得原諒嗎？

康南海原諒他。

她說：「人死贖萬罪。而且他也知道自己錯了，全盤交出財產，我們何必再苛責他？」

因此，她只拿走「龍吟劍」，其他分毫未動，便離開李家。

——她已抄得了傅抱石的所有家產，而且康家本身就有錢，她實在不需要太多的錢了。

——錢，當你擁有一定程度多的錢時，你會發現再額外加多的錢對你其實沒什麼意義了。

＊　＊　＊

傅抱石死了，李苦禪也死了，而且還牽扯到無辜的小狂龍與「睨天四龍」也死了，而上官不屈還是不能活過來。

——人，再偉大了不起的人，也只能死一次，不熱愛珍惜生命的人，其實是相當可悲的。

康南海覺得很可悲，不錯，上官不屈証實自己能有飛黃騰達的一天，可是他却也因此而失去了生命，再多的錢有什麼用？難道能使他活過來？

因此當程十髮將那兩千七百萬銀票交還給她時，她堅持不要：「這件事多虧你和謝姑娘幫忙，就算是我送給你們的酬勞吧。」

「不，」程十髮說：「徐霞客已付給我了，我不能再收你的錢；再說這些錢是上官不屈拚著生命得來的，妳理應保有它。」

康南海苦笑：「我的錢太多了，而我又是個不懂得運用錢的人，太多的錢，對我來說實在已失去了意義，我眞的不需要它，我只想擁有『龍吟鳳嘯劍』，我並不是貪圖它的價值，而是這對古劍是上官不屈唯一能留下來的紀念價值……」

她望向謝冰心：「這筆錢，就當是我送給妳的嫁妝吧。」

謝冰心含笑說：「多謝妳的好意，問題是，誰要娶我呢？」

程十髮面無表情的說：「妳這個兇八婆，除了我程十髮這個倒霉鬼之外，妳說，誰敢要妳呢？」

謝冰心睁眼瞪目，突又笑咪咪的說：「其實像你這個吃喝嫖賭的男人，除了我謝冰心之外，誰肯嫁給你這種人呢？」

徐霞客撫掌大笑：「其實現在的年頭，只要沒有孩子，成不成親又有什麼關係？程十髮，事情已辦完了，你爲什麼還不跑呢？你不是說你這一生中最大的樂趣，就是跑給謝冰心追嗎？」

「說的是，我這次要跑到波斯去，看她還找不找得到？」程十髮大笑著說。

「波斯？」謝冰心冷冷睨著他：「你如果眞敢跑去波斯的話，老娘就絕對不去找你。」

「爲什麼？」程十髮有些意外：「妳有錢了，所以不再喜歡我了？」

謝冰心瞪著他：「難道你不知道那些波斯鬼佬正流行著『愛滋病』？你這麼風流的人，此去難道還有命回來嗎？」

「車！」程十髮翻了翻眼，沒好氣的說：「妳還眞以爲我會去那裡？波斯鬼佬不吃猪，我怎受得了？」

徐霞客與謝冰心輕笑起來。

其實他們故意瞎扯，說些低俗的笑話，無非是想幫助康南海忘記憂傷痛苦。

可是他們越想說笑，却偏偏說不出好笑話來，康南海非但不笑，反而嚴肅的說：「對不起，我是不是可以和程十髮單獨談一些事情？」

＊　＊　＊

房裡只剩康南海與程十髮。

「我想，」康南海望住他：「你大概知道我要跟你談什麼事吧？」

程十髮微顯困惑的搖了搖頭。

但是他很快的知道她想說什麼，程十髮有些詫異的說：「妳是不是想問上官不屈是怎麼死的？」

康南海冷冷的點了點頭。

程十髮歎了口氣：「妳爲何不問徐霞客？」

「問你不是一樣嗎？」

「我覺得還是讓他自己跟你說來得好。」程十髮聲音低沉。

「我却認爲還是由你來說比較好。」康南海臉上一片冷漠。

「爲什麼？」

「因爲他不方便說。」

程十髮深沉的望住她，緩緩的問：「其實妳心裡已有數了，是不？」

「不錯。」

「既然如此，爲何還要問呢？」

「我要得到你親口証實。」

「有這個必要嗎？」程十髮歎了一口氣：「有些事把它放在心裡，不是更好嗎？」

「不，」康南海很堅決：「我一定要知道。」

程十髮沈默了半晌，終於又長長歎了一口氣：「不錯，上官不屈最後是徐霞客殺死的。」

康南海一言不發，臉上並無任何驚異的表情，似乎她早料到了。

「其實，」程十髮低沈的說：「我們並不想隱瞞妳，我和徐霞客本來可以編個更好的謊言來騙妳，妳永遠也不會知道，不是嗎？」

「是的，」康南海緩緩的說：「我就是覺得奇怪，徐霞客大可以說上官不屈病死了，或自殺了，而他却跟我說他發現了上官不屈近一兩個月的時間，却不肯把他帶回來，這不是故意讓我覺得奇怪嗎？他又吞吞吐吐，遲遲不肯說出他最後是怎麼死的，似乎是故意要讓我懷疑是他殺的，我更想不通了，因此我才要單獨問你。」

程十髮盯著她，一字一字的說：「因爲他愛妳，所以他不忍心騙妳。」

「我知道他愛我，他從小都愛我，」康南海忽然激動的哭了出來：「可是他爲什麼要殺死上官不屈呢？他爲什麼不把他帶回來呢？」

「妳應該知道爲什麼。」程十髮很平靜。

「我當然知道，」康南海咬著牙：「他殺了上官不屈，那麼他就可以得到我，我怎麼會不知道？可是他這樣做，不是反而讓我更痛恨他嗎？」

「不，」程十髮冷漠的搖搖頭：「妳錯了，大錯特錯！」

「爲什麼？」康南海怔住。

「妳想，」程十髮淡淡一笑：「徐霞客的武功比上官不屈要好得太多了，他如果要殺他，早就在五、六年前就可以輕易的殺了他，妳能否認嗎？」

「的確，他要殺上官不屈確實有很多機會。」康南海點點頭。

「而他之會在五六年以後殺他，那是因爲他看到了上官不屈已瘋、已殘廢，妳懂嗎？」

「不懂。」

「如果，」程十髮沈聲說：「設身處地來說，妳很愛上官不屈，而上官不屈又愛上了另一個女人，而那個女人又是無手無脚，不但吃喝拉屎都不會，一輩子要人照顧，而且還瘋癲，黑白都搞不清楚，妳希望他娶一個那樣的老婆嗎？」

康南海那剛剛才停住的淚水，忽又湧了上來，她哽咽的說：「我懂了。」

是的，康南海眞的懂了。

——徐霞客之所以殺上官不屈，完全是出於一片愛，一片對康南海眞誠的愛。

因爲，他如果立刻把上官不屈帶回來，就算能醫好他的瘋癲，也一定是半白痴了，而且肯定醫不好他的手脚，他不願看到康南海嫁一個這樣的丈夫，那對康南海來說，肯定是一輩子活在痛苦中，對上官不屈來說，當然更是！長痛不如短痛，因此他毅然結束了上官不屈的生命，只因爲他眞的不願見到康南海一世人活在痛苦中！

他這樣做，難道不是爲了康南海著想？

程十髮歎了一口氣，緩緩的說：「其實就算能醫好上官不屈的瘋癲，妳應當比我更明白，依他的個性，他肯定會自殺的，他絕不會與妳成親的，妳不認爲是？」

康南海凄苦一笑：「是的，他那種『龍的個性』，肯定會這樣做的，如果不是，也就不會有今天了，我們老早就成親了……」

＊　＊　＊

程十髮與謝冰心離開的時候，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喝到你們的喜酒？」

康南海說：「明年這個時候吧。」

謝冰心問：「爲什麼要等到明年？」

徐霞客微微一笑：「因爲今年是兎年。」

程十髮楞住：「兎年不能成親的嗎？」

康南海笑了起來：「當然可以，誰說兎年不能成親的？」

謝冰心更加奇怪了：「那你們還等什麼？」

康南海很認眞的說：「如果我們可以成親，很可能明年就有孩子了。」

謝冰心還是不明白：「明年有孩子有什麼不好？」

「不是不好，」徐霞客說：「她只是不願意生下一個『龍子』或『龍女』吧了。」

恍然大悟，謝冰心笑說：「明年肯定又會一大堆『龍子龍女』出世，唉，那些被視爲『天之嬌子』的龍子龍女們，勢必要面臨突然增多的同年齡『龍族』壓力與競爭，而且還要承受父母的『望子成龍』的巨大壓力與期望，不生也吧。」

康南海歎了一口氣：「我已深受『龍之害』，怎能再讓我的下一代重蹈覆轍呢？」

一頓，微笑問：「你們呢？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喝到你們的喜酒？」

程十髮立刻說：「早哩，起碼也要七年後。」

謝冰心叫了起來：「七年後？爲什麼還要等這麼久？我豈不成了老太婆？」

康南海也說：「七年太久了吧。」

程十髮一臉正經：「七年後是狗年，狗年成親，猪年生小孩……」

謝冰心打斷他的話：「你喜歡猪仔？」

「不喜歡。」程十髮搖頭。

「那爲何要猪年生小孩？」

「因爲，」程十髮一字一字的說：「妳本來就長得像個老母猪，老母猪生猪仔肯定是好猪仔……」

話沒完，康南海與徐霞客已噗的一聲笑了出來。

謝冰心當然笑不出來，她一個巴掌揍了過去，拉尖了嗓子：「媽的，你敢說老娘像老母猪！」

程十髮早已大笑著跑開了。

謝冰心立刻扭著屁股追上去……

老遠，康南海和徐霞客還聽到她尖尖的嗓音：「媽的，我看你才像個老猪公，看你往那裡跑？夠膽的，你就一輩子不要讓我追到，否則我就剝了你那層老猪皮……」

沒多久，忽然傳來了程十髮的尖叫聲——嗯，果然像老猪公的叫聲。

梁山泊英雄傳之九

高石·編繪

獅子樓（中）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9　又過了數日，這天潘金蓮因武大快要回來，就先向門前來叉那帘子。恰巧有一個人從帘邊走過，潘金蓮因沒把叉竿拿牢，失手滑掉了，正好打在那人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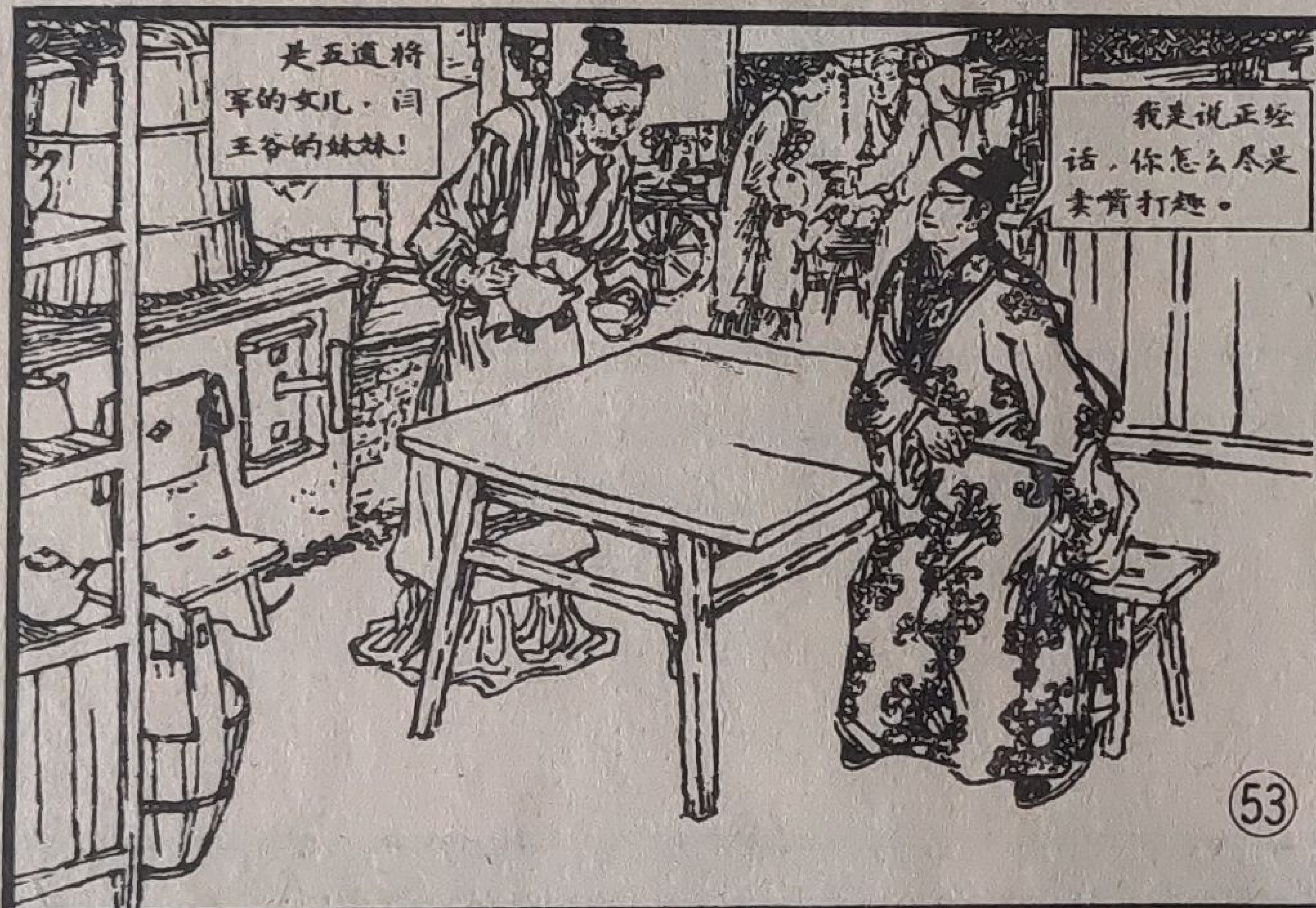
50　那人立住了脚正要發作，等回過臉來看見是個美貌的婦人時，靈魂早飄上半天，那怒氣全沒有了。



51　潘金蓮被他瞅得不好意思，跑回屋裏去了。過了好一會，這漢子才邁開八字步走去。走沒幾步，轉身回來走到間壁王婆茶館門前停下。



52　原來這人叫西門慶，是本地的一個惡霸，如今開了一個藥舖。這人奸猾刁詐，無惡不作，因此人人怕他。此時，他進了王婆茶館，自找個座位坐下。



53　開茶館的王婆，以前是專靠說媒拉縴過日子的，西門慶的舉動她早已看在眼裏。西門慶向王婆要了一碗茶，就向王婆打聽間壁的婦人是誰。



54　王婆看他急成那樣，才告訴他那是武大的老婆潘金蓮。



55　王婆看出西門慶是想打潘金蓮的主意，落得從中撈些油水，就故意挑逗西門慶。西門慶立刻掏出五両銀子給她設法。



56　兩人計議完了，西門慶回去買了綢絹絲棉叫人送給王婆。王婆趁武大不在，就來找潘金蓮。



57　潘金蓮請王婆到樓上坐，王婆假意說有個財主送給她一套衣料，她打算做送終衣服，特來借本黃曆看看，擇個吉日。潘金蓮見王婆說得可憐，便一口答應幫她做。



58　王婆見潘金蓮答應幫她，正中心計，滿心歡喜。



59　第二天，潘金蓮打發武大賣燒餅去後，就過間壁茶館來找王婆。王婆忙端茶讓坐。



60　接着，王婆就把做衣服的綢絹拿出來。潘金蓮果然手巧，不一會量好裁妥，便做起來。王婆在旁邊連連誇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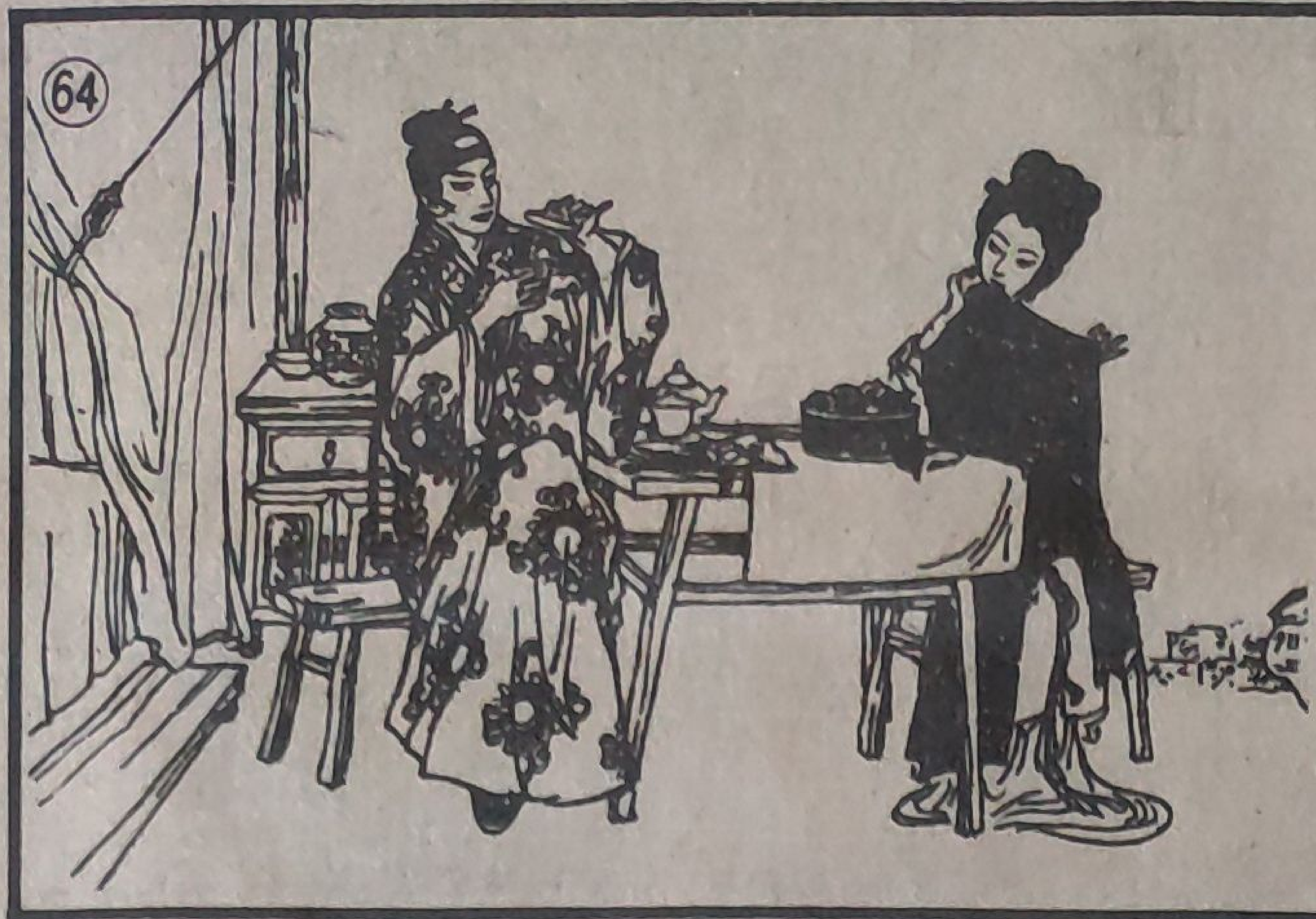
61　從那日起潘金蓮每日早來晚歸，一連做了兩天。第三天，潘金蓮又過來拿起針綫做活，縫了一會兒，忽然從外面進來一個人。這人正是西門慶。



62　王婆連忙讓坐，她告訴潘金蓮說："這就是與老身衣料的施主——西門慶大官人。"又連連替西門慶吹噓家裏如何富足，爲人如何大方。潘金蓮只是低頭做針綫。



63　王婆見潘金蓮不語，隨又轉過話題誇讚潘金蓮好活計。西門慶也乘機誇讚，潘金蓮只是含笑謙讓。西門慶坐了一會，假意說走，王婆死拽住了，一定要留他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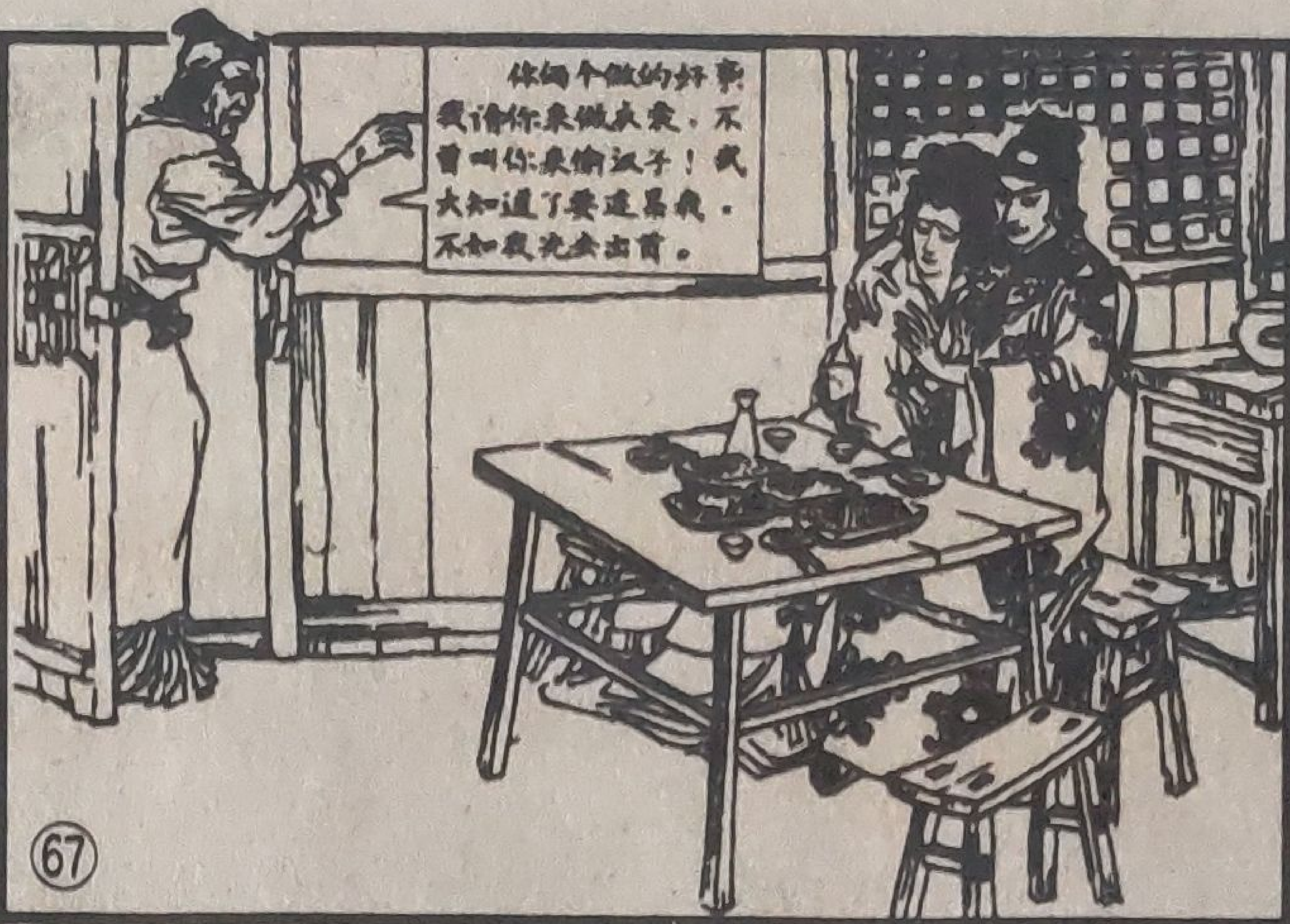
64　王婆請他們暫坐下，自己買酒買菜去忙個不停。西門慶坐在那裏，只把一雙眼睛盯住潘金蓮。潘金蓮因這個西門慶大官人被王婆說得這樣好，禁不住也偷眼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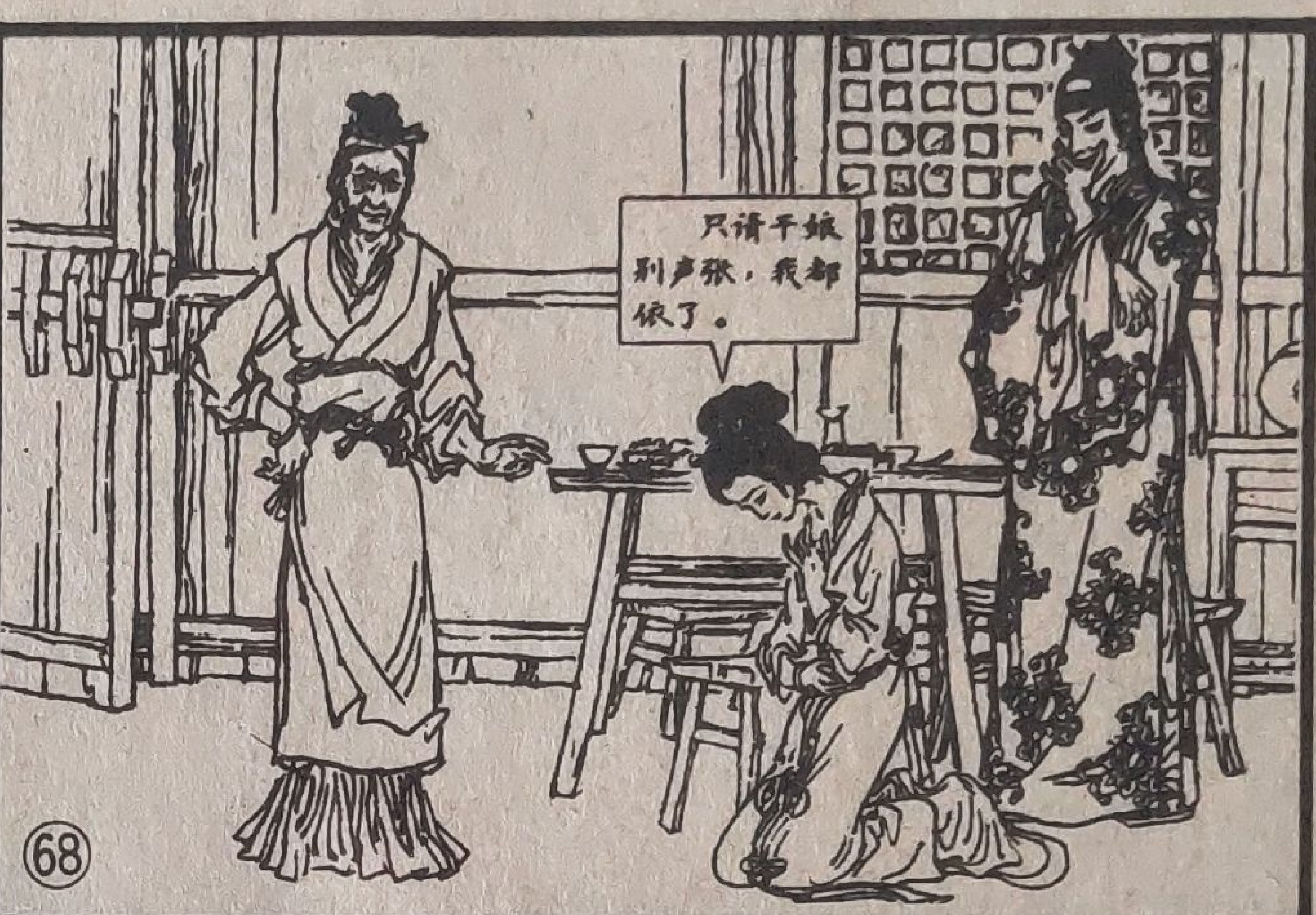
65　王婆擺好酒菜，請西門慶和潘金蓮入座。潘金蓮讓了一番，只好坐下，王婆自己也打橫坐下，三人便吃起酒來，席間，西門慶十分殷勤，王婆又從中引逗，潘金蓮對西門慶也漸漸有意。



66　吃了一陣，王婆假意說要再去買些酒來。但她一出去，就把門反鎖上了。



67　西門慶見王婆已走，哪裏還忍耐得住，上前就把潘金蓮拉了過來。不想正在這時，王婆突然推門進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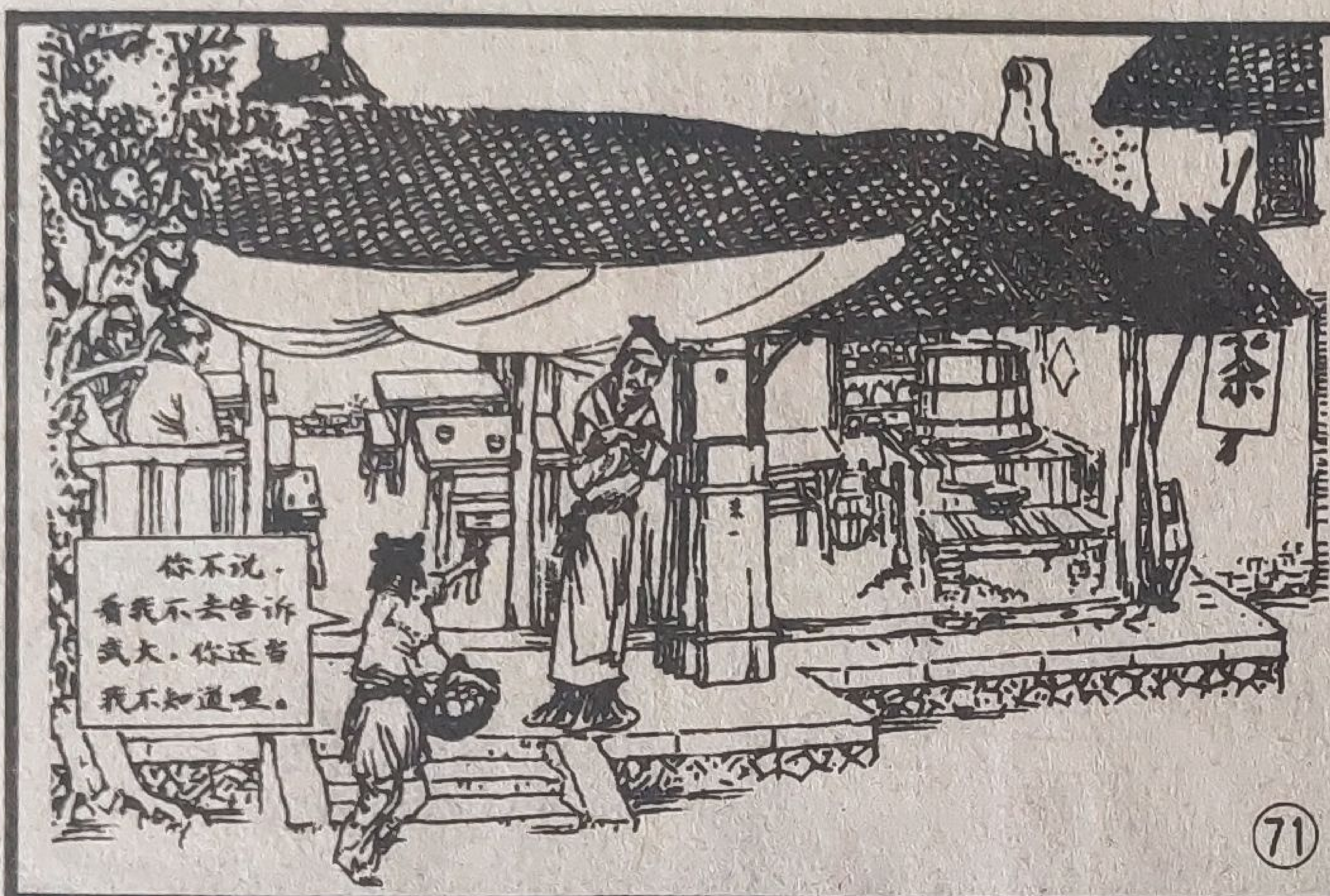
68　潘金蓮連忙下跪求饒。王婆說若要我饒你時，得依我一件事：從今天起瞞着武大，每天來會大官人，一日不來，我便告訴武大。潘金蓮答應了。



69　從此以後，武大一出門，潘金蓮便到王婆的茶館和西門慶相會。不到半月街坊四鄰都傳開了，只瞞着武大一人。



70　再說這條街上有個賣水果的孩子叫鄆哥。因西門慶是他的老主顧，今天他弄了些新鮮的梨兒想給西門慶送去，偏偏找不着他。後來聽人說西門慶在王婆家，就直到王婆茶館去找。



71　他見了王婆，問西門慶在這裏沒有。王婆哪裏肯說，兩人爭吵起來。



72　王婆被鄆哥說破了她的鬼計，心裏大怒，伸手就是兩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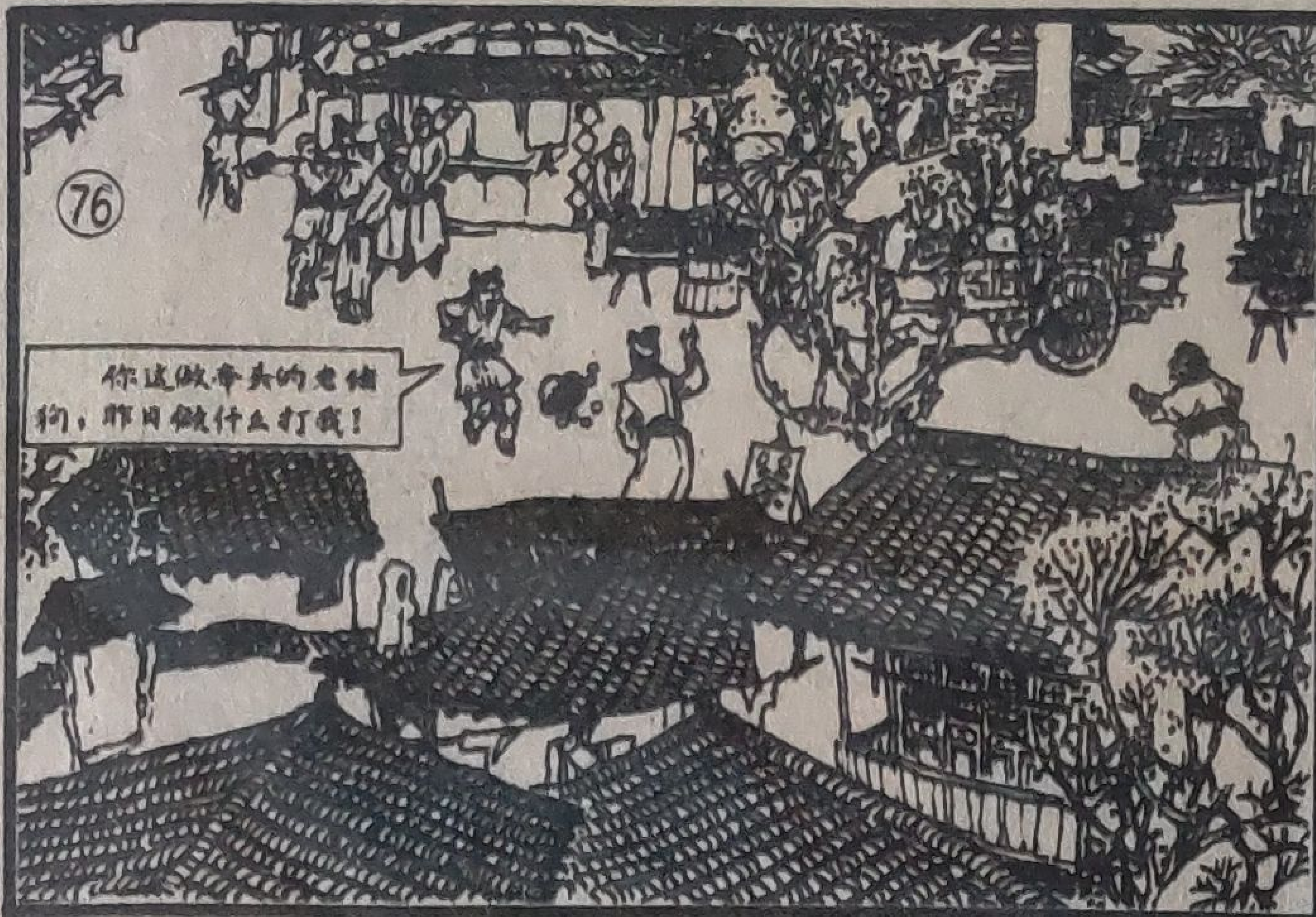
73　王婆直把鄆哥打出街上去，梨兒也灑了滿地。鄆哥爬起來一邊哭罵，一邊去拾梨兒。



74　鄆哥把梨兒檢起來，便去找武大，正好在十字街和武大遇上了。鄆哥把他聽到看到的情形，一五一十對武大說了。



75　武大聽了，氣得馬上要去找西門慶。鄆哥說他們一定有防備，見你去了，他若把人藏起來反咬你一口，這不是自找苦吃。武大連連稱是。鄆哥就想了一個辦法，準備第二天行事。



76　兩人約好了。第二天，鄆哥就先去找王婆。他一見王婆，就罵了起來。



77　王婆被鄆哥罵得火起，上去就打。鄆哥一頭將王婆死死頂住，武大大踏步趕來，趁機一下竄進茶館。



78　王婆見武大來了，待要去攔，又不得脫身，只好連喊"武大來了。"西門慶和潘金蓮在裏邊聽到王婆的喊聲，都吃了一驚。



79　武大搶到房門邊，使勁推門，哪裏推得開。西門慶在裏邊走不脫，他猛地把門拉開，飛起一脚，直朝武大心窩踢去。



80　武大撲地望後便倒。西門慶一溜烟逃走了。潘金蓮上前扶起武大，見他口吐鮮血，昏迷不省人事。



81　鄆哥見出了事，嚇得跑了。王婆才趕回屋裏，她和潘金蓮給武大灌下些溫水，武大才漸漸轉過氣來。



82　武大被抬回家裏後，一連躺了五日。潘金蓮也不管他，每日仍梳粧打扮了，到王婆家去和西門慶作樂。武大氣得直罵。



83　潘金蓮把武大罵她的話全對西門慶和王婆說了。西門慶聽了，害怕武松回來報仇。王婆給他們出主意：害死武大，讓西門慶和潘金蓮作長久夫妻。



84　西門慶回藥舖去取了砒霜回來。王婆說事不宜遲，讓潘金蓮今夜就哄武大吃下；並說她自會過去幫着料理，讓潘金蓮不必害怕。



85　潘金蓮把西門慶送來的砒霜藏好，回來假意的哭着告訴武大，說她是一時的糊塗被他們騙了。



86　看看已近三更，潘金蓮忙把砒霜用水冲開，來哄武大喝。武大剛喝了一口，就被潘金蓮就勢一灌，一碗毒藥都灌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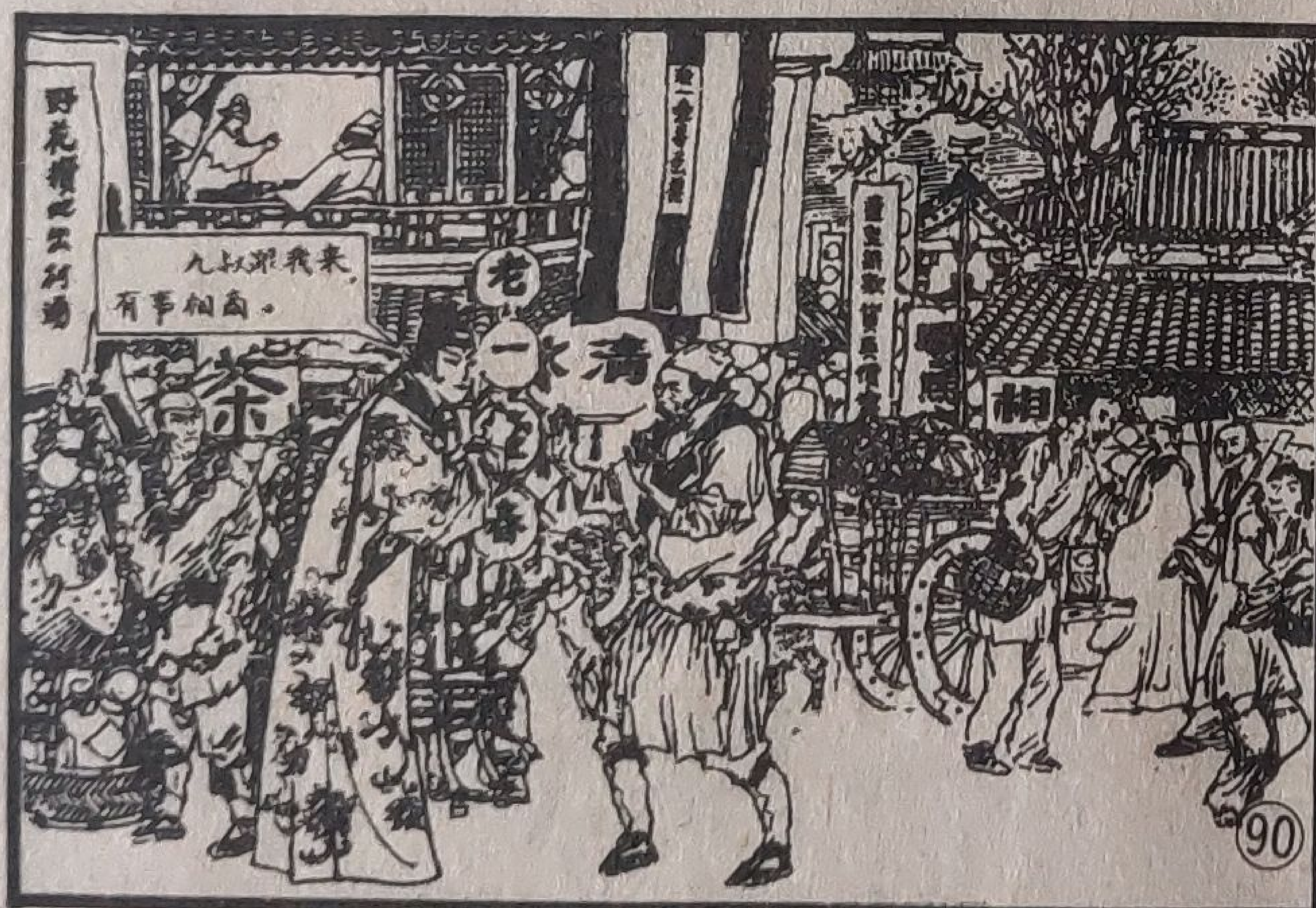
87　不一會，藥力發作起來，痛得武大滿床打滾。潘金蓮忙拿一床棉被把他沒頭沒臉蓋了起來。武大掙扎、喘息了一回，便不動彈了。



88　王婆知道武大已死，便過來幫助金蓮把武大七竅流出的瘀血擦掉。一切安排妥當，潘金蓮便披散頭髮，假意嚎哭起來。



89　第二天一早，西門慶過來打聽。王婆告訴他武大已死，只剩安葬的事了；並說別的好辦，就怕瞞不過團頭何九叔的眼。



90　西門慶離開王婆茶館，就找何九叔去了。原來這何九叔是地方上的團頭，像送殯出葬這類事是少不得他的。這時恰好何九叔也要到武大家去，兩個人在路上碰到了。



91　西門慶把何九叔拉到一家酒店裏，他一邊讓店家拿酒，一邊拿出十両一錠的銀子給何九叔。



92　何九叔不肯要西門慶的銀子，西門慶却硬要他收下。何九叔平時也怕西門慶，不得已只好收下，心中疑惑：我自去殮武大屍首，他却與我這多銀子，此事必定有蹊蹺。



93　何九叔到了武大家裏，先和潘金蓮定好了燒化的日子，就走近武大的屍體。他掀起被子一看，只見武大的七竅津津出血，面皮紫黑，心裏立刻明白了。



94　何九叔回到家裏，把西門慶贈銀、武大死得可疑的事都對老婆說了；又說這事以後被武松知道一定不會罷休。老婆說她也聽說鄆哥和武大捉奸的事。她替丈夫想了個兩全的辦法。



95　到第三天，何九叔一早就派了火家去抬武大的棺材。街坊鄰舍也來幫忙。潘金蓮一路乾號着到了燒化場上。



96　何九叔已在燒化場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棺材一到，他吩咐立刻點火燒化。（待續）

武林珍聞

筆力萬鈞

李藝・文
可飛・圖

清季自崇禎十七年入關以後，至覆亡為止，總計有順治、康熙、雍正、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等十個皇帝，享祚二百六十七年。

八旗子弟入主中原時不可一世的威風，到了道光皇帝即位時，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差不多已經消磨殆盡。宣宗道光皇帝承此衰疲之勢，即位後更是每況愈下，窩窩囊囊的當了三十年皇帝，又遭致了喪權辱國、流毒深遠的「鴉片戰爭」，滿清皇朝眞正是到了破敗不堪的衰竭地步了。

在衆多的皇子中，道光皇帝特別鍾愛皇四子恭親王奕訢，欲立為儲君，然以長皇子奕詝並無失德之處，意猶未決。一日天氣晴和，命諸皇子狩獵南苑，奕訢所獲鳥獸獨多，其他諸皇子亦各有所得，惟獨奕詝一無所獲；眼看道光皇帝以睥睨的目光注視有頃，說不定儲君之位就此有所轉移，想不到奕詝却不慌不忙的跪在父皇的馬前奏道：「時方春和，鳥獸正值衍生之期，不忍傷其生命，以上干天和，且不忍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耳。」道光皇帝大悅道：「是眞有君人之度矣！」傳位長子之意遂定。



據說奕詝的這一番舉措與說詞，乃其師父杜受田所教，蓋當時國難日亟，頗有擇勇猛威壯者立為儲君之意，杜受田看中了皇上的心思，乃藉機諷喻時尚如此，豈是獵多獲鳥獸者所能挽救乎？必以眞有人君之度者，或可望網羅天下人才，共持艱危，以圖中興也。

道光年間雖然是清代的中衰時期，但對於清廉耿介的循良的官吏，却獎勉有加，迭加拔擢，為國家保留了不少元氣，也為社會上樹立正義的力量，特別是于清端公成龍，由七品知縣洊升而至州牧，終至總督兩江；他並非是御筆親點的天子門生，而是由舉人大挑而出任刑部師爺，由於清嚴廉正，尤其對於治安捕盜有獨特的作法，寬嚴並用，威恩相濟，遂能所向奏功，嘗言：「寬固足以養奸，猛亦足以生怨，寓寬於猛，乃是良法。」

于成龍寫得一手好字，一筆一劃力透紙背，人但知其書法出神入化，却很少有人知其筆力萬鈞也。這裏所謂的筆力萬鈞，並非指其書法的氣勢及文詞的犀利，而是他自幼練就了一套「點墨絕技」，輒寫成一字，空留其中一「點」，然後張貼壁間，以筆遙擲之，能夠補上原先空留的一「點」，竟然絲毫不差。此無他，熟能生巧耳。

幼年時期常聽父老傳言，說是神筆王鐸為人書寫匾額，也許是故意漏掉一「點」，等到掛上去以後，人們發覺這塊匾額上的「太」字竟然少了一點，王鐸胸有成竹的握筆在手，濡滿了墨汁，站在匾額下方順手一擲，不偏不倚的剛好點在「大」字的下方中間，圍觀衆人喝彩不已，自是「神筆王鐸」之名，遂不脛而走。

大約是于成龍太過於注意練習書法，而忽略了策試制藝，因此並沒有一帆風順的成為兩榜進士，扛著一個舉人招牌，屢屢困頓場屋，遂在將屆不惑之年放棄了名登皇榜的心願，經過大挑，擔任他的一個老同窗的刑名師爺，積功而升任蘄春縣令，由於勤政愛民，治安有方，使得道不拾遺，門不夜閉，百姓愛戴，上憲稱許，遂奉朝命調知黃州。

黃州濱江臨山，地瘠民貧，盜賊四起，居民難以安居樂業，于成龍恍然謂同僚道：「親民之官，理應愛民如赤子，今黃州地界羣盜橫行，民不聊生，犯案纍纍，竟無能捕獲歹徒，吾不為該州牧則已，既為之，必要懲治也。」

是時黃州有盜魁張文標者，既有一個斯斯文文的名字，又是一派斯斯文文的打扮與作風，呼風喚雨，坐地分贓，但表面儼然是一副紳士模樣。城中北大街盡頭的張宅，佔地廣闊，房舍櫛比鱗次，每天三山五嶽的人物出入不絕，而且州署捕役，也有多人與之交稱莫逆，聽說于成龍奉令

來此，更凜於他在蘄春的治績，內心不免惴惴不安，懇請公門中人襄助一臂之力，應邀捕役咸稱：「彼一書生耳，有所偵緝，仍然操諸我等之手，我等與張兄交情深厚，必設法曲爲袒護也。」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新任的州牧仍不見踪影，或言其知難而退，上憲正在另選他人；或云其中途病倒，已轉往省城就醫矣！傳說紛紜，莫衷一是。張文標放心不下，一日親自出外打聽，中午時分，在一濃蔭密佈的道旁大樹下打尖，遠遠的看見一個邋邋遢遢的中年人躑躅前來，聲言投親不遇，潦倒至此，並懇請謂：「聞黃州有張俠士，慷慨仗義，能濟人急難，願投拜門牆，乞爲導引。」張文標聽到眼前這個人出口不俗，恭維得他心花怒放，乃詰問其姓名及家庭狀況，答以：「姓楊行二，人稱楊二，家住棗陽，自幼曾讀詩書，略通之無。」答話亦乾淨俐落，張文標頗爲欣賞，遂大模大樣的說：「欲找張俠士麼？即我便是！」

楊二俯身下拜，誠惶誠恐的說：「有眼不識泰山，幸得相遇，是天未絕我也；如蒙不棄，願司執鞭之役。」張文標答應了楊二的請求，遂攜回家中，自是楊二趨承伺候，頗能討張之歡心，竟至出入若無楊二追隨左右便鬱鬱寡歡，怏怏若有所失也。

沒有幾天工夫，張文標的底蘊盡爲楊二所悉，張家出入之羣盜，也視楊二爲張文標之親信；事實也確乎如此，張文標凡有危疑難決之事，皆不避嫌隙以實情相告，而楊二也爲之悉心籌謀，料事多中，不但張文標視其爲不可多得的幫手，羣盜更爲之佩服不已。如是月餘，凡各盜之綽號、夥件及歷年刦奪等事，皆瞭若指掌；忽一夕楊二突然不知去向，張文標追覓無著，還著實感嘆了一番！

翌日，衙門捕役悄悄來告：「于知州到署矣！」張文標並未覺得奇怪，只認爲是尋常報告罷了；惟失去楊二，猶如失去了左右手，爲之鬱鬱不樂者累日。

于成龍抵達州署概循故例，鳴鉦示衆，接印視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舉措，不料三日過後，忽然召集全班吏役及隨身親率，列隊於道，聽候檢閱，于成龍冠帶而出，問曰：「儀仗齊備乎？」大夥兒高聲答道：「早已齊備！」又問曰：「兵械齊備乎？」吏役愕然不知所措，于公怒叱道：「吾爲州牧，今欲出巡四城，途中倘遇盜賊，必須立予擒拿，安可不備兵械耶？」

等到兵械齊備，前呼後擁的乘坐綠呢大轎出了州署，衆吏役根本不清楚大人意欲何往，因此轉東向西，悉由于公在轎中發令指揮；待至城北大街盡頭張宅門前，于公遽命停轎，領先竟直入張宅，衆吏役執戟拿刀隨從跟進，守門人眼看如此架勢，那裏還敢攔阻。于大人健步如飛，穿堂入戶，完全是一副老馬識途的模樣，經過曲曲折折的迴廊，止於一處密室門外，大呼道：「張文標何在？」張從門隙望，見知州率衆前來，不禁爲之驚詫不已，但他畢竟是見過世面的强盜頭目，仍然强自鎭定，裝出善良紳士的態勢，連忙開門而出，拜伏在地，並求恕其不知大人駕到未曾遠迎之罪。于公喝道：「速令羣盜出來見我可矣！」張文標故作駭異狀：「此處無盜。」于公厲聲說：「今日羣盜不是前來聚會嗎？此事何能瞞我，爾可抬起頭來，看看我是何人。」

張文標抬頭一看，不禁爲之魂飛魄散，原來眼前的這位知州大人，正是日前不告而別的楊二也，連忙匍匐請罪，口稱：「小人知罪，任憑大人處斷。」于公懶得跟他囉嗦，只問：「羣盜可會散去？」張叩頭答道稱：「本擬今日聚會，因聞大人抵署，恐有不便而臨時改期，另行聽候召喚。」于公道：「我相信你！」遂從袖中抽出一紙，擲與張說：「此名單上所載之人作惡多端，爾爲我擒來，餘不追究，今後你須好好做人，吾不罪汝！」

張文標揣摩名單上諸盜，果然是十惡不赦者，其能寬恕者皆未列入名單之內，衡情度理張文標自然沒得話說，於是使出全力，不數日間名單上所載之殺人越貨盜匪，盡皆如數擒來，繩綁索綑的送入州署，一律予以梟首示衆，至是黃州盜匪絕跡，到處一片安樂景象，百姓稱頌之聲直達省城。

張文標摘奸發伏猶如神明，由於黃州的治績斐然，遂上調至首府武昌；到任之日就遇到一樁棘手的刑案，營弁安慶海擧發其胞弟刦盜餉銀，已定讞矣，于公認爲大爲不妥，乃問明原因，將首從要犯一一縱之使去，隨即稟明撫台大人稱：「非眞盜也，故縱之。」

試想：既無贓銀，又無眞憑實據，雖然安慶海之弟素行不良，亦不能據以定罪，屈打成招，終無補於實際，果然查到了許多蛛絲馬跡，于公向上憲稟報時，心中已有了十成把握，當撫台大人愕然問故時，于公逕指堂下的安慶海道：「眞盜即此人，速加捕治，毋令逸去。」

安慶海被縛後大驚失色，猶强詞抵賴稱：「無憑無據，豈可逮捕朝廷命官。」

于公道：「汝勾結羣盜刦走餉銀，尙稱無罪乎？」

安慶海道：「首犯是我胞弟，業已招供在卷，何竟更事株連？」

于公針鋒相對的說：「問題就出在這裏，一個人在大義滅親之前後，情緒上必有若干複雜的變化，而你擧發親弟弟爲盜，竟然無動於衷，此事就令人大起疑竇了，好在你的黨羽今晚不是要往木蘭山進香嗎？此刻大約業已在途中爲官兵擒獲了。」

聽到「木蘭山」三個字，安慶海一下子像中了邪似的，嚇得渾身顫抖不止；俄而吏役來報，羣盜已在木蘭山脚下全部落網；另派前往安慶海家中查贓亦回報已獲餉銀，至此全案眞相總算是水落石出了。這件轟動湖北全省的大案子，使得于公贏得了「于青天」的稱號，甚至連道光皇帝也得到了完整的報告，不久以後即不斷的連番擢升，終至朝命發表于成龍握江督大纛，一介書生，終獲大用，在「洪楊之亂」以前是頗爲罕見。

走馬上任之日，江寧全城大小官吏皆出城迎接，從早到晚始終不見踪影，咸謂：「于公言必行，行必果，奈何今日爽約耶！」

其實于公並沒有爽約，邏者來報，謂于公已從間道馳至，業已入轅！衆官員大驚，於是連忙一窩蜂似的返謁督轅，均被拒絕接見，惟按察使司某，以年家子身份獲准入謁，于公有一搭沒一搭的問了一些江寧現況，正欲端茶送客，按察使司某乘間進言道：「公之廉正，衆所知也，但過於清嚴，亦未免隔閡，上下之情不通矣！」並誠懇萬分的說他是以子侄輩直言無隱，願以此言爲公添壽。

于公笑道：「以此爲壽，太過便宜，是否可以他物壽我，譬如說魚壳？」

聽到「魚壳」，不禁冷汗直冒，蓋魚壳乃江寧大盜柴飛雄的綽號，武功高强，而且陰險狡詐，滑如游魚不算，因爲游魚尚有上鈎落網之時，而柴飛雄即使上鈎落網，仍不過是個魚壳而已，可見其狡詐程度之一斑矣！

魚壳殺人越貨，惡名昭彰，來去自如，官府吏役莫奈他何，而且交結駐防之都統，處處陰爲袒護，地方有司非特不能捕，亦不敢捕也。是以更加橫行不法，百姓受其荼毒者不計其數。

按察使司某奉命之後，乃召集府縣各官密議，衆皆瞠目結舌無言以對，但事情總要有個解決的辦法才是，否則如何向督轅交差。大夥兒挖空心思想來想去，終於還是運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個老辦法；第二天通衢要道上便貼出了千金賞格，徵求能人前往逮捕魚壳。

魚壳有恃無恐，縱恣放肆無所忌憚，且明目張胆大會狐羣狗黨於秦淮畫舫之中，張筵奏樂，窮奢極侈。有雷翠亭者實在看不過去，乃挺身而出揭去榜文，願往拘捕魚壳，並願以妻子爲人質，不得魚壳，甘願受責。

秦淮爲北寧勝地，畫舸如織，燈舫如星，雷翠亭僞爲乞丐，來到魚壳宴客的畫舫噭噭求食，魚壳心想，敢來太歲頭上動土，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於是拔刄刺肉，對準乞者面部擲去，口呼：「嗟！食肉。」

雷翠亭眞是個藝高膽大，神色不變，張口吞之，肉入口而刄尖已折。魚壳驚異不已道：「有此神技，何必乞食？」繼又沉吟半晌恍然謂：「吾知之矣！想係爲于青天來捕我耳！一身作事一身當之，寧肯爲汝累乎？！」

江湖中人在明知不敵的狀況下，就會索性大大方方的認輸，魚壳認栽了，雷翠亭也以禮相待，一再拜稱：「好壯士，願請同行。」

魚壳挺身而出問：「率同伴來否？」雷翠亭答：「現在艇外相候。」即呼吏役持鍊入，復謂：「如此便委屈壯士了。」

魚壳道：「此國法也，任汝等爲之。」衆吏役遂以鐵鍊加其頸，擁之入獄，司府縣皆相與慶賀，立即前往督轅稟報。

魚壳有飛簷走壁之功，復有裂鎖斷枷之能，一條鎖鍊，根本不放在眼裏，待至夜深人靜，一掙而脫，又鴻飛冥冥矣！

更鼓沉沉，夜半燈昏，于公猶在檢視魚壳的犯罪案卷，忽聞樑上有聲，遂不動聲色的以筆沾墨汁向上一擲，只見一男子持匕首躍下，于公叱道：「汝爲誰？」

其人答稱：「魚壳也。」

于公坦然自若，徐徐脫下官帽置案上道：「若要我頭，可來取去。」

魚壳跪在案前聲稱：「欲取公頭，尚待公命乎？方才在樑間，有物擊中雙目，如今眼前一片昏黑，如何尚能害公也。公眞神人也，想必得天之助，讓除惡貫滿盈之人乎？」

其實那裏有什麼「天助」，于公也不是什麼「神人」，完全是他自幼練就的一套「點墨絕技」，萬萬沒有想到竟在千鈞一髮之際派上了用場。

魚壳口銜匕首，跪地哀懇願死於于公手下，于公呼左右給以酒食，豪飲數大觥，問有何遺言，魚壳獨對妻子放心不下，于公許以不罪及妻奴，魚壳聞言道：「如此雖死亦可瞑目矣！」

於是連連痛飲不絕，天將亮已經爛醉如泥，吏卒來報夜半魚壳越獄，于公指堂下醉鬼道：「此即魚壳也。」命牽至西市鳴砲梟首。及至司府縣匆匆趕來督轅謝罪時，忽聞砲聲隆隆，正不明就理時，遙見中軍已回覆命，謂巨盜魚壳已正法矣！衆人面面相覷，後來才逐漸知曉督帥以「點墨絕技」制服魚壳，咸稱：「此之謂筆力萬鈞也。」

于成龍總督兩江時已垂垂老矣！然精神矍鑠，狀貌魁梧，美髯拂胸，猶好微服私訪，探察民間疾苦，官吏及百姓見有白鬚偉貌老者，輒以爲是于督師，因而謹言愼行，地方爲之弊絕風清者久之。（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　飛・圖

簫劍情仇（一）

黃山金盆洗手　仇敵夤夜尋釁

金華城是浙西的大鎮，由于東進或西出的客商都要在此歇脚，是以十分繁盛。此刻乃初秋時分，風高氣爽，正是客商出外的好季節，是故城裏街道上的行人，更如過江之鯽。

街頭忽然傳來一陣爭持之聲，接着又是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刄碰撞聲，一個綠衣少女向身旁的一位白衣青年撒嬌似的道：「三師哥，咱們過去瞧瞧。」

白衣青年身材頎長，五官端正，看來頗爲英俊，只是眉宇間有一股傲氣，教人看了並不舒服。當下他皺皺眉頭，道：「師妹，咱們還有事，何必多管閑事？這種熱鬧不看也罷！」

綠衣少女嗔道：「三師哥你幾時變得這般怕事？反正今晚要在此過夜，看看又不躭誤行程，打什麼緊？」少女一張俏臉宜嗔宜喜，清麗動人，撒起嬌來，更令人難以拒絕。

白衣青年眼睛不時望着師妹，道：「也罷，看看就好，可不得多管閑事！」

「你越來越像爹了！」

「師父要愚兄照顧你，愚兄不得不小心！」

「得啦，還不去！」綠衣少女不顧街上人多，拉着白衣青年向前走去。

原來有兩個十八九歲的青年揮刄相向，用刀的那位，臉圓而黑，用劍的那個身裁甚是高瘦。圓臉青年一口刀使得又沉又急，猛攻時隱隱然有風雷之聲；高瘦青年招式動作，均甚瀟洒，只是姿態瞧來有點娘娘腔的味道。

這兩人不但身裁與武功大異其趣，而且連作風性格亦截然不同，但刀來劍往，看來欲分勝負，非在三百招以外。白衣青年全神觀戰，暗中揣摸，綠衣少女輕聲問道：「三師哥，你看誰會贏？」

白衣青年輕聲說出自己的見解，綠衣少女頷首表示同意。

那使刀青年攻勢越來越急，十招佔了七招是進手式，旁人都暗暗替使劍青年担心，但瞧他反而十分鎮定，往往在危急時，奇招突出，化險爲夷！

眨眼間兩人已鬥了百多個回合，仍未分勝負，使刀青年叱喝連連，鬥得正酣，使劍青年忽道：「閣下既然非得到不可，在下就讓給你吧！」

使刀青年道：「誰要你讓？」

「那閣下意欲何爲？」

「刀劍分勝負，勝者得之，除非你抛劍認輸！」

使劍青年脾氣雖好，到底年輕，聞言不禁有怒。「閣下太自負了，此處人多，咱們另擇戰場如何？」

使刀青年哈哈笑道：「你大概是氣力不繼了吧？這地方好得很，何必另擇？」

使劍青年受此輕視，臉色微變，輕叱一聲，急挽長劍，凌空劃了半個弧，盪開鋼刀，劍刄尋隙而進，削向對方的肩膊！

使刀青年喝道：「來得好！」身子一歪，將刀横劈，直取對方腰際！

這一刀劈出，風聲如雷，直似與對方有不共戴天之仇，使得旁觀者紛紛後退！

使劍青年向後一跳，長劍反手撩出，先撥開刀刄，再擰腰閃出刀勢，手臂暴長，劍尖急刺使刀青年的胸膛！

這一劍使得妙絕，姿勢動作均十分輕靈，但由雄糾糾的男子漢手中使出來，却有點突兀！可是威力絕大，迫得對手倉惶後退！

綠衣少女忽然問道：「三師哥，你看這人使的招式像不像『仙女劍法』？」

白衣青年含糊地道：「好像是……」

使劍青年耳尖，聽見綠衣少女的話，身子微微一震，忍不住轉頭循聲望去，奈何圍觀的人多，不知說話的是誰。使刀青年趁他分神之際，寶刀急劈！

使劍青年吃了一驚，急不及待退後，忽然斜刺裏飛來一劍，只聞「噹」的一聲，將刀格開！

那刀勢子實在太猛，自旁刺來的長劍雖然能夠將其挑開，但亦因受不住那道力量，被撞落地上！

使刀青年住手抬頭一望，見破壞好事的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女，雙頰緋紅，綠衣清爽，頗是動人，他可不管這個，喝道：「那來的野丫頭，敢管少爺的事！」

綠衣少女瞪着一雙大眼睛，臉帶薄怒，道：「你罵誰是野丫頭？」

使刀青年道：「此處除了你，尚有誰？」

使劍青年亦乘機退開，道：「閣下此言差矣，君子豈能出口傷人？」

使刀青年哈哈笑道：「原來你們是一丘之貉！」

綠衣少女嗔道：「三師哥，你還不快來幫我？」

白衣青年年約二十，輕輕排衆而出，他看了那二個青年一眼，拱手道：「兩位兄台請了！兄台們若是意猶未盡，不妨繼續！」

少女嗔道：「三師哥，你沒聽見他罵小妹麼？小妹要他道歉！」

白衣青年臉有不耐之色，但仍抱拳對使刀青年道：「閣下該聽見敝師妹之言吧？」

使刀青年怪笑一聲：「你要我向她道歉？嘿嘿，也不是不可以，但得先問過我手上這伙伴！」說着揚一揚手中寶刀。

白衣青年語氣變得甚是冰冷。「閣下出口傷人，難道不該道歉？」

「她自找苦吃，怪得了誰？」使刀青年兇橫霸道地道：「你能勝得了少爺手中這口寶刀，我便向那野丫頭道歉！」

白衣青年冷笑一聲：「眞是狂妄！這算是向區區挑戰？要勝你有何難？只是贏了你也不見得光榮！」好小子，這話比使刀青年更加狂傲！

使刀青年勃然變色，提刀指着白衣青年。「來來來！少爺今日若輸給你，元琦兩個字便隨便你改！」

白衣青年大笑。「你叫元琦？區區爲何要替你改名？大家以和爲貴，就此算了吧？」

「瞧不出你是個虎頭蛇尾的人，你叫什麼名？」

「秦君燕！」

「秦君燕？」元琦轉頭問圍觀的人：「你們有沒有人聽過？哈哈，沒一個人聽見，少爺還以爲你是個大人物，原來是無名小卒！」

白衣青年秦君燕面上變色，道：「我本不屑出手教訓你，奈何你師尊不在，只好越俎代庖！」他好整以暇地抽出腰間長劍，動作瀟洒從容，完全不將對方看在眼中！

元琦大怒：「閣下口氣這般大，只怕是銀樣蠟槍頭！」

那使劍青年連忙攔在他倆中間，抱拳對秦君燕道：「秦兄，小弟徐艮玉，家師乃仙霞姥姥！今日得秦兄仗義執言，承情之至！然此乃小弟與元兄之爭，還是由小弟跟他解決吧！」

元琦將徐艮玉一把推開，道：「姓徐的，那副馬蹬讓給你就是，你給我讓開，少爺要抖抖他的底！」他橫跨一步，寶刀斜劈秦君燕的肩頭！

秦君燕冷笑一聲：「來得正好，今日教你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他手一提，以劍鍔撞開元琦的刀刃，乘勢借力，長劍如箭，急刺元琦脅下空門！

這一劍一出手，觀者盡皆色變，都知道秦君燕乃名家弟子，武功顯然在元琦之上！

元琦做夢也料不到，他一招使得如此兇險，眼看劍尖將至，千鈞一髮之際，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開這致命的一劍！

秦君燕跨前一步，左脚一抬，向元琦的膝蓋蹴去！元琦十分勇悍，不待上身弓起，寶刀便盡力劈出！秦君燕自揣勝算極高，自然不肯冒一絲的險，連忙退開！

元琦一站穩陣脚，寶刀如狂風掃落葉，向秦君燕上中下三路捲去！

秦君燕武功雖然在元琦之上，但要應付元琦的那股蠻勁，也不輕鬆，不過旁觀者却不斷爲他喝采，因爲他一進一退姿勢都美妙之至！

元琦一口氣攻了五六十招，加上剛才與徐艮玉先鬥了一場，氣力不繼，攻勢漸弱，而且速度也大不如前。

秦君燕忽然尖嘯一聲，長劍如鳳舞九天，「叮叮噹噹」一陣金鐵交鳴聲响，元琦已被迫退五步！

秦君燕冷冷地道：「你若肯認輸，區區便放過你，否則送你歸西！」

元琦怒哼了一聲，極力反攻。激戰中，只見秦君燕長劍自元琦肘下穿過，直刺其脅下。元琦一扭腰，寶刀不顧一切地斜劈過去，這一招顯然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秦君燕冷笑一聲，不待劍招使老，突然蹲身，左脚尖點地，右脚一掃，「噗」的一聲，元琦虞不及此，應聲倒地。

秦君燕長劍指在元琦的胸前，「你到底道不道歉？」

元琦臉色鐵青，咬着牙齦，自喉底迸出一個字來：「不！」

「你眞的不怕死？」

「你有種的便殺了少爺吧！」

「此刻你已如俎上肉，要殺你還不容易？」

元琦悍不懼死，一挺胸，「少爺技不如人，夫復何言，要殺要剮悉隨尊便，但要我道歉却是萬難！」

秦君燕見他不像做作，心生敬佩，綠衣少女剛才要他師哥教訓元琦，現在又于心不忍，輕聲道：「三師哥算啦……小妹不要他道歉了！」

秦君燕收劍退後，彎腰拾起寶刀，反

轉刀柄遞過去，道：「區區敬你是條漢子，你起來吧，剛才得罪了！」他將劍插回鞘裏，向徐艮玉拱拱手，向師妹打了個招呼，轉身欲行。

元琦自地上爬上來，道：「且慢……」

秦君燕霍地轉頭問道：「閣下還不服氣，要再打一場？」

元琦黑臉一紅，期期艾艾地道：「不是……我，小弟向你師妹道歉！」

秦君燕微微一怔，綠衣少女暈生雙頰，大眼睛一眨，「不用啦，我已不生你的氣了！」

元琦神態更見尷尬。「那不行……小弟輸了就得……咳咳，小弟錯罵了你，你不是野丫頭！」他顯然未曾經歷過此種場面，一張臉紅得像隻柿子。

少女「噗嗤」一笑，「你不用再道歉啦，我不怪你！三師哥咱們走吧！」

元琦與徐艮玉齊聲道：「且慢，小弟欲請賢師兄妹吃頓飯，請賞光！」

綠衣少女嫣然一笑，問：「你倆都要請，到底誰請？」

徐艮玉忙道：「剛才在下臨危，得姑娘一劍解圍，這頓飯理該由徐某請！」

元琦道：「不，剛才小弟魯莽，該由我賠罪！」

秦君燕不大耐煩，「兩位盛意在下跟敝師妹心領，異日有機再會！」

少女嗔道：「三師哥，大家一片好意，怎可拒人于千里，爹不是交代過，要咱們多結識些朋友麼？」

秦君燕心中暗道：「奈何此兩人根本不值得咱們結交！」不過他為了保持風度，嘴上只淡淡地道：「愚兄由小師妹主意！」

少女聲音似銀鈴一般，道：「你們兩個輪流請吧，一人請一頓，今晚及明早！」

秦君燕一怔，他實在不想跟這兩人應酧，輕咳一聲：「師妹，咱們明天一早便要趕路！」

元琦問道：「請問秦兄趕着去何處？」

秦君燕尚未回答，少女已搶着道：「咱們要去黃山觀禮！」

徐艮玉接問：「可是去觀『鐵背蒼龍』杞光德杞老英雄的『金盆洗手大典』？」

少女道：「正是，難道兩位也是如此？」

元琦與徐艮玉齊聲應是。元琦喜道：「好啊，俺正怕路上寂寞，如今一下子多了幾個伴兒，可就熱鬧了！」他似乎已忘記剛剛跟徐艮玉打了一場，也把他算了進去。「今晚俺請，姓徐的，你不要跟我爭！」

徐艮玉道：「那麼小弟明早請吧，反正路上還有幾天相處，不怕沒有機會！」

秦君燕見他們都已商量好了，不便反對，當下由元琦引路，到一家叫「醉香園」的飯館坐下。小二見有貴客至，忙上前招呼，元琦點了六個小菜兩壺酒。徐艮玉抱拳問道：「請問秦兄藝出何門何派？」

少女搶着道：「咱們能猜出你的師門，你也猜猜咱們！」

徐艮玉苦笑：「在下剛出道，孤陋寡聞，又天生眼拙，請恕在下猜不出！」

「我給你一個提示，咱們大師兄是萬鵬程！」

秦君燕瞥了師妹一眼，似乎怪她不夠穩重，道：「在下乃括蒼派弟子。」

元琦幾乎同時道：「原來萬大俠是你們大師兄！」

少女喜道：「你認識敝大師兄？」

元琦搖搖頭，道：「在下也是剛出道不久，怎會認識他，那是聽家師數番提及他的，因為萬大俠要與幾位朋友在太湖創立一個幫會！」

少女一怔，隨即喜道：「咱們大師兄豈不是要做幫主了？」

秦君燕心頭一動，問道：「元兄，請問此消息是否確實？」

元琦道：「是『太湖釣叟』游四淡游老前輩有一次來訪，告訴家師，恰為小弟聽見，而小弟在此之前已數度聽家師提及簫大俠，說他是一位好漢子，當得上大俠兩個字！」

少女臉有喜色，秦君燕續問：「元兄，請問令師如何稱呼？」

「家師馬嘯風！」

「原來是有江南刀神之稱的風雷刀馬前輩！」

少女道：「三師兄，待黃山之會過後，咱們去太湖找大師兄好不好？」秦君燕似滿懷心事，沉吟不語。

恰好小二將酒菜端上來，元琦連忙招呼，又為秦君燕師兄妹斟酒，敬過酒後，四人開始動筷，徐艮玉道：「尚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看了師兄一眼，低聲道：「小姓莫，賤名紫薇！」

徐艮玉「哦」了一聲。「原來姑娘是莫掌門的掌珠，失敬失敬，在下常聽姑姑提及令尊莫宣武莫掌門！」

秦君燕有點奇怪：「令姑是誰？」

「便是仙霞姥姥！」

「原來徐兄是隨姑母習藝的！」秦君燕道：「小弟亦常聽家師提及她，讚她一手所創的『仙女劍法』，自成一家！」

莫紫薇拉拉秦君燕的衣袖，撒嬌似的道：「三師兄，小妹剛才跟你說的話，你聽見沒有？」

秦君燕有點不好意思地瞥了徐、元兩人一眼，低聲道：「大師兄是掌門弟子，難道師妹不知道？」

掌門弟子將來便接掌一門之尊，又怎能另創幫會？何況師父仍在生，萬鵬程若當了幫主，在武林中的輩份地位，便與你輩平起平坐了，雖然武林中不乏這種事，但身為弟子的，必須事先得到師尊的應允！

元琦粗心可沒想到這些，又問道：「括蒼派近來門下弟子不多，但聽說你們這一代，也有四名弟子，不知排列第二的是那位大俠？」

秦君燕臉色不大好看，莫紫薇又搶着道：「敝二師兄是楊興家，在『八方鏢局』當副總鏢頭！嗯，對啦，剛才你們因何事而起衝突？」

徐艮玉臉上發熱，望着元琦，說不出話來，元琦道：「是為了買一副馬蹬……因為只剩下一副，咱們又要趕路！」

莫紫薇料不到他倆捨生忘死惡鬥，只是為了一副馬蹬，呆了一呆，秦君燕聽後

，更認爲這兩人沒有出息！

徐艮玉也看出秦君燕心中不快，忙道：「秦兄，這種事，以後不會發生了！」

秦君燕道：「以愚見大家也不必一道登途！」

元琦急道：「秦兄，小弟以後一切以你馬首爲瞻，絕對不會再跟徐艮玉衝突！」

「就怕你會跟別人爭執！」

「只要秦兄反對，小弟一定不會！」

秦君燕見他兩人對自己甚爲恭敬，不但厭惡之感大減，而且還有點飄飄然。「大家趕路都辛苦了，吃了飯早點歇息，明天一早就要趕路，有話在路上再說吧！」

＊　＊　＊

黃山離金華有四五百里路，雖然馬快，但也要好幾天才能到達，幸而路上有伴，不愁寂寞，不過秦君燕却不大喜歡跟元琦、徐艮玉說話，不時露出不耐的神色，幸而元琦和徐艮玉對他的武功甚爲佩服，不以爲忤。

四人之中，最高興的是莫紫薇，她第一次下山，又性格較活潑，平日在山上日夕對着嚴父和古板的師兄，十分沒趣，驟然多了兩個新朋友，甚是新奇，不斷問這問那！

第四天黃昏，他們便到了黃山山脚，那裡有家小客棧，四人將坐騎託客棧料理，便聯袂登山。

黃山號稱六十六大峯，六十六小峯，實際上根本不止此數，名聞武林的黃山派在蓮花嶺，而「鐵背蒼龍」則在天都峯，路途雖崎嶇，却難不倒他們。

一入山，四人抬頭望去，只見層峯疊巒，不見盡頭。近處的山峯更如擎天巨柱般，直插入雲端，奇峯怪石，襯以黃山獨有的松樹，看得他們目瞪口呆，幾疑進入仙境。

良久，徐艮玉才讚嘆道：「小弟曾去過武夷山，盡覽其三十六峯，七十二岩，九曲十三溪之美景，以爲天下勝景盡在其間，料不到黃山之峯、石、松又另有意境！」

莫紫薇指着一座似寶劍一般插入雲霄的石峯道：「師兄，咱們爬上峯頂去看看雲霧……」

徐艮玉道：「雲霧形成之意境，以小弟之經歷，遠觀大勝近賞，何況一片白濛濛，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莫紫薇天眞地道：「我要去找雲中仙子！」

徐艮玉與元琦忍不着都失聲笑了出來，秦君燕心中忖道：「你豈不就是雲中仙子？他日我若能娶得小師妹，大可遷居此處，做其神仙眷屬！」

元琦道：「天色快黑了，快上去吧！」再行一程便見到一堵石壁上刻着「天都峯」三個大字，下面還豎着一塊木牌，上書觀雲居由此路上。

觀雲居便是杞光德的居所，四人沿路而上。路長而狹，曲折崎嶇，幸而走了十多丈便見到不遠之處有個草坪，邊緣豎着一塊木牌，上書觀雲居三個紅字，一望即知此乃新近才立的。

四人上了草坪，見兩個壯年漢子在迎客，雙方寒暄過後，才知道此兩人年長的是杞光德的徒弟應志龍，年紀較輕的則是杞光德的次子杞任道。

應志龍帶四人上去，只見草坪深處有七八棟大草寮，還有八棟土屋，那些草寮大概是爲了這次觀典大會建的。草坪上有些木墩、石頭，既可作几，亦可作櫈，好些年長的人在奕棋或品茶聊天，不時傳來爽朗的笑聲。

那幾個老漢見有人來，抬頭望了一下，見來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子，又低頭專注弈棋了。

應志龍則十分客氣，「四位少俠遠道而來，料已飢渴，請隨應某到屋裡進些茶點，晚飯不久就可開上來！」

秦君燕道：「小弟等並不飢渴，請應兄先帶咱們去謁見令師。」

應志龍沉吟道：「家師正與幾位前進商量大事……嗯，請等等，待在下先進去通報一下！」

「有勞應兄！」

過了一陣，只見一位滿頭白髮，臉紅如血，雙眼炯炯有神，後背微駝的老者跟着應志龍出土房，秦君燕估計他便是杞光德，於是着師妹上前參見。「家師近來因抱恙，未能親來觀禮，是以派遣小侄和師妹代表。家師再三叮囑小侄，務須代他老人家向前輩致歉！」

杞光德哈哈笑道：「莫掌門抱恙仍派徒弟和女兒來，此情此義與彼親自來又有何異，老朽感同身受！」

秦君燕道：「前輩客氣！」

杞光德轉頭問道：「莫姪女，令尊患的是什麼病？是否要緊？」

「家師舊傷復發，最近閉關練功療傷！」

「莫掌門功力深厚，當能無碍！」杞光德又跟徐艮玉和元琦見過面，便匆匆進屋。

元琦輕聲道：「這老頭有點架子！」

秦君燕忙道：「你可知道這幾天可有多少武林名人光臨？若連小輩也得細意招呼的，再有幾個人也分身乏術！」

元琦訕訕一笑，應志龍只當沒聽見，引他們進入一草寮，裡面安了幾張長桌，桌上放了好幾個茶壺，還有些包粿糕點的。

「四位請隨便，在下還得到外面迎接貴賓！」應志龍言畢又出去。

四人趕了一天的路，都又飢又渴，也不客氣，各自塡飽了肚子便算。元琦道：「差不多！留些晚上再吃！秦兄咱們呆坐在這裡也沒意思，不如出去走走吧！」

「外面也沒什麼好看的。」

「看看風景也勝似在這裡！」

莫紫薇第一個贊成，徐艮玉望着秦君燕，看樣子是以秦君燕馬首是瞻，秦君燕不想掃大家的興，只好長身道：「走走也好，不過得愼言愼行！」

四人走出草坪，只見杞任道帶着一個中年漢子，神色焦慮地向杞光德居住的土房子走去，杞任道見到秦君燕等人也不打招呼。

元琦輕聲道：「那人是什麼大人物，杞二俠這般緊張的？」

大典日期是明日午時，但至今到觀雲

居的人並不多，坪上只有十餘人，而且看樣子都不是什麼一流的角色。莫紫薇一心以爲可以藉此機會瞻仰武林高手風範，見狀不由有點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秦君燕忙問：「師妹何事嘆息？」

莫紫薇低聲道：「三師哥，爹不是說杞前輩武功既高，朋友也多麼？」

秦君燕知其意，安慰道：「也許明早才會到！」

徐良玉道：「據小弟所知，杞前輩以前脾氣火燥，嫉惡如仇，甚得同道尊敬，後因家遭巨變，性情大變，在此隱居，便少與昔日朋友來往了！」

莫紫薇問道：「既然杞老英雄在此隱居已久，又何必再來一個金盆洗手，豈非多此一擧？」

秦君燕道：「隱居只能對那些找不到他的死敵起作用，眞要讓人家找上門來，只好接着了，但金盆洗手之後，以前的恩怨便一筆勾銷！」

徐良玉忽然「咦」了一聲。「莫非杞前輩結了什麼强敵不成？」

秦君燕心頭一動。「這姓徐的倒有點小聰明。」當下道：「咱們做小輩不宜在背後議論長輩！」

徐良玉臉上一紅，慚愧地道：「秦兄說得是！」

忽見杞任道也匆匆自土屋出來，向兩個弈棋的老頭走去。秦君燕等見杞任道這神色有異，都轉頭望去，也不知他對那兩個老頭說些什麼，那兩個老頭連棋也不下了，匆匆跟杞任道返回土屋。

秦君燕恍然，暗道：「莫非明天大典前，會有强敵至？」他心頭忽然引起一陣興奮。他雖然不是頭一次下山，但以往都只是括蒼山周圍走動，也未遇過什麼高手，因此有點幸災樂禍，最好此刻便有强敵臨門！

天色已黑，草坪上掛了很多風燈，光如白晝，飯還未開，又來了幾撥人馬，可惜都不是秦君燕和莫紫薇所期待的人。

俄頃，草寮裡的人都紛紛走出草坪，杞光德的兒子和徒弟十分忙碌地指揮下人安桌擺椅，飯菜和酒的份量甚爲足夠，但質素一般，那些有地位和武功的人則在土屋裡飲宴。

杞光德大子杞任遠代父敬酒，說了一些門面話，羣豪都紛紛動筷，由於自始至終都不見杞光德出來，羣豪都估計必有大事發生。

一個壯漢忍不住問道：「杞大俠，請問明天大典是不是有些麻煩？」

杞任遠乾咳一聲，道：「對不起，在未得家父同意之前，在下不敢胡言，請諒！」他怕別人再問，便頻頻勸酒，羣豪心頭嘀咕，悶聲吃飯，草坪沒一點歡樂的氣氛。

散席後，羣豪都在草坪上散步，山上秋夜，涼意甚重，四周一片漆黑，亦無風景可看，因此羣豪一早便到草寮裡休息了。四座草寮，只有一座是女客專用的，秦君燕、徐良玉和元琦三人在一起。

草寮裡的地上鋪了些木板草蓆，權充床鋪，三人換了環境都睡不着覺，元琦輕聲問徐良玉：「喂，你說他們在弄什麼玄虛？」

徐良玉道：「你是指杞前輩？看他們這般緊張，一定是有仇家準備在他金盆洗手之前出面阻擋！」

元琦喃喃地道：「不知這是什麼大魔頭，令得杞前輩他們如此緊張！」

這個問題徐良玉自然沒法答他，秦君燕就算知道也不會說，但旁邊有個中年漢子却開腔了：「聽人說，早年杞老英雄的仇家極多！」

元琦道：「這誰不知道？仇家多又怎樣？山上便有這許多朋友，盡可替他分憂！」

那中年漢瞪了他一眼，道：「奈何其中一位仇家武功極高，山上的人雖多，却沒一個是其對手！」

「他厲害但咱們人多！」

中年漢子冷笑一聲：「人家挑明單打獨鬥，杞光德明知無人可敵，好意思叫朋友們替他犧牲麼？」

元琦臉色一變，徐良玉接問：「那位强敵是誰？」

「是……」中年漢子嘆了口氣，道：「反正你們也不認識，更沒法替杞英雄分憂，說來作甚？早點睡覺吧！」

元琦仍不服氣：「他既然是惡魔，咱們也不必跟他講什麼規矩，索性一窩蜂上，俺就不信數十個人打不過他一個！」

中年漢子冷笑一聲：「後生小子，說話要先想一想！人家敢在這時候來尋衅，沒有把握敢來麼？說得明白一點，你有朋友，人家也有猪朋狗友！總之明天一定會有一場熱鬧！」

秦君燕怕元琦再失言出醜，忙道：「這位英雄說得是，咱們還是早點休息吧！」

中年漢子躺下，道：「如今山上武功最高的數杜莊主，但跟那個人一比，却又差了一大截了！」

秦君燕問道：「杜莊主可是一谷二寨三莊的杜家莊莊主杜知天杜英雄？」

「不是他還有誰？」中年漢子轉過身去，分明不想再跟他們說話。

自從二十年前，九大門派跟邪道數名高手在祁連山血戰之後，魔焰雖滅，但九大門派亦傷亡慘重，紛紛閉關不理世事，期以三十年時間恢復元氣，一谷二寨三莊主便在這時候崛起，而杜知天近年來名頭正盛，如日中天，可是比起對方仍差一截，杞光德仇敵之强，由此可見！

秦君燕等三人，相顧駭然，但三人都是血氣方剛，過後反而有點躍躍欲試，元琦吸了口氣，低聲道：「秦兄，有機會咱們明天倒要鬥鬥那惡魔！」

一陣山風吹了進來，桌上的燈光竟被吹熄，光線一暗，羣豪心頭無端一陣亂跳，接着遠處傳來一道慘厲的笑聲！

那笑聲來得極快，聽得人耳朵極不舒服，羣豪都忍不住地打了個冷顫，粗濁的呼吸聲，彼起彼落。只聽杞任遠的聲音在外面響起：「何方高人夜訪，敬請現身！」

一個尖細的聲音隨風送到：「杞光德若還未死，那就好得很！」

元琦一骨碌爬了上來，道：「快出去看看！」秦君燕這次不但不阻撓他，而且立即跟他出去。只見杞光德的兒子徒弟都集結在土屋外，神情嚴肅。

草坪的風燈比剛才更多，也有幾個人聽見聲音探頭出來查看的，其中一位正是莫紫薇，莫紫薇見到師兄出來，便跑了過來。

秦君燕見應志龍比較好說話，便走前抱拳問道：「應兄，請問此人是誰？」

應志龍憂心忡忡地道：「剛才杜莊主帶來一個消息，丐幫的殷長老者告訴他，明天有人要上山搗亂及對家師不利！」

秦君燕道：「未知那惡魔是誰？」

應志龍嘆了一口氣，道：「不說也罷，秦少俠如果明天勢色不對，你便攜師妹伺機下山去吧！」

秦君燕咳了一聲，道：「家師跟令師是好友，小弟怎能在杞前輩有難時離開？」

應志龍正色道：「秦少俠，這不是逞强的時候，家師絕對不會怪你，而且這也是敝門跟對方之間的樑子，與括蒼派無關！」

他說得這般決絕，秦君燕反倒不敢再堅持，正不知如何下台，忽聞杞任遠大聲喝道：「來者何人？」

只聽一個宏亮的聲音道：「愚兄弟乃人稱『天地雙傑』者是也！」

應志龍對秦君燕道了聲失陪，立即走前道：「原來是羅大俠和羅二俠大駕光臨！請恕在下有失遠迎！」

燈光下只見山路上走來兩個漢子，一個奇高奇瘦，另一位則又矮又胖。胖者乃大哥，雙名友直，瘦者乃弟弟，雙名友諒。

這兩兄弟得到「東海散人」傳授一套合擊術，由於身材上的特點，兩人聯手，威力極大，在閩南一帶，聲名極盛！

秦君燕曾在師父口中聽過此兩人的名字，只是師父語意不詳，是以動了好奇之心，留下來觀察。

只聽羅友直問道：「不知閣下跟杞老英雄如何稱呼？」

「家師就是杞光德。」

「原來是應兄！」羅友諒道：「愚兄弟因在路上碰到些麻煩，所以來遲了！請諒！」

「豈敢！兩位英雄不遠千里而來，敝門上下無不感激！」應志龍替他倆介紹周圍的人。

杞任道道：「兩位遠來，料尚未晚膳，請跟在下到飯廳用飯，然後再休息如何？」

「但憑吩咐！」

杞任道走前引路，羅氏昆仲跟在後面，杞任道見他倆行動不大俐落，驚訝一聲：「兩位身上是否有傷？」

羅友諒道：「不敢瞞杞二俠，愚兄弟的確受了點傷！」

杞任道問道：「是誰傷賢昆仲的？」

秦君燕連忙豎起耳朵而聽，就在此刻，山下傳來一道長嘯，嘯聲尖而棉實，草寮裡的羣豪都被驚醒！嘯聲來得極快，盞茶工夫已接近草坪，此刻嘯聲更似鋪天蓋地而至，使得羣豪耳朵嗚嗚作响。

應志龍沉聲道：「來者是誰？」

喝聲似萬馬奔騰，刹那間已至坪緣，倏地一聲止遏，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駭人聽聞的笑聲，尖銳而淩厲！

應志龍心知來者是敵非友，是以語氣一變，「閣下若還是個人物的，便請現身，裝神扮鬼，算是那門子的好漢！」

話音一落，一串風燈下已多了一個人：「無知小子，口出狂言！」

秦君燕定睛望去，只見那人髮亂如草，頂上的束髮器亦搖搖欲墜。身上的道袍又破又髒，脚上穿一雙破靴，肩後插着一柄劍，臉瘦無肉，雙顴插天，一雙細眼神光亂射，令人一望更感噁心！

應志龍吃了一驚，但仍力持鎮定。「閣下是誰，請先亮號！」

「原來剛才是你在放屁！」道人道：「叫杞光德滾出來！」

應志龍沉住氣道：「閣下不亮號，在下無從通報！」

老道哼了一聲，陰惻惻地道：「道爺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的時候，你這小子還掛着兩筒鼻涕哩！」

忽然土屋裡走出一個中年漢子來，儀表出衆，雙眼顧盼之間，自有一股威嚴。「瞧閣下這副尊容，不用問也知道是昔年的七大魔頭之一『色中餓鬼』木劍道人了！」

老道咪咪笑道：「算你還有點眼光！你是誰？快叫杞光德出來，道爺有筆賬要跟他清算！」

秦君燕等人暗吃了一驚，因爲七大魔頭都是二十年前，搞得武林風雨飄零的邪派絕頂高手！那大魔頭姓唯，本名四海，後來改名我尊，唯我尊三個字霸道之極，聞名知人，眼前這個木劍道人，雖然排最末，但仍教人聞名胆顫！

那中年漢子表面上鎮定恒常，道：「在下杜知天，閣下若有所賜教，明日請早！」

木劍道人臉色一沉，怒道：「姓杜的，你近來雖有點名氣，但還不放在道爺眼中，你是什麼東西，敢將杞光德的事統攬上身！」

杜知天不亢不卑地道：「在下與杞英雄毫無瓜葛，只是欽慕其人，而且知道他此刻無暇，所以代他答話！」

木劍道人仰天打了個哈哈。「眞是世道變了，道爺要見一個人，居然有人代言無暇！」他聲音轉厲：「不管他有暇無暇，道爺要見他，他便得出來！」

「豈不知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觀雲居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依道爺看，如今依然是河東，天下沒有道爺去不得的地方！」木劍道人轉首問杞任道道：「小子，你又是杞光德何人？」

「家父的事，便是在下的事，妖道你有本領的，盡管使出來，杞某代父接招！」

「有種！」木劍道人冷冷地道：「道爺要殺你，當眞的易如反掌，但落個以大壓小，要吃同道耻笑，也太抬舉了你！姓杜的，你也來吧！還有那個也一齊來，待道爺一起打發你們上路！」他左手向秦君燕一指。

秦君燕暗吃一驚，不料杜知天已一聲長笑：「你莫以爲天下無敵，過得咱們兩個再說！」

木劍道人眉頭一掀，道：「你想早死

一點，道爺豈有拒絕之理？」

杜知天抽出一對吳鈎劍，杞任道則赤手空拳應戰，兩人一前一後，將木劍道人圍住，此刻草寮裡的人都紛紛出來觀戰，但始終不見杞光德！

木劍道人面對這許多人，了無懼色，挺立如山，莫紫薇低聲問道：「三師哥，你說那一邊會贏？」

秦君燕有點神不守舍地道：「他們還未動手，愚兄又非神仙怎會知道！」

莫紫薇小嘴一噘，道：「小妹說那臭道人一定輸，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嘛！」

秦君燕低聲道：「開始了，別吵！」原來杞任道到底年紀較輕，左掌護胸，右掌一引，首先發難，木劍道人對他這一掌視若無睹，身子的如石像般挺立着！

杜知天一對吳鈎劍早已作好準備，只要木劍道人一動，他絕招即時攻出！却不料木劍道人不愧是有數的高手，鎮定功夫亦有過人之處，直至杞任道那一掌離身三寸，身子才向左一閃。

杜知天急踏前一步，雙鈎齊出，一取木劍道人之肩，一取其小腹！

木劍道人豈是省油燈？他早料到杜知天有此一着，因此身子橫閃之時，右袖倏地拂出，袖角注上內力，硬似鐵板，向杜知天切去！

杜知天踏前一步，等於將喉管送上去捱打，這一着大驚，急忙收鈎退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木劍道人這一着料敵先機，顯示其功力來，羣豪却暗為杜知天捏了一把汗！

杞任道見杜知天危險，又發出第二掌！木劍道人雖然以背對着他，但他聽聲辨位之術極精，頭也不回，反手發出一掌，迫向杞任道！

杞任道要想收招已來不及，兩掌雖未接實，兩股掌風已撞在一起，發出「蓬」的一聲響，杞任道胸膛如撞巨木，連退三步，體內氣血奔騰，喉頭發甜，他極力忍住，不讓血湧出來，但第三掌却再也發不出去！

「蓬」的一聲過後，木劍道人身子一晃，趁勢標前幾尺，左手五指如同鐵爪般，望杜知天面門抓去！

杜知天一退之後，便站穩了脚，右脚一翻，反削木劍道人的手腕；木劍道人手腕一轉，在瞬息之間，化抓為彈，將杜知天的吳鈎劍彈開！

杜知天左手吳鈎劍急揮，鈎向木劍道人的脖子！木劍道人頭一低，在劍下閃過，踏前一步，右袖望杜知天的面門拂去！

杜知天這年來能在武林高手中佔一席位，自非省油燈，雙脚一錯，右鈎橫截木劍道人的袖管！

木劍道人冷笑一聲，本來被他眞氣貫注，勁如鐵板的袖管，霎時間化為繞指柔，「颼」的一聲，捲住了杜知天的吳鈎劍！

說時遲，那時快，木劍道人左臂穿袖而出，掌心湧出一股黑氣，急擊杜知天！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觀戰的羣雄一顆心剛提起，杜知天已陷險境！

杞任道見狀又驚又急，拚盡全力，大喝一聲，雙掌齊出，再望木劍道人後背擊出！

木劍道人臉色一變，猛地擰腰轉身，右掌改擊杞任道！是次他心頭憤怒，用上六成眞力，存心取杞任道之命！「蓬」的又一聲響，杞任道身子如皮球般飛開去，人未落地，一口鮮血已經衝口噴出！

羣豪驚呼一聲，立時有人去扶杞任道，杞任道內傷頗重，已無再戰之力！

木劍道人雖然一掌却敵，但內力分開使用，再也無法困得住杜知天的吳鈎劍，只聞「嗤」的一聲，木劍道人袖管已經斷裂！

杜知天吳鈎劍劍芒大盛，雙鈎劍如輪子般震動，招招凶險，拚命向木劍道人攻去！

木劍道人嘿嘿冷笑，見招破招，似乎未把對方放在心上。

杜知天知道自己生命和名譽，全在這一戰，是以拚盡全力施為，可是木劍道人雖未抽劍，已將他迫得喘不過氣來。

幸而杞任遠聽見乃弟受傷，連忙出來，見杜知天危險，自無坐視之理，立即加入戰團。木劍道人哈哈笑道：「又來一個替死鬼了！」

杜知天鑒於杞任道之敗，連忙提醒他：「杞大俠請小心，不可與他硬拚！」

木劍道人嘿嘿冷笑，他將六成功夫用來對付杞任遠，雖然杜知天拚命攻擊，希望減輕杞任遠的壓力，但過了二十餘回合，木劍道人已找到一個破綻，一脚踢出，正中杞任遠的小腹，把他踢飛，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杜知天大吃一驚，他本來以為憑自己一身本領，再加上一個人，最低限度也可以與對方鬥個平手，但料不到杞氏兄弟都先後受傷，剩下自己獨力支撐！

羣雄雖然暗暗替杜知天担心，但一來木劍道人的淫盛，二來杜知天近年來如日中天，躊躇滿志之下，待人未免傲慢，是以雖有俠名，却不得人緣，因此觀戰的人雖多，却無人下場助他！

莫紫薇看得手心沁汗，悄聲道：「三師哥，杜莊主快不行了，你還不下場助他？」

秦君燕臉色一變，心中暗道：「小師妹眞是不知好歹，叫我下場，豈不是要我去送命？」當下輕聲道：「杜莊主沒要求旁人助他，愚兄下場，只怕他不高興！」

莫紫薇道：「人家此刻怎能開口求人？三師哥，這臭道士分明不是好人，爹平時不是教咱們要匡扶正義，鏟除邪魔麼？」

秦君燕心中十分懊惱：「師妹當眞天眞，師父雖然這樣教咱們，却不是要咱們白白送死！」他心中這樣想，嘴上却不敢說話，只表現出一派猶疑未決的樣子。

莫紫薇瞪了他一眼，道：「三師哥，你平日眼高于頂，不將人瞧在眼中，此刻還猶疑什麼？你不去小妹去！」

秦君燕大吃一驚，連忙伸手抓住她的手臂，道：「師妹且莫魯莽，說不定杜莊主另有好計却敵，咱們貿貿然出去，恐怕反會破壞了他的計劃！」

「咱們又怎知道杜莊主是否有却敵的好計？」

秦君燕沉吟道：「且再看一陣，待他不敵時再下場未遲！」

莫紫薇高興地問道：「三師哥，你眞的不怕那惡魔麼？」

秦君燕一挺胸，極力保持鎭定。「誰不怕死？不過爲了正義拋頭顱，洒熱血乃吾輩應爲之事，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莫紫薇伸手握住秦君燕的手掌，道：「三師哥你是好人，老天爺一定保佑你！希望你比大師哥更好，令後人均稱你一聲大俠，則小妹臉上也有光！」

秦君燕心中又是受用，又是憂懼，思緒翻騰，暗中苦笑道：「今日我秦君燕便把命送給你吧！但假如我今日死了，人家且尊我一聲大俠，你待我好，又有何用……」

秦君燕胡思亂想，心中時甜時苦，他暗戀小師妹已久，只是師妹對兒女之情還不太懂，有時也頗覺苦惱，忽覺手掌一緊，稍攝心神，定睛望去，原來杜知天左臂已被木劍道人的袖管拂了一記，左臂已舉不起來。

「三師哥快下場！」莫紫薇手上又微用力。

秦君燕尚在猶疑，那邊廂的元琦已抽出寶刀，道：「杜莊主你如不嫌棄的，在下便與你聯手！」

元琦已開腔，秦君燕不能再裝聾作啞，忙道：「兄弟且等一下，待愚兄不行，你才下場！」

元琦喜道：「秦兄肯下場，這妖道必輸無疑！」他說得極是肯定，羣豪本來都不將這幾個年輕小子看在眼內，此刻却一齊望過來。

秦君燕更加不能站着不動，倏地抽出劍來，道：「請杜莊主見諒，對這種邪魔，實在不宜遵照什麼武林規矩的！」

杜知天一條左臂差不多等於廢了，只憑一柄吳鈎劍在苦苦支撐，那裡還答得出話來！只怪他太過矯情。

木劍道人道：「杞光德，你再做縮頭烏龜，道爺便拿他們來祭旗了。」

秦君燕慢慢下場，道：「妖道，你說大話，也得提防風大吹閃閃舌頭！」

木劍道人桀桀笑道：「你若嫌命長的，便趕快來受死吧！」

秦君燕已騎上虎背，乃朗聲道：「俠義道上的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妖道，少爺與杜知天相加，年紀也大不了你，以二敵一才公道！」

杜知天暗惱：「這小子光會說不會幹，別是個銀樣蠟槍頭才好！」思索間，木劍道人迎面拍至，他不暇思索，吳鈎劍迎起，木劍道人手掌忽然縮進袖管，以袖帶開杜知天吳鈎劍，左掌如山迎面擊去！

杜知天大驚急退！他退，木劍道人即進，那一掌的威勢更大了，眼看杜知天脫不了，他唔叫一聲：「吾命休矣！」

不料秦君燕斜刺裡一劍刺至，取的正是木劍道人的手腕！這一劍攻敵必救，迫得木劍道人翻腕換式，杜知天這才有機會喘一口，暗叫一聲慚愧，舉袖拭一拭汗，揮劍再上！

木劍道人眼看可以取杜知天之命，却讓秦君燕破壞了好事，心頭之怒可想而知，便將怒火發洩在秦君燕身上，一連兩掌，狂風乍生，秦君燕如怒海中的小舟，搖晃不定，但他爲人比較冷靜，知道此乃生死關頭，咬牙凝神而戰，他總結杞氏兄弟的經驗，不與對方硬拚，也知道自己實非對手之敵，是以對方出擊，他亦出招，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

這一着十分高明，木劍道人豈肯與這麼一個無名小卒玉石俱焚？不斷變招，是故秦君燕並未遇險，而且動作姿勢瀟洒之至，在場的羣豪，不禁對他刮目相看。

杜知天右臂受傷，威力大減，雖然秦君燕對他的幫助比杞氏兄弟大得多，但兩人在木劍道人强攻之下，仍處下風。

秦君燕聽見羣豪在向師妹和元琦查問自己的來歷，心想既然已拚死下場，就不能表現得太窩囊，總得盡力跟木劍道人周旋到底，說不定反而能死裡求生！

主意一定，只見他手腕一抖，劍尖泛起兩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這一招「雙雲出岫」是括蒼劍法的絕着，對方難以預料攻擊的方位，劍花一起，羣豪即有人喝采！

杜知天心中也喝了一聲采：「想不到這小伙子，竟有此功力，他日必成大器！」他精神一振，左臂的疼痛似乎減輕了少許，重整旗鼓，站穩了陣脚。

木劍道人一袖一掌，指東打西，秦君燕一劍來至，他一掌擊過去，掌風將劍震歪，劍花登時不見，但秦君燕變招極快，手腕一抖，白光過處，又將木劍道人的另一隻袖管削斷！

元琦首先帶頭鼓起掌來，木劍道人老臉有點掛不住，霍地一聳肩，伸手拔出背後的木劍。這把劍聞說是用南海海底椰樹所製，甚是堅韌，與精鋼所製無異，但輕靈及柔韌處，更勝鋼劍！

木劍道人一劍在手，手臂一指，立將杜知天那柄吳鈎劍撞開，左掌一橫，一股掌風湧出，直襲秦君燕！

秦君燕吸取杞氏兄弟的教訓，絕不跟對方硬拚，立即飄身退後，然後再伺機搶前。木劍道人正要他如此！他取得這一瞬即逝的機會，倏地標前，木劍刺出，向杜知天攻去！

這一劍平平無奇，但劍底生風，一時無兩，木劍道人生得甚是猥瑣，可是此劍一出，羣豪觀感大改，高手的確是高手，自有其過人之處！

杜知天見狀心頭一沉，急忙揮劍一格，木劍道人使了個「黏」字訣，木劍沾及吳鈎劍，即有一股吸力，將吳鈎劍引開！

杜知天這一驚非同小可，此刻最明智的做法是立即拋劍，但一拋劍，等下更無從抵擋木劍道人的攻勢。

猶疑的念頭，一閃而過，杜知天立即棄劍，可是依然慢了半分，木劍道人脚一抬，已將杜知天踢得飛起半天高！

杜知天凌空打了個觔斗，雙脚落地竟然站不穩，「咕咚」一聲，跌坐地上！

木劍道人長笑一聲，飛身掠去！秦君燕大驚，急忙使一招「鐵鍊橫江」，攔腰望木劍道人削去！

木劍道人一歪身，仍欲自旁掠去，但秦君燕劍式及時變了一招「波及池魚」，劍刃在刹那之間，似乎長了幾寸，戳向木劍道人的「笑腰穴」！

木劍道人虞不及此，不及換形，只好揮木劍將秦君燕的劍挑開！

經此一躭誤，已有人將杜知天扶進土屋，木劍道人大怒，將一腔怒火都發洩在秦君燕身上，一個轉身，面對秦君燕，冷冷地道：「小子，明年今日是你的忌辰！」木劍一揮，風聲大起！

秦君燕不待他劍勢形成，立即抽身後退，木劍道人喝道：「那裡逃！」飛身掠前，劍招原式不變，仍取秦君燕咽喉！

秦君燕急使「銅牆鐵壁」，這是括蒼劍法中攻守最嚴密的一招！長劍果然擋開木劍，但木劍道人蘊在劍上之眞力，實在非同小可，震得秦君燕手臂發痲，幾乎拿握不住劍柄！心中怯意一生，頻頻露出破綻！

木劍道人長笑一聲道：「原來你這小子裝腔作勢，比那兩個姓杞的還不如！」

秦君燕心頭如被針刺過，暗道：「今日我秦君燕就算死，也要死得漂亮！」當下强振精神，全力應付，只是他跟對手的武功距離實在太大，再過五招，已經岌岌可危！

莫紫薇乃初生之犢，何況是自己迫秦君燕下場的，此刻見師兄臨危，毫不猶疑，抽出長劍，要下場與秦君燕聯手應敵，不料旁邊忽然伸出一雙手來，抓住她的劍柄，莫紫薇一愕，抬頭便見到一張笑臉。

「你……」

那是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臉龐並不覺得如何英俊，但十分和氣，一望便使人產生好感，那漢子一笑，露出一口白齒：「請姑娘借劍一用！」

莫紫薇道：「你是誰？爲何要借劍？」

「在下展砺，」那漢子笑容未改。「在下欲借劍跟令師兄聯手！快，來不及了！」

莫紫薇不由自主地鬆了五指，展砺搶過了劍，立即飛落場中，他來得正是時候，秦君燕已至無力招架的地步，展砺一劍飛出，正好接住木劍道人的劍。

秦君燕鬆了一口氣，舉袖拭汗，至此一顆心仍怦怦亂跳，對元琦和徐艮玉不出來助自己，頗有芥蒂，忍不住回頭瞪了他們一眼！

徐艮玉與元琦對望了一眼，目光却不敢與秦君燕接觸！

木劍道人見來的又是一位年輕小伙子，不由長笑道：「眞是世道變了！想當年，你們的師尊，誰見了道爺，誰不落荒而逃？也罷，讓道爺一起送你們上路吧！」

展砺雖然獨力難支，但仍笑道：「妖道，你如今已不成了！假如你仍有當年之勇，又何必匿藏了二十年？」

木劍道人氣得哇哇大叫，木劍的威力驟加，展砺連遇險招，再不敢說話，以免分神！

秦君燕喘息了一陣，心想自己站在一旁觀戰剛才那一番以死易來的「聲名」便要褪色，又見展砺的劍法十分奇妙，存了僥倖之心，咬一咬牙揮劍再上，攻擊木劍道人的後背！

他一上，展砺的壓力大減，便自我介紹：「秦兄，小弟展砺！咱兩人今日便殺了這老妖道吧！」

木劍道人怒極反笑，秦君燕心頭一動，知道展砺故意激木劍道人，使他心浮氣躁，是以也笑道：「展兄說得是，就算今日不殺他，也要將他的頭髮剃光，把他的鬍鬚捻斷；好敎他知道這世道眞的變了！」

展砺道：「秦兄要捻他的鬍鬚，那是希望他看來年輕一點，但要剃光他的頭，就令小弟難明了，莫非秦兄要他改行做和尚？」

羣豪大笑，秦君燕道：「要這種人出家，只怕天下間的出家人都要還俗了！小弟只是想在他的頭顱上寫幾個字？」

展砺又問道：「敢問秦兄要題什麼字？」

「是四個字，請展兄猜猜！」秦君燕的劍法逐漸與展砺配合，一攻一守，一時之間，竟可以敵得住木劍道人的攻勢！

「四個字，這可不好猜！嗯，老烏龜，臭道士都只是三個字！」展砺叫道：「對啦，是臭牛鼻子！」

「不是不是，這難免引起三清弟子的誤會！」秦君燕道：「是正老不死！」

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木劍道人則氣得七竅生烟，氣得意亂之際，冷不防展砺一劍刺了過來，幸而他見機早，在間不容髮之際閃開！

秦君燕見有機可乘，標前一步，長劍一絞，將木劍道人的退路封死！

木劍道人後背出了一陣冷汗，他突然一醒，驚覺到自己中了兩雛的計，連忙收攝心神，全神應付，他不愧是有數的魔頭，一連七劍，已扳回劣勢！

木劍道人定神之後，便發覺面前的展砺，武功比秦君燕高，劍法也較神妙，是以問道：「小子，令師是誰？」

展砺不賣他的帳，道：「家師與閣下絕無淵源，你不必套交情。」

木劍道人怒道：「你不說難道道爺便瞧不出來麼？嘿嘿，這招『舉杯對月』是隴西李家的『太白劍法』！」

「你再看這一招！」展砺長劍一揮，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

「此乃蘇州桑家『蠶劍』的『作繭自縛』！」

「這一招又是那一家的？」展砺一柄劍，一化二，二化四，分襲木劍道人的「紫宮」、「甲庭」、太乙和「期門」四穴！

木劍道人脫口道：「你是峨嵋派的弟子？」

「不用害怕！峨嵋派只收女徒！」

「那你怎懂得『四象劍法』？」

展砺劍法再變，這招是餘杭「東海劍派」的「蒼龍出海」，接下來他又使出關外的「天山劍法」、「大漠神劍」，木劍道人心中詫異之情更甚，忍不住問道：「小子，你到底有幾位師父？」

「少爺早已叫你放心了，家師跟你絕無關係！」

木劍道人心中暗暗琢磨一下，展砺所使的劍法雖雜，但信手招來，竟然配得十分神妙，威力陡增，心知必是某一異人所授，但又猜不出字內那一位高手，有此本領！

秦君燕不理對方，盡力將自己平生所學，一一使出來，由於他負責攻木劍道人的後背，壓力較輕，是以表面看出見他有攻有守，法度嚴謹，臨敵不龍，羣雄都暗讚括蒼派有人，元琦與徐艮玉對秦君燕更

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三人鬥了百餘招，木劍道人仍未得取勝，心中一凜：「今日若連這兩個小子也收拾不了，異日道爺還怎混得下去！」殺機一起，立即加緊施爲。

這一來，不但是展砀應付艱難，就是秦君燕也感壓力奇重，再過十餘招已是汗流浹背，只憑一股鬥志支持！

展砀性格與秦君燕不同，雖在生死關頭，仍然冷言冷語諷嘲木劍道人！

木劍道人心想只須解決其中一個，自已即大獲全勝，是以賣了一個破碇，讓展砀的劍在自己的脅下與手臂之隙刺過，倏地用臂挾在劍脊！

展砀大吃一驚，急忙用力抽之，木劍道人一扚腰，只聽「啪」的一聲响，長劍已當中折斷，展砀用力過甚，驟失重心，向後猛退！

與此同時，秦君燕見展砀危險，立即急攻過去！木劍道人一個風車大轉身，木劍一橫一絞，秦君燕那三劍立被破去！秦君燕大驚而退，木劍道人豈肯捨棄，提劍撲去！

展砀大喝一聲，赤手空拳不顧一切撲前！木劍道人聽得風聲，改左手食中兩指，挾住斷刃，向後發射！

斷刃如箭一般，望展砀胸膛飛去！莫低估木劍道人那兩指之力，斷刃飛行帶起的嘯聲，已足以懾人心魄！展砀不敢大意，立即彎腰伏下閃避！斷刃在他的頭上三寸之處飛過，釘在一棵松樹上，入木半尺，斷刃一陣亂抖！

木劍道人斷刃離手，木劍也跟着刺出，秦君燕心慌意亂，揮劍一格，只聽「噹」的一聲過後，長劍已脫手飛出！

木劍道人左腿飛起，秦君燕被踢飛三丈！這脚蘊力千鈞，若非秦君燕長劍出手，便下意識地往後飛退，卸去了大部分力道，只怕就要喪命當場，饒得如此，也已倒地不起！

莫紫薇大叫一聲：「三師哥！」與元琦和徐艮玉搶出去，護住秦君燕！

木劍道人冷森森地道：「讓開！否則道爺連你們也殺了！」

元琦抽刀在手，道：「少爺一條命就在這裏，你有種的便取去吧！」

展砀借了一柄劍，道：「妖道，來來來，咱們勝負未分，再來玩玩！」

木劍道人將劍平舉，道：「道爺可要再殺人了！」他目光向羣豪掃去，似擇人而噬的野獸！

秦君燕在徐艮玉的攙扶下，慢慢站了起來，喘着氣道：「徐兄借劍一用，小弟不能讓展兄一人涉險！」

木劍道人似乎呆了一呆，道：「好，道爺不殺別人，今晚便專門伺候你們兩個！」

話音剛落，土屋木門忽然「呀」地一聲打開，裏面走出幾位上了年紀的人，當先那位正是杞光德，奇怪的是他臉色紅潤，精神煥發，雙眼神光璀璨，與黃昏那副模樣大不相同！

木劍道人長笑一聲：「杞老頭，你終於出來了！這是待客之道麽？」

杞光德冷冷地道：「我這個主人有點不稱職，但你却是個惡客！」

「嘿嘿，你怎能怪道爺！」木劍道人聲音一變：「姓杞的，早年你與『太湖釣叟』聯手殺死道爺的徒弟，後來找你不着，這筆帳今夜該算一算！」

杞光德哈哈笑道：「杞某這條老命，想不到還這般值錢！只是要殺老夫的人不在少數，未知能否輪到你！」

木劍道人冷哼一聲：「道爺『吃定』了的東西，誰敢來搶？」

杞光德道：「你明天來自然知道！」

「可惜道爺沒有耐性再來一次，你準備在今夜償命吧！」

杞光德雙目一睜，神光湛然，道：「只要你肯下場，老夫必定奉陪！只是你已給兩個小子消耗了不少精力，恐怕你不但沒法如願，還要將一條狗命，丢在這裏！」

木劍道人見他臉上隱隱然有種神光流轉，乍吃一驚，忖道：「這老烏龜爲何有這身功力？道爺剛才消耗了不少體力，今夜眞可能討不到便宜，何況對方還有這許多人！」他這人臉皮甚厚，見勢色不對，口風急轉。「道爺念在已傷了你兩個兒子的臉上，便讓你多活一夜，明天早上，必再來拜領一切！請！」他說走就走，幾個起落，身形已消逝在黑暗中！

杞光德哈哈笑道：「閣下慢走，請恕老夫不送了！」他走到秦君燕身前，查看傷勢，讚道：「秦公子年紀輕輕，便有此武功和胆色，老夫眞要爲老友慶幸了！」

他旁邊一個老頭伸手搭住秦君燕的腕脉，半晌皺眉道：「秦少俠內臟受傷，請跟老夫到靜室療傷！」

秦君燕道：「晚輩不覺嚴重，不勞煩前輩了！」

那老頭把臉一沉，怒道：「你可是信不過老夫的醫術？」

秦君燕忙稱不敢，莫紫薇扶着師哥跟他到土屋，至門口，那老頭回首道：「請姑娘止步！」他擁着秦君燕進去，一脚將門踢上，莫紫薇臉上有點掛不住，含着一泡淚水退下。

杞光德又向展砀勉勵一番。「展少俠，請恕老夫冒昧問你一句，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展砀抱拳道：「家師與世無爭，不准晚輩洩露他們一絲底細，請前輩原諒！」

杞光德微微一呆，但武林中奇人怪俠多得是，也無不快之色，道：「少俠英風直照古人，異日必爲武林放一異采！盼珍之！」

展砀笑道：「晚輩並無大志，從不作此之想，但前輩的話，晚輩不敢忘記！」

杞光德又跟羣豪打招呼，展砀則走到莫紫薇身旁，道：「姑娘，在下將你的劍折了，改天買一把賠你！」

莫紫薇對他頗有好感，羞澀地一笑，道：「一把劍値得多少錢……你助我師哥，我還未多謝你哩！」

「咦，姑娘怎地說起反話來！是令師兄因在下才受傷的，該說多謝的，應是在下！」

莫紫薇低頭，道：「你什麼時候上山的，怎地咱們都不見你？」

「在下比你早到！你看不到我，我却看到你們，不過大家不同席而已！」

（未完・一）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上文提要：

楊雄昔日暗中深愛同門師妹，卻誤會柳花花是自己的情敵，於是發生了一場短暫的械鬥，經柳花花一番友善的勸說開導之後，兩人的前嫌冰釋；柳花花等見過千手觀音寺白雲師太，了解鏢局失劫的經過，三人返回住處，柳花花賺開了朱媚，又再次帶着丁鏢師等去落雁坡現身說法，此刻柳花花已認爲失鏢案有監守自盜之嫌……

朱媚假意拉線　車內追根究底

獨孤美俯首沉思了一會，苦笑道：「我想，大概只有一點理由可以解釋她爲何會這麼做。」

「那一點理由？」柳花花連忙問。

獨孤美緩緩說：「那就是她大概吃錯藥了。」

朱媚會不會吃錯藥？

柳花花與獨孤美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他們是知道的：

——如果朱媚這麼精明的女強人也有吃錯藥的時候，只怕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白痴了。

但是如果柳花花與獨孤美的推測與懷疑是合理的話，她的動機與目的何在？

誰都知道她就是朱魯東的獨生女兒，而且也是朱魯東的唯一親骨肉；朱魯東早年喪妻之後，一直就沒有再續弦，他自然將所有的愛都放到朱媚身上了，別說是二十萬銀子，就是天上的星星，只要他能摘到的話，他肯定也會不惜代價弄給她。誰敢說不是？

這種情況下，朱媚有必要劫自己父親的鏢嗎？只怕誰也不肯相信。

「這個年頭，子女偷父母的錢已不出奇了；」獨孤美說道：「但是對朱媚來說，她絕對沒有這個必要，只要敢開口，朱魯東大概連自己的腦袋也肯給她，你說是嗎？」

「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誰更可疑了。」

頓一頓，柳花花沉聲道：「那些鏢師與趙子手應該沒有監守自盜的必要與理由，白雲師太更沒有，除非他們背後有人大力支持，萬一事發時有人能一手頂住，朱媚無疑有這個能力，妳認爲對不對？」

獨孤美點點頭：「現在不管她對不對了，畢竟這件失鏢案我們必須要先理出個頭緒，否則實在無從著手查起。大胆假設，小心求證，我們既已大胆假設，接下去自然是小心求証了……」

一頓，問：「如何求証？我們下一步應該如何行動？」

柳花花忽然站起來朝門口走去……

「你幹嘛？」獨孤美連忙問。

「睡覺。」柳花花邊走邊說。

「你不是要在這裡睡的麼？」

「那是因爲要支開朱媚。」

「我不介意你睡在這裡。」

「我介意。」

「爲什麼？」

「因爲，」柳花花打開門，頭也不回的說：「我怕我會把你當成湯丸吞進肚裡去。」

「花花柳，」獨孤美追了上來：「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柳花花一隻脚已跨出門檻，微微回過身子問。

獨孤美凝視著他，緩緩道：「她今早走了。」

柳花花淡淡的掠了她一眼道：「誰走了？」

「皇甫霏。」獨孤美注意著他臉上的表情，她似乎想透視他的心理感受。

可是柳花花却表情平靜，語音淡得像白開水：「爲什麼要告訴我？」

「我不該告訴你麼？」獨孤美一字一字

的問。

柳花也一字一字的回答：「不該。」

說著，他已跨出房門。

獨孤美跟著他走到他的房門外：「爲什麼？」

柳花花推開房門：「妳是不是一定要知道？」

獨孤美想跟著他進入房間，却見柳花花堵在門口，只好站在門口。

「是的，我想知道。」

柳花花瞪了瞪她，冷冷的說：「因爲我已經不記得她是誰了。」

「你眞的忘得了她？」

獨孤美沒有得到他的回答。

因爲柳花花已「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

* * *

獨孤美在柳花花門口站立良久。

直到她聽到背後有輕微的脚步聲傳來，她才緩緩的回過身來。

只見朱媚正遠遠的穿過庭院，步上迴廊的另一端慢慢的走過來。

獨孤美迎上去，兩人在甬道拐角處碰上。

「什麼事？」獨孤美問。

「有兩件事。」朱媚朝她微微一笑：「第一件事是『雪芙蓉』岳光輝想邀請你們吃晚飯，肯不肯賞光？」

獨孤美搖搖頭：「我不知道，等他醒來再問他吧……」

頓一頓，隨即問道：「第二件事是什麼？」

「葉小英的事怎麼辦？」

「葉小英？」獨孤美微愕：「妳說那個要殺她父親的小女孩？」

「妳忘了嗎？妳曾替柳花花答應幫她忙的。」

「我沒有忘。」獨孤美搖搖頭：「妳眞要柳花花去幫她殺她的父親？」

「我不知道，」朱媚聳聳肩：「我只是來問問他的意思。」

「這件事最好妳替她解決，妳知道他絕不會替任何人殺人的。」

「這點我知道，」朱媚露出一個苦笑：「但是妳也見過葉小英她本人，她脾氣之倔之强，只怕誰也無法勸服她，我想，這件事還是由他來解決吧。」

獨孤美微微凝眸：「失鏢案和葉小英那個重要，難道妳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朱媚說：道「可是我也知道柳花花是個很奇怪的人，他經常會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可不敢擅自作主張，問問他總是好的，妳會認爲是嗎？」

「可是他剛剛才睡，」獨孤美沉思了一下說：「妳不會忘記他交待過天崩下來也別吵醒他這句話吧？」

「我沒有忘記，」朱媚坐上欄杆，上半身斜靠爲柱子，兩隻修長的美腿盪了盪，那模樣旣灑脫又悠閒：「但是他如果睡到天黑才醒過來，豈非要讓岳光輝岳公子等到天黑？」

獨孤美想了一下：「回掉他吧。」

「妳能做主？」朱媚用眼角瞄她。

「爲什麼不能？」獨孤美朝她似笑非笑的牽動了一下唇角。

「好吧，」朱媚聳了聳香肩，淡淡道：「旣然妳這麼說，我等一會就去回掉岳光輝。」

眸光一轉，微笑問道：「他本是在妳房裡睡的，爲什麼又回到自己的房間去睡了？」

獨孤美也朝她微微一笑，道：「妳說呢？」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問妳。」

獨孤美說：「我可不可以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微一怔，朱媚隨即輕聲笑了出來：「當然可以，誰都無權要妳答覆不願回答的問題，不是嗎？」

「那就好，」獨孤美笑意依然：「現在，妳還有其他的事情麼？」

「沒有，」朱媚搖了搖頭：「我只是陪妳隨便聊聊吧了。」

一頓，撩眸問：「妳是否有事？」

「是的。」

「什麼事？」

獨孤美緩緩說了兩個字：「睡覺。」

說完，朝朱媚嫣然一笑，一聲失陪了，便轉身離去……

望著獨孤美美麗而豐滿的背影緩緩的消失在迴廊盡頭，朱媚那雙美如星辰的眸子忽然湧上了一股頗令人難以查覺的怪異神色……

* * *

獨孤美靜靜的躺在床上。

是的，她只是躺着。

她並沒有睡著。

她一點睡意都沒有。

她本就不是個有午睡習慣的人。

她現在連衣鞋都不曾脫下。

一雙像星般美麗的眸子怔怔的望著白紗雲帳，似乎陷入了一片沉思……

她在想什麼？

她想得很多。

而且也想得很雜。

她首先想的是：柳花花眞忘得了皇甫霏嗎？

昨夜，她親眼見到他哭倒在自己懷裡；今午，却見他冷漠得若無其事。這其間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大得令獨孤美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反覆無常麼？表裡不一麼？口是心非麼？

江湖上無論是男人或女人都知道他是個很「花」的男人，這種男人也會爲十年前的舊情人流淚，況且還是個當年絕情遺棄他的初戀情人，他居然當著自己與朱媚的面前悲傷哭泣，無論怎樣看都不像是個「花花公子」應有的行爲，簡直就是純情的痴情漢哪。

可是他却千眞萬確是個風流的「花心大蘿蔔」。

就獨孤美親眼所見所聞的：他是「傾城劍」白霜霜的老情人；他和前「天狠幫」幫主戴茂的老婆上過床；他吻過朱媚；而且他還帶過獨孤美同上妓院；也曾眼見他當著獨孤美的面對「財神賭坊」的陶大姐毛手毛脚。單是這些，便已足夠說明他實在是個很花很花的男人。

還有，楊雄的師妹薛靈芸，獨孤美不知道柳花花跟她的「實質關係」究竟到達那

種地步，不過照柳花花對楊雄的說話看來，他似乎沒有「動」過她……

他也沒有「動」過獨孤美。

是不是也將獨孤美當作「小妹」看待？

獨孤美很緊張這一點。

她無論如何不願意被柳花花當作「小妹」！

她想不通柳花花對女人的「取捨標準與原則」在那裡？

他有沒有「原則」？

不到一天工夫，他吻了朱媚；獨孤美和他相處了這麼久，她給了他很多機會，連白痴都看得出來的機會，他却宛若未見，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爲什麼？

是否，他對自己根本就沒有意思？

想到這裡，獨孤美眞是心亂如麻。

但是她不禁又想到他方才有意無意的撩撥搔弄自己的足心，害得她一顆處子芳心飛上了天，幾乎就要……

幾乎就要怎樣？

獨孤美突覺得口乾舌燥，渾身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她說不出那是什麼感覺。

陌生而令她難過的感覺。

她覺得好熱。

她忍不住想解開胸襟上的扣子……

當她伸手去撥弄衣扣時，手肘很自然的壓觸到自己的乳房，一陣像觸電般的快感立刻充滿她全身！

這個快感她並不陌生，就在昨夜柳花花背她的時候，她就已嚐到了這個滋味。

這個滋味，啊，多美……

獨孤美的手並沒有去解扣子，但却緩緩的下向滑……纖纖玉手終於停在乳峯上……

獨孤美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自己的乳房是這般的堅挺，飽滿而充滿彈性；雖然是隔著厚厚的衣服，仍能清楚的感受到它正散發著一股熱力，嗯，就像……就像剛出籠不久的山東饅頭一樣。

當獨孤美雪白如玉的手掌輕輕按住自己的乳峯時，那股像電擊般的快感赫然增強！

她忍不住渾身一顫！

她趕緊鬆開手。

但是她很快又把手按回去。

因爲她發現自己把手伸開時，整個人立刻被一股難以描繪的空虛緊緊包圍，她頓時有失落的感覺……

所以她不由自主又按在胸前，那陣快感馬上又遍傳全身！

這次，她不再只是輕輕按住而已，她已經逐漸用力向下壓……

當她的力量壓到一定程度時，她已經忍不住將手輕輕旋轉了……

啊！

獨孤美已經閉下了眼眸。

那排長長的，彎彎的睫毛不住顫動著……

胭脂般的粉頰，灩紅得像深秋的楓葉，紅葉令你心顫……

姣美迷人的鼻翼隨著越來越急促的呼吸氣息，而顯出不規律的一張一合……

紅嫣嫣的小咀兒微張著，吐著幽蘭麝香的丁香小舌不住輕輕捲掃著紅紅而乾燥的唇角……

她那紊亂的腦海裡突然湧上了柳花花的人影……當她幻想著柳花花抱住她時，獨孤美已忍不住輕輕呻吟了！

這時候，她只覺得整個人好像長了一對翅膀似的，彷彿就要飛上九霄雲外去！

可是，她却一時也不知道自己要飛到那裡去，她只知道用自己的手掌用力的握住自己的乳峯，而且用力的擠壓旋轉著……

飛！飛！獨孤美此到只覺得柳花花抱著她到處飛。

人當然不會飛。

可是那種「像飛」的感覺，似乎遠比眞飛還要來得更令人有一種想死去的感覺，飄飄欲死的感覺。

獨孤美終於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這種滋味。

* * *

當獨孤美從九霄雲外「飛」回地上時，她忍不住長長吐了一口氣。

她突然趕緊坐起身子，用驚惶而畏怯，還有害臊的眼神四下望了望，一直到她確定門窗關得好好時，她才又趕緊的躺了下來，而且用力拉起鵝絨絲被把整個人緊緊罩籠住……

她突然覺得好羞、好臊！

她甚至覺得有犯罪的感覺！

她覺得自己好醜陋，居然會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

她把自己像見不得人的駝鳥似的藏在被窩良久，直到幾乎要透不過氣來，才翻身下床；她倒了杯冷茶一口仰盡時，忍不住歎了口氣。

——她終於知道什麼叫「慾」。

——她也知道，人，除了餓想吃，渴想喝的「生理之慾」外，還有一種最令人難以抗拒的「肉慾」。

她突然也對柳花花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毫無疑問的，柳花花是健壯的男人，他當然也有生理上的需要，那麼他的「花」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那本就是「天賦的本能」，不是嗎？

一個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只要「花得有理與合理」，有什麼不可以？

什麼叫「花得有理與合理」？

從自然觀點來說，造物者旣然把人創造成男人與女人之分，而不把人造成和蚯蚓一樣「雌雄同體」，目的就是要男人與女人「交合」，這本就極爲天經地義的事，完全不違背自然與「天理」，誰能否認？

因此，男人與女人上床本就是「有理」的事。

從人爲世俗的觀點來說，這似乎就比較複雜了。

這其間包括醫學上的觀點與禮教的觀點。

前者基於人體器官的構造成熟與否，主張人必須在「長大成人」之後才能有交合行爲。這一點是絕對值得贊同的，因此男人即使是花錢嫖妓，也絕不可嫖未成年之「雛妓」；另外「近親交合」會產生痴呆的下一代，因此近親亂倫絕不可爲。

後者之禮教觀念純粹因人，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本無絕對之對與錯。諸如男女間須有婚姻關係才能交合、男女間之

「從一而終」、「烈女不侍二夫」……甚至還有什麼曆書上記載「諸事不宜」時不得行房的「屁話」等等，這實在是人類之劃地自限，多此一舉，你可以不必一定信它。

不過，有的禮教是非常有理而合理的。

男女相悅，兩廂情願；發乎情，止於「理」。絕不能以暴力相威脅，或是以葯物等之不正當手段而成其事，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也絕對同意的。

其次就是「人妻不可淫、人夫不可奪」。超逾此一界限，已不是「風流」或「花」的「合理範圍」了。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一點，特別是對男人而言，一旦使對方有孕，則必須負起「做父親的責任」！

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除了需要「母愛」之外，也絕對需要更多的「父愛」。

這不是迂腐的禮教教條，而是「絕對的天理」，如果不是，上天為何要創造男人與女人？而且還須要男女交合才能延續下一代？

——因此，無論是男人或女人，無論是基於什麼理由，絕不可成為「製造私生子的兇手」！

——無論你多有錢有勢都不可以？

——因為那對被你「製造」出來的孩子而言，是非常不公平而又最殘忍的事！

柳花花是個花花公子。

可是他的花並沒有超出「天理」與「人禮」的範圍，那麼他的花有什麼不可以？

獨孤美還知道，「慾」，不只是男人有，女人也有，單指男人花是不公平的，世上難道沒有「花花女人」？

獨孤美終於也體會到，柳花花跟女人上床其實是有原則而有理性的，所謂的「各取所需」吧了。

但是有一點她不明白。

獨孤美無疑已是個既成年而又成熟的美麗女人，儘管她給柳花花很多機會，可是却未見他對獨孤美有任何「染指」的意思，為什麼？

這一點，獨孤美真的是想不通。

想不通的事最好暫時拋開，否則很容易鑽入牛角尖，愈想愈離譜，因此獨孤美很自然的去想另外一件事。

——朱媚真的有可能是失鏢案的幕後指使人？

她想得很專注，很久……

正當她想得入神的時候，突被一陣敲門聲驚醒。

獨孤美不禁皺了皺眉頭，心中忍不住一陣嘀咕——朱媚那傢伙，說過不准來吵，現在又來敲門，究竟安什麼心眼？

可是當她起身打開門扉時，不禁微微一楞；因為敲門之人不是朱媚，而是獨孤美從未見過的男人。

* * *

從外表上看，那個男人個子不算高，大概只比獨孤美高出一些，可是却是一副孔武有力的樣子。特別是他那對眼神，張合間精芒如電；兩額間的太陽穴鼓鼓隆起，宛若兩條蚯蚓在爬行著，一看就知道是個內外功修練極深的人。

這種人，當然是武學上的高手。

他那張方正而略顯黝黑的臉孔上本透著一股隱隱的怒氣，但一見到獨孤美時，却漾起了一絲淺淺的訝異。同時也彷彿被獨孤美的美艷照得微微一楞，然後輕輕的捂咀乾咳一聲，露出了一個做作出來的斯文笑容，也露出了兩排潔白而整齊的牙齒：

「對不起，我叫趙屠；妳就是獨孤姑娘吧，我想我是敲錯門了，我是來找柳花花的……」

趙屠，獨孤美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他在江湖上成名頗早，十八般武藝精通，特別是鞭法神奇，江湖上通常都叫他「趙長鞭」；除此之外，大家還知道他有一副極為火爆的脾氣，因此暗地裡又有人叫他「趙毛驢」。

但是有一點大家是不明白的，像他這種在江湖上頗有名頭的人，居然不知何故竟肯屈身為「雪芙蓉」岳光輝的車伕，而且一幹就是好幾年。

「你的確是敲錯門了，」獨孤美朝他禮貌的笑笑：「柳花花住在隔壁房，你找他有事？」

「是有點事找他。」趙屠微笑著點了下頭，便轉身走向柳花花的房門。

「請等一等，」獨孤美跟上前來：「他現在在睡覺，請你不要吵醒他，你有什麼事請告訴我好了。」

趙屠放下正待敲門的手，轉首望住她：「其實也沒什麼事，我家少爺晚上想請他吃飯，同時也希望獨孤姑娘能賞光。」

「盛意心領，」獨孤美微微一笑：「方才我已經告訴過朱姑娘了，今晚只怕不行，是否能改日……」

不等她說完，趙屠已楞著濃黑的眉毛：「柳花花，柳大少，原來架子是這麼大的麼？昨天我家公子等他吃飯，他謝絕了，今天專程設宴相邀又吃閉門羹，敢情他是不把太湖世家放在眼裡？」

「不是這個意思，」獨孤美連忙說：「他昨夜通宵未眠，今天又忙了一上午，無論如何是要讓他休息的，吃飯是小意思，我代他在這裡先向你家公子道謝，希望你能……」

「不行！」趙屠冷冷截口道：「吃飯雖然是小事情，可是不給面子却是大事情，不管怎樣今晚這頓飯他非賞光不可！」

獨孤美心中有些不高興：「可是你知道他現在正在睡覺啊。」

「睡覺又不是什麼大事情，叫醒他不就行了麼？」趙屠揚手想敲門。

「等等！」獨孤美冷叱一聲，嬌軀趨前去擋在房門前，冷冷的睨著趙屠，哼了哼，說：「趙屠，你應該知道，你無權打擾任何人的睡眠！」

趙屠微微一楞，望了望她：「我是無權打擾他睡覺，但是妳又憑什麼管我不准叫醒他呢？」

獨孤美冷哼道：「他交待過我，即使是天塌下來，任何人都不准吵醒他。」

趙屠眼神轉冷：「如果我一定要叫醒他呢？」

獨孤美瞟著他：「那麼我就認為你是個非常粗魯而沒有教養的人。」

趙屠勃然大怒：「我好意來邀請他吃飯，他却閉門不見，誰才是沒有教養的人？」

「自然是你，」獨孤美冷漠依然：「難道你家公子那麼偉大，又不是皇帝賜宴，連別人拒絕的權利也沒有麼？」

趙屠瞇了下眼，眼角跳了兩跳，然後長長吐了一口氣，似乎在努力的壓抑著心中的怒氣：「妳走吧，我不想跟妳這種女人說話。」

獨孤美眼露譏誚之色，鄙夷的掃了他一眼：「老實告訴你，像你這種男人就是想跪下來跟我說話，我還嫌費事呢，若不是你想吵醒柳花花睡覺，你以為我獨孤美會看你一眼麼？」

趙屠那張古銅色的臉孔已漲成豬肝一樣，兩個斗大的拳頭已緊緊握住……

他已經生氣極了！

而且看他那樣子似乎恨不得一拳打爛獨孤美那張美如櫻桃的小咀巴。

獨孤美宛若未見，她好像不知道趙屠那兩個拳頭無論是那一個，只要打在她身上，那麼嬌滴滴的獨孤美肯定是要變成慘兮兮的了，她居然接著說：「你為什麼還不走？瞧你臉上一根鬍子也沒有，莫非你眞是臉皮厚得連鬍子都長不出來了？」

「獨孤美！」趙屠已舉起握得緊緊的拳頭，睜目磨牙：「妳以為我不敢揍妳？」

「你當然敢，」獨孤美那又尖又苛的說話語氣令趙屠的肺幾乎要氣炸：「像你這麼沒有教養的男人，打女人對你來說，大概是家常便飯……」

「媽的！」趙屠的耐性已到了飽和點，他已像一座爆炸的火山，如鐵般硬的拳頭已呼的一聲，朝獨孤美紅灩如霞的臉頰揮去！

這一拳，快而有力。

憑獨孤美的身手，肯定是躲不開的。

這一拳下去，只怕獨孤美不被打得半死，準也要躺在地上爬不起來。

然而獨孤美卻好端端的站在那裡。

因為趙屠那一拳只揮了一半，突又莫名其妙的垂了下來！

趙屠臉色驟變，失聲道：「我，我怎麼突然全身無力？……」

「因為你已中了她的『對時香』。」

一陣聲音自不遠處傳來。

獨孤美與趙屠不禁循聲望去。

只見院庭中的一棵槐樹下正緩緩走來一個人……

＊　＊　＊

暗器。

通常江湖人物都懂得一兩手暗器絕活，它是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厲害武器。

數十年前，以暗器聞名於天下的蜀中唐門暗器世家一直稱雄於武林，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江湖中人一聽「唐門暗器」四個字鮮有不變色者。可惜後代子孫不求上進，安逸於先人之光榮歷史，抱殘守缺、墨守成規，遂逐漸式微，每況愈下，終被後起之秀迎頭趕上，慘遭無情淘汰，早已不復當年勇矣，淪為被遺忘的「沒落世家」。當今天下，以暗器獨步江湖，睥睨武林者，莫過於太湖的岳家與關西的丁家。

岳家與丁家被稱為武林中的兩大暗器世家，瓜分取代了唐門暗器在江湖中的地位。

岳家最出色的子弟無疑是「雪芙蓉」岳光輝。

丁家則以「雪裏紅」丁冬為佼佼者。

這兩大暗器世家究竟誰比較厲害，恐怕無從知曉，因為他們之間從未交過手。

不過獨孤美在飛鷹堡與司馬如虹閒聊的時候，曾聽司馬如虹提起，他個人認為「雪芙蓉」岳光輝較「雪裏紅」丁冬更勝一籌。

現在，獨孤美終於見到了這位名震江湖的「雪芙蓉」岳光輝。

獨孤美有幾分驚異。

她想不到岳光輝是如此的年輕，歲數看來和柳花花差不多，但是外形上看來似要比柳花花來得更英俊瀟洒幾分。

他顯然對衣着裝扮非常講究，渾身上下可以見到的頭巾衣飾鞋履，無一不是極為名貴而精緻的上上之品，特別是款式的新穎與色調的相配，令人一眼望去忍不住有清新悅目的愉快感覺。

除此之外，他那張帥美的臉上還掛着一縷三分穩重，三分瀟洒飄逸，以及三分說不出的男性魅力的微笑，更是令人心儀不已。

多帥、多瀟洒的男人。

這是獨孤美對他的第一個印象。

當他負着手，踩着悠然的脚步施施然走前來，獨孤美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嫣然一笑，淡淡道：「想必你就是鼎鼎有名的岳家大公子了，果然好眼力，居然一眼便識得我的『對時香』。雕蟲小技，獻醜了。」

岳光輝哈哈一笑，「聽聞獨孤姑娘驚艷天下，今日一見，果然是，果然是。」

一頓，微笑着又說：「請恕在下管教下屬不週，冒犯姑娘之處，見諒，見諒。」

語畢轉首瞥了一眼滿臉驚惶之色的趙屠，淡淡道：「還不快向獨孤姑娘賠個不是。」

「是。」

趙屠恭謹的說了一聲，便要對獨孤美抱拳施禮，却見獨孤美笑着說：「免了吧，如果你肯趕快離開這裏，別再打擾柳大少的睡眠，我就非常感激你了。」

「說得是，」岳光輝接口：「趙屠，我如果是你，我早就乖乖的跑回自己的床上睡他兩個時辰，別再站在這裏亮相現醜了。」

趙屠紅着臉，頭低低的便走開了。

臨走時，仍不忘偷偷的對獨孤美瞪了一眼。

望着他漸去的身影，岳光輝像是自言自語，又似是對獨孤美說：「他除了脾氣毛一點外，其實是好人一個。」

獨孤美掠了一下鬢絲：「脾氣直的人通常腸子也是直的，但是，如果眞吃上他一拳頭的話，我想我現在大概也不能站在這裏跟你說話了。」

「這都是我不好，」岳光輝望住她，一臉歉意：「我應該早知道他的脾氣，他一定會莽撞的跑來冒犯你們，我謹在此跟妳鄭重道歉……」

獨孤美連忙回禮：「岳公子言重了，事情不是已經過去了嗎？請不用放在心上。」

岳光輝緩笑着說：「我，我們如果站

在這裏說話，只怕多少會打擾柳大少的安眠吧。」

「你有話要跟我說？」獨孤美望了望他。

「既然來了，順便跟妳聊聊，我有這個榮幸嗎？」岳光輝微笑飄逸，風度也極佳。

獨孤美嫣然一笑：「恕我不能請你到我房裏坐，因爲我是個很懶的女人，房間凌亂得很……」

「那麼我是否可以邀請妳到我的廂房坐坐呢？」岳光輝凝視著她微笑說。

「不可以，」獨孤美淡淡的搖了搖頭：「我有個壞毛病，不習慣到初相識的男人房間裏去，特別是像你這種瀟灑帥美的男人。」

岳光輝忽然凝視著獨孤美嘆了口氣。

「岳公子因何嘆氣？」獨孤美微笑問。

「因爲，」岳光輝表情認眞：「妳讓我有生以來碰到了最舒適而又最有體面的軟釘子。江湖中傳言獨孤美不但人美，腦筋尤其靈活，我總以爲言過其實，今日一見，眞是名不虛傳。」

語音一頓，一雙星眸熱力四射，灼灼的注視著獨孤美：「這種女人，通常總是能得到衆多男人垂青的，我尤其喜歡。」

獨孤美被他的眼光瞧得芳心一跳，連忙避開眸光，淡淡又說：「女人總喜歡會說話的男人，只可惜我獨孤美並不屬於這類型的女人。」

岳光輝又輕歎一聲，彷彿是在喃喃自語：「我眞不明白，那個花花公子究竟是憑那一點能贏得這麼多女人的芳心？」

* * *

岳光輝走後，獨孤美便回到自己的房間。

她這時候的確有點累了，正想小寤一番，朱媚又來敲門了。

「我說過，」獨孤美沒好氣的說：「天塌下來也別來吵我，妳怎麼又來了？」

朱媚笑笑：「我聽說趙屠來過，而且還中了妳的『對時香』，可是眞的？」

「誰叫他一副窮兇極惡的樣子。」

「妳見過了岳光輝？」

「見過。」

「妳覺得他怎樣？」

「什麼怎樣？」

朱媚瞇著美眸微笑說：「妳不覺得他是個很迷人的男子麼？」

獨孤美溜了她一眼：「原來妳是專程來跟我談男人的？」

「這些天我閒得很，」朱媚聳聳肩說：「難得妳來，咱們聊聊不好麼？」

「只可惜我不是來聊天的，」獨孤美學柳花花的樣子在床上躺了下來，兩腳翹在一起，兩手枕著腦勺，漫聲說：「妳應該知道我此行是負有任務的。」

「我自然知道，」朱媚把脚架在桌子上，悠悠然的搖起椅子：「不過妳也應該知道急事緩辦，這件事本就是急不得的，不是嗎？」

「男人在一起，三句話不離女人；那麼我們女人談男人豈非正常得很？」

說到男人，獨孤美不禁又想到了柳花花。

他此刻一定睡得正酣，方才在他門口與岳光輝、趙屠說話，都未見他醒過來，只怕是好夢正甜哪。

——只是，不知道他夢裏可有獨孤美？

「妳在想什麼？」朱媚問。

「妳以爲我在想什麼？」

「想那個花花公子？」

「所以妳最好別跟我談岳家輝，現在天下間任何男人都引不起我的興趣。」

「其實妳不認爲岳家輝比他來得帥麼？」朱媚把椅子搖得吱吱作響。

「他帥不帥，關我獨孤美什麼事？」

「妳不喜歡帥美的男人？」

「奇怪，」獨孤美側首望了望她：「我喜不喜歡，關妳什麼事？」

「怎麼不關我的事？」朱媚口氣認眞：「妳如果喜歡他，那我豈不少了一個勁敵跟我競爭柳花花？」

「說得好，」獨孤美凝注著她：「妳又爲什麼不去喜歡他呢？」

「我本來也是很喜歡他的，」朱媚淡淡道：「可是不知怎的，我跟那個柳花花公子接觸過幾次之後，我就覺得岳家輝比不上他了。」

「爲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獨孤美顯得很有興趣的問。

「我也說不出爲什麼，」朱媚聳聳肩：「也許，那個花花公子讓人覺得比較有人緣吧，跟他在一起，總感到很愉快，妳不認爲是？」

「妳眞的喜歡他？」

朱媚停下搖椅子的動作，一雙汪汪大眼滑過一絲疑惑：「你認爲我是假的喜歡他？」

獨孤美連忙掩飾性的咳了一聲，徐徐說：「我的意思，妳認識那個花花公子不到一天工夫，眞的那麼喜歡他了？」

「那有什麼稀奇，」朱媚又開始搖著椅子：「男女之間的事本就很難說，有人相處幾十年一點意思也沒有，有人也許互看了一眼便愛苗深種了……」

一頓，轉了轉烏黑的眸子，望着獨孤美又說：「就拿岳光輝來說，他不過是初見妳講不上幾句話，便深深喜歡了妳。」

「妳怎麼知道他喜歡我？」獨孤美側過身子，支著脖子問。

「因爲他剛剛告訴我。」

「他爲什麼要告訴妳？」

「我不知道，」朱媚微微一笑：「也許，他要我從中幫他拉線吧。」

「哦，我明白了，」獨孤美恍然一笑：「原來妳是來做說客的？」隨即冷笑一聲：「原來妳是個無聊的人，居然也理這種事。」

「我本來最不喜歡理這種事的，」朱媚淡淡一笑：「這個年頭，誰理男女間的事誰就是傻瓜，因爲這種男歡女愛的事本就反覆無常，天皇老子也管不了，妳說是不是？」

「既然妳這麼清楚這個道理，爲何還管？」獨孤美盯著她說：「是不是他給了妳什麼好處？」

「好處倒是沒有，」朱媚說：「只因爲他是我大漢鏢局的老主顧，這次又失了他的銀鏢，心中很是過意不去，幫他點忙是

應該的，是不？」

「生意人總是精打細算，」獨孤美唇角浮起了一絲譏誚的微笑：「看不出妳是個市儈……」

「人在江湖，難免奸狡；身處商場，自然市儈。那是無可奈何之事。」朱媚換了一下翹腿的姿勢。「不過我也不全是，我說過，妳如果能喜歡岳光輝，對我來說，總是一件好事吧。」

獨孤美注視著她，「妳以爲我如果喜歡上岳光輝，妳就可以得到柳花花？」

「很難說，也許能，也許不能。」朱媚聳聳肩的姿勢的確透著幾分蕭灑脫俗的韻味。「無論如何，如果能減去妳這個強有力的情敵，我的機會總是大些，妳能說不是嗎？」

「的確不能。」

獨孤美輕歎了一聲，帶著幾分怪異的神情，忽然又說：「妳知不知道一件事？」

「那一件事？」

獨孤美緩緩的說：「柳花花從未吻過我。」

朱媚楞住。

她不明白獨孤美爲何突然說這句話。她的神情同時也有幾分不相信。

她不相信，像獨孤美這麼美的女人，花名傳四海的柳花花跟她有這麼多的獨處機會，居然不會吻過她，誰肯相信？

朱媚輕輕笑了起來：「世上居然有不吃魚的貓，那頭貓如果不是笨貓，肯定也是頭病貓了。」

「妳不相信？」獨孤美沒有笑，她一臉正經之色的望住朱媚。

「看妳的樣子，我好像非相信不可。」朱媚也望住她：「但是我不明白，妳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妳的用意在那裏？」

「用意很簡單，」獨孤美仍是一臉正色，「他認識了我這麼久而從未吻過我，認識妳不到一天工夫却吻了妳，這表示什麼？難道不是說明了他喜歡的是妳朱媚，而不是我獨孤美？」

朱媚楞了半晌，徐徐道：「如果妳說的是事實，我想這件事的確只能這樣解釋了。」

微微停了一下，一臉疑惑又問：「但是我還是不明白妳的用意，妳爲什何要把這件事告訴我，妳大可不必告訴我的，不是嗎？」

「是的，」獨孤美淡淡一笑：「我本不該把這件事告訴自己的情敵的，這無疑更會增强妳的信心，對我來說，顯然是很不利的事，妳說是不？」

朱媚點點頭，臉上困惑之情愈來愈濃；她忽然若有所悟，開聲說：「妳的意思是說，妳是想放棄柳花花了……」

「不錯，」獨孤美輕歎了一口氣：「我忽然覺得跟他這種用情不專的花心男人在一起，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朱媚的語氣帶著强烈的懷疑：「妳爲什麼會突然有這個念頭？」

獨孤美眉宇間湧上一片痛苦之色，用極爲感傷的口脗說：「昨夜妳也看到他因想念舊情人皇甫霏而哭了，可見他愛她極深，隨時都有可能回她身邊去，妳同意我這個看法嗎？」

朱媚忍不住歎了口氣：「我不知道，他本來就是一個古怪的人，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回皇甫霏身邊去，感情的事本就很難說……」

獨孤美忽然眼圈一紅，泫然欲淚，黯然說：「長痛不如短痛，與其這麼痛苦，爲何不狠下決心揮慧劍斬情絲，免得自己越陷越深，到那時候想回頭只怕難了，我肯定承受不了那種痛若，我其實是個外表豪放，內心保守，拿得起放不下的女人……」

朱媚靜靜的聆聽她訴說下去：「因此剛才我聽到妳說岳光輝喜歡我的時候，我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我爲何一定要做繭自縛？天底下好男人那麼多，何不把眼界胸襟放遠，放廣些？拿岳光輝來說，就外表看來，他肯定勝過柳花花，我其實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嘗試與他交往，說不定他眞的就是我夢中的白馬王子。朱媚，妳我同爲女人，深知欲找一個可靠而理想的男人終身廝守，實在不是件易事，妳說是嗎？」

朱媚深有同感的輕歎著說：「誰說不是？像我們這種眼光、理想、抱負高的女人，別說是找個可靠而理想的男人，就算是想找個看得上眼而談得來的男人都好難啊。現在的男人，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不，」獨孤美遞給她一個苦笑：「應該說現在的女人越來越强、越來越能幹了，相對的，也就越來越看扁男人了，不是嗎？」

* * *

談話中斷了下來。

室內一片靜默。

獨孤美突然翻身下床，走到梳粧台前，對著鏡子細心的梳了梳髮，然後又補了補粧，轉身對一臉驚愕的朱媚說：「走吧。」

「去那？」

「去找岳光輝啊。」

朱媚楞了楞：「妳眞的要去找他？」

「這種事，難道有假的？」

「現在就去？」

獨孤美說：「這種事，本該就打鐵趁熱，拖長了總是夜長夢多，妳不認爲是？」

說著，拖著朱媚便往門外走。

走到甬道迴廊時，朱媚面現猶疑之色：「現去找他，恐怕不太好吧。」

「爲什麼？」獨孤美停下脚步。

朱媚支吾了一下，「別忘記妳是女人，女人主動找男人，妳不覺得唐突了些麼？」

「唐突？」獨孤美忽然朝她笑了笑：「妳主動吻柳花花又怎麼說呢？」

朱媚呆了一呆，說不上話來。

她隨即乾笑了一聲：「我跟妳不同，我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再說岳光輝和柳花花也不同，他不像柳花花那麼花，妳若太過主動熱情，反而會讓他誤以爲妳是個不正經女人。妳要知道，大部份男人都有一個賤性，對自動送上門的女人，總認爲不是好貨；十之八九只是存著跟妳玩玩的心理，絕不會長久的，難道妳不懂得越得不到手的女人越珍貴這個道理？」

「有道理，」獨孤美點頭哦了一聲說：

「那妳認爲我應該怎麼辦？等他來找我？」

「反正他還不打算走，妳不用操之過急。」朱媚微笑著說：「我想，明日他一定還會邀請妳和柳花花吃飯，再見過一次面之後，他對妳的印象自然更深了。他一定還會再催我爲他拉線，我吊吊他胃口，然後再爲你們安排私下見面的時間，妳不認爲這樣更能引起他的興趣，而同時也能增加妳的樂趣嗎？」

獨孤美露出歎服的神情：「想不到妳這麼了解人的心理，這一點我獨孤美不如妳。」

一頓，又說：「說眞的，別讓我等太久，我有時候也是個性急的人，特別是這種事讓我掛在心上，只怕會讓我分心，對偵辦失鏢案這件事來說很不利……」

「沒關係，」朱媚打斷她的話說：「其實劫鏢案這件事有柳花花在，他一個人就夠了，誰都知道他是個有辦法的人，妳勿庸操心。」

「好吧，我就照著妳的話做。」

獨孤美說這句話時，咀角浮起一絲令人難以查覺的狡黠笑容。

這個時候，已是夕陽低垂，倚在天邊的霞彩，美得就像是獨孤美的粉頰。

＊　＊　＊

朱媚走後，獨孤美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她躺在床上的時候，心中已沒有疑慮。

——她已完全肯定柳花花的說法，朱媚果然是有問題。

她爲何肯定？

她從那裏看出朱媚有問題？

理由很簡單——獨孤美不相信岳光輝會對朱媚說喜歡自己，更不相信岳光輝會請朱媚當「拉線人」。

誠然，岳光輝的確曾當獨孤美的面親口說「我喜歡妳這種女人」這句話，或許岳光輝說這句話是眞心的，然而只要是有「社交經驗」的人，就會明白這句話其實只是一句「上階層人物的交際場面話」，無論如何當不得眞，不過是有涵養的男人對初見面女性的尊重與恭維，完全扯不上男女間的感情。

退一萬步說，就算岳光輝眞對獨孤美有意思，他也犯不著專程跑去對朱媚說，更不會央請朱媚當「紅娘」，要她來代爲「示愛」，因爲岳光輝既然能在與獨孤美第一次見面時說出「我喜歡妳這種女人」的「時髦話」，無論如何可以看出他不是個思想保守或觀念守舊的人，如果他眞有心想追求獨孤美，難道還會用那種「爺爺奶奶式」的老掉牙的求愛方法？無論怎麼說這是很不合「邏輯」的，你肯相信嗎？

獨孤美當然不相信。

雖然，獨孤美行走江湖的日子算得出來，短得可憐，但是她跟在柳花花身邊，所接觸的人物都是「大亨級」的。諸如當今武林中名望最高的少林掌門吃虧和尙、武當掌門疤面道長；還有當今江湖實力最雄厚的飛鷹堡主司馬如虹、冷星堡主姬劍飛；還有當今江湖上頂尖級的一流高手天下第一偸白則七、慈悲劍客夏無情、百醉書生賀萬杯、三更劍客閻包歌、開心劍客蔣斯文、傾城劍白霜霜、烈女劍梅姬，甚至連東南沿海的倭寇頭子天寬次嵐等等都見過，經此磨練，縱算江湖經驗不豐富，社交禮儀之經驗也堪稱足夠了。

何況她天生是個「快腦筋」的鬼靈精，無論如何是可以分辨得出那些是眞心話，那些是「場面話」。

——這一點，朱媚如果是眞有心騙獨孤美的話，顯然是太小看獨孤美了。

獨孤美雖然明知朱媚在「耍」她，却不動聲色，故意裝出對柳花花絕望，欲與岳光輝交好，目的不過是想証實朱媚是否眞在說謊。

——如果獨孤美眞去見岳光輝的話，自然就會知道他是否眞如朱媚所說的央求她當「紅娘」。

朱媚若不撒謊，則必然不會阻止獨孤美去見岳光輝，反之，則不言可知矣。

結果朱媚是反對獨孤美去見岳光輝，從這一點看，朱媚肯定是撒了一個大謊。

她爲什麼要撒這個謊？

獨孤美的看法是，在她與趙屠產生衝突，然後又與岳光輝的一段對話，朱媚必然躲在隱密處偸窺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就試著「撩撥」獨孤美的女人心，因爲岳光輝實在是個極出衆的美男子，基於「十個姐兒九個愛俏」的女人心理，朱媚認爲獨孤美只不過是個二十剛出頭的「小女人」，無論如何定力與人生閱歷總是淺些，說不定會對岳光輝產生愛慕之情，如果是這樣，通常墮入情網中的女人多少會有些神不守舍與心在不焉的狀態出現，這麼一來，獨孤美只怕是沒心思再專心協助柳花花偵辦那件失鏢案了。

特別是，獨孤美坦白說出會分神，對偵查失鏢案不利，她居然說沒關係。

就憑這一點，已經非常足夠証明朱媚的確是大有問題了。

但是，獨孤美還有一點想不通：

——朱媚的動機與目的在那裏？

柳花花能不能解答這個問題？

＊　＊　＊

獨孤美沒有問柳花花。

她沒有機會問。

因爲柳花花一直睡到天全黑才醒來。醒來之後便去沐浴更衣，然後便是吃晚飯了。

晚飯是在獨孤美房間吃的，朱媚也在場。

因此獨孤美不但沒有機會對柳花花提出那個問題，反而還要裝出落落寡歡的樣子，否則怕朱媚會起疑心。

柳花花却也一反常態，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席間很少開口說話。

朱媚雖有意搭腔，見到這種情形也只好沉默下來。

——食不言，無疑是世上最令人難受的事情之一，居然還有人奉爲「聖人之言」，眞是他媽的。

朱媚實在忍不住，問柳花花：「你今晚怎麼不愛說話？」

柳花花只回答了兩個字：

「頭痛。」

朱媚只好住口不言。

停了一下，她關注問：「要不要我拿點藥給你服用？」

「沒關係，」柳花花搖搖頭：「睡一覺

就沒事的了。」

朱媚想了一下，又說：「葉小英的事怎麼辦？她已經吵了一整天要見你。」

柳花花也想了一下，淡淡回了一聲：「明天再說吧，妳再安撫她一晚。」

說完，放下碗筷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又睡覺去了。

「他今晚好像怪怪的。」朱媚望著柳花花離去的背影，忍不住對獨孤美說。

獨孤美聳聳肩，她聳肩的樣子看來已不輸給朱媚了。「他本來就是一個怪人，不是嗎？」

忽見柳花花又推門進來，說：「獨孤美，妳去吩咐李穩、張快備車，我想出去走走透透氣。」

朱媚連忙說：「我陪你去。」

柳花花搖搖頭說：「不行，妳腿傷還沒好。」

「我的腿根本就不礙事，你看。」朱媚用力踢動兩腿，而且還在原地跳。

柳花花瞥了瞥她：「我只是坐車兜風而已，也許兜到天亮也說不定，我不想要任何人陪。」

「你身體不舒服，我陪你去好了。」獨孤美見朱媚望向她，連忙補充說：「他這個人瘋瘋癲癲的，眞有可能兜到天亮哪，萬一生起病來，我可吃不了兜著走，司馬如虹一定會怪罪我沒有好好照顧他，他這個人罵起人來就像打雷一樣，我可受不了。」

說著，望住柳花花語氣堅決的說：「所以我一定要陪你去，這是臨出門時，司馬如虹千交待萬吩咐的，你沒忘記嗎？」

「隨便妳。」柳花花說了一聲便走出去。

「我也陪你去。」朱媚起身想跟上去。

獨孤美拉着她。「朱媚，他今晚心情不好，妳如果是個聰明的女人，就應該順着他的意思去做；放心，我會幫妳把他照顧好的。」

朱媚有些不悅：「這算什麼嘛，我身爲主人本該盡地主之誼陪你們的……」

* * *

柳花花爲何突然要坐車兜風？

他眞是心情不好想透透氣？

獨孤美知道不是。

——他只不過是想擺脫朱媚以及那個在暗中偷聽他與獨孤美講話的神秘人物。

因此他裝出頭痛與心情不好的樣子。

獨孤美與柳花花在一起的日子雖不長，但却是頗有默契，立刻猜出柳花花的用意。爲避免引起朱媚生疑，所以一再抬出司馬如虹爲藉口，表示自己陪柳花花兜風是事出無奈。

柳花花這個主意的確很好。

因爲司馬如虹的座車是特別製造的，不但有緊急的逃生設備，而且還有防止敵人潛伏車底或車頂的特殊裝置，因此柳花花與獨孤美坐在這輛馬車談話，無疑是最隱密又安全的地方。

馬車漫無目的的繞著通宵火光明的街市緩緩而行。

柳花花像往常那樣躺在座椅上。

獨孤美則翹脚半躺半坐。

車裡自然也擺放著柳花花最鍾意喝的竹葉青。

兩人喝完一瓶酒的時候，獨孤美已把午間發生的事全說給柳花花聽了。

當然有一件事她沒有說。

——自慰，無論是誰都不好意思對人說的，獨孤美也不例外。

「現在，」獨孤美把空瓶子放回夾層，重新拿出一瓶竹葉青，邊替柳花花斟酒，邊說：「我已經完全同意你的假設，朱媚的確大有問題，但是，我實在想不出她的動機與目的在那裡。」

柳花花側躺著，淺啜著杯中酒，似乎陷入了一片沉思……

獨孤美沒有驚擾他，她端著酒杯，怔怔的望著杯中的竹葉青出神，顯然她也墜入了沈思中……

良久。

獨孤美突然發現柳花花靜靜的注視自己，她擡眸望去，發現柳花花的神情透著幾分古怪，不禁問道：「你看什麼？」

「看妳。」

「你不會看過我？」

柳花花忽然躺正身子，兩眼望着車頂，然後把酒杯放在自己的鼻尖上，嚇得獨孤美連忙說：「你想用鼻子喝酒？」

說也奇怪，那只裝著滿滿的酒液的酒杯竟紋風不動的，「站」在柳花花那挺直的鼻尖上，一滴也不會溢出，令獨孤美瞠目結舌的是，柳花花居然還可開口說話：「其實下午妳和趙屠衝突的事以及與岳光輝的對話，我都看到，也都聽到了。」

「你沒有睡著？」獨孤美兩隻眼睛一直盯住那酒杯，她實在担心它會突然倒翻下來。

「我雖然是個貪睡的人，可也是個很醒睡的人，趙屠一到門口的時候我便醒過來了。」柳花花不但能說話，而且還能仰起頭把兩手墊在腦勺下，居然鼻尖上那隻酒杯仍然端立不倒，簡直就要比放在平面的桌上還要來得安穩。

獨孤美看傻了眼。「那，那你爲什麼不出來？難道你不知道趙屠那隻拳頭如果揍在我獨孤美的臉上，那麼我肯定現在一定沒辦法坐在這裡看你玩鼻子喝酒的把戲，你……」

柳花花淡淡打斷她的話：「我既然已看見妳在說話的時候已放出『對時香』，我爲什麼還要出來？」

「你覺得我表現得好不好？」獨孤美有些沾沾自喜的說。

「有一點不好。」

「那一點不好？」

「岳光輝邀請妳到他房裡去坐時，妳爲什麼不答應？」

「我爲什麼要答應？」獨孤美的眉宇已湧上一絲怒意。

柳花花淡淡道：「你不覺得他是個很……」

話沒說完，獨孤美驀然截斷他的話怒哼道：「花花柳，你是什麼意思？你把我獨孤美看成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柳花花張口想說話，但獨孤美似乎已被激怒，她看來不僅生氣而且相當激動，她突然伸手一拍，竟把柳花花鼻尖上那隻酒杯拍落地上。

酒杯翻落，自然杯裡的酒也全倒了出

來，這下子，眞有柳花花好看的了。

只見柳花花被濺了一身濕不說，眞如獨孤美所說——用鼻子喝酒！

世上當然沒有人能用鼻子喝酒，柳花花再厲害也不能，可是那倒翻下來的酒却眞的跑進他的鼻孔，他顯然料不到獨孤美會有這種擧動，一個措手不及，被辛辣的酒嗆得整個人都跳了起來……

——酒跑進鼻子裡的滋味？你經驗過沒有？

柳花花現在有經驗了。

他只覺得兩管鼻孔像火在燒，嗆得他氣也透不過來，一時間淚涕直下，猛咳得一張臉紅得像醉酒關公……

「獨孤美，」柳花花好不容易停止嗆咳，長長吐了一口氣，掏出絲巾一邊擦眼鼻，一邊瞪著獨孤美問：「妳存心想嗆死我？」

獨孤美沒有說話，她只是冷冷的瞪著他。

她眞的是生氣極了！

柳花花擦拭著胸前的衣襟，苦笑問：「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獨孤美瞪視著他，那美麗的眼眶忽然浮起一層薄薄的淚光：「原來，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個輕浮而不正經的女人……」

說到末後，一顆晶瑩的淚珠已悄悄滑下她的臉頰……

柳花花眨著眼，顯得有些茫然：「我幾時說過這種話？」

「那你為什麼要我答應岳光輝的邀請？」

獨孤美沒有拭淚，她任由淚水順流而下：「就因為他是有錢有勢的世家子弟？或是因為他長得一副好臉孔？我跟他素昧平生，毫無交情，第一次見面便無端端的到他房裡坐，我雖然不是古板守舊的女人，可是我也絕不是個新潮得毫無分寸的女人，你不認為你那句話嚴重的刺傷了我的自尊麼？」

柳花花默默的望著她……

「先前，在臥佛庵的時候，賈男搭便車，你故意讓我單獨面對他，無論你是什麼居心，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喜歡也不高興你這種做法……」

緩緩吸了一口氣，獨孤美似乎顯得平靜了些：「我已經是二十歲的大人了，我懂得如何選擇與支配我的感情，用不着任何人來教導我，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已經是個女人，不是大女孩子或小妹妹，這一點，我希望你能明白，而且也希望你能尊重我……」

柳花花靜靜的聽她說，他那雙星也似的眸子瞬也不瞬的盯視著獨孤美……

獨孤美沒有再開口，她也是靜靜的望住柳花花……

車廂內一片靜謐，只聽得清脆的馬蹄聲及轆轆的車輪聲。

良久。

柳花花輕輕歎了一口氣，打破了沉默：「從第一眼見到你時，我就知道妳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女人，我從來沒有把妳當成大女孩子或小妹妹看待……」

「那麼，」獨孤美淚痕未乾，抿咀問：「你方才為什麼要說那句話？」

「我的意思，」柳花花緩緩說：「岳光輝是個值得注意的人，妳不妨試著跟他接觸……」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獨孤美茫然：「他為什麼值得注意？」

柳花花傾前身子，用手巾拭著獨孤美粉腮上的淚痕，獨孤美心中一絲甜蜜蜜的感覺……

柳花花坐回身子，不過這次沒有再躺下去，他斜斜的靠著椅背，兩隻脚放到椅座上，弓彎著，兩手抱著小腿，那模樣既懶散又飄逸：「我不知道妳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朱媚是朱魯東的獨生女兒，我們懷疑她是這宗失鏢案的問題人物，實際很難找出她的動機與目的，若想合理的解釋，除非我們更大胆的進一步假設……」

獨孤美心中一動，脫口道：「你的意思是說朱魯東也有問題？」

「除此之外，」柳花花說：「妳能找出更好的理由來解釋朱媚為什麼要『刼』自己親生父親的鏢麼？」

「你這項假設的確更大胆，」獨孤美眨動眼睫：「但是你的理由在那裡呢？你應該知道，任何假設光憑大胆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合理的懷疑為前提，否則再大胆的假設都要變成海市蜃樓，不切實際的了，是不？」

「最主要的懷疑就是，這件失鏢案無論怎麼看都不是外人所為，除了監守自盜之外，誰也沒有那麼大的本領做到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步……」

柳花花神情沉肅而認眞：「押鏢的鏢師與趙子手若沒有白雲師太的協助，顯然很難眞其事，而白雲師太若沒有朱魯東的指示，理應不敢也不願做出這種事，先前我們假設幕後策劃是朱媚，這一點是不夠的，應該更進一步的懷疑到朱魯東身上去才是。」

獨孤美沉吟了半晌：「這件事如果誠如你所說的，那麼朱媚的動機與目的可想而知的了，她自然是聽父命而為，但是朱魯東呢，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動機與目的又在那裡？」

想了想，又說：「這宗失鏢案對朱魯東來說，無疑是一項挫折，更重要的是他還得負起賠償之責，他若監守自盜豈非是世界上第一蠢人？換做是你，你會這樣做嗎？」

柳花花微微一笑：「妳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朱魯東是個極愛面子的人，這點妳知道吧？」

「我知道。」

「那麼，我再請問妳，」柳花花徐徐說：「二十萬兩鏢銀對朱魯東來說是大數目還是小數目？」

獨孤美回答：「對一般人來說或許是個大數目，但對朱魯東而言，肯定是小數目，誰都知道朱魯東的身家若不在千萬以上，準也有幾百萬邊緣，這點是無人敢否認的。」

柳花花凝聲問：「像他這麼有錢而又這麼愛面子的人，為了區區二十萬鏢銀，竟然大事張揚，搞得全天下皆知，妳不認為這是很奇怪的事麼？」

（未完・六）



上文提要：白雲觀報捷，衆議成立武林聯盟，春申君受各門派擁戴被擧爲討伐黑衣敎盟主。星夜黑衣敎副敎主鳳簫女總護法漆嘯天率衆前來嶽麓山，臨行前黑衣敎的人已被下了手脚，用劇毒控制了心神，務求殊死一戰，以雪慘敗於白雲觀之恥辱，幸有鳳簫女以「傳音八密」暗中向春申君告知底細，春申君得以按計行事，一時刀光劍影，殺聲四起……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新月刀

鳳女假意督戰　邪教損兵折將

阮省三在下場之時，早已聽雲千里、令狐宣說過，知道他是點蒼派的高手，而且令狐宣也說出和點蒼雙劍頗有交誼，要想說服他們棄邪歸正，因此在動手之際，阮省三守多於攻，不想使對方難堪。

謝明中不知就裏，一路放手搶攻，還以爲阮省三被自己凌厲攻勢逼得只好採取守勢，而無還手之力。

螳螂門宋人瑞的對手是一個帶髮頭陀，長髮披肩，額上束一圈金箍，乃是黑道上有名的惡僧金箍頭陀，一張鍋底般的黑臉，濃眉如帚，目若銅鈴，而且還凸着一個圓鼓鼓的大肚，生相兇猛，穿一襲黑色僧衣，看去就像一座寶塔。

宋人瑞則是一個瘦高個子，臉型尖瘦，伸出一雙手來，也幾乎是皮包着骨，十隻手指也又尖又瘦，連骨節都突了出來。

這兩人一胖一瘦，湊合在一起，胖的看去更胖，瘦的也更瘦了。

金箍頭陀目空四海，他手提着一柄厚背戒刀，踏着八字脚，一眼看到宋人瑞空着雙手朝他迎去，大不剌剌的喝道：「來人報名，佛爺手下，不超度無名之輩。」

宋人瑞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才道：「螳螂門宋人瑞。」

「呵呵！」金箍頭陀點着頭問道：「范松齡是你什麼人？」

宋人瑞聽他提到師兄，肅然道：「先師兄。」

金箍頭陀又道：「那麼螳螂門現任掌門人是誰？」

宋人瑞道：「區區在下。」

金箍頭陀笑道：「你不該來的。」

宋人瑞凜然道：「討伐邪惡，爲武林除害，人人有責，宋某怎麼不該來的？」

「好像很有理由。」

金箍頭陀又是一聲呵呵大笑，才道：「范松齡不過死了一年，就由你當上螳螂門掌門人，也不過一年光景，就來送死，你不覺得可惜麼？」

宋人瑞冷冷的道：「憑你金箍頭陀？」

金箍頭陀道：「還不夠麼？」

宋人瑞道：「那你就來試試看？」

金箍頭陀道：「好，你兵刃呢？」

宋人瑞冷聲道：「宋某從不使用兵刃，你手中不是有刀麼，宋某就徒手接你幾招。」

金箍頭陀大笑道：「佛爺只要兩刀，就可以把你一對螳螂的前爪砍下來了。」

宋人瑞怒嘿一聲道：「你來砍砍看？」身形疾然欺進，左手猝發，提掌即砍，朝他執刀右腕斬去。

螳螂門的武功，是以斬、劈、抓、削爲主，雙手變化極快，行動完全仿效螳螂攻敵的姿勢，變化而來。

金箍頭陀原是極爲托大之人，但一看宋人瑞出手第一招來就帶起一道勁風，差點被他劃上手腕，也就不敢小覷他了，口中喝了聲：「來得好！」

厚背戒刀也隨着攻出，他刀沉勢猛，一招出手，就令人有鋭不可擋之概。

宋人瑞身法奇特，立即身隨掌走，避敵進招，右手反削對方頭頸。

金箍頭陀刀勢展開，有如猛虎撲羊，每一刀都是直往前來，刀光霍霍，宋人瑞使出的「螳螂步」，一個人忽左忽右，只是



和他刀勢相反的路子，你刀劈到西，他就閃到東，你刀劈到南，他就閃到北。

金箍頭陀一連幾刀，連對方的影子都沒劈着，心頭不覺冒火，口中大喝一聲，刀光翻滾，揮起了一片如山刀影，排山倒海般攻出。

宋人瑞的「螳螂步」，看似避敵，實則還攻於閃避之中，使出一百零八手螳螂散手，一揮、一削、一挑、一斬，使來輕靈瀟洒，手法奇妙，內力也相當精湛，出手之際，都帶起一股勁風，你只要被他斬着，縱然只是一隻手掌，也足可斬斷你的手骨，有時冷不防讓他欺近身去，手上有刀，反而變得累贅。

這一對，看情形絕非百招之內，可以分出勝負來。

武功門王三元接着的長白神拳宇文化，也是黑道上極有名的人物，滿頭白髮，身形魁梧，看他年紀，可以說六十開外，也可以說只有四十出頭，因爲他除了一頭白髮外，是個壯健的漢子。

王三元是江南的名拳師，年已五十六、七，中等身材，以拳術名動江湖。

這兩人都不使兵刃，拳掌交擊，是近身的搏鬥，但你別小看他們，拳風掌影，在他們一、二丈之內，勁氣劃空呼嘯，雙方攻勢都極凌厲，兇險並不遜於刀刃。

九宮門盛世民的對手，是一個使一對判官筆的老者，江湖上稱他雙筆判生死的桂大榮，但因這五個字的外號叫來嫌長，就叫他生死判了，此人一對鐵筆，精於打穴，算得一把好手。

盛世民長劍如風，腳踏九宮步，展開「九宮劍法」，一丈方圓全是冷電精芒，團着桂大榮强攻猛撲，確實把一柄長劍使得淋漓盡致。

生死判桂大榮雙筆火候老到，打穴神奇，你隨他在身外轉，他也隨着你在裏面轉，而且點點筆影，記記不離你要害大穴，點打敲扎刺，變化無窮，正是半斤八兩，各擅勝場。

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右臂已殘，只剩下一條左臂，才有獨臂擒龍之號。

他的對手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臉型瘦削，青皮寡血，手中搖着一柄摺扇，神情倨傲，這人正是在江湖上有花花公子之號的溫如風，出道江湖不過數年，就已名滿大江南北。

那是他喜歡作狹邪遊而出名，秦樓楚館，一擲千金毫無吝嗇，也從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更沒有人見過他的武功。

據說有一次在秦淮河畔，釣魚巷一處香巢之中，和人爭風動武，他只指着那人罵了一句：「你回去還來得及，不然就要躺屍在路上了。」

他並不知道那人是金陵四海鏢局的少東，吃了眼前虧，就趕回去鏢局去搬救兵，豈知跨進鏢局大門，就一命嗚呼。

那四海鏢局的局主三眼神傳聯奎，出身峨嵋，一身武學，在江湖上也數得上一把好手，兒子被人害死，那還得了？立即率了五名鏢師趕去釣魚巷，結果六個人聯手，沒出幾招，就被他一掌一個，擊出老遠，都負了重傷，無力再戰，他拍手笑道：「記住了，本公子就是人稱花花公子的溫如風，你們中了我一掌，回去只要

靜養三個月，可以保住性命，是本公子手下留了情。」說完揚長而去。

花花公子之名，就這樣大為響亮起來。

他自命風流，也深以花花公子這個外號自喜，後來索性改穿繡滿百花的長衫，以花作他的標誌，不過他有一個好處，生性雖花，却從不沾染良家婦女，因為他終日都在花叢之中，很少和江湖上有什麼過節，惡名也不彰。

沒想到他居然也會被黑衣教所羅致，而且脫下繡花長衫，居然換上了一襲黑衣。花花公子迎着獨臂擒龍申萬生，就摺扇一指，說道：「來的可是丐幫申萬生長老嗎？」

申萬生道：「正是申某，閣下是花花公子溫如風了？」

溫如風大笑道：「申長老既知本公子之名，還要和本公子動手嗎？」

申萬生道：「老化子聽你雖有花花公子之名，尚無惡迹，怎麼也來淌這場渾水？」

溫如風大笑道：「本公子高興，你管得着麼？」

申萬生沉嘿道：「那就沒有好說的了，你發招吧！」

花花公子溫如風摺扇一收，朝他笑了笑道：「本公子為了顧全名聲，自然不能敗在你獨臂擒龍申長老手下了，那好，你就接本公子幾掌！」

話聲出口，右手突然朝前揮來。

他這一掌，看去毫不用力，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揮，但獨臂擒龍申萬生已感到一道暗勁，直逼胸前，掌風之中含蘊了陰柔力道，心頭不禁一怔，暗道：「此人內勁之強，倒是一個勁敵。」

口中大喝一聲，左臂一振，舉臂迎掌過去。

兩股掌勁，乍然一接，聲如裂帛，兩人身上衣衫，被廻旋勁風吹得獵獵欲飛，但各自站住了樁，誰也沒被震退。

溫如風目芒閃動，口中喝了聲：「好！」

雙手揚處，拍出三掌，他這三掌劃起一片尖嘯之風，出手極快，掌勢也凌厲絕倫！

申萬生不退反進，大喝一聲，獨臂掄動，揮拳反擊，一連攻出八掌，同樣使得迅疾無儔，而且他走的本是陽剛一路，在這八掌上，就表現出來了，掌風呼呼，威勢強猛，直似開山巨斧，洶湧波濤，接下對方三掌，還攻了五掌。

溫如風沒想到他出手掌勢會如此勁急，一時還手不及，急忙脚下斜退了三步，讓過獨臂擒龍五掌，也立即展開反擊，雙手搖舞，幻起重重掌影。

兩人掌來掌往，片刻之間，已經動手相搏了四、五十招，花花公子雙掌輕靈，含蘊了陰柔勁氣，獨臂擒龍却是一掌重過一掌，走的全是剛猛路子，打到後來，也鬚髮戟張，記記吐氣開聲，力可開碑，但雙方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以上這段話，乃是敵我十六個人捉對廝殺，剛動上手情形，因為雙方都是江湖上一流之選，是以三、五十招之間，絕難分得勝負。

就在殷長風一記「玄陰掌」，擊傷獨角虎秦萬代的同時，通臂猴侯通也接受了雲千里的勸降，停下手來，大聲道：「黑衣教的護法們聽着，黑衣教並沒有把咱們當作同路人，才會在出發之時，在咱們身上下了奇毒，他們目前尚未成事，已經對咱們如此防範，不加信任，如果一旦成事，咱們豈不成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走狗了？因此兄弟決心棄邪歸正，縱然明午毒發，至少也可以做一天堂堂正正的江湖人，諸位老哥，雁過留聲，人死留名，大丈夫死則死耳，黑衣教用毒是嚇阻不了咱們江湖的人，大家何不住手，共同反抗黑衣教，消滅江湖敗類。」

但聲音宏亮，話聲出口，雙方激戰的人，依然清晰可聞。

和矮路神令狐宣動手的點蒼雙劍老大謝明輝立時響應，大聲叫道：「二弟，咱們不用打了，趁這機會脫離黑衣教魔掌，棄邪歸正，正是時候了。」

他這一喝，點蒼雙劍老二謝明中，本來還在和阮省三着着搶攻的人，立時收劍，朝阮省三拱拱手道：「阮老哥，咱們不用打了。」

阮省三喜道：「謝兄賢昆仲這是明智之舉，咱們無任歡迎。」

這三人的臨陣反正，予黑衣教的士氣打擊極大。

漆嘯天聽得勃然大怒，濃眉一掀，厲喝道：「侯通，你敢臨陣背叛，老夫先劈了你。」

左手向空一揮，身形飛射而出，朝侯通直撲過去。

他左手這一揮，正是指揮身後七人發動攻勢的訊號，那七個黑衣人立時跟踪撲起，朝戰場掠去。

這邊形意門于人杰，鷹爪門居思仁、洞庭青龍幫薛飛白、鄱陽鳳尾幫霍惟武、九環金刀鄷榮、遊龍沈同、金贊廷、陳康和等八人，早已分配好了動手的對象，各自注意着對方動靜，也同時兵刃出鞘，紛紛迎出。

通臂猴侯通眼看漆嘯天朝自己撲來，洪笑道：「侯某難道怕了你不成？」

雲千里伸手一攔，笑道：「侯兄不用出手，咱們自會有人對付他的。」

話聲未落，形意門于人杰早已閃身而出，迎着攔在漆嘯天身前，說道：「姓漆的，每一個錯上賊船的人，都有唾棄邪惡，奔向正義的自由，閣下豈能阻攔得住，此刻你若棄暗投明，咱們也一樣歡迎。」

漆嘯天撲縱而來，勢如奔馬，看到于人杰攔住去路，早已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滾開！」右手一掌迎面拍來。

于人杰早就知道他曾和晏天機同在天竺學藝，練成「金剛大手印」，他是形意門的長老，一生練掌，正要試試他「金剛大手印」究竟如何厲害？看他舉掌劈來，不覺大笑道：「來得好！」

右手抬處，揮掌迎擊出去。

他浸淫「形意掌」數十年，形意門以氣使意，以意使形，掌雖有形，氣寓無形，原是上乘內家功夫，掌勢出手，似剛實柔，似實而虛，是以掌風並不強勁，但眞力自在其中。

漆嘯天這一掌原是含憤出手，掌隨人

發，如說力道，因爲他是奔行過來的人，最多只能發揮出七八成功力。

于人杰却是早就有心接他「金剛大手印」的，以逸待勞，這一掌自然貫注了十成掌功。

兩人出手一掌，同樣不帶絲毫掌風，但兩隻手却很快就接觸上了。

無聲無息的一掌，但等到「拍」的一聲脆響，雙掌接實，兩人身前登時像捲起了一道飛旋的狂飆，一、二丈之內沙飛石走，暗勁急湧！

于人杰佔便宜早就運功準備着等他，漆嘯天吃虧之處是看到于人杰攔路才發的掌，是以于人杰沒被震退，而衝上來的漆嘯天却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這時雲千里、令狐宜二人已陪同通臂猴侯通、點蒼雙劍謝明輝、謝明中兄弟，一同去見盟主春申君。

春申君不待雲千里引見，早就迎着三人，抱抱拳，笑道：「三位老哥深明大義，陳某代表本盟，至表歡迎之忱。」

侯通、謝明輝兄弟一齊躬身道：「在下等人，誤投黑衣匪教，幸蒙盟主號召天下武林，使某等如聞暮鼓晨鐘，幡然醒悟，還望盟主勿罪。」

春申君大笑道：「武林同道，本無正邪之分，只要行得正，站得直，俯仰無愧天地，就是正派，三位背棄邪惡，選擇正義，這本是英雄本色，陳某欽佩還來不及，又何罪之有？來、來，陳某給三位引見……」

雲千里低聲道：「屬下有一事啟稟盟主，侯兄三位在臨行之時，黑衣教怕他們投奔到咱們營裏來，曾在他們身上下了奇毒，明日下午之前，如果得不到解藥，即將毒發而死。」

春申君聽得一怔，說道：「黑衣教果然毒辣得很！」

一面回頭朝任雲秋問道：「雲秋，令師的解毒丹，不知能不能解他們三位身中之毒？」

任雲秋道：「家師解毒丹，能解天下奇毒，如果三位中的是毒，應該能解的了。」

說完，從身邊取出藥瓶，傾了三顆藥丸，遞給侯通三人，說道：「三位只要中的是毒，家師這解毒丹就可奏效，三人每人吞服一顆，再靜坐一盞茶的工夫，就知道了。」

侯通等三人接過藥丸，立即吞了下去。春申君吩咐陳福，先請三位入內休息。

這時，隨同漆嘯天衝過來的七人，也已由居思仁等七人迎着接下，立即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再說漆嘯天和于人杰交手一招，就給人家震退半步，他身爲黑衣教的總護法，臉上自然掛不住了，面露獰笑，口中大喝一聲：「你再接漆某一掌。」

這回他可不敢輕視對方，右臂徐徐舉起，橫掌平推而出。

于人杰先前懾於「金剛大手印」之名，但雙方對過一掌，覺得天竺大手印也不過如此，不覺朗笑道：「閣下遠從天竺學來的大手印，也不見得如何厲害，再接你幾掌，有何不可？」右手一抬，立掌迎出。

這回，雖然也提聚了十成力道，但心中未免對大手印存了輕視之心，相反的漆嘯天却在這一掌上，用了十二成力道。

但聽「拍」的一聲，雙掌乍交，于人杰立時感到不對，只覺對方橫擊的掌勢，有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無形壓力，迎擊出去的右臂大有不勝負荷之感，心頭暗暗一驚，匆忙之間，要待再運起一口眞力，朝前推出，已是不及，被震得心頭血氣浮動，脚下不由自主的被震退了兩步。

漆嘯天一擊得手了，目射兇光，左脚驀地跨上一步，左手又是一直掌擊而至。

于人杰連退了兩步，還來不及調息，就看到漆嘯天追擊過來，急忙提聚畢生功力，雙掌朝前推出。

要知漆嘯天左手功力遠勝右手，這一記「金剛大手印」實比他方才右手擊出的一掌，更爲厲害，于人杰雖然雙手迎出，已是拚了命，雙方掌力很快就接個正着！

這回因兩人都用上了全力，兩股掌勁，發出蓬然一聲大震！

漆嘯天沒料到于人杰「形意掌」會有如此深厚功力，受到對方內勁的回震，脚下浮動，後退出一步。

于人杰在這聲大震中，一個人被震得連退了五、六步，翻騰的血氣，再也按捺不下，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跟着身子晃動，跟蹌欲倒。

白鶴門阮省三正好在他左側不遠，伸手把他扶住，緩緩退下。

這時雙方搏殺，更爲激烈，已有不少對很顯著的有了勝敗迹象。

首先是九環金刀酈榮奮起全力，一招「玉帶圍腰」，把他的對手攔腰斬爲兩段。

差不多同一時間，金贇廷一棍橫掃，把他對手左脚打斷，滾跌下去，金贇廷迅速補上一棍，砸在他脊樑上。這兩人同樣發出了兩聲淒厲的慘嗥。

接着是螳螂門宋人瑞使一記「翻車捶」，右拳擊中金箍頭陀右肩，身形疾轉，再使「翻身鎖喉」左手駢指如戟，出手如電，「喀」的一聲，插入金箍頭陀咽喉結，把他插斷，金箍頭陀究竟練刀數十年，功力極深，他在被人插斷咽喉之際，回刀反削，同時把宋人瑞半截手腕削斷，宋人瑞一痛，右脚踹出，踢中對方腹部，把金箍頭陀踢得往後飛起，摔出一丈多遠。

接着是洞庭湖薛飛白以一支短戟刺中對手腹部，鄱陽霍惟武也以一柄馬牙刺擊中對手後心，先後獲勝。

黑衣敎十五名護法，除侯通等三人臨陣反正，又有六人不過在一盞茶的先後之間被殺，一下去了九個，只剩下了六人，自然已是敗多勝少了。

但武林聯盟這邊，獲勝的人，像雲千里、令狐宜、殷長風、阮省三、薛飛白、霍惟武、酈榮、金贇廷等人，撲殺了對手，並未退下，依然手仗兵刄，替正在動手的人掠陣。

只有宋人瑞被金箍頭陀臨死一刀削斷左腕，于人杰硬接漆嘯天三記「金剛大手印」內傷不輕，已有人把兩人扶入白雲觀去。

漆嘯天一舉擊傷于人杰，但他目光四顧，發現自己帶來的人，降的降，死的死，剩下的不到一半，心頭又急又怒，口中

不覺發出一聲長嘯，雙手揮動，朝武林聯盟的人衝了過來。

殷長風首先閃出，大家此時已經無須多說，迎面就拍出一記「玄陰掌」。漆嘯天怒目圓瞪，冷嘿一聲，揮掌就接。

這兩人一個是從天竺學來的佛門中的旁門功夫；一個練的是道家中的旁門玄陰教的功夫，一個掌發無聲，暗勁如山，一個也掌發無聲，奇寒徹骨。

一個心頭怒惱的是對方叛教投敵，一個心頭怒惱的是憑他武功資格，在黑衣教中，早該當上總護法或副總護法，却被對方壓了下來，數年屈居人下，仇人相對，自然要全力以赴。

這時這樣兩人都有搏殺對方之心，掌來掌往，一上手就打得異常激烈，好像兩人之中，經這一戰，非有一個人倒下去不可。

在這同時，站立在黑漆篷車右首的副總護法柳飛花聽到漆嘯天那一聲長嘯，正是要自己發動的暗號，黑衣教十五名護法傷亡過半，也是應該出手了，何況自己此次奉命前來，在名義上，他是總護法，自己應該受他指揮的。

這就探手入懷，取出一紅、一黑兩面三角小旗，臨風展開，向前一指。

她這揮旗一指，站在她身後的二隊二十四名黑衣漢子迅疾無儔的和二十四聲合成一聲「鏘」然刀劍齊鳴聲中，一隊掣劍，一隊掣刀，朝前飛掠出去。

鳳簫女覩狀一怔，喝道：「柳副總護法。」

柳飛花躬身道：「屬下在。」

鳳簫女道：「漆總護法和人家約好一對一動手，妳怎好要他們這時候衝殺上去？」

柳飛花聽得一怔，忖道：「漆嘯天手下十五名護法，已經死降過半，自己還不該出手麼？難道要等他們都被敵人消滅了再出手不成？哦？莫非這女魔頭和漆嘯天有什麼過節？」

心念迅速一動，一面依然躬着身道：「啟稟副教主，這是方才漆總護法要屬下發動的。」

鳳簫女冷冷的道：「漆嘯天要妳發動，本座怎麼沒有聽到？」

柳飛花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看來她果然和漆嘯天不和了。」

一面躬身道：「屬下是聽到漆嘯天的那聲長嘯才發動的，因爲那是漆總護法和屬下約定的記號，屬下聽到他嘯聲，就得立時發動全面攻擊。」

鳳簫女冷哼了一聲道：「漆嘯天眞是大膽得很，今晚由本座前來督戰，他們居然連發動全面攻擊，都沒向本座報告，你們眼裏還有本座嗎？」

柳飛花聽得暗暗好笑，一面依然躬身道：「屬下並不知道漆總護法並未向副教主稟報，屬下聽到漆總護法的命令，不得不下命攻擊。」

鳳簫女坐在車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楚，柳飛花手下兩隊刀劍殺手，雖然勇往直前，但並不是所向無敵，此刻攻勢已被武林聯盟所控制！

不，他們不僅遭到强有力的抵抗，應該說攻勢已全部被阻遏下來了！

不，任雲秋和葉菁菁的一劍、一刀已發揮了無比的威力，二十四名刀劍殺手，一上場就有連續不斷慘嘷傳了過來，可見閔長庚一手訓練的殺手，還是不堪一擊！

鳳簫女臉上不覺有了笑意，她看到柳飛花恭敬的垂手而立，自己沒有開口，她就不敢退去，這就微一抬手，說道：「好吧，既然已經全面發動，妳應該去指揮一下才行，我看今晚戰局，大是不利……」

柳飛花也聽到身後不時傳來的慘厲叫嘷之聲，這些人接受訓練之後，就撥歸她率領，每一個人的聲音，她都耳熟能詳，自己下令展開攻勢，殺傷的應該是對方的人；但每一聲慘嘷，竟然全是刀劍兩隊中人，她自然感到無比的驚詫，但面對鳳簫女，心頭雖然焦灼得很，可不敢絲毫失禮，這女魔頭連教主都忌憚她三分，沒有她開口，那敢回頭去望上一眼。

這時聽到鳳簫女的吩咐，就如皇恩大赦，口中應了聲：「是。」退後兩步，才轉過身去，定眼一看，方才是漆嘯天手下十五名護法，死傷過半，現在，自己向鳳簫女報告了幾句的工夫，兩隊二十四名刀劍殺手，竟然也被消滅過半了，這叫她如何不急？

她倒並不是對兩隊二十四名刀劍殺手，有什麼感情，而且她奉命率領兩隊殺手，來配合漆嘯天行動的，漆嘯天手下是死是降，與她無關，但這兩隊殺手如果全軍覆滅，自己如何向閔副教主交代？

心頭這一急，立即雙手齊揚，從腰間掣出雙股劍，雙足一點，人如飛燕掠波，凌空朝戰場中投射過去。

再說漆嘯天那一聲長嘯甫發，柳飛花一黑一紅兩面三角小旗一指，兩隊殺手行動劃一各自掣出刀劍，朝戰場中掠去。

春申君早已因鳳簫女「傳音入密」的警告，事前業已安排好了對付這兩隊殺手的人手，那是由少林羅漢堂長老定善大師率同八名羅漢堂護法弟子，武當飛雲子率同八名武當弟子，再加上謝公愚、任雲秋、葉菁菁三人，早已監視着兩隊殺手的動靜，對方還未出場，這邊的人，就已經在暗暗移動了，等到他們兩隊人掠到場中，定善大師和飛雲子各自率領八名弟子，迎了出去。

定善大師和八名弟子加上葉菁菁（因爲她使的也是刀）迎向使刀的一隊。飛雲子和八名弟子，加上任雲秋，使的都是劍，就迎向使劍的一隊。

謝公愚心裏明白，春申君雖然沒有明白交代，但這明明是要自己使箭了，這些殺手，經黑衣教秘密訓練，迷失人性，無理可喻，除了當場格殺，無法使他們回頭的。

春申君號召天下武林，人人都可以反正來歸，他自然不好說出格殺勿論的話來，要自己出場去對付殺手，就是要自己格殺勿論了。因此，他沒隨着定善大師和飛雲子兩撥人迎上前去，也沒取出他的隨身兵刃一對金筆來，只是隨着兩撥人身後稍稍落後了幾步。這落後幾步，正是留了可以痛下殺手最佳角度和最好的距離。

他是弓箭塘的莊主，善製各種弓弩，就憑他身上所帶的各式各樣的弓箭暗器，至少可以消滅左右前後圍攻他的一百個敵

人，不然弓箭莊主豈不是徒具虛名了嗎？

這時和對方十五名護法動手的人中，遊龍沈同以三十六式「遊龍劍法」，刺倒了和他動手的敵人，活捉過去。

鷹爪門居思仁也展開他獨門神功「鷹爪大擒拿手」，把對手擒住。

武功門王三元的對手長白神拳宇文化，兩人以拳對拳，記記硬拚，這是江湖上最忌諱的打法，但你揮出拳來，我豈肯退讓？在這種形勢下，打到一百招以外，兩人都成了强弩之末，脚下跟蹌劃着「之」字，出拳無力，最後兩個人都筋疲力竭，倒了下去。

但這時對方的人手，全已出盡，而武林聯盟這方面，却有許多人停下手來，正在負手觀戰，只要誰遇上險招，立可有人出手支援。

兩人同時倒下，王三元有人接應，宇文化沒有接應的人，自然也被武林聯盟的人一起「救」了回去。

另外和黑石頭陳康和動手的是一個使鐵算盤的矮胖中年人，此刻也已停手。矮胖中年人收起了鐵算盤，隨着陳康和身後向春申君走去，那自然是被黑石頭陳康和說服了，願意棄邪歸正，投向武林聯盟了。

現在只有九宮門盛世民和生死判桂大榮，丐幫獨臂擒龍申萬生和花花公子溫如風、殷長風和漆嘯天三對，還在捨命忘生，纏鬥不下。

這一來，迎戰黑衣教十五護法的人，都已沒有了對手，空下手來，但他們並沒退下，依然站在那裏。

這也是春申君看出戰局大概已定，就暗中通知了他們，今晚一戰，是武林聯盟成立後第一次接受黑衣教的挑戰，不能讓對方有一個人走脫。

這些已經停手的人，其實却負有三重任務，一是替自己人掠陣，一遇險招，立即有人遞補支援。二是連同漆嘯天十六個人，不能讓他們有一個漏網。三是支援迎戰兩隊殺手的少林、武當兩撥人，如果他們已能應付，就無庸出手，萬一有人傷亡，這邊的人可以隨時支援。

就在黑衣教第一批發動攻勢的十五個護法快接近尾聲之際，廣場上又爆發了一場如火如荼的激烈搏鬥。

這一場搏鬥，其兇猛險惡之處，和方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當眞是白刄交擊，星月無光，偌大一片廣場上，響起了一片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之聲，錚錚噹噹，此起彼落，連續不斷。

兩隊二十四名刀劍殺手，身上穿着一式黑色勁裝，他們的標誌是白色的刀，另多綴了一塊四方形的紅布，刀手綉上一柄白色的刀，劍手綉上一支白色的劍，以資識別。

二十四名刀劍殺手衝上來也並不亂，刀手和劍手分爲兩組，並不混淆，那是他們之間，各有合搏之術，合則可以聯手，如果分散了，就會失去聯手合搏的優勢。

少林定善大師和他羅漢堂八名護法弟子，手持鑌鐵禪杖，迎着十二名刀手奔出。

葉菁菁原是和少林定善大師一路，但在對方發動攻勢之時，她身形一晃，有如一縷輕烟，搶先掠出。

十二名黑衣刀手堪堪逼近，看到葉菁菁搶出，就有四個人疾快的圍了上來，但見一片寒光，飛湧而上，四把厚背長刀由四面合擊而至。

你可不能小看了這四個殺手，四柄長刀不僅刀勢沉重，攻出的招式，凌厲猛烈，即使是一流刀手，也未必能强過他們，刀風四起，鋒利無匹的刀鋒已經劈上身來。

葉菁菁冷笑一聲，右手抬處，一道新月般的亮銀刀光隨着劃起，但聽「噹」「噹」兩聲，有如電光般一閃而過，兩柄長刀，立被削斷。

葉菁菁身形一個輕旋，不容他們躍退，一道銀光掃過去，那兩個刀手方覺手上一輕，還沒看清他手上長刀已經削斷，銀光已經攔腰掃到，他們連驚呼都來不及，已被新月刀斬爲兩段，倒了下去。

另外兩個黑衣刀手刀招遞出，眼前就失去了敵人踪影(葉菁菁已經旋了出去)，但他們久經訓練，敵人旋出，避開了第一招，第二招立即隨着出手，凌厲刀風又像匹練般朝葉菁菁身後捲到。

葉菁菁驀地一扭腰肢，人隨刀迴，一道亮銀刀光在她回身之前，就已和對方兩柄長刀接觸上了，又是「噹」「噹」兩聲，新月刀發揮了它削鐵如泥的威力，等到葉菁菁旋身過去，兩人長刀已經被削斷。

一個措手不及，被刀鋒削過斬斷了右腕，驚嗥聲中，竟然不退反進，左手一拳奮力朝葉菁菁擊來。

另一面也在此時發現他手上只剩了半截斷刀，他們一柄長刀，長逾四尺，雖然被截斷了半截，還有兩尺來長，他竟然悍不畏死，手中斷刀一揮，彈身撲來。

葉菁菁心知他們迷失神志，只知拚命，不知後退，只要稍行猶豫，就會傷在他們手下，心雖不忍，却也不得不橫刀掃出，那兩人已是强弩之末，刀光一閃，應手倒地。

她仗着天下無雙的刀法和一柄鋒利無匹的新月刀，兩招之間就解決了四個黑衣刀手。

這時少林定善大師和他羅漢堂八名護法弟子，却和另外八名刀手，也已展開了一場兇猛的惡戰。

要知這十二名刀手，都是黑衣教閔副教主一手秘密訓練的人，他們在未經訓練之前，原本已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何況又被迷失了神志，一個人已經失去了理智，心裏只有一個「殺」字，殺人和被殺，都在所不計。

試想這樣的一羣人，是不是很難對付！葉菁菁一舉手，就殺了四名刀手，那並不是她武功特別强，而是她出手快，刀招快，又加上手中是一柄寶刀，才能毫不費力的把四名刀手很快就解決了。

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和他手下八名護法弟子，武功不是不高，而是少林寺的武功，正大光明，規規矩矩，平日練武，也是一板一眼，循序漸進，絲毫不能含糊。

這對一般江湖上人動手，是可穩操勝算；但對這一般迷失人性的殺手，就要用非常手段，不能以普通的打法和他們動

手。

少林定善大師和八名羅漢堂護法弟子就是仍然以普通對敵的打法和他們動手，所以持續激戰下去，葉菁菁已經解決了四個，他們還是刀杖交擊，相持不下。

定善大師一支禪杖截住了兩個黑衣刀手。以定善大師的功力，展開「降龍伏虎杖法」，一支鑌鐵禪杖矯若天龍，勢如奔虎，認真來說，他足可對付得了兩個神志迷失的刀手，但老和尚究是佛學高僧，心存慈悲，一杖揮起，明明可以擊碎對方頭顱，太過殘忍，杖勢就隨着一偏，擦肩而過。

但這一偏，雖然放過了一個，那神志迷失的刀手，自然不會感激你手下留情，另一個却因你這一杖有了空隙，一柄長刀，就乘隙劈攻而來。

那一個不知道自己這一招已是死裏逃生，刀招一緊，隨着夾擊過來。老和尚一念慈悲，這時反而把自己陷入兇險的刀鋒之下。

他杖着功力深厚，不得不揮起左手衣袖，施展「流雲飛袖」，以一隻柔輭的長袖，含蘊上强大內勁，封住劈到身前的長刀。

對方兩名刀手雖然刀招兇厲，還奈何不了老和尚，但若不把他們擊倒，他們那一股悍不畏死的戾氣，着着撲攻，了無休止，老和尚就是下不了手，只有和他們纏鬬下去。

八名羅漢堂的護法弟子接住了六名刀手，本來八名護法弟子，在人數上就比那六名刀手多出兩人，應該應付裕如。

何況少林羅漢堂的職司，就是對外的工作，凡是參加江湖上任何行動，都由羅漢堂負責，因此羅漢堂的護法弟子都是百中選一，精於技擊的弟子。

只是他們武功雖高，平時缺乏臨敵經驗，遇上六名刀手，如果一對一單打獨鬬，他們手中一支鐵禪杖重逾六十斤，重過對方的長刀甚多，也長過對方長刀，以他們精純熟練的杖法，足可佔上風。

那知這些羅漢堂的護法弟子，平日有一種習慣，就是只有一個人的時候，自然只好和人家單打獨鬬，但如果在場有兩個人，那就得兩人聯手了。

如今他們有八個人，自然不會自告奮勇去單獨接住一個敵人，因為有八個人，就可以列成一個「小小羅漢陣」了。

他們八支禪杖聯成陣勢，對方六名刀手，原是精擅聯手合搏之術，看到他們列陣迎了上去，那可是求之不得之事，六人一湧而上，捲起一片淩厲刀風，像一陣風般斫殺過來，那份慓悍兇厲的氣概，當眞銳不可擋。

八名護法弟子縱然結成了「小小羅漢陣」，八人飛快的遊走，灰影連閃，八支禪杖及時揮起，才算勉强接住了對方的攻勢。

上面已經說過，對付這些久經訓練的黑衣殺手，就得用非常手段，霹靂行動，如按照常規，墨守成法，和他們動手，勢非吃虧不可。

差幸少林寺「羅漢陣」乃是積千百年武技精華和應敵經驗而來，八個人的「羅漢陣」陣勢雖小，但進退攻守，互相呼應，縱或不勝，也不至於落敗。

這時葉菁菁早已解決了四名刀手，手仗銀刀，眼看定善大師可以勝而不勝，該下手而不下，心中暗道：「原來老和尚心存慈悲，對這些人慈悲，豈不是對自己太不慈悲了？」

這樣一來，笑道：「大師，我來替你送他們上西天去，你多唸幾遍阿彌陀佛超度他們好了。」

聲到人到，一道銀虹電射而至，把定善大師左首一個刀手連頭帶肩一齊削去。

定善大師口中低喧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禪杖一挑，「噹」的一聲把他右首一個刀手的長刀挑飛出去，左手衣袖隨着拂上對方肩頭，把一個人像稻草人一般淩空摔出去一丈多遠，他還是不肯傷人，只把對方震飛出去。

但那刀手身子堪堪淩空飛起，口中就發出一聲慘叫，垂直跌墜下來，拍達一聲，摔落地上，就再也不會動一下了。

原來這是謝公愚的傑作。這次奉派迎敵黑衣教兩隊殺手，是少林、武當為主，他和任雲秋、葉菁菁三人，是配合他們行動的。任雲秋使的是劍，參加了武當派迎戰十二名黑衣劍手；葉菁菁使的是刀，參加了少林這一組迎戰十二名黑衣殺手；只有他在兩組人迎出之時，故意落後了一步。

因為他善使各式各樣的弓箭，他身上所攜帶的低頭弩、袖箭、背弓、連珠箭等暗器，少說也有八、九種之多。今晚黑衣教的這些殺手一個也不能放過，這是盟主春申君的指示，他這落後一步，正是要施展他弓箭塘莊主獨步天下的利器了。

這時眼看少林定善大師和八名護法弟子對八個刀手久戰不下，正待出手，瞥見一個刀手被定善大師震飛出去，他豈肯錯過，這就抬手射出一支袖箭，把那刀手從空中射下來。

定善大師兩個對手一去，立即手持禪杖，身形一側，就進入陣中，左手大袖連揮，施展「流雲飛袖」，把六名滿臉戾氣的黑衣刀手，一個接一個摔出陣去。

他們一個個淩空飛起，正好成了謝公愚袖箭的飛靶，一個接一個從半空中翻身跌落下來。

中箭的人，都會口發慘呼，但是柳飛花聽到那慘嗥之聲，她心頭又急又怒，抬手掣劍，縱身朝場中撲來。

葉菁菁雙肩一晃，迎着攔住，喝道：「柳飛花，盟主有令，今晚所有黑衣教的殺手，一個不能放過，妳是兩隊殺手的領隊，此時放下兵刃，還可保住性命，再要執迷不悟，今晚就是妳授首之日了。」

柳飛花聽得大怒，喝道：「小子(葉菁菁穿着男裝)，你活得不耐煩了！」揮手一劍，分心就刺。

葉菁菁冷笑道：「妳不聽忠告，那是妳活得不耐煩才對！」

新月刀一揮，朝她劍上削去。

柳飛花是何等人，早就看出葉菁菁手上是一柄寶刀，豈會讓妳削到？手腕一轉，長劍避招進招，刷刷攻出。

另一面，任雲秋和武當飛雲子以及八名武當弟子，仗劍迎出，黑衣教十二名殺

手一言不發，十二柄劍閃動，就像掣電般飛刺過來，那眞是迅如雷霆，慓悍已極！

雙方一觸即發，迎上去的人根本沒有閃避的機會，大家只有各自舉劍封格，戰場上立時響起一片震動山嶽的鏘鏘劍鳴！

任雲秋輭劍錚然有聲，一下就削斷了近身的一柄長劍，緊接着寒光一圈，攔腰掃過，那黑衣劍手斷劍還未收回，人已濺血倒下。

任雲秋身形一側，輭劍疾吐，朝另一個黑衣人攻去。

他方才一劍只是仗着輭劍鋒利削斷刀刄，出其不意，以快制快，使那殺手措手不及，飮劍而亡，但第二個黑衣劍手眼看同伴一招之間就喪生在任雲秋劍下，他們神智被迷，武功仍然極高，一看任雲秋朝他攻去，他同樣揮劍刺來，長劍却不肯再與任雲秋的輭劍接觸，只是展開一輪快攻，劍光連閃，記記都是殺着。

本來使劍的人，和使刀不同，所謂劍走青，刀走黑，「走青」，就是劍不交刄，以輕靈爲主，不是硬打硬接的招式。

任雲秋看他使得劍花繽紛，身法閃動，靈活無匹，知是劍中高手，自是不敢輕敵，也立時展開劍法，和對方搶攻，轉眼就互相攻守打了七、八個照面，但見雙方人影閃動，劍光如閃，却不聞一絲聲音。

飛雲子一支長劍接住了兩個黑衣殺手，他是武當派三子中的老二，浸淫劍術數十年，一手「太極劍」使得爐火純青，兩個黑衣殺手攻勢雖急，但他却劍勢悠然，以靜制動，任其攻勢如何凌厲，兩人搶攻了三招，他才還一劍，可是這一劍就把兩人三招攻勢完全摒諸門外。

武當八名弟子此次跟隨師叔，代表武當派而來，自然也是第二代中的一流高手，他們一個接住了一個黑衣劍手，劍勢展開，一樣以柔克剛，使出武當派的「太極劍法」，劃出一圈又一圈的劍芒，也把黑衣劍手一陣强攻快打，完全遏制了下去。

要知這十二名黑衣劍手，本來是一個很堅强的組合，受過嚴格訓練，如果聯手合搏，就可以發揮他們佳妙的配合，但飛雲子早就料到了這一點，本來武當派也可以列下「太極兩儀劍陣」來，但他並沒有叫八名弟子列陣，却要他們一個去對付一個，把對方的聯手合搏拆散開來。

這些黑衣劍手看去臉色蒼白，但他們的劍法却是奇詭辛辣，身如飄絮，隨着劍勢飄忽。

八個武當弟子目不旁視，只是一心運劍，才堪堪擋住對方的攻勢，先前覺得對方也並不如何出奇，那知幾個回合之後，才發覺他們身隨劍上，身子就像附在劍上一般，只是在你左右四周亂閃，大有揮之不去之感！

武當弟子劍法隨之一緊，各人都發揮了武當劍法的精義，每一劍如春水湯湯，如秋雲依依，但任其劍法能以柔克剛，他們還是被推開了又欺近過來，只要被他們欺近，雪亮的劍光就如水銀般從空隙瀉下，有時還逼得幾個弟子手忙脚亂。

但幸好這時間並不長，因爲只要武當弟子中有一個被逼得來不及揮劍的時候，他那對方往往突然劍招一滯，往後便倒。

轉眼工夫，七名黑衣劍手，已有三個倒了下去。

這時任雲秋已和一個黑衣劍手互攻了八、九招，一時殺得性起，口中大喝一聲，身形連轉幾轉，一劍橫削出去，把那黑衣劍手右臂削了下來。

那黑衣劍手右臂被削斷，血流如注，突然滑身欺進，左手一掌朝任雲秋當胸印來。

任雲秋回劍不及，左手抬處，一掌迎擊出去。

兩掌乍接，那殺手練的是黑沙掌一類的功夫，自然無法和「九陽神功」抗衡，悶哼一聲，一個人被震得直摔出去，落到地上，就身子一斜，撲倒下去。

飛雲子身爲武當三子之一，眼看任雲秋一下就解決了兩個殺手，自己還只是把兩名劍手圈入在劍光之中，猶未解決，豈不弱了武當名頭？不由得氣運劍身，「喀」「喀」兩聲，一下以「黏」字訣把對手兩柄長劍一齊吸住。

對方兩人長劍被黏在飛雲子的劍上，還沒來得及奮力掙脫，和江湖第一流高手過招，這一緩之勢，就足以喪身致命！

飛雲子左腕一振，接連點出兩指。

這是武當鎭山絕藝內家「眞武指」，出指無形無聲，不聞一點勁風，但擊中人身，縱有橫練功夫，也抵擋不住，兩人口中悶哼一聲，右手撒劍，人也應指而倒。

他擊斃兩個劍手，和任雲秋相差也不過先後之事。

此刻十二名黑衣劍手已有七名喪命，剩下的五人，被八個武當弟子以「太極兩儀劍陣」困在中間，已成强弩之末。

九宮門盛世民和生死判桂大榮這一對已打出三百招以外。

盛世民的「九宮劍法」，宛如砌成了一堵牆，重門疊戶，變化複雜，只有他可以在每一道門戶穿進穿出，時隱時現，等桂大榮雙筆攻到，人影已杳，撞上的就是劍牆，發出「噹」「噹」大響，把生死判激得連聲怒嘯。

盛世民身形一閃，已到了他身後，笑道：「桂老哥，咱們打了這許多時光，不分勝負，難道還要打下去麼？」

桂大榮倏地轉過身去，看到盛世民已經收了劍，不覺怒聲道：「咱們勝負未分，難道要桂某投降麼？」

盛世民道：「桂老哥不妨看看四下形勢，黑衣教今晚勞師動衆而來，又將全軍盡墨，你老哥在江湖上成名多年，應該知道順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黑衣教能夠成得了大事麼？再說你老哥只是棄邪歸正，並不是向誰投降，你總看到通臂猴侯老哥和點蒼雙劍等人，不是都過來了麼？桂老哥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呢？」

桂大榮也大笑道：「咱們這叫做打出來的朋友。」

當下就由盛世民引着他去見盟主，這就不用細表。

殷長風和漆嘯天這一對，這時也已打出百招以外，殷長風是昔年玄陰教護法，也是玄陰教碩果僅存的高手，「玄陰掌」陰寒徹骨，是旁門中最厲害的陰功掌力。

漆嘯天練的是密宗「金剛大手印」，在佛門中也是屬於旁支，他和晏天機雖是同門學技，但晏天機出身少林，根基較他深

厚，他原只是黑道上人，根基較差，是以同樣練的「大手印神功」，他功力自是不如晏天機。因此他和殷長風兩人打出百招，還是誰也勝不了誰。

正是一個對「大手印」心存顧忌，一個也對「玄陰掌」極爲小心，雖是掌來掌往，拚鬥得極爲兇猛，總是誰也不願和對方硬碰硬接。

另一對是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和花花公子溫如風，這兩人也是久戰未下，拚搏得甚是激烈。

花花公子溫如風身法怪異，掌勢陰柔，這時正好桂大榮和盛世民住手言和，他雙手飛袖，人却步步往中間退去。

申萬生看他毫無敗象，忽然接連退走，豈肯放鬆，單臂掄動，緊緊逼上。

花花公子一直退到和漆嘯天相距不過丈許光景，才轉過臉去，大聲說道：「喂，總護法，看來大勢不妙，你不走，本公子可得要走了。」

申萬生哼道：「你還想走麼？」

花花公子道：「你們要留，應該把總護法留下，還有點價值，本公子留下來無益，自然還是走的好。」

申萬生道：「你走得了麼？」

花花公子大笑道：「本公子一向只有千嬌百美的佳人才留得住，千軍萬馬之中，總得有一個人回去報訊呀，好，本公子話已說清，少陪了。」

話聲甫落，申萬生大喝一聲，左臂揚處，一拳朝他右肩擊去。

那知花花公子溫如風話聲一落，人已霍地凌空直拔而起，申萬生這一拳堪堪擦着他肩頭而過，他已縱身拔起，大笑道：「申長老，你不會留幾手殺着，等下次咱們遇上了再較量麼？」

話聲和他人從相反的方向傳來，人已疾若流矢，劃空飛逝。

申萬生不由得一怔，忖道：「此人在江湖上名聲雖然不好，但武功之高，竟然出人意料，如此看來，方才和他拚鬥了將近三百招，明明是他沒下殺手，否則自己只怕早就落敗了。」

葉菁菁攔着柳飛花動上了手，她只知道柳飛花是副總護法，一向是在閔副教主手下，對她知道的不多，但可以想得到她輔助閔副教主訓練殺手，自然絕非泛泛之輩。

此刻一動上手，誰知果然是個勁敵，不但劍法奇詭，身法更是詭異無比，行動輕靈，有如鬼魅，就像附在身上的影子一樣，揮之不去，只要你一有空隙，她就會鑽了進來。

葉菁菁刀光如銀，快速如電的攻勢，柳飛花雖然被逼得無法還手，却也並無敗象。

兩人交手了八、九個照面，柳飛花突然長劍護胸，疾快的後退數步，目注葉菁菁，喝道：「妳叫什麼名字？」

葉菁菁道：「妳管我是誰？」刷的一刀，迎面劈去。

柳飛花迅快的閃了過去，冷冷的道：「妳不說，我也知道。」

葉菁菁身形撲起，喝道：「妳知道我是誰？」喝聲中，一片刀光席捲過去。

柳飛花不退反進，閃身從葉菁菁身邊掠過，冷冷的道：「妳就是叛離本教的的葉菁菁。」

葉菁菁哼道：「我是葉菁菁又怎樣？」正待飛身撲攻過去！

柳飛花在這刹那之間，心頭明白過來，葉菁菁的師父和鳳簫女是老姐妹，情同手足，葉菁菁投到武林聯盟陣營中去，鳳簫女豈會毫不知情？無怪鳳簫女名爲督戰而來，眼看自己和漆嘯天所率領的人傷亡殆盡，她依然視若無覩，不加援手。

這麼一想，心頭不由猛然一凜，再也無心戀戰，身形一個一個輕旋，雙足一頓，縱身飛起，朝東首掠去。

葉菁菁看她一言不發，凌空撲起，嬌叱一聲：「妖婦，妳還想走麼？」

縱身撲起，追了過去。

柳飛花掠出去，不過六、七丈遠，眼前突見紅燈閃動，八名手把紅燈的黑衣少女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有人嬌聲喝道：「柳副總護法止步，妳不向副教主請示，豈可擅自離去？」

柳飛花心中暗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鳳簫女不會讓自己離去的了。」

她此刻急於離去，只要鳳簫女不親自出手，那會把眼前八名少女放在眼裏，身形不停，口中喝道：「妳們還不讓開？」長劍一揮，衝了過去。

那八名黑衣少女一字排開，並沒讓開，她們沒待柳飛花衝近，不約而同左手一揮，揚起紅綃。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柳飛花堪堪衝到她們身前，八方紅綃忽然間如淡烟、如輕紗般散了開來！

她們手中紅綃揚處，撒出來的是一蓬淡紅色的輕烟，八蓬輕烟刹那間瀰漫開來，化作了一道迷迷濛濛的淡紅烟牆，八個黑衣少女同時隱沒在這道烟牆之中。

柳飛花久經大敵，身形撲近，看到她們揚起手中紅綃，立即摒息後躍。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她掉轉頭去，葉菁菁也正好銜尾追到，柳飛花此刻那有心情和她動手，身形一晃，忽然挪移開去尋丈光景，又是一點足，凌空縱起，宛如流星一般劃穿越過廣場，朝西首投去（廣場北首是白雲觀，南首有鳳簫女的車駕在那裏，東首不通，自然只好朝西首走了）。

但她剛剛掠過西首，突然間紅燈閃動，又有八名黑衣少女手提紅燈，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爲首一名少女，嬌聲叫道：「副教主有令，任何人臨敵不得擅退，柳副總護法豈可擅自離去？」

喝聲未已，八名手提紅燈少女同時揚起一方紅綃，八蓬淡紅輕烟隨着冒起。

柳飛花怒在心頭，却又不能不退。東西兩方既走不成，只好疾退數步，回轉身去，葉菁菁又銜尾追到。

柳飛花橫上了心，獰笑道：「小丫頭，我和妳拚了！」

身形一晃而至，朝葉菁菁直欺過來，手中長劍一抖，陡地當胸刺到。

葉菁菁沒防她會情急拚命，來勢竟會如此快速，急忙舉刀磕去。

柳飛花這回動了殺機，劍勢一翻，人如幽靈一般閃近身來，又是一劍橫削而出。

（未完・廿）

上文提要：

岳家宇柳夢絲急急追踪蒙面人，來到一小山谷，見村莊內張燈結綵似有人辦喜事，是個自稱「冬眠公子」的和白琬成親，白琬怨恨岳家宇又遷怒柳夢絲，岳家宇因護救柳夢絲却失手掌傷白琬雙腿，「冬眠公子」要和岳家宇印證內功，賺岳柳二人跌落谷底水潭，詎料就在那潭底，赫然見到死而復活的谷中蘭，岳家宇不勝驚喜……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宿怨一朝化解 石佛內藏禍端

「玉梅花下遇文臣，不曾眞箇也銷魂！」岳家宇放下酒杯，緩緩站起來，走到谷中蘭身邊，伸臂抱去。

但谷中蘭立即閃開，她這一來站起走動，像一團烈火，立即燒化了岳家宇理智的提防，再次撲去。

谷中蘭「格格」一笑，巧妙地閃開，但她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比別人仙歌妙舞還要美好百倍，她的胴體上每一個部份，都像已藏著爆炸性的誘惑和騷動。使一個七八分酒意的少年俠士，每一根血管都要爆裂開來。

岳家宇越是撲不到，慾火就更加旺盛，俗語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著；這正是一種若即若離的神秘感作怪。

岳家宇東撲西找却總是抓不到，谷中蘭却「咭咭」嬌笑不已，那巧笑倩兮的美妙聲音，在岳家宇聽來，也不啻仙音妙樂，悅耳至極。

岳家宇越撲越快，谷中蘭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動作自受影响，脚底一滑，竟倒在地上，當即被他抱住。

溫香軟肉抱個滿懷，陣陣肉香擾人心魂，岳家宇已陷於瘋狂狀態中。

谷中蘭大力掙扎，却是半推半就，幽幽地道：「岳郎……既然如此……反正我遲早也是你的人……請把我抱到左邊……房間中……」

岳家宇一推左邊一個水晶門，立刻側身入了另一個房間，小門自動閉上，那陣陣肉香，更使他失却理智，視綫已經模糊，只隱隱看出，這屋中有極大的床榻，和一些女人應用之物件。

慾火焚燒著他的身心，思想已是渾渾沌沌，抱著她放下大床之上。

而谷中蘭却含羞答答地爲他寬衣解帶，於是，兩團烈火，即將合併燃燒，小屋中春深如海……

然而，一個從未與女人接近的男子，設若要行人倫大事，並不如想像中之簡單。也可以說因爲從無此等經驗，不但興奮過度，而且也有些懼怕。

這懼怕乃是一劑清涼散，他正要躍馬揮戈之際，由於一點懼怯之意，隱隱發覺下面的少女並不是谷中蘭。

他搓搓眼睛仔細望去，不由心頭一涼，神智立醒，原來此女正是「冬眠公子」的小婢綠薏。

心念一清，不由大慚，翻身下床，穿上衣衫，十分尷尬地道：「綠薏姑娘……請原諒我……差點做出……」

那知下面的綠薏姑娘大力搖頭，美眸中含有一泡淚水，說：「不！這不怪你……只怪我沒有福氣……同時小婢對你的定力……萬分欽佩……。」

就是這樣，谷中蘭推門入內，岳家宇簡直無地自容了……。

谷中蘭倚在岳家宇胸前道：「岳郎，你千萬不要引咎自責！坦白地說，剛才一切都是幻境，也是由心念而生，任何大英雄大豪傑都無法逃過此劫，但你在緊要關頭，臨崖勒馬，足見你心地光明，修持有素，姊姊十分佩服你……」

岳家宇肅然道：「蘭姊，妳是有意試試小弟的麼？」

谷中蘭神秘地笑道：「也許是！因為是女人就免不了妒嫉，你常與一些絕色女子在一起，我是你的妻子，自然放心不下，但此次試驗，姊姊相信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鐵漢……」

岳家宇慚然道：「小弟真是無地自容，蘭姊請別消遣小弟了！」

谷中蘭柔聲道：「岳郎，人非太上，孰能遣此！姊姊亦是血肉之軀，若非剛才怕你誤會我，我定會取綠萼代之，因為姊姊也是意馬難拴呀……」

她羞得撲入岳家宇懷中，低聲道：「岳郎……你如果還要……現在姊姊就一切交給你……」

岳家宇心中釋然道：「蘭姊，我是敬佩妳，才不忍在大禮未成之先與妳……至於妳的美意，我只有心領了……」

谷中蘭道：「岳郎，我們可以走了！恐怕你那位義妹已經等得不耐煩呢！」

岳家宇肅然道：「蘭姊，妳真是五十多歲了麼？」

谷中蘭道：「姊姊豈能騙你！怎麼？你不嫌姊姊太老吧？」

「那裡！小弟一向言出必行，不用說蘭姊看來仍是二十許人，即使紅顏老去，小弟也不會自毀前言的！」

岳家宇、柳夢絲和谷中蘭於第二天來到丹陽，到丹陽酒家一問，據說確有兩女一男在該樓等到深夜才離去。

岳家宇大為失望，道：「蘭姊，依小弟之見，我們還是在此等他們三天，每天都到此樓用飯，設若他們因事離開，必定再回來看看，那就可以遇上了。」

谷中蘭：「也好！反正我們必須立刻找到他們，而且站在姊姊的立場，為了贖我躭誤你赴約的罪過，我必須盡一切力量……」

岳家宇道：「蘭姊，這也不能怪妳！」

谷中蘭柔聲道：「岳郎，我必須堅持這個主意，找不到他們，我絕不離開丹陽……。」

岳家宇激動地說：「噢！蘭姊，妳真是一個可人兒！」

谷中蘭美目中昇起了一泓水霧，道：「郎君，但願姊姊在你心目中永遠如此！而不受另外兩位妹妹影响！」

岳家宇正色道：「蘭姊自管放心，小弟絕非朝三暮四之人！」

一邊的柳夢絲，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因為一個少女的初戀，終身難忘，雖然對方不愛她，其結果也是一樣。

因此，她感覺自己成為這世上的多餘生物，尤感在岳、谷身邊，徒然使人家累贅，乃產生離去的念頭。

飯罷已是入夜一更多天，岳家宇叮囑酒家，若那三人回來問及他們，就說住在附近客店中。

三人入了店，谷中蘭為了安慰柳夢絲，乃和她一房，岳家宇單獨一房，但兩房並不相連。

岳家宇記掛宋、萬、紀三人，久久不能入眠，大約三更剛過，突聞窗上有「剝啄」之聲，好像一頭大鳥以咀啄窗櫺。

岳家宇一躍下床，借著外面淡淡的月光，可以隱隱看到窗外有個巨大的陰影。

「天哪！這是什麼怪物？」

原來窗外那個巨大陰影，乍看身子極大，頭顱太小，不像個人，却又不像獸類，心頭不禁昇起一股涼意。

他輕輕啓開後窗，穿出戶外，翻過屋脊向下一看，差點驚呼出口，原來窗前站著一隻怪鳥。

此鳥差不多有人高，一身黑綠雜毛、巨目，類似畫眉，長啄約有半尺，尖端向下微勾。乍看頗似貓頭鷹，但仔細看却又不像。

此刻怪鳥突然側頭看到房上有人，大翅一展，就上了屋面。但未落下，低叫一聲，貼屋向北飛去。

岳家宇覺得此鳥太怪，立即追去，出了丹陽仍急追。始終相距怪鳥二三十丈。而怪鳥也仍是低飛，似是在前引路。

大約疾奔一更天，到了江邊，只見那大鳥飛入江中央沙洲之上，沒入叢林之中。

「怪事！」岳家宇心道：「莫非怪鳥引我來此，確有深意？」

「不管他！我就到沙洲上看看……」他在附近僱了一條漁舟，上了沙洲。

這沙洲極長，林木甚密，岳家宇剛剛進入林中，就聞到陣陣鳥鳴之聲。

他近日連番上當，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緩緩深入林中，大約一里多路，突然開闊起來。原來這林中央有數十幢木屋。

而且剛才聽到的鳥鳴之聲，都是自木屋上發出。

岳家宇伏在樹林後聽了一會，似乎沒有人類住在這些木屋之中。立即掠近一幢木屋，向內望去。

這木屋中有兩頭大鳥，却是知名的猛隼，較一般鷹隼大了一倍。

兩頭猛隼似乎餓極了，乍見有人在窗外窺伺，猛撲過來，以鋼勾似的爪子向窗上抓來。

「噹」地一聲，火星直冒，岳家宇心頭一寒，恃道：「看樣子，這猛隼不但能傷人，也可能吃人肉！」他駭退一步，又向另一幢木屋窗上望去。

嘿，這裡面是四隻巨大的啄木鳥，巨啄有一尺多長，聞到人聲撲過來，「喀擦」一聲，就以長啄把窗櫺啄斷了一根。

岳家宇不由大為驚駭，這些鳥都比一般的大出多多，而且兇猛異常，一般啄木鳥十分溫順，更不會襲人，但這四隻……

他一連看了四五幢木屋，裡面有雕鷲、大鵬等等，都是一些鳥中之威猛者。

最後他來到一個圓形的木屋之前，自鐵欄杆望去，不由驚呼一聲，力貫雙臂，將兩根鐵杆拉彎，鑽了進去。

這裡有濃重的血腥味，以及鳥糞味，三隻人頭多高的貓頭鷹，正在分食一具屍體。另外三人被綁在三根大鐵柱上。

這三人正是宋萬乾、萬紫琴和紀露露。

岳家宇不由大怒，不知道鳥園主人是誰？為何把他們三人誘來此處？

三人被點了穴道，驚悸焦灼地望著岳家宇。而那三隻大的貓頭鷹，其中一隻停止啄食屍體，向岳家宇望來。

那怪物的雙眼極大，有如兩盞黃燈，巨啄上仍掛著人體的皮肉，血紅一片。

岳家宇心頭駭然，吃人的貓頭鷹，見

所未見，此屍既被啄食，諒也是武林中人……

他暗暗提足內力，緩緩走近，此刻另外兩隻，也停止啄食，但其中一隻嘴上還含著一段模糊的腸子。

顯然這三隻貓頭鷹也知道來者不善，二隻杯口大的黃目，一瞬不瞬地盯著他。

岳家宇相距五步停下來，兩臂猛張，拍出一道罡風。那知三隻貓頭鷹也極靈敏，不待罡風到達，就飛了開去。

罡風過處，把那具屍體震得粉碎，都貼在四週欄杆之上，熟不忍睹。

但三隻貓頭鷹怪叫一聲，懾人心脾，分三個方向，凌空撲來。岳家宇長嘯一聲，身子凌空躍起，掃出三掌。

三隻貓頭鷹，被震得羽毛紛紛洒落，在空中翻翻滾滾，却未受傷，顯然並未被罡勁擊中。

就這樣人鳥戰了盞茶工夫，相持不下，而岳家宇却越打越心驚，忖道：「這樣打下去，一旦乏力必被啄食。他們三人也就完了……。」

可是，三隻兇鳥啄掃，抓捎，攻勢凌厲，身堅似鐵，有時被震出數丈，却仍能再飛猛攻。

「有了……」岳家宇力劈七八掌，掏出一個火摺，將火頭打著，四周立即明亮起來。

這一下三隻貓頭鷹便吃驚了！因為牠們只能夜視，最怕見光，雖是星星之火，却使牠們不敢飛近。

岳家宇一手護著火頭，恐怕被風吹滅，步步進逼，俟機出手。

此刻三隻大鳥貼著屋頂繞飛，好像瞎子一般，有時差點碰到樑上。

岳家宇認準一隻，力貫左掌，推出「鶴形八掌」第一式。

這些扁毛畜牲無論如何厲害，畢竟不能以身試那「鶴形八掌」，「蓬」地一聲，屋中羽毛紛飛，有如雪片下落，而被擊中的那一隻，已掉在地上掙扎悲鳴。

另外兩隻已知同伴被傷，凄厲的悲叫懾人，却不敢以目視光。

接連兩掌，另外兩隻也蓬然落地，岳家宇抹去汗水，急忙向宋、萬及紀三人的鐵柱旁。他深深幸慶那隻怪鳥把他引來，及時救了三人，却未想到那怪鳥為何會引他來？目的何在？

他並非疏忽，實在是一個人焦急之時，方寸一亂，就無暇去想。他劈斷三人身上的鐵索，為他們解了穴道。

那知就在他長長吁一口氣之時，突然見宋象乾兩臂一摟，把他雙臂抱緊，紀露露冷冷一哼，點了他的穴道，岳家宇還以為他們驚喜過度抱緊他呢，當他已被制住時，突見三人往面上一抹，露出本來面目。

岳家宇楞了一下，心道：「岳家宇呀！你這次眞完了……」

原來這三人並非宋、萬、紀三人，而是三個面形相似之人，戴上面罩，再穿上相同的衣衫，瞞過了他。

因為星月無光，這屋中四周雖是鐵欄杆，却仍然極陰暗，岳家宇一心惦念著他們三人，一旦看到相似之人自然不會懷疑是眞是假的了。

「我太無用了！空有一身絕技，却連番陷入奸人之手，今後如何闖蕩江湖？……」

另一個女人道：「這小子以俠義自居，專與我道作對，同道死於他手中的不少，乾脆將他丟入食肉鳥籠中，叫他零碎受罪而死如何？」

男的道：「此計甚妙！現在就打發他……」他挾起岳家宇，三人出了大圓屋，向那猛隼木屋奔去。

「完了！」岳家宇並不怕死，只是感到費盡心機，學了一身絕技，而且親仇已有頭緒，却來不及報仇，就要死在鳥啄之下，這是他所不能瞑目的！

「嘩啦啦」一聲，一個女人拉開一道門，正要把岳家宇塞進，突聞一聲厲喝，掠來三條人影。

為首之一是一個和尙，第二個是一個中年美婦，另一個老化子站在三丈外。

那和尙身形快逾電製，未待對方回過頭來，一手揑著男人的脖子，另一手把岳家宇搶到手中。

那男人哼也沒哼一聲，就塌了下去。另外兩個正要逃走，却被那中年婦人抓住一個，扯著兩腿，「嘶」地一聲，劈成兩片。

另一個驚得直抖，竟忘了逃走，老叫化走過去連連搖手道：「妳不要怕！老化子保証不殺妳，但妳必須說出，是誰支使你們誘他來此加以殺害的？」

此刻岳家宇已被那和尙解了穴道，原來這和尙正是百了大師，岳家宇用火燒掉的紅雲寺主持，那婦人當然是「冷血武后」蕭傳芳了。就看她活劈那少女的手段，就不辜負「冷血」的雅號。

岳家宇謝過了百了大師，但百了却指著老化子肅然道：「小俠先別謝我，此番救人，完全是老化子的主意！你應該謝他……」

岳家宇緩緩走近，不禁大為不解，前此，他以為老化子就是左世保，而現在，他看出老化子的身材較矮，絕不是那惡賊。

但梅友竹所對他說的話仍在耳際，老化子與岳家之事，不便深究，但老化子確是岳家宇的眞正仇人……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岳家宇正要和老化子打招呼，只見那少女低著頭道：「是左世保大俠要我們在此設計殺害岳少俠，他說岳少俠急欲找尋他的三個同伴，在這黑暗的屋上定會上當，然後將他丟入食肉鳥屋中，任鳥撕食……」

「左世保……左世保……」老化子神色肅穆，這是他極少有的現象，突然面色一冷，對岳家宇道：「小子，老夫乃是『聖手財神』曲志剛，我才是你小子眞正的殺父仇人！小子，你動手吧！老化子知道遲早終於有這一天，只是老化子問心有愧，必須先為岳家做點善事後，再把這條老命交予你，死也瞑目了……」

百了宏聲道：「曲兄千萬別意氣用事，老衲以為曲兄說出昔年之事，岳少俠當能念在你不知之過，而予原諒，曲兄快點說吧！」

老化子沈聲道：「老化子殺人償命，不想解釋，雖然昔年是個誤會，但岳家驥

確實死在老夫手中……」

岳家宇面色一冷，道：「曲志剛，家父與你何仇？」

百了宏聲道：「少俠聽我說，昔年武林中人與令尊訂下盟約，不准學那狂人的武學，這件事與曲兄毫無關係，他自不必參予殺人之事，只因在該案之前，曲兄與令尊印證武功，那時他們都很年輕，自是有些火氣，而約定印證之期，正是數百高手聯手屠殺岳家那一夜。曲兄按時赴約，當到達貴莊後時，突見令尊目蘊兇芒，向曲兄撲到，全力施出一式怪學。」

「曲兄不知岳家遭難之事，更不知令尊目蘊兇芒是因為博殺太久，用力過度的脫力失常現像，事實上他那時是視而不見，根本不知對方是何人，只以為是那些以多為勝的武林敗類。」

「曲兄為了自保，而且素知令尊武功極高，自不敢大意，覺以全力出掌，那知……」

百了大師慨然嘆道：「只發出半掌，曲兄感覺有異，因令尊之掌力軟弱無力，曲兄大驚之下，急忙收回掌力，但已不及，令尊已經倒地而亡……」

岳家宇淚如泉湧，面孔扭曲，冷峻地道：「即使果真如此，亦不可原諒，家父亡逝，無人知道他喪於何人之手，而曲志剛既是失手，本不能怪他，但他殺人之後卻秘而不宣，顯然居心叵測！」

老化子淒然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老化子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自也有其弱點，當時知道是個誤會，但錯已鑄成，不可挽回，四望無人，只得將令尊的屍體攜走，埋葬於茅山。」

他慨然嘆道：「數十年來，老夫痛苦已極，此事神不知鬼不覺，一般人都以為是左世保所為，老夫不說，誰也不知，但老夫良心有愧，無時或安，只得將此事坦白告知幾位好友，如梅友竹、百了等人……」

岳家宇悲不成聲，這該怎麼辦呢？他咬咬牙沈聲道：「曲志剛！家父雖非你有意殺死，但確是喪在你手，而且你曾想一手遮天，永遠瞞人，僅此二點，已是死有餘辜。這樣吧！你若能接下岳某的『鶴形八掌』第七式，看在你救治萬、紀二女及今夜援手面上，從此恩仇兩抵，設若接不下來，那只好認命了……」

事已至此，老化子自不會退縮，況且他今夜此來，乃抱著必死之心。但百了却為他焦急，連連搖手道：「岳少俠且聽老衲一言！俗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曲兄既已自承錯誤，且將一件神不知鬼不覺的秘密公諸朋友，足見他不失為正大光明，少俠看在救治萬、紀二人面上，也該從此化解，不再……」

岳家宇厲聲道：「救治萬、紀二人及連番對在下援手，乃是故意示恩，圖免一死，在下不能讓父仇及全家四十一口血仇置諸腦後，曲志剛你準備了！」

老化子神色肅然緩緩踱上三步，道：「出手吧！老夫捨命奉陪就是了……。」

岳家宇仰天悲呼道：「爹爹，孩子終於找到岳家的仇人了！從今以後，你老人家可以瞑目九泉了……」

話畢招出，「鶴形八掌」的一二式已告出手。狂飆乍起，地上塵土立即瀰漫了三丈方圓之地。

老化子雖然身負絕學，但因有愧在心，不免打個折扣，況且「鶴形八掌」的威力，大出他意料之外。

岳家宇雖然悲忿交集，但他也是極富情感之人，大丈夫受恩一滴，當湧泉以報，萬、紀二女若非老化子設法相救，恐怕早已白骨一堆了。

只因父仇不共戴天，是以乃以六七成真力相搏，第三四式施出，百了大師還在一邊央求。但「冷血武后」却無動於衷，好像誰死誰活都與她無干。

老化子的功夫，以小巧為主，但「鶴形八掌」以雄猛為主，只要在三丈方圓之內，即使閃過正鋒，仍然無法拏穩樁步。

第五式施出，老化子驟感身如隨風飄舞的敗葉，四面八方的壓力，一重重一排排壓到，不容他眨眨眼，和喘一口氣。

當第六式出手時，老化子胸口一陣翻騰，暗暗將一口鮮血嚥下，這本是練武之人受傷時的大忌。有血應該吐出來。但他此時早已視死如歸，若吐出鮮血，也許會使對方產生不忍下手之心，那樣一來，他即使不被殺死，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意思呢？

那力度太大了，老化子驚喜交集，自己死了之後，不愁白道武林繼後無人，然而，他連招架和閃避都幾乎無法辦到了。

岳家宇此刻也是抱著些微不安的心情，咬牙施出第七招，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一聲大喝「家宇停手」！

這聲大喝充滿了焦灼和悲忿，岳家宇硬生生收回掌力，但因回聲太突然，僅能撤回五成力道，狂飆呼嘯中，老化子已被捲出三丈之外。

這是他首次施出「鶴形八掌」第七式。

跟蹌退了三大步，回頭望去，來人竟是梅友竹。一臉惶急之色，道：「家宇，尚幸老夫及時趕到未釀成大錯，曲志剛如果有錯，也是被動的，這怎能怪他，而他只是負道義上的責任，至於令尊真正的仇人，仍是左世保！」

此言一出，無不動容，岳家宇沈聲道：「梅大俠若要為曲志剛說情，似也不必轉彎抹角，事實上梅大俠已經早為他說了許多好話了！請問梅前輩怎知道真正的仇人是左世保？」

「喏！」梅竹友伸手一指，只見木屋之後走出一位皓首白眉的老人，岳家宇悲呼一聲，投入老人懷抱中，泣不成聲。此老人正是他的師父「三絕逸叟」司馬龍。

此時，梅友竹向百了一打手勢，百了立即拉著老化子，悄悄離去，只剩下司馬龍兩師徒在夜風中相擁唏噓。

「師父……梅大俠的話是真的麼？」

「是的……宇兒！他不會騙你的……」

「可是師父並未提過此事……。」

「為師怕你一旦知道仇人是誰，而不顧危險，所以沒有告訴你！想不到你連獲奇遇，武功一日千里，現在師父我也自嘆不如了……」

「師父，怎能證明仇人是左世保呢？」

司馬龍撫摸著他的肩甲，慈愛地道：「令尊臨危托孤，已經與數高手搏殺一夜之久，正在人困馬乏之時，左世保突然出

現，只與令尊交換三招，就把令尊擊傷，不久曲志剛便應約而至，因誤會而將令尊殺死。因為左世保知道令尊與曲志剛有約，這只是借刀殺人之計，所以岳家眞正的仇人，應該是左世保，而非曲志剛……」

岳家宇肅然道：「家父與左世保有何仇恨？」

司馬龍道：「關於昔年一位奇人聲言欲收令尊為徒之事，大概你已知道，當然令尊自是大起反感，乃與同道約定，絕不學那人的武功。其實那位奇人正是左世保之師，而那位奇人並未發下狂言。只是以為令尊天賦奇佳，有意授他奇學，至於發下的狂言，乃是左世保的陰謀，旨在離間奇人和令尊的感情，使令尊對奇人發生反感，而決心不學他的武功，那樣一來，左世保若殺了奇人，他就可以天下無敵了。那知奇人早已知道左世保的陰謀，因為奇人被他偷襲，傷癒之後，正在設法捉拏於他，所以奇人見令尊與武林同道結盟不學他的武功，就知道是左世保的陰謀，乃當令尊之面，揭穿了左世保的陰謀，並聲言三招武功代傳可造就之後輩，因奇人年事已高，絕學隨身而歿，甚是可惜。令尊絕非貪圖別人絕學的人，只因奇人是叫他代傳有緣者，也就概允，於是學了三招，此事左世保當然暗中窺之，就傳出謠言，說令尊背盟出賣同道，已偷學了敵人的絕學，並以邪法使令尊夢遊，說出學了奇人絕學之事。於是慘禍就發生了……」

「原來如此！」岳家宇切齒道：「左世保這個狗賊，我一定以最殘酷的手段宰了他……。」

「師父，您對這件事竟如此詳細從未對徒兒吐露一字，師父保密的功夫可是眞高人一等呵！」

司馬龍肅然道：「師父不告訴你，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實這些詳情，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所以才和梅竹友兼程趕來，尚幸為時不晚，未釀成大錯。」

岳家宇道：「如此說來，這件事不能怪曲志剛了！」

司馬龍肅然道：「當然不能怪他！武林中人，必須是非分明，你不妨設身處地想想假如你是他，又該如何？」

岳家宇道：「曲志剛自稱天下首富，徒兒看不出他富在那裡？」

司馬龍道：「這倒不假，昔年他擁有五個金礦，平均每天出產千斤黃金，想想看算不算天下首富？可是恁多家財，却像風掃一樣，不到二十年，已蕩然無存……」

「怎麼？生意虧損了？」

「不！而是做了善事，中原南北六十三省的貧民，未受他的恩澤者，恐怕不多！」

「呵！他竟是一個大善人。」

「所以……」司馬龍肅然道：「設若剛才殺了他，武林損失自不待言，而你必將痛苦一生！關於這獲的機緣，武功突飛猛進之事，梅竹友已對為師說過！不過……」他深深一嘆，欲言又止，似有隱衷而不直言。

岳家宇大聲道：「師父有話何不直接說出來？」

司馬龍搖搖頭道：「為師只能告訴你，凡事多加考慮，對人也要仔細觀察，不可輕易相信某個人，當然也不可辜負別人的恩情！凡事三思而行，不偏不倚，問心無愧也就是了。」

岳家宇肅然道：「師父此言必有所指，是不是徒兒交遊不愼，與歹人為伍？」

司馬龍道：「現在還不敢斷言！總之，對於身邊的人，多加留意他就行了。」

岳家宇道：「師父！這個鶴園是左世保經營的麼？」

司馬龍道：「此園並非左世保的，而是一個女魔經營的，此魔一向獨來獨往，不知怎地，竟和左世保過從甚密，以師父猜想，他們可能已是夫妻關係了！」

岳家宇道：「不知那女魔是誰？」

司馬龍道：「天山野人谷中，有一個『百鳥娘子』，非但善於養鳥、役鳥、而且深通鳥語，我想當今之世，除她之外，無人能飼養這等兇猛的巨鳥！」

岳家宇大為驚駭，道：『百鳥娘子』是否已來了中原？」

司馬龍道：「不但已來中原，而且就在附近！」

岳家宇道：「大鳥雖然兇猛，却仍是扁毛畜牲，自不能與人類相比！」

司馬龍沈聲道：「一代魔女，以役鳥聞名於世，自有她的霸道之處，年輕人見聞不深，千萬不可小覷天下能人！據說她身邊有三隻怪鳥，自稱為『鳥中三寶』，其中一隻是『血鸚鵡』大逾蒼鷹，此鳥之厲害，不在於牠的鋼爪利啄，而是神出鬼沒，比人類的智慧還高。令人防不勝防，另外兩隻奇小的鳥，比麻雀略小，十分美麗，有翅無足，飛時全身張開，首尾不見，好像一朵鮮艷的花朵。名為『極樂鳥』，據說此鳥鳴叫之聲十分悅耳，能使人陷入幻境。任何駿馬聞到鳴聲，都會屁尿滾流，癱瘓在地。而且全身羽毛能軟能硬，硬時堅硬如刺蝟身上的利針，攻擊人畜，方法不同，攻擊獸畜，專鑽口、肛竅進入肚中，不一定自何處鑽出。攻擊人類專喙雙睛，由於飛行不帶風聲，而且有時停在花木上不動，會誤會是一朶大花，所以令人防不勝防。」

* * *

岳家宇拍手道：「這到是聞所未聞的怪鳥，將來我要設法捉住，送與……」

他本說要送與萬、紀二女，突見司馬龍眉頭微皺，只見一個窈窕身影冉冉凌空飛來，原來是谷中蘭。

岳家宇連忙為谷中蘭介紹，道：「蘭姐，這位是家師……」

他又指指司馬龍說：「師父，這位就是梅大俠對你說過的谷中蘭姐姐了！」

谷中蘭向司馬龍深深一福，道：「晚輩谷中蘭，拜見司馬前輩。」

司馬龍電目中精光暴射，仔細端量她一會，突然哈哈大笑一陣，道：「很好！很好！谷姑娘，不是老夫誇獎妳，自達摩東渡，中原武學發揚光大之後，論武功成就之早，妳是第一人！」

谷中蘭謙遜道：「前輩過譽了！晚輩微末之技，乃是螢火爝光，豈能與前輩之皓月爭輝……」

司馬龍朗聲道：「谷姑娘妳太客氣了！令郎乃中原武林頂尖人物，何必太

謙！家宇承妳照料栽培，老夫就此謝過……」

谷中蘭躬身道：「晚輩不敢當！小女子與岳郎已是夫妻名份，承前輩垂諾，小女子感激萬分，至於照料他，乃是份內之事！」

岳家宇肅然道：「蘭姐，柳小妹呢？」

谷中蘭道：「她仍在旅店之中。」

岳家宇道：「蘭姊怎知小弟在這裏？」

谷中蘭肅然道：「愚姊正在朦朧欲睡之時，忽然聽到大鳥展翅之聲，甚感奇怪，後來又隱隱聽到的的房中開啓後窗之聲，心知有異，立即出屋上了房頂，隱隱看到你在數里之外，追趕一隻大鳥，於是我來不及叫醒柳小妹，就追了下來，但因你我相距太遠，追到江邊，只見你已乘小舟上了沙洲，而我一時又找不到小舟，所以才耽誤了時間……」

司馬龍在她說話之時，始終注意她的動作和神態，但她却侃侃而談，絲毫沒有侷促之態。

岳家宇道：「師父，十餘載扶養及教育之恩，宇兒無以爲報，從現在開始，宇兒要和你老人家盤桓些時，以便略盡孝道。」

司馬龍呵呵大笑道：「好孩子！難爲你有此孝心，但爲師尚有大事待辦，不過你我師徒分離已久，也該找個淸靜之地談談……。」

岳家宇道：「師父，我們回到旅店去吧！柳小妹還在那裏，她醒來之後，不見了徒兒和蘭姊，一定會四下尋找的！」

司馬龍道：「這樣吧！老夫和家宇在此等候，谷姑娘立刻回店，把柳姑娘帶到江邊，然後咱們由此北上，聚些時日，再作企圖！」

谷中蘭襝衽道：「謹遵前輩令諭，小女子這就回店……」

谷中蘭走了之後，司馬龍和岳家宇渡江到了北岸，司馬龍語重深長地道：「家宇，你這位谷姐姐對你很好麼？」

岳家宇肅然道：「是的，師父，他對徒兒無微不至！眞想不到一個外國女子如此多情，而且她坐化多年，竟能……」

司馬龍哂然道：「宇兒，你以爲一個人坐化之後，眞能復活麼？」

岳家宇微微一征，道：「她不是眞的復活了麼？」

司馬龍肅然道：「宇兒，你再把西藏幽谷中的一切重述一遍！」

岳家宇茫然地看著師父，心想：「難道她是個殭屍復活不成？……」

他立即不憚其煩地，把自西藏所見，以及回到中原及與她重逢之事詳說一遍，道：「這件事徒兒本來也有點懷疑，但她坐化於西藏幽谷中的水池內，有目共睹，梅前輩也在一邊看，而徒兒曾把她抱出池外埋葬……」

司馬龍肅然道：「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你深信不疑……」

岳家宇陡然一震，道：「師父是說她在騙我？」

司馬龍道：「爲師現在還不敢說這句話，但爲師的成就雖然不高，見聞却十分廣博，她如果說閉關數年，則可以相信，但一個坐化之人，無論如何不能復活。至於白日飛昇，成仙得道之說，爲師未曾親見經歷，不敢說其確有，也不便證其確無。照她所說，因數年修習有成，坐化池中，一點靈智未散，且仗池水奇涼，軀體未腐而終於復活，爲師甚表懷疑……」

岳家宇肅然道：「師父的懷疑，徒兒自然相信，可是她在那池中，確已死去，而且梅前輩也聽親眼見她埋葬在石像之旁，葬後又逗留半天，才悵然離去，這又如何解釋呢？」

司馬龍道：「假如她根本沒有坐化呢？」

「這……」岳家宇沉聲道：「就算是未死，但埋葬半天，也會窒息而死呀！？」

司馬龍哂然道：「這不過是爲師的假設，並非說她確實未坐化，如果確是未死，不用說埋上半天，就是埋上三五天或者數十日，也能出土，只是她自己不能出土，必須別人代爲掘土把她弄出來！」

岳家宇駭然道：「這是那一門子武學？徒兒從未聽說過？」

司馬龍肅然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你曾聽說過天竺國有一種瑜珈術吧？」

「是的，徒兒聽說過！」

「那就是了！昔年你的師祖，曾去過一次天竺國，也曾親眼看到一位瑜珈能人，在數十高手監視之下，被埋入三丈深的土坑中，然後將泥土蓋上拍緊，再由數十高手日夜不離地看守，直到第三十天，才能掘開土來……。」

岳家宇駭然道：「三十天？」

「是的！不能多也不能少！若規定三十天出土，多半個時辰，就會窒息而死……。」

「這似乎不大可能！」

「不知其中奧妙之人，當然不信，當時你的師祖就和你一樣，始終不信，以爲那是一種邪術，但是，經瑜珈高手於事後詳細解說之後，你師祖才恍然大悟……」

「那到底是甚麼武學？」

「冬眠大法！」

「冬眠大法？」岳家宇駭然道：「無怪蘭姐的侍女冒充『冬眠公子』之名了！原來並非信口胡扯！」

「當然不是！」司馬龍肅然道：「原來人類不能在不透空氣的地方持續生命，主要是人類的氣道太大，需要的空氣太多，消耗太快，比喻說，若把人放入棺材中封緊，不透一點空氣，大約一兩個時辰之後，就會因空氣耗盡而死，但若設法使氣道變小，空氣消耗量自會減到最低，那麼，一兩個時辰所需要的空氣，就可持續數日乃至數十日之久

「不過！」司馬龍續道：「這當然要維持有素以及對導引內功相當有造詣之人才能辦到。一個人進入物我兩忘之境，身體上一切器官，已趨於半停頓狀態，各器官所需要之空氣，自也減到最低量，也可以說可有可無，由於需要減少，只要有一絲絲的空氣，就可以維持生命。」

岳家宇肅然道：「這未免太玄了！無論如何，把一個人放入棺材中，埋入地下達三十日之久而能不死，終是有點……」

「是的！但是被埋之人，三十日出土之時，也和死人差不多。據說全身蒼白毫

無血色，必須迅速而小心地加以營救，營救之人，必須深諳此道，以溫濕的布巾，輕輕拭擦被埋者全身，使他的血液逐漸流通，於是達數十遍之久，才能慢慢甦醒過來。」

岳家宇肅然道：「如此說來，這是十分危險之事？」

「是的！宇兒，你知道訣竅在那裡麼？」

「徒兒不知……」

司馬龍道：「那就是以舌尖抵住上顎巴天池，僅留一點空隙在鼻竅，呼吸空氣，這和中原練氣導引之術大同小異，你想想看，設若姑娘擅長瑜珈術，活埋半日，恐怕她自已也能出土……。」

「況且，在中原武學中，也有一種『龜息大法』，與『冬眠大法』雷同，像動物冬眠一樣，不飲不食，與死亡只隔一線！」

岳家宇肅然道：「如果確是如此，她為甚麼要騙徒兒呢？」

司馬龍道：「這就是問題關鍵了！反正她總有十分重要的理由，最可能的是，她看上了你，男女之間，往往也會發生這一類利用心機，獲得對方感情的事情……。」

岳家宇肅然搖頭道：「關於這一點，徒兒以為不大可能，除非梅友竹前輩與她串通，反之，她怎知我會遠去西藏？」

司馬龍然道：「說起來也許很簡單，有些專於心計的女人，他看中一個男人之後，會利用智慧，使男人自動上鈎，在表面看來，是男人找她，而非她找男人，這道理像捕鼠籠一樣，籠是死的，而老鼠是活的，你能說死物能捕捉活物麼？但捕鼠籠雖是死物，却能捕捉活生生的老鼠，這道理很淺顯，你應該明白！」

岳家宇肅然道：「徒兒相信！而且師父的比喻也很分明，只是我認為她不值得如此大費周張呀！」

「錯了，這種女人，一旦中意一個男人，就非他不可！勢必到手，她知道你已經有了兩個未婚妻，若想分一杯羹，則非出奇兵不可！」

司馬龍又道：「這只是假設，也許她想委身於你，另有企圖……」

岳家宇肅然道：「徒兒有些相信了！她說一離開西藏，就發現了『潭心小築』水底奇地，而且收了幾個小婢，這是絕對辦不到之事，天下那有這等湊巧之事？」

司馬龍點點頭道：「對了，凡事若能仔細分析，就不會上當，今後你和她在一起，必須處處小心！因為你們已有婚約，為師不便從中作梗！以免估計錯誤而造成終身憾事……」

岳家宇肅然道：「師父，有個『太華帮』您聽說過沒有？」

司馬龍道：「為師已經知道了！但仍不知正副帮主是誰？相信數月之內，就該有些端倪了……」

岳家宇道：「師父，這好不好？待會蘭姊來了之後，我們趕快去找義弟宋象乾及萬、紀兩位姑娘，找到之後……」

司馬龍道：「為師已經遇見過他們，他們在徐州雲龍山上等你。」

「那太好了！」岳家宇心情大暢，低聲道：「待會她來之後，您老人家就說有急事待辦，十餘天後再找徒兒團聚，却在暗中察看，她設若居心叵測，一旦與萬、紀等在一起，萬一包藏禍心，恐怕防不勝防。」

司馬龍點頭道：「此計甚妙，她們已經來了……」

只見谷、柳已乘小舟過江，不久上了岸，谷中蘭就為柳夢絲介紹與司馬龍相識。

柳夢絲道：「岳大哥，我們必須馬上去找宋大哥和兩位姊姊。」

岳家宇道：「家師已經見過他們，他們在徐州雲龍山等我們。」

柳夢絲大聲道：「為甚麼要在雲龍山等我們呢？」

岳家宇道：「因為那兒名勝極多，而且就近方便。」

於是四人立即起程奔向徐州。

* * *

徐州與揚州和淮安，全稱蘇北三大頭鎮，也就是古稱的彭城，三國時曹操以大軍敗呂布及劉備於此。因地居要衝，乃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徐州附近名勝甚多，如城南戶部山的戲馬台，乃是楚霸王欣賞馬戲之處，此外如南國的雲龍山、增台、吳五掛師台等，都是有名的古蹟。

雲龍山範圍不大，但遍山蒼松翠柏，石碑、石亭及石碑坊極多。山上有放鶴亭及大佛寺，乾龍下江南時，曾在此亭寫了三首詩：「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二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

放鶴亭後就是大佛寺，這尊半身大佛，光是佛頭就有一丈多高，在大佛耳朵裡，足可擺下一桌筵席。

此刻大佛像之前，有六個人正在觀賞，那正是岳家宇、谷中蘭、柳夢絲、宋象乾及萬、紀二女。

至於「三絕逸叟」司馬龍，已在山下離去，聲言有點急事要辦，數日後再來找他們。

柳夢絲大聲道：「岳大哥，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大的佛象，兩個鼻孔足能鑽進一條……」

谷中蘭道：「這確是一尊極大的佛像，據說是天竺國和寶象國還有比這佛像更大的。」

岳家宇道：「當初建此佛像時，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和物力！真是令人肅然起敬！」

柳夢絲大聲道：「岳大哥，我要上去看看！」

岳家宇道：「小妹妹不可！這雖是一尊佛像，但前人建造時，乃是一片虔誠之意，不可褻瀆……」

柳夢絲大聲說：「小妹沒有瀆褻之意，我只是感覺好玩嘛！」她說上就上，雙拐一點，「颯」地一聲，站在佛像左肩上，突然尖聲道：「看哪！這佛像耳朵極大了。像一個小客廳似的。裡面還生著青草呢！」

紀露露道：「琴妹，我們上去看看……」二女同時掠上，大聲道：「啊！大極了！這真是個偉大的工程！」

只聞柳夢絲道：「二位姊姊，我們進

去看看！」她不等萬、紀二女回答，一點鋼拐，就掠進石佛耳朵之內。

她在耳內大聲笑著，廻音宏亮，就像在大廳發笑一樣。

岳家宇對谷中蘭苦笑一下，道：「柳小妹還是一個小孩子，一舉一動都很天眞……」

谷中蘭道：「她本來就是個孩子嘛！就讓她進去好了，反正佛像內不會有危險！」

柳夢絲天眞未泯，再次一掠，鑽進耳孔中，只聞萬、紀二女在外面大聲道：「柳小妹不要再往裡走了！」

柳夢絲哈哈大笑，道：「好玩極了！只是裡面冷颼颼地！直徑有一人之高，並不太暗……」說著話她已經進去了。

「柳小妹……柳小妹……」萬、紀二女在外面大聲喊叫，見無反應，二女同時掠入耳孔內。

她兩往裡一看，甚是平坦，也不太黑暗，只是很深，心想，這耳孔中能與石像頭顱和面部相通，四通八達，進去看看也無妨！於是二女携手同行，也向內走去。

岳家宇大聲道：「快點出來！裡面可能有傷人的禽獸在內隱藏！」

但萬、紀二女在內，聽不清楚，只聞到「忽忽」的風聲，不知來自何方？

這時柳夢絲在前，走出兩丈多深，向左掠去，突然有光線射進來，這才發現是鼻孔和眼睛中射進的光亮。

她躍起扳著眼睛孔向外一看，石佛下面一個影子也沒有，原來岳、谷和宋象乾三人，也因放心不下三女，進入了耳孔中。

柳夢絲並未在意，掠下來又向另一石洞中走去，原來這尊臣佛像之內，孔道極多，千頭萬緒，耳或口鼻皆是有通道。

她走到石佛喉頭，有一層層的石階，通往胸腹之間，而且隱隱聞到萬、紀二女之聲。

她童心未泯，存心要和她們捉迷藏，也不回答，順著石階走下去，那是胸部，佔地極大，而且聞到陣陣臭味。

柳夢絲四下打量，原來地上有些鳥糞，心想，大概這裡面藏著蝙蝠……

但仔細望去，那些鳥糞極大，又不像蝙蝠的糞便，心道：「也許有人在這裡拉屎……」

「柳小妹……柳小妹……」

柳夢絲微吃一驚，最初以爲是萬、紀二女找到她，但那尖細的聲音却又不像萬、紀二女口音。

她循聲望去，發覺聲音來自下面，原來有另外一個洞口，通往石佛腹中。

「奇怪！莫非他們自另一條路先找到下面？」

「柳小妹……柳小妹……」

這次她聽清楚了，那聲音非常尖細，絕非萬、紀二女的口音。她本想和她們捉迷藏，既然聽出不是萬、紀二女的口音，她反要下去看看。

她自幼養成極彆扭的性格，人家往東，她非往西不可，這正是由於孤僻成性所引起的怪脾氣。

她下了孔道，來到石佛腹中，只聽一間石室尖聲道：「在這裡！在這裡！」

柳夢絲雖然好玩，但也知道小心，暗暗戒備，輕點鋼拐，掠到石室門口，向內一看，不由悚然一怔，說：「剛才是前輩妳叫我！」

「不是！」石室內石床上，端坐一個中年婦人，身著彩衣，頭上插著山茶花，姿色不惡，只是面上沒有一絲笑容，她冷冷地說：「妳叫黃小妹？」

「不是！前輩連晚輩的名字都不知道，剛才是誰呼叫晚輩？」

中年婦人說：「小紅！」

「小紅？」柳夢絲向石室內掃視一匝，說：「這裡沒有第三個人呀！」

「誰說沒有？」

「我在這裡！」一道紅影飛向中年婦人肩頭，站就之後，柳夢絲不由「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一隻血紅色的鸚鵡！牠就叫小紅？」

血鸚鵡尖聲道：「我叫小紅，我叫小紅！」

柳夢絲覺得十分好玩，大凡在家庭中得不到溫暖之人，或者有缺陷而個性孤僻之人，十九都偏愛小動物，因他們不信任任何人，但對禽獸則不會懷疑。

她笑笑說：「小紅，妳怎會知道我叫柳小妹？」

小紅道：「有人叫妳柳小妹，我就會叫……」

柳夢絲道：「小紅，妳眞好玩哪！跟我玩好麼？」

小紅拍拍翅膀說：「好！好！請妳問問主人……」

只聞那婦人冷冷地道：「既然妳喜歡小紅，就送給妳好了！」

柳夢絲大喜過望，招招手說：「小紅、小紅、快點過來！」

小紅飛到他的肩上，以彎彎的嘴，爲她梳理著秀髮，說：「柳小妹妳眞美！」

柳夢絲高興極了，連連躬身說：「前輩厚賜，晚輩無以爲報，若前輩雖要晚輩効勞任何事，晚輩必當全力以赴……」

那婦人冷漠地道：「一隻扁毛畜牲，也算不了什麼！何必言謝！老身在此清修，也不願聽牠喧叫，妳帶牠回去吧！」

柳夢絲肅然道：「謝謝前輩！不知前輩大名如何稱呼？」

婦人道：「老身一生不用名字，妳就叫我『無名夫人』好了！」

柳夢絲道：「既然如此！晚輩不再打擾前輩清修！就此謝過了！」

「無名夫人」道：「小紅甚是靈巧，一切飲食，不必爲牠操心！牠自己理會得……」

柳夢絲道：「謝謝前輩！晚輩告辭！」

她退出石屋門口，摸著小紅的羽毛，道：「小紅呵！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姊姊了。」

小紅尖聲道：「柳小妹，我比妳大，妳今年幾歲？」

柳夢絲驚喜道：「小紅！妳眞聰明，竟和人類說話一樣！我今年十七歲了！」

小紅尖聲說：「我十八歲！我是姊姊！」

「呵！小紅姊姊……妳竟比我大一歲……」柳夢絲以面頰貼在小紅羽毛上擦著，隱隱聞到陣陣血腥味，但她並未在意。

像突然間獲得一位良師益友一樣，說不出心中有多高興？

＊　＊　＊

柳夢絲上了石佛頭顱之中，不久就遇上萬、紀二女，萬、紀二女乍見她肩上有一隻血紅大鸚鵡，也忘了埋怨，同時驚喜地說：「柳小妹，這隻大鸚鵡是那裡弄來的？」

柳小妹得意地道：「是一位無名夫人送給我的。」

「無名夫人？」萬、紀二女同聲道：「她和妳一面之識，就送妳如此珍貴的禮物？」

柳夢絲道：「也許她和我有緣吧！她說為了清修，不願牠在一旁吵鬧，所以送給我。」

這時谷中蘭、岳家宇和宋象乾三人也趕來了，岳家宇沈聲道：「小妹，妳到那裡去了？」

柳夢絲揚揚眉道：「岳大哥，你看這隻大鸚鵡可不可愛？」

岳家宇不忍責備她，道：「這隻鸚鵡大極，而且全身血紅，沒有一根雜毛，倒是一隻罕見的珍禽……」

「我叫小紅！我叫小紅！」

眾人不由嘖嘖稱奇，尤其萬、紀二女更是十分喜愛，只有谷中蘭沒有表示喜愛。

谷中蘭道：「這鸚鵡確是可愛，牠的主人能訓練牠說話，而且如此清楚，一定花了一番心血。」

岳家宇道：「小妹！這是那裡來的？」

柳夢絲把剛才所見又說了一遍。

岳家宇皺皺眉頭道：「原來這佛像之中有人在此靜修，不知那是甚麼樣子？」

柳小妹道：「三十五六歲，很美！只是臉上沒有笑容！」

岳家宇道：「咱們下去看看！這位前輩的確很慷慨！」

谷中蘭道：「岳弟！不必了，那位前輩因為清修，才把心愛之物送與別人，自也不願有人打擾……」

萬紫琴道：「下去看看也不妨，妳說是不是紀姊姊？」

萬紫琴和紀露露早已打成一片，她們雖是武林兒女，但因自己的未婚丈夫又被別人分了一杯羹，心中自是不快，所以態度上對谷中蘭不大友善。

紀露露道：「琴妹妹之言甚是！這佛像又不是私人的，下去看看也不要緊！家宇……」她一手拉岳家宇，大聲說：「陪我們一道去嘛……」

但她却又低聲道：「有了新姊姊，就把妹妹等忘了。」

岳家宇苦笑道：「小兄絕無此意，露妹千萬別誤會。」

六人再次來到石佛腹中，石室猶在，婦人已經失踪，柳夢絲大聲道：「這眞奇怪，前後不到盞茶工夫，人就不見了！岳大哥不會以為小妹說謊吧？」

岳家宇肅然道：「武林奇人，十九都怕干擾，她八成自另一條路悄悄離去了？」

谷中蘭淡然道：「岳弟說的不錯，此人必是世外高人，不願見人，咱們快點離去吧！也許她見我們去了之後，還會回來……」

六人出了石佛耳孔，向山後走去，只聞小紅尖聲叫道：「山後有花圃！那裡好玩！」

岳家宇嘆道：「這位奇人能把這鸚鵡馴得如此伶俐，實是難得！」

谷中蘭道：「如果說那奇人為了怕吵而送給柳小妹，不如說她們有緣。也可以說同情柳小妹的遭遇，而送個伴侶給她！」

岳家宇點點頭道：「也許正是如此！」

此刻眾人來到後山坡上，有一個大石坊，上有蘇東坡題字：「雲龍花海」四字，因蘇東坡曾任彭城太守。

石牌坊之內，果然是一片花圃，花香撲鼻，沁人心脾。花卉品類之多，不勝枚舉。

女人愛花本是天性，四女紛紛奔入花叢。

岳家宇和宋象乾站在花圃邊，長長地吁了口氣，岳家宇肅然道：「左世保那賊子此番逃走不知何日能報大仇？」

宋象乾道：「不必心急！既然司馬前輩親自出山，表示報仇時機已到，絕不會讓他逍遙法外！」

岳家宇忿然道：「還有龐起那賊子……」

突然一陣篤篤之聲傳來，只見花圃另一邊鑽出一個少女，左腋下挾著一根木拐，冷冷地看了岳家宇一眼！

岳家宇心頭一震，楞了一下，說：「那不是白琬麼？她……她果然殘了一腿……」

他對白琬雖然厭惡，但恩人只此一女，心中甚是不忍，這只怪谷中蘭無中生有，要小婢綠意化名「冬眠公子」引起誤會。

宋象乾道：「這不能怪你！她自己未能愼重考慮，輕易事人，甚至于女扮男裝都未認出，未免太大意了些。」

「白琬……白琬！」岳家宇掠入花圃，但白琬的左腿已殘，恨他入骨，回頭疾掠。

「白琬……妳且慢走！上次乃是誤會……」

白琬厲聲道：「甚麼誤會？你又不是沒長眼睛！」

岳家宇道：「白琬，妳何時到此來的？」

白琬冷峻地道：「我白琬身受重傷之後，承『冬眠公子』請醫治療，終因左腿傷得太重，無法復原，我自怨命苦，今生不再作事人之想，離開『冬眠公子』之府，悄悄北上，想不到又在這裡遇上你！岳家宇！我告訴你……」

她突然止步回過頭來，面色冷厲，道：「我恨你入骨！我希望今生不再看到你！想不到神差鬼遣，又在這裡遇上！你若是識趣之人，趕快滾開，別再纏我！」

岳家宇慨然道：「我並非纏妳，實因恩公只有妳一個女兒，妳看在父母養育之恩份上，也該斷守膝下……」

白琬厲聲道：「不要你管！你是什麼東西？」

岳家宇面色一寒，立又忍了下去，肅然道：「白琬！我求求妳！回到恩公身邊吧！妳該知道作父母的心情……」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在邊境城市夜總會，司馬洛找到曾背叛莫先生組織綽號「鱷魚」的人，司馬洛訛稱是做違禁品買賣的賺他上當，然後在森林地帶予以處決；在另一處別墅賀拉隆要親自去找一個非常危險的人，趙老虎表示願與同往，因爲在那裏的監獄內有他的妻子；夜晚司馬洛趙以澄潛入佈滿鐵絲網的屋子，見到一禿頭老人手拿藥水正走向……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人城

荒山野嶺鑛區　智擒危險人物

司馬洛說：「你在這裏等着！」

他一閃身就躍進了那打開的窗子內。

那些裝毒蛇的籠子是一行一行的，籠門外面當然不必有鎖，祇是用一條彎曲的鐵絲栓住就行了。蛇是不懂得弄開這些鐵絲的。

司馬洛就從最遠的一行籠子開始，迅速地把拴住籠門的鐵絲拔去，把籠門打開，而他一面打開就一面退縮，當他打開最後一隻籠子時，他已退到窗前，就一翻身跳出來，並且把窗子推上，關攏了。

蛇其實是很畏縮的動物，通常亦不會動得很快，籠門雖然打開了，牠們還是要看清楚了才爬出來。因此，司馬洛跳出了窗外之後，第一隻籠子內的蛇才開始爬出來。

這之後，那些蛇就快起來了，第一隻籠子的蛇出來了，得到了自由，其他的籠中的蛇亦可以感應到，亦爬出來了。本來牠們躲在籠子裏，都不願意動，現在能動，就興奮起來了，在房中爬來爬去，爬得越來越快。

牠們的興奮，亦傳到了那些猴子們的身上，猴子們固然有所感應，亦可以看到。猴籠的網眼是很小的，那些蛇並不能夠爬進去，但猴子們是不知道的，牠們看見那許多蛇爬來爬去，就非常之恐懼，而大吵大鬧，騷動起來。

史柏克在鄰房聽到猴子在吵，就過來了。

他無法想像那許多毒蛇有可能都逃了出來，所以甚爲大意，一推開門就踏了進來。

他一腳就踏着了一條毒蛇，蛇的反應當然就是在他的腿上咬了一口。

史柏克恐怖地尖叫起來。

那蛇繼續向他襲擊，而鄰近的毒蛇亦感染到了這狂性，亦向他紛紛襲擊。

史柏克連忙退出房外。

但是他進來時太急了，一退後，身子撞着房門，使房門關上了，擋住了他退後之路。

他恐怖地不停尖叫，要把門再拉開，但是他已經被蛇圍住了，在幾秒鐘時間之內，他已經給那些毒蛇咬了不少次。他很快就失去了氣力，不能夠把門拉開，而是就這樣倒了下來，倒在蛇堆中。

那些蛇爬到他的身上，繼續襲擊。史柏克的身子不斷抽搐，臉色也很快變成了灰藍，叫也叫不出聲來了。

他剛才的叫聲，也並未到達閘口的守衛那裏，由於距離太遠。

司馬洛拉拉趙以澄，說：「我們走吧！他是死定了！」

「這方法比射他一槍更好！」趙以澄說。

他們兩個人離開窗外，向來時的鐵絲網邊緣疾奔。

史柏克果然是死定了，這許多蛇咬過，要救是很難了。

即使這屋子裏還有別人，亦是不能救他。

首先要解決那許多毒蛇，而在把這些蛇攪妥之前，他就要死了。

史柏克就是這樣死在蛇堆的中間。可

能明天，或是要遲一些時間有人來，才會發現出了事。但即使有人發現，亦未必知道有人進來破壞。人們一定會以爲是史柏克自己不小心把蛇放了出來而已。

當史柏克死亡的時候，司馬洛與趙以澄已經到達了鐵絲網的邊緣，那張彈床之處。

他們進來的時候可以利用彈床彈一彈，出去的時候，却是不能彈上去的。

他們棄下的那隻袋子，就有用處了。原來這隻袋子裏亦是有一節一節的輕金屬，砌起來就是與外面相同的梯子。如此，他們就可以用與進來時相同的辦法出去。

趙以澄先登上梯頂，把彈床丢出去，拉正了，人就越過鐵絲網跳出去，落地時彈了一彈，翻了一個觔斗，好好的落地。

司馬洛亦是如此跳了出來。

這時，他們就祇在鐵絲網內遺下了那梯子。

司馬洛跳出來之時已在梯頂上掛了一隻氣球，開了附在氣球上的一隻小小的壓縮氣筒。這隻氣筒把空氣灌入氣球，氣球漲了起來。那是氫氣，而這梯子的金屬是很輕的，於是氣球就帶着梯子升起。

這氣球亦有一條幼幼的尼龍綫拋到鐵絲網外，由趙以澄接住的。現在趙以澄收綫，就好像收紙鳶似的把氣球連同梯子收到了鐵絲網外。

跟着他們把汽球放氣，梯子及彈床亦拆開收好。

如此，他們就與來時一樣，仍然祇拿着袋子。

裏外的草地上，是留下了一些梯脚插過的痕跡的，但即使有人到這裏來巡視，也是不容易想像到，他們是如何進去的，事實亦不容易想像到原來曾經有人進過去。

司馬洛與趙以澄又悄悄地疾奔回到他們開來的車子，把袋子放入了汽車的尾箱內。

現在已經離開了現場，就是有人來到而看見他們，亦不會覺得他們是可疑人物。即使看到袋子裏的東西，亦不一定會認爲那是可疑的東西。

趙以澄興奮地咭咭笑着，挨在司馬洛的懷中，說：「我們成功了！」

「我們殺了一個人！」司馬洛說。

「這個人的死並不令我難過，」趙以澄說：「即使再來一次，我也不難過。幸而世界上也沒有另一個這樣的人！」

「也許有的，」司馬洛說：「祇是我們不知道吧了！」

「總之我們是成功得很美妙，」趙以澄說：「用不着你動手殺人，也用不着我動手殺人！」

「是的，」司馬洛說：「這一點是最美妙的。現在，我們回去吧！」

他開着那車子駛向那間屋子去。

趙以澄進了屋中，說：「熱死了！穿這樣的一身衣服！」

「現在不必穿了，」司馬洛說：「在這裏，我們就用不着黑黯的掩護！」

本來他們的黑衣也是特別輕薄通風的，不過這裏不是特別冷的天氣，而且還是很熱，所以仍是相當辛苦。

「當然要脫下來！」趙以澄說：「你來幫我拉下拉鍊！」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也跟着她進入她的房中。

趙以澄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暗示。

當她穿上這衣服時，她不需要有人幫助她拉拉鍊，脫下來時自然也是不需要的。而且，拉鍊又不是在背後，而是在身前，自己是一定能夠拉開的。

他們站在房中，趙以澄含情地看着司馬洛，說：「拉拉鍊，你忘記了嗎？」

「這裏，」司馬洛說：「會不會有人來呢？」由於這是她的組織的屋子，所以就要問她了。

「我不叫人來就不會有人來。」趙以澄說。

司馬洛伸出手來，輕巧地執住她胸前的拉鍊掣，拉下去。

這拉鍊一拉就拉到了腰部略下一些。

她在裏面是不能多穿衣服的，爲了方便動作，所以祇是有一副黑色的胸圍。黑色使她的皮肉顯得更爲嫩白，雖然在昏暗之中亦可以看到。他們並未開燈。

這拉鍊拉開了之後，這件衣服就要好像褪皮似的脫下來了。她仍沒有自己動手，司馬洛把這衣服的上截脫離了她的肩上，然後再拉下去，她提起腿子好像脫襪褲似的，這整件衣服便脫離了她的身子了。

她除了黑色的胸圍之外就祇有一條黑色的三角內褲。

她的皮膚是那麼白晰，身裁嬌小而綫條柔美，她有一種雖不是爆炸性，但是非常强烈的吸力。

她微笑着說：「現在，讓我來幫你！」

好像是學行一種什麼儀式似的，她也替司馬洛拉開拉鍊。他那件衣服亦是相同的。不過因爲他是男人，所以在裏面少了一副胸圍。

跟着，她就閉上了眼睛，臉上微紅，身子也變得輭輭的。

她好像就要跌倒下來似的，司馬洛很自然就接住她，於是他們就擁抱住了。

他把她扶到床上放下來，輕輕吻她。過了一陣之後，他們的咀唇分開，趙以澄幽幽地說：「你這個人，有一種很特別的吸引力，怪不得你那麼風流。是人家逼着你風流的！」

「也許是命運生成如此吧。」司馬洛說。

「當然，」她說：「人長得英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假如你長成賀拉隆的樣子，我又沒有興趣了！」

「暫時不要提此人！」司馬洛說。

「這祇是一種學例，」趙以澄說：「假如我是一個又醜又皺的老太婆，你對我也不會有興趣了！」

「你是說，這是純肉體的吸引力嗎？」司馬洛問。

「一半吧，」趙以澄說：「有些人是長得很好看，但是言語無味，一談過了之後，就覺得討厭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

「假如你要多謝我的話，我也要多謝你了，」趙以澄說：「你喜歡我當然也不單是喜歡我的肉體！」

「唔……」司馬洛說，「性格也很可愛！」他又忙於吻起來。

「氣味呢？」她問。

「什麼氣味？」司馬洛問。

「現在雖然已經不熱了，」趙以澄說：「但是我出過一身汗，你認爲我要先一個澡嗎？」

「這氣味很好聞，」司馬洛說：「但是我呢？」

「也很好聞！」她說：「我喜歡天然的氣味！」

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通常，氣味不强烈的人，有與沒有，都有不同的樂趣，而她就是氣味不强烈的類型。

他們並不急性，慢慢地，談着話，親近着。

跟着司馬洛又很自然地把兩個人身上所餘的少少衣服都解除了。這之後就不是談話的時候，而是動作的時候了。

他當然是很會做的，但是她則是做得並不很好。她雖然在暗示和主動的方面做得很成熟而靈活，但是在眞正行事的時候却是不甚靈活了，那顯然是因爲經驗並不豐富之效。

不過，這種事情，女人不靈活是不要緊的，假如男人不靈活就差了。現在，祇要善於引導，她漸漸就合作得很好了。

一段美妙的享受的時間。忘記了其他一切，好像世界上祇有他們兩個人。

終於，他們滿足地靜止。

這之後就是一段小睡的時間，他們暫時都不願意說話，靜靜地享受着窗外吹來的涼風把身上的汗吹乾。

後來，趙以澄幽幽地說：「你對我眞好。我很少有快樂的時光，你給了我。」

「過去的陰影壓着你？」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假如不是有悲慘的過去，我也不會做這種工作。我好像常常都很開心，其實那祇是一個假裝的外殼。」

司馬洛說：「我也是常常都外表顯得很開心，你以爲那是不是一個假裝的外殼呢？」

她想了一陣，搖搖頭道：「我覺得不是。我覺得你是眞開心的。」

「我不要問你有什麼悲慘的往事，」司馬洛說：「而我不必對你講，你也知道我也是有不少悲慘和遺憾的往事。但是爲什麼我却眞正開心，你却祇是假裝開心呢？」

「因爲你是生出來樂觀的，」趙以澄說：「也因爲你是個男人！」

「這祇是一個小部份的原因，」司馬洛說：「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對人生的看法問題。過去的事情是改變不來的，而現在，我有機會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那不是很好嗎？假如沒有能力，亦沒有機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那才是值得不開心的！」

「唔，」趙以澄說：「這也不是沒有道理！」

「你現在也是一樣的，」司馬洛說：「你也有機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我還是不開心！」趙以澄說。

「當然我是不可能講一句話就使你改變過來的，」司馬洛說：「你必須訓練自己，訓練到自己懂得用這個角度看人生，那就應該沒有麻煩了！其實快樂是自己製造的，痛苦也是自己製造的，要取諸別人的身上，就很不容易。」

「我明白你是意思，」趙以澄說：「你講這樣一句話，對我也已經很有益處了，我是會盡力訓練自己的！」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要談賀拉隆了！」

「這件事情，」趙以澄說：「我們是當然不需要告訴賀拉隆的！」

「但是，」司馬洛說：「賀拉隆自己，又會不會看得出來呢？」

「在這方面，」趙以澄說：「我是很會演戲的。我祇是担心你吧了。」

司馬洛說：「我却是在担心你！」

趙以澄笑起來：「我能夠使鱷魚相信我是一個買回來的女人，你說我的演技好不好呢？」

「唔，」司馬洛說：「你的演技很好，我的演技也很好，那我們就沒有什麼需要担心的了！」

「又不是沒有什麼好担心的，」趙以澄嬌俏說：「我們不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担心的嗎？」

「是什麼事情呢？」司馬洛問。

「是時間，」趙以澄說：「我們沒有很多時間在一起，賀拉隆回來了之後，我們便要開始演戲了！」

「他們也不是一兩天就會回來的呀，」司馬洛說：「我們是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在一起！」

「是的，」趙以澄說：「但不是全部時間都是我們兩個人的，我們還要做事！」

「難道，」司馬洛說：「你寧可不做事而二十四小時相對嗎？」

「不是！」趙以澄不由得「咕」地笑了起來。

「所以，」司馬洛說：「我們有機會做我們所喜歡的事情，我們就開心了。」

趙以澄又挨近他說：「你的人生哲學，我似乎是很需要學習的！」

「我們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你會向你的老板溫美玉報告嗎？」

「哈，你又害怕了！」趙以澄笑起來。

「我不是害怕，」司馬洛說：「祇是想知道。我猜，你的上級是不管你這些事情的。」

「這是私事，」趙以澄說：「我用不着報告。不過，以你這個人的紀錄，尤其是以我的上級對你的了解程度，我相信用不着報告，她也猜得到了！」

司馬洛祇能夠苦笑。

趙以澄說：「所以，你也不必担心了。我都不担心。」

司馬洛又不出聲。

他們一起躺了一會，後來，趙以澄終於說：「我奇怪賀拉隆和老虎現在如何了？」

「他們是會報告的，」司馬洛說：「還未接到報告嗎？」

「還沒有，」趙以澄說：「我猜，他們現在應該是剛剛到達而已！」

「沒有人能幫助他們，」司馬洛說：「我們就祇能夠祝他們好運而已！」

＊　＊　＊

賀拉隆與趙老虎去的那個地方，乃是遠離人烟的荒山野嶺，是行獵的區域，也是開鑛的區域。那裏的山林有不少獵人行

獵，而附近有一座很大的鑛場正開採銅鑛，有許多鑛工。鑛工當然是男性，而獵人亦是男性，這就是爲什麼趙以澄不能來了。她是一個女人，又是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她一出現在這裏，就必定甚爲矚目。雖然女獵人亦是有的，但是甚少，總之一惹人注目，就會妨礙他們到這裏來做的工作了。

賀拉隆與趙老虎就是打扮成獵人，開着一部老爺小貨車，駛入這山區中。獵人是可以有許多個在一起的，但是他們要找的人是躲藏在這裏的，時刻提防會有人來找他，所以人一多，就會使他猜忌。

一個人來，是太少了，三個人則已算是太多，所以兩個人是最理想的。賀拉隆與趙老虎在黃昏時開到了車子無法再前進的地方，就停了下來，在那裏紮營渡夜。第二天一早，他們就收起帳幕，起程爬上山去。他們的目的地實在是那鑛場。

他們的目的物就是一個叫黎烈的人。

黎烈也是一個兇手，他現在是正在逃亡之中，他就是逃到了這鑛場中去做鑛工，而黎烈是一個很本事的人，鑛工的生涯他是不會滿足的，他一定會利用他的手段而在那些鑛工的中間攪這個攪那個，樹立起自己的勢力。這些鑛工之中，亦有不少是亡命之徒，他可能已經在這裏建立起了一個小組織。這個賀拉隆也知道得不詳細，但他知道黎烈是在這裏，因爲他亦是注意着黎烈這個人的，他一度曾經想將之收爲已用，不過後來覺得這個人不易駕馭，恐怕難以放棄，所以暫採觀望態度。現在，他却是變成了來獵取黎烈的人了。他變成了是一個獵頭人。

他們爬着爬着，中午時已爬到了山頂，在那裏停下來休息，以及煮一些咖啡，用乾糧作爲午餐。

趙老虎說：「以你的年紀，你也眞了不起！我還以爲我要把你抱上來了！」

「放心吧，」賀拉隆說：「這樣的日子，你和我都是終於會來臨的，但是目前則是彼此都還未到這個程度！」

趙老虎聳聳肩：「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一直都是害怕老，然而我比你年輕，你反而不及我那麼害怕老！」

賀拉隆吃吃笑着：「這是心境的問題，你不承認自己老，你就老得慢一些！」

很奇怪，他與趙以澄的談話，與司馬洛與趙老虎的談話都是差不多的，也是談心境的問題。

趙老虎說：「心境，也許是的，但我一直都是有很多挫折，而你却是一直都事事順利的。」

「我還以爲你是一個很樂觀的人。」賀拉隆說。

「本來是的，」趙老虎說：「但是最近的打擊太多！」

「唔，」賀拉隆相當同情地說：「你給在監獄裏關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另一方面又要担心你的妻子！」

「是的，」趙老虎說：「這種打擊，比起你所受的打擊來，是更重的。而且你也還是剛剛受到打擊而已，忽然之間又有了一條生路！」

賀拉隆說：「一個人，祇要是活着，就是有生路了。」

趙老虎聳聳肩：「祇是活得苦與樂的分別而已！」

「你聽我講吧，」賀拉隆說：「我和你都是有鬥志的人，不論環境如何惡劣，都是有鬥志的，鬥志才是最重要的！」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趙老虎說。

賀拉隆凝視着他說：「你知道嗎？你是我的朋友！」

「當然了，」趙老虎說：「我們並不是敵人！」

「不，」賀拉隆說：「我是說朋友。以前，我從來沒有過朋友。人在我心目中，祇有是敵人與不是敵人之分，不是敵人的，也未必是朋友！但是現在，你是我的朋友，你們都是我的朋友！」

趙老虎說：「這些朋友，對你的將來也未必有幫助的！」

「我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將來才這樣講的，」賀拉隆說：「不論將來如何，你們仍然是我的朋友！」

「多謝。」趙老虎說。

他們沉默了一陣，賀拉隆又說：「我現在是不放心你的妹妹！」

「你用不着担心，」趙老虎說：「有司馬洛跟她在一起。假如司馬洛不能保護她的話，你也是不能了！」

「我不是指這個，」賀拉隆說：「我是說，司馬洛是一個風流人物，而我却把他留下來，與你的妹妹單獨在一起！」

「這是你的主意。」趙老虎說。

「但是不要司馬洛來而你自己來，這却是你的主意！」賀拉隆說。

「沒有錯，」趙老虎不得不說謊道：「那是我的妹妹，司馬洛是不敢亂來的！事實上，他比你先認識她，他要亂攪，也輪不到你了。而我們的上頭，亦是不贊成他攪這種事情的！」

賀拉隆微笑道：「你能夠保證嗎？」

「我不能保證什麼，」趙老虎說：「我祇是把情形告訴你吧了！」

賀拉隆微笑得更得意：「也即是說你也贊成我了？」

趙老虎又不能說謊得太過份的。他說：「我也不是贊成，我祇是不贊成我的妹妹跟一個存心玩玩的男人在一起！」

「也許我不是存心玩玩呢？」賀拉隆說。

「你年紀太大了。」趙老虎說。

「噢！」賀拉隆說着，又不微笑了，因爲趙老虎是指出了他最大的弱點。他雖然自認心境並不老，但是他的年紀是大，這則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

趙老虎又說：「但是我贊成與否是不重要的，因爲我不能控制一個已經成年的妹妹。她喜歡怎樣，我都是沒有辦法的。」

賀拉隆說：「好了，現在，讓我們去打獵吧！」

他們打獵的成績却是很糟，浪費槍彈，却打不到什麼。以他們的槍法，要打不中則是很容易的事了。

假如有別的獵人看到他們，就會認爲他的槍法是非常之差了。

但他們就是不想獵到什麼。這裏是獵鹿和獵熊的地方，這些都是沉重的獵物，假如獵到了就要走，即使不走亦要帶着，

搬動起來會很吃力，成爲一種累贅。因此，他們就不打算獵到什麼。

他們祇是借打獵作爲藉口，以便接近那座鑛場。除此之外，他們是沒有其他藉口可以接近的。黎烈在這裏並不是一個受通緝的犯人，而且鑛場方面也是不會喜歡與當局合作的，他們需要用有氣有力的人做工作，而這個地方是那麼遙遠，許多普通人都不願來，來的多數是有些不名譽的過去的人，假如消息傳出，他們會把通緝犯交給官方，就更少人會來工作了。

所以，賀拉隆與趙老虎就祇能用這種的方法。

他們經過了一天的行獵都無所獲，就在山上紮營過夜。不過，他又不是完全沒有收獲，他們是打了一隻小獸做晚餐燒吃，以免單吃那些無味的乾糧。

第二天又沒有所獲，晚上他們又在山頭宿營。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接近那鑛場了。

他們兩個人圍着野火，在晚飯之後喝着咖啡，閒談着，所談的却是無中生有，創作出來的事情。到了這個地方，他們就不能夠亂講話了。假如有人聽着他們談話，就會以爲他們是兩個老友，而他們此來乃是與家中的人打賭，一定會獵到一隻熊或者鹿回去。假如獵不到，他們亦要買一隻回去，贏此一賭。

果然是眞的有人聽着他們講話。忽然之間，有一個人拿着槍從黑暗中出來，走進了火光之中。

趙老虎與賀拉隆都詫異地抬起頭。

那是一個大漢，拿着的是一把獵槍，對着他們。

「等一等，」趙老虎連忙舉起手，「不要開槍！」

賀拉隆這個老人亦是連忙舉手。

那大漢格格地笑了起來說：「假如我要開槍，你們早已經死了，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你——」賀拉隆說：「你究竟想怎樣？」

那大漢說：「我正在想問你們，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趙老虎說：「你看我們是正在幹什麼？」

「你們看來像是在這裏打獵！」那大漢說。

「正是，」趙老虎說：「我們就是來打獵的！」

「外表上是的。」那大漢說。

「外表上？」趙老虎說：「什麼外表上？我們在這裏打獵就是在這裏打獵！」

「讓我搜一搜看！」那大漢說。

「等一等，」賀拉隆抗議道：「爲什麼要搜？你有什麼資格搜我們？」

那大漢動動手上的槍，又獰笑道：「我這東西，難道還不算是資格嗎？」

「這個——」賀拉隆扮演成一個固執老人的角色，「我們不怕你搜，不過你總得講出一個理由的。假如你是要打刦的話，很抱歉我們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我不是來打刦的！」那大漢說：「你們知道你們現在已很接近什麼地方嗎？」

「那座鑛場。」賀拉薩說。

「那就是了，」那大漢說：「我是鑛場的守衛，我們不喜歡有人接近。」

賀拉隆說：「你們怎麼了？這裡又不是金鑛，有什麼可偷的嗎？」

那大漢說：「我們不想你們亂放槍射着我們！」

賀拉隆說：「我的槍法，我不敢說是一流的，不過，也不致於會糟到射到鑛場去的！」

「爲了保險起見，」那大漢說：「我不想你們接近！」

趙老虎說：「你是什麼守衛？你可沒有穿制服！」

「我用不着制服！」那大漢獰笑着，又動動手中的槍：「難道這個還不夠嗎？」

「好吧，好吧，」賀拉隆說：「我們走好了。這裡接近鑛場，野獸不會多，我們到別處去好了！」

「這樣聰明一些！」那大漢說。

「但是，」賀拉隆說：「現在是晚上。我們早上天亮之後才走可以嗎？」

「也好，」那大漢說：「特別通融，給你們一個人情好了！」

趙老虎不屑地說：「可以去的地方多着，我們也不一定要在這裡的！」

「現在，」那大漢說：「讓我搜一搜！」

「有什麼可搜的？」賀拉隆問。

他雖然反對，其實則是心中高興，因爲這個大漢出現就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了。這顯示黎烈果然是在這裡，而黎烈要提防人來找他。

那大漢又動動手中的槍，說：「你要跟這個辯駁嗎？」

「好吧，好吧，」賀拉隆說：「不過請你小心點，別弄破我們的東西，否則我會控告你的鑛場！」

「控告？」那大漢格格地笑：「你在開玩笑！」

「你破壞我的東西，我不能控告你嗎！」賀拉隆說：「我的家族有許多人是做律師的！」

「你想浪費金錢，那隨便你吧！」那個大漢說：「但是，我可沒有打算弄破你的東西，你急什麼？」

「我祇是叫你別亂來吧了！」賀拉隆說。

「很好，」那大漢說：「你們別亂來，我就不會亂來了！」

他說着，首先蹲下來，檢驗放在地上那副手提收音機。這個人也算是很聰明的了，這收音機的確是很重要的東西，其實乃是一具無綫電，可以對外面聯絡的。事實上它還有雷達似的用途，假如有人接近，其上的燈就會有所顯示。但是它亦有普通收音機性能。普通的較爲高級的手提收音機，也是有紅燈閃閃，顯示聲音的高低以及是否身歷聲之類的，而顯示有人接近的也是用同樣的燈，所以那個大漢是看不出破綻的，而假如不懂得用特殊方法扭那些掣，亦是不會扭到對外聯絡的波段。

這個大漢祇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惡人，他是沒有本事檢驗出這收音機的竅妙的。他把收音機扭來扭去，祇是可以放出各個電台的音樂節目。在這個時間，已經是不早了，電台多數都是播放音樂。他終於斷定了這收音機並沒有什麼不對，便繼續去搜那帳幕內的行李。那裡面，東西也

是不多的。但就是因爲東西不多，所以他很容易注意到其中那隻小的方形塑膠盒子。他把這盒子拿了起來。

趙老虎忙說：「唏！這個你別碰！」

那個大漢冷笑道：「我喜歡碰什麼就碰什麼！」他打開盒子的蓋，一伸手進去，便整個人一震，兩眼也翻白了。

跟着，他便整個人軟軟地倒了下來。

趙老虎說：「哎，我早叫他不要碰的了！」

賀拉隆說：「這眞麻煩！現在怎辦呢？」

趙老虎說：「他也沒有理由會就這樣倒下來的，那麼不中用！」

賀拉隆說：「也許他實在祇是虛有其表吧了，身體是不好的！」

「看看他。」趙老虎說。

他們兩個人過來把那人扶了起來，賀拉隆爲他檢驗一下，說：「他祇是暈過去了！」

趙老虎說：「看他這樣强壯，怎會那麼不濟事呢？不知道他是不是本來有些什麼隱疾。現在怎麼辦好呢？把他送回鑛場嗎？」

「我們怎麼抬得動他？」賀拉隆說：「你氣力好，我看你還是跑到鑛場去找人來吧！」

「哈，」趙老虎說：「現在你承認我的氣力比你好了！」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賀拉隆說。

趙老虎說：「把他救醒，讓他自己走回去好了！他總不會不醒過來的！」

他們兩個人還是在演戲，而他們也是有他們的理由的，因爲他們憑那收音機知道，來者是有兩個的，祇有一個出現，另一個還在黑暗中監視着。

果然，此時另一人也走出來了。他也是拿着獵槍對他們，說道：「不必去通知！我來了！」

趙老虎與賀拉隆又連忙擧起手，慌張地說：「別……別開槍！這是誤會，你聽我們講！」

那人說：「假如我開槍，你們已經死掉了！」也是一樣講法。

賀拉隆道：「我們又沒有開罪你們，你們要我們走，我們就走好了。不過，你先弄好你這個朋友，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人問。

趙老虎道：「是這樣的，我這隻盒子，裡面有些電……我叫他不要碰，他却碰了……」

那人說：「你怎會有一隻裡面有電的箱子？」

「這是一件玩具，」趙老虎說：「跟人家開玩笑的，人家一摸裡面東西，手就給電一震——」

「我早叫你別帶來了！」趙老虎怪責地說。

「是呀，」那人說：「這樣的東西，爲什麼你要帶來呢？」

「這祇是一件紀念的！」趙老虎强硬地說道：「是——人家送的！」

賀拉隆合作地說：「女朋友！」

那人在盒子旁邊蹲下來，槍仍對着他們。趙老虎又再度警告：「不要碰！」

那人把盒子拿起來看看，看見裡面有一隻玩具小狗。

他交給趙老虎說：「你伸手進去摸摸！」

「我不能！」趙老虎說：「裡面是有電的！」

那人說：「你不是說祇是輕微的一震嗎？那怕什麼呢？」

「這——不大舒服！」趙老虎說。

「不會死人的事不要緊，」那人說：「做吧！」他擺擺手中的槍。

趙老虎祇好把盒子接過來，手伸進去。這裡面的玩具的確是會放電的，但是內外都有暗藏的機鈕可以把電流關掉。

他一接到手，就已把電流關掉了。其實這箱子裡的東西，確是可以震暈一個人的。他手一伸進去，實在並無感覺，但是他還是故意作觸電狀：「哇」的叫了一聲，把箱子丟掉了，丟上了空中。

那人的注意力一時間果然被那箱子吸引了，而趙老虎就在此時一脚踢出，把這人的槍管踢中。由於這是一把長槍，一踢中槍管，槍管一抬起向天，就射不中他們了。長槍是不適宜在近距離內使用的。趙老虎這一脚着地，另一隻脚就連環踢起，踢中那人的手腕，那人無法不放手而把槍丟在地上。

趙老虎一跳而前，一動手就把這人一手擒住了。這人連發生什麼都不知道，祇是知道趙老虎把他一抱，跟着一轉眼間，他便已經背向趙老虎，而兩手被鎖在後面。他到底祇是一個亡命之徒，有的是氣力、胆量與機智，但是他不是職業化的人，一對着趙老虎這種職業好手，就相形見拙了。

跟着他的膝後被踢了兩下，腿子便一軟，而給按倒在地上，伏在那裡。

趙老虎不用這方法對付第一人，而用這方法對付這第二人，乃是因爲知道已沒有其他人在黑暗中監視着他們了。

那人伏在地上，要把頭側了才能避免咀巴吃着泥土。他叫道：「放鬆一些！放鬆一些！」

趙老虎把他的手扭在後面而向肩上推去，使他痛得很，手臂像快要斷掉似的。

趙老虎說：「你回答我一些問題我就放鬆一些！」

「你想……問什麼？」那人說。

「黎烈是不是在這裡？」趙老虎問。

「你逃不掉的，」那人說：「這麼遠路！」

這個人這樣說，亦等於承認黎烈是在這裡了。

趙老虎說：「逃走的問題讓我們來担心，你告訴我黎烈在什麼地方！」

「我不能，」那人說：「他會殺我的！」

「你不告訴我，那我就先殺你了，」趙老虎說：「我們是志在必得的，我們是爲了黎烈而來，現在你找到我們，我們就已是打草驚蛇了。你不說，我們就祇好把你殺掉而離開了！」

賀拉隆則一唱一和地說：「你說了出來，我們帶走黎烈，那你就可以活下去，我們帶走了他，他就不能向你報復了！」

「帶走他？」那人說：「我還以爲你們是來殺他的！」

「死了對我們沒有好處！」趙老虎說。

「你在開玩笑嗎？」那人說：「即使你殺了他，逃走也不容易了，還要帶着一個人！」

「我已經講過了，」趙老虎說：「這件事情讓我們來担心！」

賀拉隆說：「你以為我們就不想要命嗎？假如我們不弄好了後路，我們也不會來的！」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那人問。

「少問些問題吧，」趙老虎說：「這可以令你長壽的，朋友！」

「我就是正在奇怪我能活多久！」那人說。

「我們不是為了你而來的，」趙老虎說：「你不逼我們，我們就不想傷害你。你給我們一些方便，對你有好處，看樣子，你是黎烈的親信，但是黎烈是沒有眞正朋友的，假如沒有了黎烈，你可能可以取其位而代之，坐享其成了！」

那個人一時沉默着，考慮着這個提議。

趙老虎這個提議，果然是甚為有力的。正如趙老虎所料，黎烈這個人是並無深交的，也沒有眞正的朋友，他祇是甚有組織能力，他在這裡的礦工之中組織成功了，把這個人收為親信，有勢力當然有好處，所以這個人就會為黎烈賣命，但是假如沒有了黎烈，他就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這對他來講，也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怎麼樣？」趙老虎說：「我可以給你五分鐘時間考慮的！」

那人連五分鐘也不需要。他說：「很好，我同意。」他立即就把黎烈所在的地方說出來了。

但是，趙老虎亦並沒有立即相信他。他用水壺中的冷水潑在那個暈去了的人的頭上，使這個人醒過來了，告訴這人這個提議。這個暈去了的人也同意了，由於他的同伴亦是同意了。

他亦把黎烈的所在講了一遍。他所講的與他的同伴所講的完全一樣，趙老虎就知道，他們所講的是眞話了。

於是趙老虎與賀拉隆合力把他們縛起來。

那個後來一步的人說：「你用不着縛起我們呀！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幫忙！我們還可以帶你們回去！」

「多謝，不必了，」趙老虎說：「我一個人去，我這位朋友在這裡看守着你們，假如我天亮還未回來，我的朋友就把你們殺掉，離開這裡！」

那二人大為恐懼，另一人說：「假如你失手，那不是我們的責任呀！」

「那時就是我們大家都運氣不好了！」趙老虎說。

這也是司馬洛常用的詭計，用以逼他們招供更多。

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假如還有一些什麼保留着而未招供的話，也非供出來不可了。

趙老虎的本事與司馬洛相差不太遠，這一招他自然亦是很會用的。

但那二人並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他們能夠招供出來的，都已招出來了。

於是，雖然他們因為趙老虎獨自一人去了而甚為不放心，趙老虎則是走得甚為放心的。

那二個人告訴趙老虎，黎烈是正在宿舍裏睡覺，而除了他們之外，應該不會有人阻攔他的，這也很有道理，這鑛場是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又沒有值錢東西可偷，設護衛乃是多餘之事，夜間是不會有人巡邏的。這二個來者乃是黎烈私人的手下，也是為了私人的理由而巡邏吧了。

那些鑛工本來是住在集體宿舍中的，假如要帶走其中一人，就會把旁邊床上的人也驚動了。但是黎烈則是例外的，他自己有一間獨立的小屋子，屋子裏有着盡可能豪華的享受和設備。他得到了權力，高人一等，然而這却也成為了他的致命傷。

黎烈此時仍未睡覺，正在飲着啤酒，和看着電視，電視節目乃是從電視錄影機中放出來的，他的享受果然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却害了他。

電視的聲浪使他聽不到有人進來，直至趙老虎開了一槍。他亦聽不到槍聲，由於槍咀是裝了滅聲器的，槍彈是射在電視機的螢幕上，那螢幕「嘩啦」一聲破掉了，冒出烟來。

黎烈一跳起身，就僵住了。趙老虎的槍對着他，他知道他還不能反抗，他忙低聲說：「你來幹什麼？」

他是不認得趙老虎的。

趙老虎說：「你不必問，也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了，你跟我走吧！」

「不，」黎烈搖頭：「我不要跟你走。」

趙老虎說：「我不想就在這裏殺死你，但是你也不要逼我。」

黎烈極力壓制慌張感，而鎮靜下來，說道：「你有沒有想過，你把我帶走，是走得不遠的。」

「是嗎？」趙老虎說：「有人會追我？但是你有沒有想到，我帶走的是你，沒有人主持大局，誰會追我呢？」

黎烈不由得發抖起來，也混身冒汗，他知道趙老虎是說得對的。

「也幸好是如此，」趙老虎說：「不然，我就逼得就地把你殺死了。」

「你究竟是誰？」黎烈吶吶着問：「你要幹什麼？」

「不要問我問題，」趙老虎說：「我不是來給你盤問的。」

「我的意思是，」黎烈說：「也許有些什麼誤會，我們可以談清楚，也許能夠就地解決。」

趙老虎冷笑：「誤會是沒有了，假如我不查清楚，我也不會遠道而來的，你究竟走不走？」

「呀——呃——」黎烈說：「讓我換一身衣服？」

「不必了，」趙老虎說：「你現在這樣也很好看。」

「我穿着睡衣，」黎烈抗議道：「我走得不遠的。」

「穿一雙鞋子。」趙老虎說。

黎烈沒有辦法，只好穿上一雙鞋子。天上有月光，但是宿舍中的工人都睡了，亦沒有守衛。

沒有人看見他們走。

即使意外地有人起身看到，亦不會理會的，由於趙老虎的手上搭了一件小外褸

，把槍遮住了，而黎烈則是穿着睡衣，穿着睡衣的人，應該是不打算走得太遠的，也許黎烈與這個陌生人是有些秘密的交易，出來散步談談的，而由於黎烈在此有勢力，他這些事，沒有人願意過問。

但是連看見的人亦沒有。

趙老虎與黎烈走到很遠，到達了空地的邊緣。這裏是鑛場，空地是多而且大的。

黎烈說：「我們還要上山？」

「這倒不必了，」趙老虎說：「我們在這裏等。」

他們等了一陣，就有一架直升飛機飛來了，這飛機的引擎聲甚响，把鑛場中人都吵醒了，但是直升飛機也是飛得很快的，鑛場中人只有機會出來看看發生了什麼沒有時間追到趙老虎與黎烈所在那麼遠的地方，因此沒有辦法制止，而且他們在未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之前，是不會企圖制止的。

直升飛機降落之前，趙老虎已在黎烈的肚子上擊了一拳，使黎烈痛得彎下了腰，失去抵抗，跟着，直升飛機就落地，機上有一個人下來，幫着趙老虎把黎烈搬了上去，然後，直升飛機又再升起。

鑛場中人還是完全猜不出究竟是怎麼回事，直升飛機已經飛走了。

在山上，那二個被縛的黎烈的手下正在拚命掙扎，因爲他們發覺賀拉隆已經溜掉了，棄下他們，不顧而去，不過，他們即使很快掙脫，亦來不及制止了，賀拉隆是跑到了一片空地上。

賀拉隆跑到空地上，就是爲了等直升飛機。

直升飛機從天上降下來了。

這就是把趙老虎和黎烈接走的直升飛機。

直升飛機降下來，把賀拉隆也接走了，就是這樣。

他們的營地等物，都全部棄下不要了，而那二個黎烈的手下雖然是被縛着，相信也是很快就能脫身的。鑛場中人看見直升飛機降下來把黎烈帶走了，是一定會來找的，而這兩個人又可以叫喊，自然很快就可以找到。

正如趙老虎所講，如何走是不必担心的，直升飛機最好用了，一降下來就可以飛走，追無可追。

他們來時不可以乘直升飛機，因爲這會惹人注目，但是飛走則是可以的。

趙老虎和賀拉隆，就是如此這般，把黎烈弄了出來。

他們留下了那些鑛場中人，摸不着頭腦。

＊　＊　＊

司馬洛與趙以澄沒有跟着來，但是他們與兩個總部保持聯絡，一有消息，他們就知道了。

司馬洛與趙以澄也是正在工作，正在做着另一件工作。

趙以澄說：「我們已經沒有很多時間了。」

司馬洛說：「是的，這件工作，時間必須配合得很準確，一拖就不行了。」

他們現在是在一座樹林中，正拿着望遠鏡向下望，又是一件夜間的工作，也又是一件捉人的工作。

趙以澄嬌嗔地說：「你這個人，你明知道我不是講這個，你明知道我是講我們。」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嗎，趙老虎還要把黎烈交出去，以及救回他的妻子的呀。」

「這事情未必要他親自去做，」趙以澄說：「而且，他即使去做，亦不會把賀拉隆拉在一起的。賀拉隆會先回來。」

司馬洛聳聳肩：「這一點，我們不是早就預料到了嗎？我們盡量利用我們還有剩下來的時間，然後準備演戲好了。」

趙以澄挨進他的懷中，說：「對了，我們要盡量利用時間。」

「現在怎麼行？」司馬洛氣結地說：「我剛才已經講過了，現在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一秒鐘也不能浪費的。」

趙以澄忽然在他的肋骨上踢了一脚。

司馬洛「呀」的一聲叫了起來，跟着就在她的臉上摑了一掌。趙以澄給摑得打了一個轉滾開了，她跳起來，哭着地道：「你好！」說着轉身就跑。

司馬洛飛身撲過去，一手執住她的左脚，「勒」的一聲把衣服撕裂了。她的衣服裂下了一塊在他的手中，她便又能脫身逃走了。

司馬洛追在她的後面。

「你別追來，」她叫道：「我永遠不要再見你。」

「回來！」司馬洛喝令。

趙以澄已逃下了山坡，他亦追在後面，在公路邊追上了她，她揮動手袋向他亂打。這時公路上有一部汽車正在開來，車頭燈光把他們照亮了。

那部車响號，提醒他們小心，但他們還是掙扎得很激烈。司馬洛格開了她的手袋，又給了她一掌，她整個人飛跌到路中心。那部車剛好到達，連忙停住了。

司馬洛躊躇一下，又追出去捉住趙以澄。

趙以澄揮動手袋打他，大叫救命。

司馬洛在她的臉上摑了一掌，她又仆到了另一邊路邊去了。司馬洛咒罵着衝前，一脚向她踢去，她閃開了。

那部車又已開動，繼續前行，但是行駛了一段路，就停住了，退回來。那是一部豪華的大汽車。

車尾的窗玻璃降下來，一個男人伸出頭來喝道：「喂，好了，你停手。」

司馬洛此時正扭着趙以澄的手臂，使她的臉貼在地上，她顯得很狼狽亦很可憐。

司馬洛叫道：「這是我們的私事，用不着你管！」

趙以澄把臉側開，使咀巴不致給地面的泥土阻住，又再叫道：「救命。」

司馬洛一扭她的手臂，她又不能叫了。

車門兩邊都彈開了，兩個大漢從車上下來。

這兩個是保鑣模樣的人，身裁令人一看也畏懼了三分。這兩個大漢向他走過來，說：「我們叫你放手，聽見沒有？」

司馬洛還是強硬地說：「你們別管閒事。」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等人在岳陽樓上對飲，而展娟與祝京娘互相斟酒時，隣座的洞庭王長子艾南飛竟出言輕薄，遂要他下跪叩頭方始能休，他豈能如此失威，身後的八大金剛其中一人忿然出擊，豈料一陣香風掠過，那兩名大漢的胸口已血如泉湧，倒斃地上，此時有一名白髮老翁在旁讚嘆不已，並忠告他們別開罪覃小蝶等人，便甫自離去。洞庭等七寨主自知理虧，遂要求擺平，但不爲接納，艾南飛正是騎虎難下，唯有一拚，未幾，其餘六金剛亦陳屍地上，而艾南飛則臉色蒼白，全身顫抖，原來他已中了蘿蘭的五脈鎖心指，百日之後，將變白痴……

黃蜂神鷹現　惡霸終求饒

羅蘭道：「這可不能怪我，你兒子在岳陽樓上言語輕薄，當衆調戲咱們的婢女，本夫人點他的穴道是他應得的懲罰。」

洞庭王怒叱道：「年輕人酒後失言是很平常的事，妳竟然要他痛苦一生，因此而變爲白痴？」

羅蘭道：「這個麼，那要看怎麼說了，閣下敎子無方，任他胡作非爲，他今天所以如此，你應該負全部的責任。」

洞庭王怒叱道：「本湖主念妳是女流之輩，不跟妳一般見識，快跟我到君山替我兒子治傷，否則要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拂琴挺身而出道：「洞庭湖只不過是一般水賊罷了，居然會有如此狂妄的口氣，本姑娘向你挑戰，你敢不敢應戰？」

洞庭五嶂之一的趙一刀迎上幾步道：「妳找死大爺陪妳，出招吧。」

此人身材高瘦，兩臂特長，手中握着一柄薄如柳葉的長刀，只看他矜烾的手法，及長刀的形式，就知道他對刀法必有極深的造詣。

拂琴面對如此一個強敵，不敢掉以輕心，他將功力提到九成，金色短棒立時金光流轉，在她週身五尺以內，形成一股金色的環流，勁力遠達一丈以外，雙方還未交手，趙



一刀便被迫得連連後退。

這不只是趙一刀魂胆皆驚，他手中雖然握着一柄威震武林的柳葉長刀，他却沒有揮出去的勇氣。

其實更吃驚的是洞庭王艾震，他絕未想到黃蜂谷的一個婢女，功力之高，已達天人境地，就算他親自出手，也難保全身而退，她的主人更不必說了，如是當眞動上了手，別看自己這方人多勢衆，一戰之下，洞庭湖必然會在江湖上除名。

於是他叱退趙一刀，然後向覃羅二人抱一揖道：「狄將軍禦邊破賊，功在朝庭，德被黎庶，威名之盛，不下於飛將軍李廣，兩位夫人如因小兒一言之戲，而威臨洞庭，無論朝庭與狄將軍都會不以爲然的，還望兩位夫人三思。」

覃小蝶冷冷道：「艾南飛如果以咱們爲將軍夫人，就不敢在大庭廣衆之中，調戲我的侍女，閣下如是尊重咱們的身份，也不會精鋭盡出，兵臨湖濱，想以多勝少，將咱們引至此地，所以你那套大道理咱們不能接受，再說洞庭魚肉鄉民，劣蹟甚多，四十二寨的組織，形同盜匪，閣下又自封爲王，這都是朝庭所不能容許的，咱們旣然知道了，豈能容許你繼續作惡！」

洞庭王艾震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咱們都是安善良民，希望兩位夫人不要官逼民反。」

羅蘭櫻唇一撇道：「你自封爲王，就是造反，何需咱們逼你，何況咱們是按江湖規矩，以黃蜂谷對洞庭湖，閣下不必顧忌。」

洞庭王橫行兩湖，武林中任何一個門派，都不願結怨洞庭，因而養成艾震一種放眼天下，唯我獨尊的驕狂性格，今天他能够壓着怒火，好言相勸，這是他獨霸洞庭以來的第一遭，誰知覃羅二人軟硬不吃，不由激起他的怒火。

論人數，洞庭湖十倍於黃蜂谷，就算對方功力高强，但雙拳難敵四手，洞庭湖仍然勝算較大。

於是他仰天一聲長嘯，立在他身後的百名武士，立即以敏捷的步法奔出，每人探手革囊，向黃蜂谷一行人展開包圍。

羅蘭見狀道：「姐姐：這般人的革囊之中，可能是十分歹毒的東西，咱們要小心一點。」

覃小蝶點點頭道：「放黃蜂。」

她隨卽一口清嘯，五衛七婢立即放出黃蜂，八隻巨大的神鷹，也展翅凌宵，加入了這場罕見的搏擊。

黃蜂經過特別訓練，專門螫人雙目，這是爲了對付魔教的鐵甲人及白痴而訓練的，牠們飛行絕跡，令人無從防範，待那些洞庭武士有所警覺，已經哀聲四起了。

神鷹攻擊的對象是洞庭王及四霸五雄，這般洞庭湖的主要人物，竟無法抵禦神鷹的

攻勢，牠們翻飛騰躍，急逾閃電，無論這般人功力多高，他們攻擊不到神鷹，就只有被擊的份兒了。

百名精銳武士，只不過片刻之間，便已滿地翻滾，有些甚至連翻滾哀號也停止了，八成已經喪失了生命。

不必人家動手，洞庭湖已經一敗塗地，洞庭王雖然還在力鬥神鷹，四霸五雄已有三人失去生命。

神鷹巨爪利如鋼鉤，牠們力量之大，能夠生裂虎豹，人類的頭部如果被牠抓着，那能還有命在！

覃小蝶不想趕盡殺絕，以嘯聲將神鷹召回，並命五衛七婢以解藥救治被黃蜂所傷的武士。

當覃小蝶與羅蘭緩步走向洞庭王之時，他棄掉掌中的一對判官筆，冷冷道：「老夫認栽，殺剮聽便。」

覃小蝶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令郎自取其禍，閣下又不知反省，這能怨誰？」

羅蘭吐指如風，連點艾震幾處穴道，毀掉了他的武功，然後對四霸五雄道：「你們要生，還是要死？」

四霸五雄已經有一霸二雄死於鷹爪之下，除了一名東霸天留年沒有受傷外，其餘五人均傷勢不輕，幾乎失去戰鬥之能。

東霸天留年在洞庭湖地位極高，論武功，除了洞庭王艾震就數他了。

羅蘭問他們是要生還是要死，他哼了一聲道：「妳就仗着這幾隻羽毛畜生？」

羅蘭道：「那你是不服了，好，只要你能逃過我三招，我就放過你們。」

留年道：「如果我勝了妳呢？」

羅蘭道：「黃蜂谷從此退出江湖。」

她這麼說是有點喧賓奪主，因爲黃蜂谷不是她的，不過她與覃小蝶早已由水火不容而變作親若同胞姐妹了，何況以她那身卓絕的功力，豈會將留年放在心上。

東霸天留年使的是一柄鐵鐗，此人天生神力，又有一身橫練的功夫，一般拳脚兵刃均傷他不得，所以他才敢向羅蘭作出挑戰。

祝京娘道：「夫人：殺鷄焉用牛刀，讓小婢打發他吧。」

羅蘭道：「不，他是向我挑戰，妳退下去。」

她叫祝京娘退下，便已拔出魚藏劍，暗運紫河神功，劍芒暴漲，遠達八尺。

留年心頭一懍，他絕未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內力竟是如此的驚人，但話出如風，說甚麽也收它不回來。

不過他仗着天生神力，與刀槍不入的橫練功夫，不見得當眞怕了對方，而且他們只賭三招，他不信連三招都接不下來。

於是他提足十成功力，口中一聲暴吼，鐵鐗以泰山壓頂之勢，向羅蘭作全力一擊。

這一招力逾千斤，當今之世，能夠接下他這一招的並不多見。

但劍芒一閃，他們已然錯身而過，莫非他們只是虛晃一招，並未眞箇接觸？

看羅蘭，的確像是這樣，因爲她神采依舊，而且已將魚藏寶劍納入劍鞘之內。

如果你回頭瞧瞧東霸天留年，你必然大吃一驚，他不懂鐵鐗已斷作兩截散落在地上，更是口噴鮮血，倒在地面之上了。

他究竟是怎麽死的，因爲他的全身都找不出寶劍的傷痕。

要是仔細查看，就可看出他喉骨全碎，難怪他死前一聲未出。

他的喉骨並無外傷，是羅蘭在錯身而過之時，用左手三根指頭捏碎的，此等神奇莫測的功力，使得洞庭湖的倖存者，嚇得面如死灰。

羅蘭的辭嚴手段威鎮全場，她向還活着的洞庭羣雄道：「那位不服的可以站出來。」

除非嫌活膩了，那個敢於站出來？

洞庭王艾震咳了一聲道：「狄夫人：老朽不解，咱們河井不犯，素無過節，就因小兒一言之失，你們就以如此毒辣的手段毀掉洞庭！」

羅蘭道：「我姐姐說過，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令郎行爲輕薄，固然是招禍的導因，洞庭湖還作了些什麽，難道你不明白？」

艾震道：「老朽的確不明白，請夫人明示。」

羅蘭道：「自封王位，組織武力，這是取禍之一，放縱部屬，魚肉鄉民，是取禍之二，最不可原諒的是你勾結天慾魔教，意圖倡亂江湖，危及國本，形同叛逆，今天我只不過毀掉你的武功，你仍可安享天年，你還有什麽不滿足的？」

羅蘭在數說他的罪狀，他卻面色灰白，冷汗直流，最後長長一揖道：「敬謝夫人不殺之恩，老朽當即解散四十二寨，讓他們作一個安善漁民。」

語音一頓，接道：「老朽只有兩個兒子，次子一向疾病纏身，長臥床褥，能夠依靠的只有長子了——」

羅蘭知道他是替艾南飛求情，遂慨然答允道：「好吧，你明天帶他來客棧，我自會替他解開穴道，不過我還是要廢掉他的武功，你如果不願意，那就不必帶他來了。」

艾震長長一嘆道：「享受田園之樂，過與世無爭的日子，都拜夫人所賜，老朽那有不願之理。」

羅蘭道：「你能知足，那是再好不過，我還有幾件事要向你請教。」

艾震道：「請教不敢當，狄夫人有話儘管吩咐。」

羅蘭道：「你們洞庭湖中，是否關着外人？」

艾震道：「絕對沒有，咱們縱有仇家，都是訂期了斷，從來沒有擄人之事。」

羅蘭道：「也沒有客人住在洞庭？」

艾震道：「也沒有。」

羅蘭道：「可有聽說什麽江湖名人失蹤被擄之事？」

艾震道：「夫人說的必然是狄大俠了，老朽聽人說過，但不信以狄大俠那身超凡入聖的功力，什麽人能够暗算於他。」

羅蘭精神一振道：「你聽誰說的？」

艾震指着東霸天留年的屍體道：「是他，他本是天慾教主派來的。」

活生生一條綫索，被羅蘭纖纖玉指毀斷了，她不由有點後悔。

覃小蝶瞧出她的心意，微微一笑道：「事先誰也不知道他是魔徒，沒有什麽値

得後悔的，好在還有艾湖主知道，咱們總算找到了一點綫索。」

艾震道：「夫人：老朽知道得極爲有限，只怕會使兩位夫人失望。」

羅蘭道：「你先說拙夫是被誰暗算，他人現在被藏身何處？」

艾震道：「這個不僅老朽不知道，連天慾教自己也不明白，根據留年所言，天慾教正派出大批人手，在尋找狄大俠的下落。」

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羅蘭眼眶一紅，珠淚盈盈欲落。

深愛狄飛虹的不只她一個，只不過這位侯門千金，從不隱瞞自己的感情。

單小蝶心胸較爲開朗，思緒也比較愼密，她相信艾震不會說謊，却對他又提出兩項問題。

「請問湖主，貴屬下有沒見到花滿樓的踪跡？」

「沒有。」

「那萬毒谷主玉羅刹呢？貴屬下也沒有見過？」

「萬毒谷主玉羅刹，老朽只聞其名，敝湖沒有人見過她的眞面目，就算她來過岳陽，也沒有人能夠知道。」

單小蝶道：「既然如此，那咱們告辭了。」

回到客棧之後，羅蘭十分着急的道：「姐姐：天慾教正在全力尋找大哥，如若他落入魔教手中，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單小蝶道：「不要過份担心，妹子，憑大哥一身傲視天下的修爲，沒有人能夠將他怎樣，不過咱也要竭盡全力，以便及早尋獲大哥。」

羅蘭道：「咱們應該怎麼作？」

單小蝶說出她的今後的作法，羅蘭的眉頭總算舒展開來。

× × ×

天下沒有人知道天慾教的巢穴，也沒有人知道洛陽將軍狄飛虹身在何處。

但這天傍時分，馬嵬鎮上却來了三人三騎，領頭的是一個全身黑衣，草帽壓到眉際的大漢，瞧他的背揹長劍，必然是武林中人，中間一騎是一位滿臉病容的中年人，最後是一名揹着長劍的紅衣女人，她臉上蒙着面紗，瞧不出她的年歲。

此時天空飄着濛濛細雨，而且時間已晚，自然應該在鎮上投宿了。

鎮集不大，却十分有名，白居易的長恨歌曾經寫過「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地就是楊貴妃死難之處，所以名留千古，有不少騷人墨客來此憑弔。

馬嵬鎮距離長安不過一百餘里，又位於甘陝川官道之上，應該是四境安寧，不會有強梁出現才對。

然而這三騎來客，還未到達鎮口，就聽到喊殺之聲由鎮上傳來，由那龐大音量推測，這必然是一個大規模的械鬥。

走在後面的紅衣女郎道：「怎麼辦？大哥，咱們要不要進鎮去？」

黑衣大漢道：「天色已晚，別無宿處，只有進鎮去了。」

紅衣女郎道：「可是……」

黑衣大漢道：「不要緊，咱們只要避開搏殺之處，不會有事的。」

他們緩緩縱騎前進，及進鎮一瞧，便見滿鎮人影，正在作亡命的拚鬥，刀光劍影，殺得難解難分

在一個台階之上，立着一名褚衣老者，及三名青衣中年，他們原是在督戰的，一名青衣中年忽然發現鎮口進來了三人三騎，他向褚衣老者報告了一聲，三名青衣中年，立即縱身攔住三騎的去路。

前行的黑衣大漢雙拳一抱道：「兄台請了，咱們只是路經寶地，況且天色已晚，是以希望在鎮上投宿一宵，請兄台行個方便。」

一名青衣大漢回道：「對不起，朋友，咱們正在了斷過節，不希望有外人插手，本鎮不能留你們，朋友還是儘快退出吧。」

黑衣大漢道：「貴處了斷過節，與咱們風馬無關，咱們只是想找一個寄身之處，怎會插手管貴地的閒事？」

另一青衣大漢冷哼一聲道：「不管你們插不插手，本鎮都不能容留你們，識相一點的就趕快離開此地，否則咱們就不客氣了。」

紅衣女郎面色一沉道：「你們太不講理了，這馬嵬鎮又不是你們的，咱們今晚偏要住在這裏，你能將咱們怎樣？」

青衣大漢怒叱道：「大爺給你臉你不要臉，大哥三弟，給他們一點教訓。」

這三名青衣中年全都用刀，三人一聲大吼，便向馬上人衝了過去。

這三人刀法凌厲，使的竟是失傳已久的彭氏刀法，它的威力雖然比不上黃蜂谷的厄度十三式，但招式輕靈巧快，變化莫測，在當代武林之中，素有魔刀之稱。

他們撲向馬上的三人，以三對三，應該算是公平的，只是第二匹坐騎之上是一個病人，他連還手之力都沒有，這就不能算作公平了。

黑衣大漢對馬上的病人十分關心，他拔出長劍，指東打西，一下就擱下了兩個，另一個由紅衣女郎接下，病人就可以安坐馬上了。

彭氏刀法名震天下，青衣人以二鬥一，竟然無法衝過黑衣人的攔截，他身法飄忽，行動若風，掌中的一支長劍，招式毒辣，所指全是人身的關節要害，而且出招如風，急如閃電，人人畏懼的彭氏魔刀，在他一支長劍之下，不只是相形見拙，如非他們是以二敵一，只怕早已傷在黑衣人的長劍之下。

與紅衣女郎相鬥的青衣人就慘了，如若紅衣女郎要取他的生命，他必然早已栽倒地上，但這位姑娘取的是靈貓戲鼠的方法，一方面滿場追逐，迫得他逃生無路，有時會在他的身上划上一劍，或是用劍尖點他一下，雖然傷不了他的生命，却叫他心胆皆寒。

站在台階上的褚衣老者面色大變，口中以雷霆乍驚之勢，喝了一聲住手，身形躍起，褚袍鼓風，逕向鬥場急速的撲去。

就在他撲出的同時，鬥場波的一聲輕響，急然冒出一片濃烟，它隨風飄展，片刻之間，不只是遮蔽了整個鬥場，連街上兩帮械鬥的也被濃烟掩沒，一切搏殺自然都會停止下來。

（未完・四十六）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錢可通既要防範吳興弄鬼，又怕旺財和活屍倩文無意搗蛋壞事，急則治其標，想解開活屍對旺財的亦步亦趨學樣，苦思不得其法，因茅山法術未遇過有活屍邯鄲學步的先例，只好叫旺財暫時停止動作，忽心血來潮，記起屍體那邊無人看管，忙叫大發過去看看，但可惜去遲了，屍體已被吳興偷去，將面上的黃符除下，眼蓋的鷄血抹掉，屍面對着月亮，照了不久，再用自己的鮮血吊入屍口中，一具殭屍便形成，撲向錢可通身前，幾乎險被揷傷，幸將殭屍制服，綁住帶到酒店住宿，吳興一計不成，伺師兄不在，潛入酒店再弄鬼……

避免事洩　商量遁走

大發一旁看着雙眼發了直，探頭向前，作手勢要倩文繼續做下去。

門就在這時候突然打開，旺財一跳而出，將腰帶迅速結回。

大發不由一怔：「這麽快解決了。」

「還未解決，只是不想便宜你。」

「不是說一世人兩兄弟？」

「兄弟現在這種環境，你還有心情風流快活？」旺財說着可是一陣尿有急意，不由得一跺腳。

大發看着失笑：「倒要看你忍到什麽時候？」跟着吹起口哨來。

旺財尿意更急，連聲：「我忍忍忍忍忍……」

「忍好了。」大發看着旺財，眉飛色舞的。

旺財活蝦也似左跳右躍，猛叫一聲：「我忍無可忍了！」伸手一把𢭃上大發的脖子，拖着大發衝向洗手間。

他奪門而入，倩文亦衝至，這一次，實在太接近。

進了洗手間，旺財半身急轉，倩文亦一轉，到了他背後。

回頭不見倩文，旺財倒也沒有想到倩文跟在身後，急忙將門關上。

倩文在做着同樣動作。

旺財一手挾着大發的脖子，一手接拉開褲子，到他將褲子拉上，實在說不出的舒暢。

大發偏開臉，一雙眼閉上，這情形之下，他只有眼不看爲乾淨。

打一個冷戰，旺財才挾着大發轉身，這一轉便發覺倩文站在身後，不由得傻了臉。

出了洗手間，大發不由揉着咽喉，一陣狂咳，旺財看着倒有些過意不去的。「沒事吧？」

大發嗆咳着。「你要我的命，不讓我看她算了，還要強迫我看你？」

旺財奇怪地問：「你眞的看着我。」

「看着現在還不去拿水洗抹眼睛？」

「老實說，你跟我都不是那種乘人之



危的人，到頭來，你還是不會看的。」

「那你知道還動手？」大發仍揉着脖子。

「一時情急吧。」旺財突然一眨眼睛。「要看女人，我介紹你到一個地方。」

「你也會有好介紹？」大發懷疑。

「就是這間酒店的酒吧。」旺財洋洋得意的。

「酒吧？」

「也就是洋鬼子喝酒的地方，你當然不知道有這種地方的了。」

「這……」大發好像還要否認。

「只是你我在這裏，承認了又有什麼關係，那兒的西洋女人，幾杯酒喝下來，豪放得要命，身材一流，有前有後，腰細，腿長，西洋裙子一飄，叫你看得目定口呆。」

旺財一面說一面動作，在他後面，倩文也跟着同樣動作，只看得大發眞的有些目定口呆。

倩文樣子漂亮，身材也實在很不錯。

「是啊是啊——」大發失魂落魄的應着。

旺財到底不是笨人，很快發覺是什麼回事，立時停下來不動。

大發亦馬上自覺，追問：「那我們去看好了。」

旺財口噏動，伸手跟着一個要錢的西洋動作。

大發跟着他同樣動作，一頓搖頭，他實在不明白。

旺財接又虛空指劃了一個西洋錢銀符號，大發一樣看不明白。

「沒有錢，去什麼？」旺財忍不住叫出來。

大發一怔，「錢我有，你這樣這樣原來是問我有沒有錢？」

「不是吧，連這種基本的國際手語你也不懂。」

「不懂就是不懂，你又不是啞子，怎麼不開口？」大發搖頭。

「還不是她的關係。」旺財手指一指倩文。

倩文同時抬手一指。

大發道：「你怎樣了，你當她懂得聽你說話。」

旺財如夢初覺，往大發一揮手：「別說了，我們動身吧。」

「可是，師父——」

「我們快樂完了，相信他也還未有回來。」

「那師叔——」

「這麼容易進來，你的師父也不會選擇這個地方。」

「不錯——」大發抓抓頭髮。「剩下來的就是你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還不容易解決。」

旺財說得輕鬆，隨即一番動作，突然回身一拳擊去，他一心一拳將倩文擊倒，那知道他出拳同時倩文亦同時出拳，各自一拳擊在對方面上。

兩人立時撫着面蹲下來，旺財痛的是實在，倩文則是學着他樣子。

大發一見大笑，道：「眞的是很容易啊。」

旺財忍痛站起來，目光一轉。「你先

出去。」

大發應聲舉步，他這邊外出，旺財連跳躍翻騰了起來，倩文受感應動作完全一樣。

旺財看準了半身再一轉，淩空一翻，身形落下，立即往外奔。

倩文當然亦凌空一轉一翻，這一轉一翻，衣衫便掛在旁邊的衣架上，一個身子立時半空懸掛在那裏。

旺財把握機會，一個箭步跳到房門前面，一衝而出，反手將門關上。

倩文姿態一樣往前一衝，立時隨着衣架倒下去，一倒起來，遊魂般遊到門前，却也就在門前像走路的不住往前行，她當然不會拿把手將門拉開。

旺財這時候一把搭着大發的肩膊輕鬆快活的往前走，眉飛色舞。「嗐，這不是弄妥了？」

他們這邊轉過樓梯，吳興便從那邊鬼祟的轉出來，以他的腦袋靈活，要溜進這間酒店並不是一件難事。

看着旺財大發走遠，他走來也輕鬆快活，來到房門外，瀟洒的抓着門把一推，以爲一推便開，那知道房門紋風不動，他一呆，再推，還是推不開，心裏一急，拚命的推，還是沒用。

這當然越來越狼狽了。

× × ×

到了樓下，旺財便搭着大發的肩膀，只管往酒巴走，一面眉飛色舞的大讚酒巴的種種好處。

「喝酒最講究情調，中國酒寮，坐着先喝西北風，西洋的酒巴啊，當眞是份外浪漫。」

大發雖然不知道什麽叫浪漫，看見旺財眉飛色舞，口沫橫飛的，亦不由大感興趣。

「這可眞要見識一番了。」大發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加快。

行不了多遠，一個侍役便出現，雙手一伸，將兩人截下來。

「兩位可是要到酒巴去？」

「沒走錯路吧，那邊是不是？」旺財手一指。「招牌可寫得清清楚楚。」

侍役點點頭。「路是對了，我只是奉勸兩位暫時不要去。」聲音隨即一低。「裏面有一個大哥，一個不小心開罪了，不堪設想。」

旺財馬上回一句：「幾杯酒下肚有那一個不是自認大阿哥的？這也害怕，還用喝酒的。」

大發接一句：「使這樣阻擋着打擾我們哥兒倆的興趣。」

侍役看看他們，搖頭。「好，當我沒有說過算了」隨即讓開。

旺財繼續往前行，一面嘟喃着。「我活到現在還未見過惡人。」

「我也不曾見過。」大發當然不甘示弱。

兩人來到酒巴門前，更加豪情萬丈，齊喝一聲：「進去——」一齊舉步往內闖進。

即時一聲：「唔，看清楚——」

旺財大發二人一呆，轉頭望去，只見一個穿着軍服的中年胖子站在酒巴櫃枱旁邊，拿着一張照片正朝着兩個侍役不住的搖動。

那兩個侍役瞪着眼睛，只想看清楚，照片上一個女人，赫然是倩文。

那個穿軍服的中年男人顯然已經喝了很多酒，一身肥肉紅得可怕，不停的抖顫着。

他也不是別人，正就是附近一帶有名的曹大帥，手握兵權，這已經可怕，再加上他脾氣暴躁，動迭殺人，不問情由，出了名的就是一個活閻羅，惡太歲。

旺財大發聽說有這個人，却是素未謀面，當然想不到就是眼前這一個，否則他們也不敢多留，馬上便開溜。

尤其是旺財，並不知道倩文跟曹大帥的關係，否則面色也不會這麽好看。

他們也就呆在那裏看。

曹大帥照片搖了一會，便問：「你們說，我這個九姨太可漂亮？」

兩個侍役忙應一聲：「漂亮極了。」

曹大帥接將照片往面上一比。「你們說我跟她配不配？」

兩個侍役看看曹大帥，又看看倩文的照片，相顧一眼，沒有作聲。

曹大帥手一指左邊的侍役，道：「你說——」

那個侍役忙一聲：「配——」

曹大帥立時一陣開心反應，但隨即拔槍，板起臉。「配？騙我，要是配，怎麽她寧願自殺也不肯跟我洞房？你這個小子，竟然敢騙我？」

那個侍役尚未來得及解釋，曹大帥已開槍，只一槍，那個侍役的頭顱便立即開了花。

剩下來的侍役大驚失色，便要開溜，旺財大發那邊亦嚇一大跳，亦一齊轉身想往外跑。

曹大帥即時喝一聲：「站着！」

三個人由心寒出來，兩條腿給釘子釘穩了也似，如何敢再動。

曹大帥手槍接指着右邊那個侍役的胸膛。「你來說，配不配？」

「不配——」那個侍役有例在先，當然這樣回答。

「什麽——」曹大帥勃然大怒。「我如此英明神武，你居然敢說我不配，敢這樣輕視我？」

他也不讓那個侍役解釋，手指一動，又是一槍，將那個侍役射倒在地。

大發旺財這時候如何還敢不承認眼前這個人的確是一個大阿哥，魂飛魄散，手忙脚亂。

曹大帥往槍嘴吹一口氣，吹散了餘烟，又舉起倩文的照片，一看搖頭。「怎麽總是沒有人跟我說眞話？」

大發旺財看見曹大帥以相遮臉，以爲機會，如何敢怠慢，轉身便走。

曹大帥竟然發覺，立喝一聲：「站着——」

大發旺財相顧一眼，不約而同，齊一聲：「是叫你。」舉步再往前移動。

槍聲一響，在他們前面的一塊玻璃被擊碎，他們兩條腿立時軟了，慌忙回頭。

「槍下留情！」

曹大帥手槍一指，道：「你們是什麽人？」

「普通人。」大發應一聲。

「哦，普通人過來！」曹大帥槍一揚「都過來！」

大發看看旺財，壓低聲：「這個算不算大阿哥？」

旺財這時候巳省起來。「你知道這是那一個？」

「那一個？」

「曹大帥！」旺財聲音在顫抖。

「什麼？」大發由心寒出來。「你怎麼不早一些告訴我是他？」

「我要是早一些省起來，早便跑了」旺財的心簡直要結冰。

「那現在怎麼辦？」

「不過去便是死路一條，你考慮過去不過去吧。」旺財這簡直是廢話。

曹大帥即時又一聲：「過來！」

大發旺財相顧一眼，急忙過去。

旺財連隨一聲，道：「你說配我說不配。」

「我說配你說不配。」大發心念一動，忙又改了口。「我說不配，你說配好了」

旺財突然省起。「還不是一樣，配不配都是要吃一槍的。」

大發望望地上兩個侍役的屍體，傻了眼。

他們腳步却不敢停，忙來到曹大帥面前。

「你們兩個普通人一定要說老實話。」曹大帥照片隨意的一揮。

「遵命——」大發旺財一齊往照片望去。

曹大帥即時反手一拍，將照片反拍在桌上。

大發旺財又嚇一跳。

曹大帥接問：「你們兩個是不是很清醒？」

「我們沒有喝酒，很清醒的。」大發急應。

旺財接一聲道：「是啊，給我們看看吧。」

「不成！」曹大帥搖頭。「酒後吐真言，不喝酒的人怎會說真話？」

「什麼——」大發旺財一呆。

「我要你們先喝酒。」曹大帥槍指着大發。「你，喜歡喝什麼酒？」

大發輕聲應一句：「五加皮——」

「什麼？」曹大帥喝問。

大發急應：「不，竹葉青——」

曹大帥大笑。「你這個普通人真夠幽默，到這兒來喝竹葉青。」一頓轉問旺財。「你呢？」

「V·S·O·P！」旺財大聲回答着。

「V·S·O·P也好喝的，我請你喝這瓶！」曹大帥探手將一瓶酒拿來放在桌上。

大發往瓶上一看，一怔。「是交叉零蛋？」

「是X·O·」旺財連忙矯正。

曹大帥接吩咐。「開了它！」

旺財倒懂得侍候，接在手中，手往樽蓋子一抓一轉。

× × ×

倩文的右手，這個時候正在房門的把手上，受感亦是一抓一轉，正好將把手旋開。

與之同時，吳興在房間外亦是抓着把手不住的旋轉推撞，門一開，立時整個人飛仆進去。

他大嚇一跳，着地滾身，架式擺開，看見床上沒有人，一個箭步，竄進了洗手間。

倩文在門撞開同時，被撞在牆上，她當然沒有疼痛的感覺，身子一轉，轉出了房門，往房外走去。

吳興沒有發覺，在洗手間看見一切陳設新奇，呆看了一會，出來才省起要幹什麼，一下子跳到房間門前，瀟洒地半身一轉，脚一勾，將房門關上，力大了一些，轟地一响，又嚇了他一跳，然後才省起箱子還在門外，急忙上前將門拉開，探手將箱子提進來。

半身一轉，又想用脚將門關上，擧脚到半空，省起又放下，伸手輕輕的將門關閉。

他隨即興奮的捧着箱子來到那條殭屍的面前道：「殭屍先生，今天我帶了另一種血來給你喝，即劏即喝，補氣強身，讓你氣力充沛，今天晚上好好的追那個錢可通。」

說着他將箱子打開，放在箱子內的赫然是一堆毒蛇，都巳給他施上茅山術，癱在箱子內。

他隨即將一條毒蛇拿起來，另一手探前將殭屍面上的黃符剝下，再將錢可通貼在殭屍眉心眼蓋上的鮮血抹去。

雖然是白天，房間內因為下了厚厚的布簾子，陰陰暗暗的，禁制一除去，那條殭屍多少又有了反應，被吳興拉弄一下，伸出舌頭來。

吳興連隨指甲一劃，劏開那條毒蛇的咽喉，在蛇血滴下之前，巳將之移到殭屍的舌頭上空。

蛇血滴在殭屍舌頭上，殭屍的舌頭立時震動起來，將血都吸進口內！

人血令這條殭屍有了活力，再喝下這蛇血，後果可眞不堪設想。

× × ×

那洋酒再喝下來，曹大帥巳醉得差不多，旺財大發也東倒西側的，左右扶着曹大帥，各自拿着一瓶酒，輪流替曹大帥倒酒！

枱上巳經有六個空酒瓶，以這種酒的含酒精成份，旺財大發就是各喝一瓶，也應該多少有些醉意，他們的眼睛却仍然很明亮。

曹大帥又倒杯酒，一聲：「喝——」使將酒往咀裏倒。

旺財大發齊齊應了一聲：「喝——」却是反手將杯中酒往身後一潑，盡潑向地上。

曹大帥並未察覺，喝過了這一杯，才問：「你們醉了？醉了？」

大發旺財齊聲大叫：「醉了——」左右連隨又替曹大帥倒酒。

大發一面附耳輕聲問旺財。「這樣玩下去，可不是辦法。」

旺財歎了口氣：「不將他弄醉，如何脫身？」

「你們醉了？醉了？」曹大帥喝光了那一杯酒，又是這樣問。

他已經有些語無倫次，連旺財大發在說什麼也沒有感覺了。

「醉了——」旺財大發應一聲，又替曹大帥倒酒。

「醉了告訴我。」曹大帥含糊應着，舉酒往嘴裏倒

「醉了。」旺財大發又應一聲。

「醉了便告訴我眞話。」曹大帥伸手拿照片，突然一頭栽倒在桌上。

「大帥，你醉了」旺財喜出望外。

「醉了便脫離了」大發接一句。

「誰說我醉了。」曹大帥突然站起了來

大發旺財嚇一跳，細看一眼，却不由一呆。

曹大帥赫然滿面淚痕。

「大帥——」兩人不覺脫口一聲。「你怎麼流眼淚?」

「我沒事，誰說我流眼淚?」曹大帥伸手往面上一抹。「誰說這些是眼淚，酒潑在臉上吧。」

大發旺財呆呆的望着。

曹大帥隨即大叫。「男人大丈夫，怕什麼承認，我是傷心，是難過，是在流眼淚，我最喜歡的九姨太倩文死了，怎能不傷心流淚。」

大發不由脫口一聲。「我以爲什麼事，原來妾侍死了。」

「老九死了娶個老十便是。」旺財接一句。

大發還有說話，「你有財有勢，便是九妻十妾，又有那一個敢說你不對?」

曹大帥拿起倩文的照片。「到那兒找一個倩文那麼漂亮的女人。」

旺財搖頭。「漂亮不漂亮你也弄到手了。」

「經你的手難道還不殘掉。」大發亦不覺來這一句。

「其實我不該迫得她那麼要緊的，否則她也不會自殺。」曹大帥不覺說出這句話。

「原來你還未到手的。」大發叫了出來。

旺財接一聲道：「難怪現在傻瓜一樣了。」

「什麼——」曹大帥突然一喝，當眞是酒醉三分醒，有些話也聽得懂。

旺財忙解釋：「我是說那個婆娘不識抬舉，好像大帥這麼英明神武的男人也不歸順，要是我，死了也要從墳墓裏掘她出來。」

「那個要掘她的墳墓?」曹大帥喝問：「你——」

「不，不是我。」旺財連忙搖手，他是一時口快，說起老本行來了。

大發亦連忙替他解釋。「他醉了胡亂說話。」

「你醉了。」曹大帥立即將照片向着他們。「說，她漂亮不漂亮?」

他是以照片的底部向着二人。

大發旺財不假思索，齊應一聲：「漂亮極了。」

「漂亮吧，」曹大帥一翻，以照片底部向自己。

大發隨即以肘撞旺財一下。「你是活得不耐煩，看也不看胡亂說話?」

「還不是一樣，看不看我們都要胡亂說話的了。」旺財冷笑。「這個老小子毫無文化，如何曉得什麼是漂亮?」

倩文也就在這時候自酒吧外走來，旺財不覺一眼望見，隨口一聲。「喏，這才叫漂亮。」

曹大帥即時又一聲：「看清楚——」

「好——」大發旺財應聲望去，這一次他們還是看清楚那幀照片，看清楚是倩文的照片，不由得齊皆一呆，回頭望去，倩文已經很接近。

曹大帥就在這個時候轉身，旺財大發眼快手急，他身子才一動，他們已不約而同，一齊伸手按着曹大帥的腦袋，不讓曹大帥轉過去。

旺財接一聲：「漂亮得要命。」

大發亦一句：「要死。」

旺財再一句：「難怪大帥你傷心難過了。」

大發更誇張。「讓我們和這個薄命紅顏同聲一哭。」

說着大發旺財都不由偷眼望去，却不見倩文。

曹大帥緩緩抬起頭來，旺財大發亦下意識抬頭，赫然發現倩文就在面前，忙又伸手將曹大帥的頭按下去，跟着一聲：「再哭——」

曹大帥再抬頭，又給兩人按下。

大發旺財接一句：「三哭——」

曹大帥掙扎着，反而一句：「人都死了，不用難過了。」

他掙扎着要起來，大發旺財不約而同伸手揉向他的眼睛。

「大帥，你何必騙自己。」大發唯恐着大帥發現倩文所在，雙手齊來，遮掩着曹大帥的眼睛。

「可不是，要哭便哭個痛快的。」旺財亦連這一招，他比大發更恐懼，倩文的墳墓到底是他掘的，屍體亦是他弄出來。

曹大帥實在吃不消，伸手將兩人推開，兩人連隨一個飛撲，撲入酒吧櫃枱後面，倩文亦同時一撲，與旺財動作一樣，撲進櫃枱和後面。

曹大帥醉眼昏花，但朦朧中仍然看見倩文凌空飛來過，不由一呆。

「倩文——」他伸手一揉眼，再看酒吧內已一個人也沒有。

「難道我眞的醉了。」他實在有些懷疑，看看桌上的酒瓶。「方才好像有人跟我喝酒的?」

他踉蹌着走向櫃枱那邊。

旺財大發夾縫中看得清楚，由心寒出來，尤其是旺財，看見倩文就在身旁，更加心驚膽跳。

曹大帥越來越接近，也就這危急關頭，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急叫道：「大帥、大帥——」

曹大帥回身看去，只見屬下副官領着一隊兵士湧來。

看見曹大帥那副醉相，副官不由身子往後一縮，曹大帥即時喝問道：「什麼事情?」

一問接一個酒呃，副官聽着又退一步，手一擺，背按在一個兵士背上。

那個兵士無可奈何上前，舉手敬禮。

「報告大帥，九姨太——」

曹大帥突然一拳，將那個兵士打飛丈外，接着破口大罵。「我說過多少次了，不許你們再在我面前提起九姨太。」

副官看看，手指再一按，又將另一個兵士指前去！

那個兵士兩條腿不由發抖，不敢像前一個走得那麼近：「報告大帥，九——」

一個九字出口，曹大帥一脚已踢在他身上，將他踢飛了出去，他不錯在拳打不到的地方，却是脚可以跑到的地方，曹大帥的脚絕不比拳頭慢。

副官看見又是一陣心寒，手一指，叫第三個士兵準備說話。

曹大帥即時拔出手槍。「那一個再提九姨太，我將他斃了。」

看見他拔槍，不等副官說話，那些士兵已與他同時反應，一齊退出了酒吧外。

曹大帥手槍同時在手中一轉，槍口向上。

副官也這才手指一指第三個士兵：「上——」

那個士兵面色大變，哀求：「超老兄，大帥槍法如神，你是知道的，上前去等於送死。」

副官歎息着。「不讓他知道九姨太的墳墓被人掘開，屍體也不見了，我們全都得沒命。」

所有士兵不由都呆在那兒，他們不能不承認副官所說的是事實。

副官左看右看，走過去，從一個士兵手裏拿過一個擴音筒，再看看酒吧那邊，又退三步，擴音器湊上嘴巴，想想，還是退到一條柱子後面，才大聲報告：「報告，九姨太——」

話說到這裏，一聲槍响，那個擴音筒已然被槍彈擊碎，副官給這一嚇，不由癱軟地上。

那羣士兵連忙上前，左右扶住。「超哥，沒事吧。」

副官搖手。「算了，還是等他酒醒才報告。」

當然沒有人反對，曹大帥槍法如神，他們早已知道，現在更進一步證明，又有那一個敢冒這個生命危險。

曹大帥也事實在準備放第二槍，一面吹着槍烟咀硝烟，一面嘟喃：「我的命令也敢違抗，眞是不知死活。」

他等了一會，才提着浮動脚步走向酒吧櫃那邊。

看行他迫近，大發由心寒出來，「他來了來了——」

旺財亦哆嗦着道：「這回沒命了，沒命了。」

語聲未巳，曹大帥一槍伸來，正指在大發的頭頂上。

大發震驚，閉着眼睛叫：「不干我事，完全是這個小子。」

他就是閉上眼睛，不知道曹大帥是酒醉倒在櫃枱上，槍隨手垂下來，正好在他頭頂上。

旺財一樣震驚，却沒有閉上眼睛，看着大着胆子，伸手在曹大帥眼前搖了幾下子。

曹大帥毫無反應，旺財喜出望外。「他醉了——」

大發仍然閉着眼道：「你是陰謀暗算我。」

「我是你那種人，明打心口，暗篤背脊。」旺財心裏一氣，土話便出口。「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

大發這才張開眼睛，看清楚，連忙伸手將槍推過一旁，說道：「我們現在如何是好？」

「當然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旺財連隨在櫃枱下爬開來。

倩文大發跟着，一面爬行，大發一面嘟喃。「你這回麻煩了，一定你開墳掘墓的事給發現。」

「遲早難免的。」

「那個倩文是跟着你的，我看你現在還是趕快逃命去，遠遠避開。」

旺財馬上嚷。「你倒是想得周到，這便想將我們丟下不顧。」

大發歎息。「小人到底是小人，你可以帶着她在前面小鎮等我們。」

「一言爲定——」旺財站起來，便要往酒巴外走。

大發連忙一把拉住。「你不要命」，外面這麼多兵士，那一個不認識倩文這個九姨太。」

旺財慌忙爬倒地上。

× × ×

酒巴幸好有路通往廚房後門，由後門出來，旺財大發都不由鬆一口大氣。

後門外面是一條巷子。

陽光普照，日在當中，大發推門出來，左右一看，再鬆一口氣，回頭招呼。「沒有人，出來吧。」

旺財倩文先後走出來，大發伸手一拍旺財肩膀。「喏，有多遠，去多遠。」

「你放心。」旺財回頭一看倩文，下意識一句：「還等什麼，去吧。」

倩文這一次沒有學他的動作，搖搖晃晃的，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旺財看着奇怪，大發亦一樣奇怪，看看倩文，又看看旺財。

旺財搖頭。「不用看我，我沒有那樣動。」

語聲甫落，倩文便直挺挺的倒下去。

「怎會這樣的？」旺財呆一呆。

大發目光落在倩文陽光普照的臉上，再一抬，看看天上的烈日。「我明白了，她不是人，半人半鬼的東西，你看看。

旺財隨大發手指望天。

「烈日當空，陽光普照，陽氣這麼重，她如何吃得消？」大發說得很權威的。

「見光昏，你早些說啊。」旺財半身接一轉。

大發看着。「你是什麼意思。」

旺財道：「這麼好的機會，當然是乘機開溜。」

「那她怎麼辦？」

「管她那許多。」

「那我怎麼辦？」大發呆一呆。

「你喜歡好了。」旺財打一個哈哈。

大發急叫住。「你別走——」

「放心，我一定有多遠便跑多遠。」

大發一急，一把抓住旺財。「你一跑我便叫，叫那些兵士出來抓你。」

旺財連忙掙扎，大發跟着張開口，旺財一見連忙伸手掩住。「發仔，你到底要我怎樣？」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在白楊村密洞內，俞劍峯獲得前人遺物「北斗神兵」寶劍，又飲下「瓊府仙液」，功力大為長進，此時有棋盤老怪紅衣人和西藏來的溫世達來到，也想攫取寶劍和仙液，孰料這紅衣人就是百毒教主俞一棋，俞劍峯為避免失利於大魔頭手下，以智鬥避開紅衣人的糾纏而逃出地下石窟，正由地道一探出頭來，聽見上面一個嬌滴滴的聲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桑乾獅王復出　青牛童子傳技

玄玄郡主道：「關中三年粒米未收，百姓易子而食，流寇四下已起，天下將有大亂。」

俞劍峯這數月路過秦中關洛，這情形是親眼睹過，當下沉吟不語。

玄玄郡主又道：「明朝江山只怕不久，仁人志士正當揭竿而起，大哥，你有何打算？」

她俞劍峯早已全心相許，所以極為關懷他的行止，明知俞劍峯心存種族之見，一定不會聽她一個異族女子之話，因此時見俞劍峯面色極佳，察顏觀色良久，這才提將出來。

俞劍峯道：「我這人最無出息，只要報了家仇，便想回家種地務農，以渡此生。」

接玄玄郡主嘆道：「你雖有此意，但你相貌非凡，豈是默默無聞之人，多言無益，你總不願把心裡的事告訴我。」

俞劍峯誠摯地道：「我此刻的確還沒打定主意，姑娘心中對我好，我何嘗不知道？」

玄玄郡主癡迷地道：「我什麼也不奢求，只要常常瞧到你便成了。」

她聲音愈說愈低，俞劍峯卻覺得愈低愈有份量，他幾乎忍不住脫口而說道：「我也是一樣！」

忽見玄玄郡主臉色一黯，緩緩別過頭去。

俞劍峯道：「姑娘居於此地多久，小可此去要赴崑崙之約，事畢再來探看姑娘。」

玄玄郡主道：「你……你……才來又要走麼？」

俞劍峯道：「此事關係武林數家興亡，魔長道消，豈不更長天下大亂事？小可雖知力弱技疏，但受前輩囑咐，不能不赴死一拚。」

那玄玄郡主道：「那約期是在何時？」

俞劍峯道：「正是八月中秋圓月之時。」

玄玄郡主想了想道：「那還有一個多月，此去西崑崙頂多廿多天便到，你便在此多住幾天吧。」

俞劍峯想了想道：「就依妳住三天！」

玄玄郡主道：「五天！」

俞劍峯見她企望極切，脫口道：「好啦，五天便五天！」

玄玄郡主大喜，笑靨似花，俞劍峯忽道：「我這衣衫是出自何方高匠手筆，眞是貼淺之至，便是親量我身材，只怕也難做出這等佳作來。」

玄玄郡主想了想道：「這人的確是高匠，聰明得像……像……」

俞劍峯接口道：「鬼靈精一般。」

玄玄郡主呸了一聲道：「什麼鬼靈精，簡直就像神仙，你自己才是鬼靈精。」

俞劍峯哈哈一笑道：「想不到貴為郡主，卻有這好針線，實在令人欽佩。」

玄玄郡主不再羞澀，眼色清澈凝視着俞劍峯道：「俞大哥，我一生只替自己裁過衣服，近年來人懶了，手工也生疏了。」

俞劍峯大為感激，半晌兩人相對良久，心曲暗通，正在此時，忽然門外一陣急促脚步之聲，幾個婢女走上前來，低低向

玄玄郡主耳語一陣。

玄玄郡主臉色微微一變，俞劍峯道：「出事了麼？」

玄玄郡主搖搖頭又點點頭道：「咱們手中一個人被擒了去。」

俞劍峯一怔問道：「是姑娘麼？」

玄玄郡主點點頭讚道：「你眞聰明！」

兩人言談之間，只見一陣叱喝之聲從外疾步走進一個壯漢來，納頭便拜。

玄玄郡主淡然道：「想不到九王府八大衞齊出，連一個小姑娘家都看不住了。」

那壯漢道：「小人該死，出手的人實在功力太强，武學怪異，他三招之內打倒王、李、章三位大哥，這……這當兒，建州四衞只怕也出動了！」

玄玄郡主道：「本郡主好容易才將這人擒來，你們這批飯桶，唉！九哥自會罰你們的，下去罷！」

俞劍峯見那人訕訕退下，忍不住好奇說道：「什麼姑娘家，值得如此勞師動衆的？」

那玄玄郡主道：「我也不知道九哥爲的是什麼，那女子武藝低劣，根本不堪一擊，九哥却重視已極，眞是奇怪。」

俞劍峯道：「男子漢大丈夫和一個小姑娘作對，那算什麼英雄？」

玄玄郡主道：「所以九哥便想到要我動手啦！能舉手擊敗九哥八大衞士的人，只怕大有來歷。」

俞劍峯道：「這其中或有一段極大隱密，但我說來說去，還是那麼一句話，好男不與女鬥，姑娘以爲如何？」

玄玄郡主沉吟不語，俞劍峯道：「姑娘先勸勸令九兄，凡事不要趕盡殺絕，留一步餘地，好爲他日見面台階，不然行到極端，那便沒有餘味了。」

玄玄郡主忽道：「俞大哥，此去西崑崙有條捷徑，便在此間東南數十里處有條叉口，直登羣山而上崑崙，節省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俞劍峯道：「我左右時間不急，深山之中最易迷路，倒不如行走正道，以免欲速不達，壞了大事。」

那玄玄郡主急道：「不是，不是，你……你何必捨近以求遠？」

俞劍峯柔聲道：「我知道妳心意，但此事關係實在太大，我心中雖願多留，奈何時不我與。」

玄玄郡主臉色一紅，她見俞劍峯誤會自己的意思，但這少年關切自己，倒是大大值得可喜之事，過了一會，玄玄郡主柔情款款地道：「我倒不是這個意思，你沿正路而行，一定會碰到建州四劍他們，以你性子，一定拔刀助那姑娘一臂，那……那豈不是有些危險麼？」

俞劍峯雙眉一揚，玄玄郡主忙道：「俞大哥，我知道你功力不差於他，但他們兄弟四人人多勢衆，那……那何必……」

俞劍峯道：「妳放心，我儘量不與他四人相碰，萬一老天爺當眞要咱們再會一面，哈哈，那可不太妙了。」

玄玄郡主道：「什麼？」

俞劍峯正色道：「『建州四劍』便不能完完整整在江湖上混了！」

玄玄郡主一怔道：「俞大哥，你又學會了高强本事了？」

俞劍峯道：「我和當今世上最强魔頭打了一架……」

玄玄郡主關心情切，搶着問道：「你……你……是說那百毒教主紅袍老人俞一棋！」

俞劍峯一怔問道：「妳怎會知道百毒教主是紅袍老人俞一棋？」

玄玄郡主含糊的道：「我……我……聽九哥說的。」

俞劍峯心中起疑，這百毒教雖是橫行江湖多年，但最多只是黃衣香主出面，那四大天王以及軍師公孫飛連教衆都難看到，至於那百毒教主，却是從來無人正面瞧過，但人人喧染，直把人吹噓得神通廣大，已是半仙之體，舉世之中，除了幾個蓋代老魔和一兩個碩果僅存老前輩，知道百毒教主是俞一棋外，其他江湖上根本便不可能有人知道，俞劍峯出生入死，探得這其間線索，自以為是無限收獲，想不到這玄玄郡主竟能一語道破。

玄玄郡主接着問道：「俞大哥！結果怎樣？」

俞劍峯道：「我接了他兩掌，打了他兩掌，我被震退半步，老魔却恃强不退，吃了一點小虧。」

他侃侃說來，玄玄郡主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心忖道：「我這俞大哥外圓內方，他所說的都是千眞萬確之事，他爲人沉著，沒有把握之事，他是說不出口的。」

當下玄玄郡主大喜拍手道：「俞大哥，恭喜你玄功大成了！」

俞劍峯對她雖是犯疑，但見她一片誠摯的模樣，那又白又紅的臉蛋上洋溢著衷心的欣慰，彷彿是她自己得了天大喜事一般，俞劍峯心中一動，忖道：「就憑這漾子，我便受騙一次却又怎的？」

兩人又飲了幾杯，玄玄郡主道：「此地靠近南山溫泉，地氣特暖，四時盡是奇花異草，咱們左右無事，前去看看月色如何？」

俞劍峯一看，月兒已漸漸射進大廳窗櫺，這時正是廿日左右，那月兒缺了一半，俞劍峯放目四看，這才發覺這屋子竟是建在諸山之間一塊空地之中。

俞劍峯抬頭一看，四周全是參天高峯，黑夜中也瞧不清楚到底有多高，忽聞耳畔玄玄郡主嬌滴滴的聲音道：「俞大哥，那堆玫瑰花好不好看。」

俞劍峯順她手指瞧去，只見不遠之處一叢叢儘是各式各樣玫瑰，那顏色繽紛是不用說的，花朵或繁或簡或大或小，端的是變化萬千。

兩人走近花叢，俞劍峯忽然道：「黑玫瑰，世上眞有純黑的花朵，我可算開了眼界啦！」

玄玄郡主道：「這黑玫瑰只有此一株，別處只怕也培養不出。」

俞劍峯更自感嘆造物之奇，徘徊鮮花，良久不願離去。

玄玄郡主忽道：「咱們初見之時，便是我跟九哥下棋，目下忙中偷閒，我們也下一盤如何呢？」

兪劍峯笑著點點頭，玄玄郡主緊緊靠在兪劍峯肩膀之旁，碎步走向一棵冲天古松之前。

她一拍手，婢女走來將樹上所懸數盞松脂燈點上了，松樹下石几石座一塵不染，兩人坐定猜子，那玄玄郡主贏了，先着黑子。

她吟吟一刻高聲吟道：「紛紛世事天下人，我自松下一盤棋。」

聲音中充滿了喜悅和滿足，她才一吟完，黑子已落在三三位上。

兪劍峯棋力甚高，立刻在四六位應了一子，兩人一來一往，兪劍峯只覺玄玄郡主佈局清奇古樸，絕非短視取巧，乃是前人之譜，當下不敢怠慢，又在四角點了數子。

漸漸地棋勢已趨緊張階段，兩人凝思出子，好半天才下一著，下到中盤，兪劍峯優勢已成，玄玄郡主陷入危機之中。

玄玄郡主正自沉吟苦思，兪劍峯手拿白子，忽然反手一彈，飛出九粒棋子，只聽到漫天叮噹之聲，棋子給人震飛了。

兪劍峯頭都不回，低聲對那玄玄郡主道：「姑娘要不要見客?」

玄玄郡主哦了一聲：「我輸了，兪……兪大哥，你剛才說什麼?」

兪劍峯一回身向遠遠花叢中招手道：「朋友快出來吧!」

那花叢中一聲輕響，走出兩個中年漢子來。那爲首的正是建州劍客梁綸，他惡狠狠的瞪了兪劍峯一眼，垂手而立道：「稟玄玄郡主，敵人已截住，那小姑娘也帶回來了，九王爺命令，先關在郡主這裡以待後命。」

玄玄郡主哼了一聲道：「他幹傷天害理之事，却要我來幫忙爲惡，你明天便將她押去。」

梁綸正色道：「稟郡主，咱們此刻人手不足，要待建州來了援助，這才萬無一失。」

玄玄郡主奇道：「梁綸，你那兩個寶貝兄弟呢?」

梁綸道：「他……他們受了點傷，正在休養之中。」

玄玄郡主吃了一驚，但口中却冷冷的道：「能叫建州四位大劍客受傷，來人功力很不錯的呀!」

梁綸一臉尷尬，却又不敢頂口，玄玄郡主揮揮手道：「你下去吧!」

梁綸恭身應是，回頭而去，兪劍峯站起身來，緩緩地道：「咱們去瞧瞧什麼樣的小姑娘，令兄不惜勞師動衆，一定是傾國傾城的了。」

他開玩笑的說着，玄玄郡主作了個鬼臉，似笑似嗔的道：「還說哩!一聽到人家是個姑娘，早就心不在焉，如果早半刻梁綸來報告這事，這盤棋我是贏定了。」

兩人併肩向屋內行去，那玄玄郡主忽然住足道：「這姑娘是我九哥要的人，你可不能隨意隙機放了?」

兪劍峯聳聳肩道：「要放這姑娘談何容易，先要打敗兩位建州大劍客，還要和妳這位大高手過招，妳看我成麼?」

玄玄郡主沉吟半晌道：「我總是幫你的，看來此事惹火燒身，終免不了又得和九哥大吵一架。」

她話未說完，只覺手中一緊，已被兪劍峯握住，雙人四目一對，會心一笑，莫逆於心。

兩人才一走近大廳，只聽到屋內一個尖嫩女聲叫罵道：「該死的賊子，殺千刀的賊婆娘，要讓我師哥知道，看看抽不抽妳筋，剝不剝妳皮。」

玄玄郡主微微一笑，兪劍峯却聽得心中倏然一震，喃喃自忖道：「怎麼是這個天眞的小姑娘?」

兪劍峯飛快走前兩步，推開廳門，只見廳中地上坐着一個少女，動彈不得，但却未被點了啞穴，想是要問口供。

那少女破口大罵，抬起頭來忽見兪劍峯站在門口，當時一驚之後，像是見著了親人，她雖倔強任性，但此刻再也不能逞強，眼圈一紅，流下眼淚來。

兪劍峯心中尋思要救她之法，正在此時，玄玄郡主珊珊走進廳子，對兪劍峯嫣然一笑道：「好倔強的女孩子，我倒喜歡她這個性，如非九哥如此重視，我倒願意放走她。」

兪劍峯道：「這小姑娘天眞瀾漫，世事不通，妳九哥不知安的什麼心眼?」

玄玄郡主道：「兪大哥，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你如心中……」

她話未說完，那建州四劍之首梁綸從懷中抽出一封羊皮紙袋，上面用火漆封口，蓋了一個雙虎雙豹印信，恭然遞給玄玄郡主。

那玄玄郡主臉色立刻凝重起來，她緩緩走到廳中央，拆開了火漆紙袋，抽出一張素箋，很快地看了一遍，便將那紙袋放入懷中。

她雙目凝視着兪劍峯，半晌道：「兪大哥，咱們到外面去談一談。」

那少女見兩人神態親密，心中又急又氣，尖聲罵道：「不要臉的小妖女，殺千刀萬刀的妖精蕩婦，妳……妳……」

她罵得極是惡毒，梁綸臉色一變，只見玄玄郡主似笑非笑地轉過身來道：「我怎麼不要臉了?」

那少女一窒，她原是心中氣憤而罵，其實目前這女子氣質高華，又那裡有一點蕩婦不要臉之態?但她怎能露出心事落人恥笑，當下只有一張嘴硬到底罵道：「妳做的事自己心裡有數，妳當別人不曉得麼?」

玄玄郡主見她氣急敗壞的小模樣兒，心中老早便自氣消了，當下微微一笑道：「我實在想不起做了什麼壞事，妳不說也罷!」

玄玄郡主看看兪劍峯一臉嘉許之色，心中一喜，向兪劍峯招招手，兩人一前一後走出大廳。

那少女心中愈來愈是有氣，高聲叫罵：「不知廉恥的女子，還有……那……那沒有良心的短命……短命鬼……姑娘……姑娘死了也不放過……放過你們。」

兪劍峯一怔忖道：「她……她是在罵誰呀?」

抬起頭來，只見兩道清澈的目光直射過來，兪劍峯心中一陣茫然，只聽到玄玄郡主低聲道：「大哥，你認識這小姑娘?」

兪劍峯點頭道：「這是華山派的小師妹邵姑娘，我確是認得她。」

玄玄郡主忽然臉色一整，半晌幽幽地道：「兪大哥，咱們相交以後，你……你認爲……認爲……認爲……我……我是怎樣一個女子？」

兪劍峯一怔，不知她這時問這話是什麼意思？當下沉吟道：「姑娘秀外慧中，是世上少見的聰明人。」

玄玄郡主臉一紅道：「我……我……不是要聽你說這個。」

兪劍峯見她臉上忽然顯現嬌羞，但卻情愛橫溢，當下心中又是一動，柔聲道：「姑娘待我厚比高山，我心裡知道。

玄玄郡主癡癡地道：「大哥，你要我作的事，我沒有不肯的，爲你作事，愈危險我心中愈是快活，便是死了也沒有關係，我是心甘情願的。」

她性子雖是爽朗，但此時情愛激盪，說出這番刻骨之言，兪劍峯不由看得呆了，但他乃是個極爲自制之人，長吸一口氣道：「姑娘，妳心中有什麼事情爲難，只管說出來便是，大可不必顧忌我之難堪。」

玄玄郡主芳心竊喜想道：「這少年郞很是體貼。」

但一喜之後，想到目前之難題，又不禁發愁，她低聲的道：「兪大哥，你……你這件事一定要依我，只要你答應這事，我依你十件事爲報答如何？」

兪劍峯見她輕愁時露，又是柔情款款的說話，幾乎脫口便要答應，但他性子沉着，略一猶疑，玄玄郡主道：「剛才梁綸交給我一封書箋，你是看到了。」

兪劍峯點點頭，玄玄郡主又道：「那是父王親筆書信，令我護送大廳中那小姑娘至建州去。」

兪劍峯心中一驚，脫口道：「姑娘是說令尊皇太極麼？」

玄玄郡主搖搖頭道：「皇太極是我父姪兒，數月之前他已傷重死在建州。」

兪劍峯忖道：「上次寧遠之役，皇太極終究敗在袁大將軍之手，此人精悍兼加，他戰敗身死，對我朝豈非大福？」

玄玄郡主見他不開口，以爲他在爲難，想到那姑娘適才罵她語氣，心中大感不是味道，當下幽幽嘆氣道：「你總是不肯依我一件事。」

兪劍峯道：「到底這個華山小姑娘身負何種秘密，妳難道一點也不知道？」

玄玄郡主幽幽地道：「你既不相信我，說來也是無用，唉，一定是九哥自從梁綸口中知道我的武功底細，在父王面前搬弄，一定要來找我做這討厭的任務了。」

兪劍峯道：「咱們先弄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玄玄郡主幽幽地道：「我還有什麼好瞞你的？這……這小故娘身懷一件重大秘密，關係天下蒼生氣數！」

兪劍峯一怔，半晌道：「是武林秘笈，至寶靈藥麼？」

玄玄郡主搖搖頭低聲道：「比這個還重要萬倍不止，此人一身，繫着明清兩國存亡之機，但究竟詳情如何，我也一片糊塗。」

兪劍峯聽她鄭重地說着，他知玄玄郡主的行止極有分寸，如非事關緊要，她也不會如此愼重的了，當下兪劍峯臉色愈來愈是凜重，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玄玄郡主又道：「我若依了你放她，那我便成了我族叛徒，人人得而誅之，但如不依你，你心中終究有了芥蒂，眞……眞叫人爲難，唉！兪大哥，你如是我又怎樣？」

兪劍峯沉吟良久道：「我豈能勸姑娘叛族？」

玄玄郡主幽幽地又道：「爲了你，我什麼都願意的。」

兪劍峯腦子裡飛快閃過一個念頭，正待開口，但他見玄玄郡主眼神中又是癡迷又是傷感，那神色正像年輕的妻子，望着即將遠離的丈夫一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會面？

一刹時間，兪劍峯內心深藏的情感被激盪了，他原是個血性漢子，只因爲天性深沉，又被江湖上險險惡惡訓練成善於自歛的人，是以喜怒不形於色，但如有人激起他那潛在的深情，那眞如長江大河，滔滔不可抑止了。

兪劍峯一時之間，腦中儘是想着這玄玄郡主的好處，自從和她逅邂、訂交，這姑娘處處深情一片，時刻護着自己，上次挺身代自己受了建州四劍致命一擊，便是鐵石心腸，也應該回心轉意了，兪劍峯心中暗駡自己道：「兪劍峯啊兪劍峯……只因你自己身受慘禍，更存着懷疑天下之心，這姑娘這般對你，你難道還要敷衍了事，欺侮人家麼？」

玄玄郡主見他臉上神情極是複雜，一會兒悠悠沉醉在往事之中，一會兒又是激動得神采飛揚，最後額角竟流出汗珠來，玄玄郡主看看四下無人，偸偸從懷中取出汗巾，輕輕地替他擦汗。

兪劍峯倏然一震，這姑娘原本身具香郁之氣，那汗巾乃是貼身所藏，自然有一股清郁之息，兪劍峯只覺鼻間一陣清香，他收起滿腔情思，兩眼又漸漸清澈起來，他長吸一口氣道：「姑娘不必爲難，在下也不會做出令妳尷尬之事。」

玄玄郡主低聲道：「我知道你一定下了很大的決心，兪……大哥，這話正該由我來講，你要做什麼儘管放心去做，我總是站在你一邊。」

她言中之意極是清楚，那是說她這輩子跟兪劍峯是跟定了，她貴爲郡主，這番竟是不顧羞澀，坦然表露情意，兪劍峯再也忍不住，輕輕挽着她的秀肩，只覺香氣愈來愈是濃郁，直如置身花叢中。

玄玄郡主低聲湊耳道：「來，咱們到後院去。」

兪劍峯一怔，放開手，心中甚是慚愧，他雖歷經過大風大浪，但和少年女子挽肩而立，卻是從未有過如此經驗，一時之間，自覺大爲失態，那臉紅得像夕陽一般，黑夜中玄玄郡主也查覺了，輕輕湊了過來，兩人形影親密，都覺心中又是甜蜜又是緊張，砰然跳個不停。

兩人併肩走入後院，玄玄郡主忽道：「兪大哥，你武功竟有多高？」

兪劍峯見她問得天眞，柔聲道：「總之還算不壞便是了！」

玄玄郡主道：「我再要問你一遍，如果建州四劍眞的聯手？你有把握對付麼？」

俞劍峯這人最是持重，他想了想道：「勝雖未必有把握，自保綽綽有餘！」

玄玄郡主沉吟道：「那便成了，咱們便去放那華山小姑娘。」

俞劍峯萬萬想不到她會說出這話來，那邵姑娘是御令欽犯，她這出手一放，當眞是爲了自己，變成衆叛親離的局面了。

俞劍峯連忙搖手道：「不成，不成，咱們從長計議。」

玄玄郡主道：「等到建州方面再派後援來，如果九哥將……將……那人也請來，那可麻煩了。」

俞劍峯道：「我有一個計較，明日妳不是要押那姑娘赴建州去？我埋伏中途將她劫走得了。」

玄玄郡主道：「你身負血海深仇，又何必多結强敵，徒增自身危機，這辦法不好。」

俞劍峯道：「妳自己哩？難道妳不怕妳族人全起而和你作對？」

玄玄郡主道：「他們至多會殺了我，却不會連累你。」

俞劍峯見她平平淡淡的說着，似乎理所當然，沒有半分怨懟，他只覺熱血上湧，脫口道：「妳……妳怎能說這話，妳的安危，不就是我的安危麼？」

玄玄郡主嚶嚀一聲，投入俞劍峯懷中，眼淚涔然流下，也不知道是喜歡還是悲傷，半晌道：「俞大哥，只要聽你這句話，我便死一千次也是心甘情願了。」

俞劍峯道：「我依計而行，一定不會有差錯，姑娘只管放心。」

玄玄郡主道：「我知道你謹愼多智，但千萬老天爺要幫忙，不要九哥把那人請來了。」

俞劍峯奇道：「妳說那人是誰？」

玄玄郡主道：「這人說起來只怕中原武林老一輩的無所不知，他隱居數十年，人人都以爲他早已故去，其實却在鴨綠江畔修眞，聽說已是陸地神仙一流的人物。」

俞劍峯心中連轉數轉，忽然臉色一變，他驚訝地道：「難道是……是那桑乾獅王？」

玄玄郡主點點頭道：「正是桑乾獅王金天汗。」

俞劍峯呆呆望着天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當他低頭瞧玄玄郡主，兩人臉上都是一片穆然之色。

俞劍峯道：「四十年前，天下各大門派掌門人，與金天汗在黑龍江一場決戰，幾乎改變了武林大勢。」

玄玄郡主道：「便是那一戰，金天汗吃了虧，他逃身長白山中，八脈已絕七脈，正巧碰上父王出獵，看他身手不凡，出手救他，用了幾十種天地間之靈藥異草，費了七七四十九周天，總算將他救轉過來，但武功畢竟減弱許多，他隱居鴨綠江畔，苦修數十載，聽說不但神功儘復，而且比起昔日，更進數層。」

俞劍峯道：「桑乾獅王因此之故對……對……令……令尊感恩圖報了？」

玄玄郡主道：「他這人恩怨之心極重，因而對父王感恩深沉，只聽父王一個人說話，那江邊漁夫，曾見他坐在臨江大石之上垂釣，十天未移動半寸，那時刻正是風雪交加寒冬之際，他整個人都被大雪所沒，但天晴雪融，他緩緩爬起，身上熱血直逼，便如炎夏烈日中而來，此人只怕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俞劍峯道：「精氣內歛，金剛不壞之身，原是佛門至高之境，這人從魔道竟臻如此，當眞是千百年來怪傑。」

玄玄郡主道：「俞大哥，如果是他趕來，你答應我，千萬別和他對手，你……你現在便答應我。」

俞劍峯嘆道：「我出手猶若以卵擊石，此人功力究竟到何地步，當今天下，只怕無人得知了。」

玄玄郡主道：「他如隨九哥前來，至多也不過護送華山邵姑娘回建州，此人年事已高，昔日出手對付他之各派前輩，又都凋零殆盡，他再出武林，只怕也不致於多造殺孽，俞大哥，你千萬不要不相信我的話。」

俞劍峯道：「我幼時聽師父說過，當年武當掌門清道人，崑崙掌門浮雲大師，少林方丈慧可大師，丐幫掌門雲龍大俠，佈下劍陣，合戰桑乾獅王，結果四人都受了傷，那桑乾獅王雖中了清道人一記『散花拂』，慧可大師一記百步神拳，但眞正使他受傷的還是……還是我的師父致命一擊。」

玄玄郡主秀目一睜問道：「大禪宗也出了手了麼？」

俞劍峯點點頭道：「這是我師父一生之中最遺憾之事，昔年他眼見四位好友危機一髮之間，從背後偷拂了一掌降魔金剛心法，結果桑乾獅王重傷而遁，天下各門一會商，只覺此人生機全無，却想不到數十年後，這人猶自健在。」

玄玄郡主道：「他自負極高，只要喊叫他，自居晚輩，他再怎樣也是不好意思下手了。」

俞劍峯道：「我師父爲此事耿耿於懷，幾乎幾十年中未嘗稍釋，他雖未曾說過，但我却知道，禪宗逗留人間，只爲這樁公案未了，不然他老人家早參大道，修成正果。」

玄玄郡主道：「當年能傷得此人的只有禪宗，如今舉目宇內，要能和此人對手的只怕也只有他老人家了。」

俞劍峯道：「昔日之戰，武當崑崙掌門前輩武功全廢，過不幾年便先後謝世，數十載光陰佛家所謂彈指之間，武當崑崙當今掌門人也中計受害，世事蒼蒼茫茫，我如是那桑乾獅王，也把一切都看淡了。」

玄玄郡主見他臉色沉重，逗他笑道：「可惜你終究是你，如果你是他，此時豈會和我在此深談？思多必滯，憂多傷身，又有什麼好處？」

俞劍峯回頭一瞧，只見她似笑非笑看着自己，心中不禁一陣莞然，自忖道：「這姑娘說得不錯，世事早有前定，我又何必替古人擔憂？」

當下也低笑道：「如果我是獅王金天汗，也不會有此福份了。」

玄玄郡主聰明絕頂，聞言臉上一紅，說不出話來。

俞劍峯又柔聲道：「美人笑語溫柔，又豈是獅王所能領受到的？就憑姑娘玉雪

聰明，咱們還能吃別人虧麼？」

玄玄郡主一吐舌道：「還說別人聰明哩，你自己想想看，你處處佔人先機，還曾吃過別人暗虧麼？你裝腔作勢，還真心對待過大家麼？」

俞劍峯誠摯地道：「我對妳是一片眞心，妳信不信？」

玄玄郡主臉紅如霞，低着頭道：「誰知道你安的什麼心？反正算我倒霉，偏偏挑了像你這種心沉似海的人，那又有什麼辦法了？」

俞劍峯笑道：「那便瞧着辦啦！」

玄玄郡主嗔道：「人家心中不知受了多少委曲，你却當沒事一般，我問你，爲什麼要裝作像白癡呆子一樣，衣衫襤褸潦倒落拓，你現在自己瞧瞧，這樣豈不好看些？」

俞劍峯低頭瞧瞧自己換上的新裝，的確是貼身合適，那瘦削挺直的身材斜斜映在地上，當眞瀟洒至極，他言不由衷的道：「妳是金枝玉葉，又那裡知道人家尋常百姓之苦？我如穿上這身衣服做粗活混飯吃，那豈不是大大不倫不類，便像戲台上演叫化子的一般，滿身光鮮衣衫，却是補釘疊疊，笑掉別人大牙了。」

玄玄郡主聽他說得好笑，那臉上神色活潑飛揚，這才恢復她少年人的本來面目，那光景着實動人，一句罵他之話也忘了出口，只重重哼了一聲。

俞劍峯道：「姑娘所受委曲我豈不知，妳放心，以後我再也不會讓妳受到半點委曲了。」

玄玄郡主心中大暢，只覺柔情蜜意繞於四周，她生於宮庭，何曾有過少年男子如此向自己表露深情！

當下也不知究竟應該喜歡還是悲傷，半晌道：「俞大哥，爲什麼時光過得這樣快？月亮又快中天了，我眞恨月亮，今夜裡走得這麼快？」

俞劍峯輕輕撫着她雙肩，柔聲道：「傻孩子，咱們日後日子還長得很，妳又發甚麼癡？」

玄玄郡主幽幽地道：「我總覺得咱們之間困難重重，你終會棄我而去，我……我……我夢裡不知見到你幾多次，但每次……每次不是……不是生離死別，便是你隔在雲端，我喊破了喉嚨，你却似若未聞，愈來愈走得遠了。」

俞劍峯心中一震，他見玄玄郡主憂心如搗，心中也隱隱起了一種不祥的感覺，一時之間，竟生「曲終人散」之意，但他善於自持之人，當下忙道：「妳總愛胡思亂想，咱們還是商量正事要緊，妳明天一早啓程，我先趕到妳頭裡去，相機行事。」

玄玄郡主點點頭，只覺意興闌珊，低聲道：「這樣也好，免得桑乾獅王來了不好應付。」

玄玄郡主道：「目下天色不早，姑娘明早要趕路，快快去歇息。」

玄玄郡主嫣然一笑道：「你自己也快去睡，不要終日勞辛，弄得憔悴枯瘦，叫人看得傷心。」

俞劍峯道：「我反正明早天未破曉便往東行，此時離去，免得惹那梁綸起疑。」

玄玄郡主雖是捨不得他，但想想別無善策，當下只有點點頭道：「你事成之後，佯行東方，再轉途西上崑崙，三月之後，咱們在北京天子城中相會，唉，每次見面都是匆匆，俞大哥，你眞是太忙了。」

俞劍峯道：「姑娘請放寬心，崑崙之事一了，我便兼程而來，天子城中繁華，到時咱們再好好喝上幾杯。」

他輕輕安慰玄玄郡主，其實心中也甚惆悵，他舉目望着玄玄郡主，心知再不走便不忍走了，當下硬着心腸，道聲珍重，轉身便去。

才走了兩步，背後玄玄郡主輕聲喊道：「俞……俞大哥，你自己好好保重，我……我這裡有四錠黃金，你一路上食住千萬不要節省，你……你……身子要緊，將來有了錢再還我可好？」

她怕俞劍峯不肯接受贈金，是以才說出後半句話來，其實俞劍峯這人最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當下回身接過金錠，笑道：「肚皮啊肚皮！有這樣闊氣的姑娘照顧，這一輩子你只管安安穩穩吃便是，再也不會虧待你了。」

玄玄郡主也被他逗得一笑，但一笑之後，却是淚珠雙垂，哽咽道：「早行早歇，不要……不要露宿野外，此去風霜漸日漸寒，你……你千萬要買幾件皮裘禦寒，你……你！大哥，這另外廿兩金子你去選件上好狐裘。」

俞劍峯伸手接過，他心中極是感動，但却裝得笑嘻嘻的模樣道：「多多益善，有道是『財不怕多』愈多愈是旺盛，哈哈！」

玄玄郡主低聲啐道：「這當兒虧你還笑得出來！」

俞劍峯再也不敢露出絲毫眷戀之色，他再道別轉身疾步而去，耳邊聽到玄玄郡主溫婉清晰的聲音道：「臘月初十，咱們在北京東安門外相會。」

俞劍峯飛起身子，在空中連跨幾步，這正是崑崙上乘輕功身法，漸漸地走得遠了。

他心中忖道：「這姑娘武功驚人，適才那『千里傳音』的功夫，便如附耳傾談一般，舉今之世，只怕少有如此高強女子。」

他施展崑崙輕功，大是得心應手，精妙之處發揮到了無了至極，他心中暗暗忖道：「我自服了仙液，功力暴進，最可貴的是我所學的各派功夫，此時如水到渠成，舉手投足之間，自然渾圓配合，如果要憑我苦練，只怕得要廿年寒暑光陰，這一次西來，正是得益匪淺。」

他跑了大半個時辰，只見前面遠遠寥寥幾處燈火，俞劍峯心知前面定是小鎮，這半夜三更，如說是鄉村之中，早就燈火全無，安歇巳久。

俞劍峯心中想到適才玄玄郡主殷殷叮囑，心中不由一動，忖道：「我何不去投宿，明晨一早趕路，自會比那姑娘先到幾十里路，免得才答應她不露宿，馬上便食言。」

他打定主意，快步前行，忽然側身不遠一條人影一閃而過，那身法之疾當眞是生平僅見，俞劍峯心中一震，當下足下運勁，便朝那黑影撲去。

只見前面那黑影奔走愈來愈是快速，

兩人漸漸拉遠，俞劍峯一狠心施展出崑崙身法「龍行八步」，身體躍在空中，猶自不斷加速向前，幾個起落，漸漸距離又拉得近了。

忽然前面人影一竄而失，俞劍峯趕上前去，只見前面是一片林子，那人顯然已進入林中。

俞劍峯略一沉吟，輕步走入林中，他全身蓄滿眞氣，小心跟進，忽然前面火光一閃，樹梢間透過光來。

俞劍峯東閃西閃，借樹隱身，漸漸逼近，只聽見一個蒼勁的聲音道：「吳長老可打聽清楚了？」

另一個清朗的聲音道：「稟帮主，小人如有失錯，願受幫規制裁！」

那蒼勁的聲音道：「這次聚會，是本幫昔日解散後第一次重聚，幫內五大長老，長州劍客，君山俠隱都到齊了，燕雲十八傑上次與西藏溫三大戰，凋落殆盡，唉，不然都可聚齊，何必我這年邁傷心人再作馮婦？」

俞劍峯聽得清楚，當下心中了然，忖道：「原來這丐幫雲龍翁到了，丐幫在此聚會。不知有何大擧？雲龍翁爲人耿直無私，昔年不知爲了甚麼將一個好生興旺大幫解散？」

那吳長老道：「稟幫主，擄那邵姑娘的竟是建州四劍之首梁綸，此事小人倒是料想不到。」

那幫主雲龍翁道：「這麼說來，那主使者是清人王室了？」

吳長老道：「小人正有此意。」

雲龍翁道：「我多年不出江湖，這武林之事已自生疏得緊，此事前因後果，尚請吳長老說明。」

吳長老道：「上次我幫兄弟發現建州四劍擄持一個小姑娘，兄弟激於義憤，上前理論，結果被梁綸等四人殺敗，我幫傷亡四五個六袋弟子。」

雲龍翁緩緩地道：「這個我已知道了！」

吳長老又道：「後恰巧遇上君山俠隱林兄和咱們五個長老會晤，集六人之力，又加上長州劍客李大哥路過出手，這才將四人打敗傷退，但畢竟讓那梁綸擄着邵姑娘而去，小人與長白奚長老也受了一點輕傷。」

雲龍翁道：「此事說來也是湊巧，如果不是我到此間有事，怎會剛好碰到諸位？如果咱們不能救回華山邵姑娘，我幫又怎對得起華山桑嫗？」

吳長老道：「小人探索數日，得知梁綸今夜投奔東邊四十里一處隱密山間居處，此爲東赴建州唯一路線，稟幫主，咱們沿路佈下天羅地網，不怕他能逃到那去。」

雲龍翁道：「幫主昔年受華山桑嫗重托，那邵姑娘之安危實爲本幫最重要之事，吳長老，咱們這便前去探查一番，衆位兄弟分配停當，各守崗位，這是我丐幫散後多年第一次行事，諸位可得幹個漂亮的，哈哈！」

他聲音漸漸激昂，丐幫衆人多年未見幫主如此雄心，當下轟然一聲喝采，人人都是興奮無比的。

俞劍峯心道：「有丐幫出手救邵姑娘，正要免却我一番手脚。」

正想到此，那人羣中一個修長白晰漢子站起身來，緩緩地道：「稟幫主，據小人所知，那建州四劍是清廷御前帶甲衞士長，非有鉅變，輕易不出宮廷，這次爲了華山這個小姑娘，竟是勞師動衆，這其間關係，着實令人難解。」

雲龍翁哈哈一笑道：「李三弟，咱們作花子的只管目前，那有餘暇瞻前顧後？如果左思右慮，那還做花子的麼？不如去當官好了，哈哈！李三弟，你是多年來清福享慣了，脾氣也變得婆婆媽媽起來。」

長州劍客見雲龍翁又說又笑，自那次慘變以後，從未見過他興緻如此之高過，當下心中也自喜歡，他仰天也是一個哈哈道：「幫主責備得對，小人這幾年來他奶奶的儘吃油水，連心竅全給迷上了。」他粗語一出，丐幫衆人大起知己之感，叫花的野話蓮花都搬出來了。

「他媽的李大哥，你躲在家裏抱老婆，吃大魚大肉，眞是會享福，小弟却是經常餐風飲露，你他媽的說說看，你夠不夠朋友？」

「李大哥後頸都長肥了，眞是腦滿腸肥，他媽的那還有一點兒像要飯的？」

俞劍峯愈聽愈是好笑，心中想這些人都是放蕩不羈的男子漢，但在粗野的另一面，却是個血性照人，那麼言詞修飾，巧言令色，當眞是令人聞而生厭了。

雲龍翁一揚手，和那吳長老拔步而起，俞劍峯心中一陣輕鬆，正要繞回原路進村投宿，心中念頭突再一轉，暗自忖道：「如果雲龍翁和她交手，她可不是對手。」

想到此，當下不多思索，也是拔足便趕，那雲龍翁和吳長老併肩而行，俞劍峯並不費力，遠遠跟在兩人之後。

行了頓飯時光，忽然前面人影一現，兩人身形暴然一停，只聽見雲龍翁一聲斷喝道：「俞一棋，原來是你！」

俞劍峯一聽心中大震，只聽見那紅袍老人俞一棋沉聲道：「雲龍翁，你休要賣狂，我替你介紹兩個人來。」

雲龍翁冷冷一嗤道：「這位在下見過了，藏頭露尾正是西藏鼎鼎大名溫家的老三，哈哈，棋盤老怪也來了，老怪，你我十多年不見，你怎麼變了個樣子？」

俞劍峯心中發急暗道：「這三人怎會走在一起，我在地道上兼程而行，不曾半點躭擱，這三人一來一回會合，此刻便趕來了，那輕身功夫當眞驚人。」

那西藏姓溫的冷冷哼了一聲，不多言語，棋盤老怪叫道：「雲龍翁，溫老三說宰了你丐幫不少徒子徒孫，你可是趕來找場面的？」

雲龍翁淡然道：「十數載寒暑，想不到你這老怪，却是白髮蒼蒼的，諸位來此是尋丐幫霉氣麼？」

那姓溫的冷冷地道：「憑你雲龍翁也配咱們三人出手？你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雲龍翁上次心灰意懶，雖和姓溫的對了一掌，但並無與他相拚之念，此時想到燕雲十八傑死時之慘，他是天生的至性人。當下不覺全身冒火，冷然道：「今日便要你頸上人頭，祭我丐幫兄弟。」

俞一棋哈哈一笑道：「雲龍翁，你我

相識數十年，老夫指點你一條明路也罷，此去前程便是死路，快快轉回，遲則不及。」

雲龍翁冷冷地道：「多謝你指點，咱們劃下道兒，你三人一塊上吧！」

俞一棋陰陰一笑道：「要收拾你何必我三人動手，有一個人倒對閣下甚是關懷，遲早要來問候。」

雲龍翁一怔，俞一棋又道：「此人姓金名天汗，哈哈老兄……」

此言一出，雲龍翁臉色大變，但他是歷經千險萬難大風大浪的武林高手，當下長吸一口氣，盤算已定：「今日老夫有事，且容姓溫的多活數日，你讓路不讓？」

俞一棋頭一揚道：「明知死路，怎不回頭？」

雲龍翁嗔目道：「老夫要行，天下未必有人阻攔得住。」

俞一棋陰陰地道：「我三人阻此路徑，豈不是死路一條。」

雲龍翁哈哈一笑道：「那也未必。」

笑聲未歛，雙掌一揚，直拍而去，俞一棋一運真氣，倏然之間雙袖暴射，竟是硬封過來，兩股力道一激，轟然一聲巨響，雲龍翁倒退兩步，俞一棋倒退三步，兩人臉色都是一變，凝目以視。

俞劍峯遠遠看到兩人交手，心中暗忖道：「這雲龍翁昔年功力便和師父齊名，那年圍攻桑乾獅王，四人之中其實便以他最強，這紅袍老怪端的了得，難怪中州五大門派，要聯袂而行對付他了。」

他心知俞一棋爲人狠毒，雲龍翁雖强，但要抵敵江湖上三大頂尖人物，實是敗局已定，俞一棋早有吞併武林之心，這番自是不會讓他逃去。

俞劍峯自忖自己出手，可替雲龍翁減輕不少壓力，但纏戰之下，要想全身而還，那可是不容易的事了。

他心中沉吟不定，那邊棋盤老怪又亂叫道：「雲龍翁，我等也有要事，你快快退回去，不然惹得老怪性起，那時可後悔莫及了。」

雲龍翁冷笑道：「十年之禁，老怪你還吹甚麼勁兒，你敗在我師姪輩無爲道長手中，還有甚麼臉在江湖上混？」

昔年棋盤老怪與武當無爲道長以武賭賽，結果千招之上，無爲道長贏了一式，棋盤老怪依約自禁十年，這是他生平奇耻大辱，這時被雲龍翁當衆抖將出來，他性子最是狂暴，大喝一聲，一掌便攻過來。

雲龍翁身子一錯，借力打力，直取溫世達和俞一棋胸前，他知今日之事不能善了，能打一個便算一個。

其他之事也顧不得了，吳長老見幫主連攻三人，一錯掌也攻上來，俞一棋正要以多勝少，當下大合心意，脚起手揚，招招儘是致命之擊。

那雲龍翁垂名江湖數十年，功力已臻巔峯，一時之間，他攻勢極盛，絲毫不見敗象，那俞一棋胸有成竹，緩緩加重力道，左一招右一招逼着兩人。

不久，三人威力漸露，招式也漸漸沉重起來，那吳長老拚死抵抗，但却功力相差太遠，雲龍翁兼顧左右，大感吃力。

俞劍峯見時機緊逼，正待躍身參戰，那俞一棋勝機已握，口中道：「如非棋盤老怪心急，我倒願意陪你大戰千招，良機一失，終身不可再得，可惜呀可惜。」

他這人陰詐無比，明明是他要以多勝少，那罪狀却推到棋盤老怪身上，雲龍翁運足眞力，苦戰不休，但他心中却是悚然忖道：「今日之事，只有拚着與敵同盡，那功力一施，只多能傷一兩個敵人，俞一棋這奸賊一定輪不上了。」

俞一棋又道：「你死於天下三大高手之下，以二敵三，也是死可瞑目了。」

他話未說完，只聞呼的一聲，俞劍峯已端端站在身前，舉掌便打。

俞一棋吃了一驚，俞劍峯冷冷地道：「以三敵三，奸賊你能怎的？」

雲龍翁一見俞劍峯，心中不喜反憂，他知面前這年青人，正是大禪宗的徒兒，功夫雖高，可是却萬萬不能與這三大邪門大師比劃，他自己昔日曾和大禪宗聯過手，想不到這臨危之際，倒是這禪宗傳人來陪他送死了。

雲龍翁天生血性，他對俞劍峯挺身而出，心中實是大爲感激，但却萬萬不能陷俞劍峯於此，當下斷喝一聲叫道：「小夥子快走，這跟前有你插手的份麼？」

俞劍峯心中如何不明白他在點明自己，但俞劍峯躍出那一刻便已決定，再艱難的事，他也會扛下來。

俞劍峯微微一笑道：「晚輩在老前輩面前獻醜，班門弄斧，前輩包涵則個。」

雲龍翁心中大急，心神一分，立刻險招重重，但努力攻出幾招，好容易躲過危機，忽覺右翼壓力大減，那大禪宗小徒兒和俞一棋戰得大是激烈。

雲龍翁分神注視俞劍峯，只要他一遇險招，立刻施救，但瞧了半晌，俞劍峯進退之間，嚴密已極。

招式源源而出，而且招招老辣應着，分明已是一代宗師的氣度，他心中一喜，奮起精神，呼呼發出數掌，立刻由下風扳成平手。

這一戰眞是驚天動地，雲龍翁奮起神威，以一敵二，猶自攻多守少，俞劍峯和俞一棋打到後來，不再招式取勝，內力愈放愈重，招招都是勝敗之爭。

這時已是深夜，這荒野之地却會集着當今正邪數大高手生死搏鬥，江湖上傳聞雲龍翁已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那棋盤老怪凶名傳播極廣，便是西陲南蠻八荒之地，只要學武的人，無論正邪兩派，眞是無人不知了。

那紅袍老人俞一棋，如果武林中人知道他便是人人聞而喪胆的百毒教主，吃驚之鉅，只怕如見到鬼一般，如果見他與這個廿多歲的後生打得難分難解，那眞是無人敢相信自己的雙眼了。

正在此時，忽然背後一聲咳，一個平淡的聲音道：「統統給我住手！」

他聲音雖是平淡，但却似擊在衆人心坎上一般，顯出一種令人心折的力量來。

俞一棋雙手一負，首先退後，回頭一看，四周空蕩蕩却無半點人影。

衆人一停手，紛紛轉身而看，這些人都是一代宗師，但却連來人影子都看不到，不禁心中都一寒。

俞一棋昂然道：「閣下何必躲躲藏藏？出來現身如何？」

那平淡聲音道：「虧你還是稱天下百毒教主，說話如此沒有見識。」

衆人循聲一看，不由又是一驚，原來那人身子筆直似箭矢一般，從衆人身後一棵大樹橫伸出來，他身着黑色，身形又瘦又高，便如一支樹幹一般。

衆人凝神瞧去，只見他一隻手掌緊貼樹幹之上，却是無所憑藉，不知如何支持整個身子。

那人臉戴面具，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便疾飛過來，貼地只有數寸，便如將整塊地皮都搬移過來一般。

這衆人都是行家，見此人露了這一手，都是自嘆莫及，那蒙面人淡淡地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要打也不准在此打。」

俞一棋道：「閣下是誰？」

那人手一揮也不言語，忽然嘆了一聲，對着雲龍翁道：「你是丐幫頭子吧！」

雲龍翁道：「正是！」

那人驀然仰天一陣長笑，笑聲一歛，雙手袖在衣衫之中，微微一發力道，那身旁大樹滑啦啦一聲暴響，主幹竟自從中折斷下來。

他緩緩走上前去，身子微彎雙手一舉，那半截大樹竟被他舉過頭頂，那樹有合圍之粗，少說也有數千斤重量，此人能夠平舉過頂，那身神力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衆人心中狂跳，雲龍翁臉上神色連變數次，半晌緩緩地道：「原來閣下便是『桑乾獅王』！」

他此言一出，衆人更是緊張，桑乾獅王是武林五十年來公認的第一人，他天賦異稟，那一身神力像是與生俱來，永遠用之不竭，至於那身震古爍今的武功，眞是不可思議的了。

那桑乾獅王平淡道：「錢清波，你辨得到麼？」

原來那雲龍翁眞名錢清波！只因他成名極早，一生行事如神龍不見首尾，是以江湖上尊以「雲龍大俠」之綽號，這年紀一大，那「大俠」自然改變成「翁」了。

雲龍翁道：「在下不能！」

桑乾獅王哈哈大笑道：「你昔日連手攻擊老夫，那時不過廿多歲，這幾十年光陰，功力也自有長進，你再約四人來和老夫一戰吧！」

俞一棋大大想不到桑乾獅王如此輕易放過雲龍翁，他道：「天下再難找出四個像雲龍翁這般高手，閣下要報昔年之仇，只怕不太容易了。」

桑乾獅王淡淡地道：「那倒未必，俞一棋，目下這後生功力便不在你之下，天下之大，奇能異士極多，你枉活這一輩子，眞是井底之蛙。」

俞一棋挑撥未遂，反倒被他數落一番，他道人城府極深，知道此人招惹不得，當下乾笑兩聲，搪塞而過。

雲龍翁道：「閣下重出江湖，正好以清昔年之債，在下此間之事一了，自會前來領敎。」

桑乾獅王沉吟一刻道：「人言錢清波是江湖上一條血性漢子，看來果然不錯，你要趕去救華山桑姑娘徒兒，以報她昔年之恩情，這事老夫知之最清，原當放你一馬，只是……只是老夫受人所托，忠人之事，那華山小姑娘誰也不准動。」

那華山前代掌門人桑嫗，年踰花甲，已於年前謝世，但這桑乾獅王昔年見到她時，桑嫗還是一個活潑淘氣的少女，一時之間獅王仍是叫順了口，如果華山諸俠在場，眞是哭笑不得了。

雲龍翁道：「有獅王出手保護，在下眞是杞人憂天，那華山小姑娘算起來已是閣下徒孫之輩。」

桑乾獅王道：「錢清波你不用提醒老夫，老夫保證她安全，誰敢動她一臂？明年春花再開，老夫在鴨綠江畔等候。如果只有你一人，那也不必前來了。」

雲龍翁長揖道：「多謝閣下留情，大禪宗昔年爲那事耿耿於懷，正好一併解決。」

桑乾獅王道：「這數十年來，武林數番遞嬗，聽說後輩之中，出了一個學究天才，智通圓慧的大俠，這人是武當清道人小徒兒，聽說已掌武當一脉，此事可眞？」

雲龍翁點點頭道：「此人道號無爲，一身功力都是自己參悟而出，遠追清道人而有過之。」

桑乾獅王道：「那麼這人也算你個幫手，加上這個小兄弟，正好昔年之數，哈哈，再找一個從後偷刺一劍的更好！」

俞劍峯心中不是味道，這是他師父一生最不能釋然之事，當下尷尬之極。

雲龍翁道：「可惜無爲道長已死在百毒教主之手！」

桑乾獅王冷冷打量俞一棋一眼道：「魑魅之技，何足道哉？」

俞一棋也冷冷地道：「在下一出手天下五大門派掌門人都是死數，較之閣下昔日如何？」

桑乾獅王本欲發作，但他想到那托付的人所言，冷冷一笑，邁步而去，走了兩步，道：「這位小夥子明年赴老夫之約，老夫不願見你三人攻擊於他。」

俞一棋笑笑不置可否，那桑乾獅王走得不遠了，那棋盤老怪大叫一聲道：「小子，你偷服我『瓊府仙液』，快還我來。」

俞劍峯笑嘻嘻地道：「吃都吃了，便是我想還你也是辦不到啦。」

棋盤老怪大怒道：「你偷老夫仙液，老夫便將你吃了抵帳。」

俞劍峯道：「在下數天未曾洗浴，你吃了我豈不等於吃了一肚皮灰土？哈哈！老怪，你待怎的？」

棋盤老怪怪目一翻，便要動手，忽然一陣清亮笛聲傳來，那老怪一聽，登時臉色大變，拔腿便走，俞一棋和那姓溫的也是飛步而去。

雲龍翁道：「小兄弟仗義之情，老夫終老不忘，咱們這便別過。」

俞劍峯道：「家師常道前輩是天下俠義中第一人，少許之勞又何足掛齒。」

雲龍翁也是一揮手，丐幫吳長老大步走了，刹時間整個郊野只是剩下俞劍峯一人，這一場正邪亘古未有之大戰，便告草草收場。

但那笛聲愈來愈是清亮，那聲音悅耳已極，便如百鳥齊鳴，俞劍峯大是奇怪，心頭想這吹笛人定是大有來頭，不然強若

棋盤老怪，豈會聞聲而遁？

過了一會，一陣沉重脚步之聲自南方而來，那笛聲夾在沉重步子聲中，卻是絲毫未亂，清晰無比。

兪劍峯正待上前探查，忽然青影一閃，從林中跑出一隻巨大青牛，上面一個稚齡童子，正自吹笛自娛。

那童子一拍牛首，那青牛乖乖站定，月光之下，更顯得牛身龐大，遍體青色，便如青銅鑄的一般。

那童子驀的短笛一揮，打了一個問訊表示，對着兪劍峯笑了笑道：「孩子，這去西崑崙還有多遠？」

兪劍峯一怔，心中大是好笑，這童子明明比自己尚小個十幾歲，竟是老氣橫秋，但他天性謹愼，當下道：「你是問西崑崙麼？離此還有廿天路程！」

那童子想了想道：「你這廿天路程是指以你功力麼？」

兪劍峯道：「是指江湖上一等一高手脚程。」

那童子沉吟道：「那我這青牛只須一半時間便可奔到。」

兪劍峯幾乎笑出聲來，心中忖道：「從來只聽到別人說『其慢如牛』這句話，難道這青牛生了翅翼不成？」

但他口中卻道：「西崑崙絕頂聽說有些地方難攀登，這青牛未必能馱人而上。」

那童子咯咯一笑，全是童聲，笑完了道：「這個你不必擔心，喂！謝謝你啦。」

兪劍峯見他來得突然，心中抻■怙腸，卻再也想不起這人來路，當下只有道：「聽說西崑崙再過一月，正邪兩派決戰，你可得小心點兒才是。」

那童子晃着頭道：「我有幾個不肖後輩被人欺侮，做大人的只有替他們壯壯門面了。」

兪劍峯見他一本正經的說着，心中一驚，倒是不敢輕視，試探道：「你可知崑崙天機眞人與紅袍老怪之約麼？」

那童子搖頭道：「什麼天機眞人，孩兒們怎可妄稱什麼眞人？這豈不是折壽麼，我只知道浮雲孩兒給人宰了，別人還要來拔崑崙老巢。」

他愈說愈是荒謬，說道浮雲大師給人宰了，還用小手比了一個殺人手勢，兪劍峯心中一定忖道：「原來此人是個失心瘋的孩子！」

但轉念之間，對于自己這種解釋，再也難以滿意，他心中暗忖：「如果是個稚齡孩子，怎會知道浮雲大師被人殺了，如果是聽人家說，看那表情又不大像，這倒怪了。」

那童子揮揮手道：「你這孩子倒長得淸秀，我老人家生平有個最壞習慣，一受別人恩惠，一定要數倍報還，承你指點路徑，我老人家身邊又沒有帶什麼見面禮，這可怎麼辦？眞難死人了。」

兪劍峯忍笑道：「老前輩看着辦吧！」這正是他過人之長，凡事非到眞相查明出，決不魯莽罷手，不然像地這等盛氣少年，老早便要發作。

那童子想了想拍手道：「你是練武的，看你滿身潤光，內功已臻門徑，老人家便指點你一兩手吧！」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心孤客袁君達誤認袁驥爲救過自己的醫聖公羊翎，從任明傑手中搶奪過來，帶回再興老客棧住在上房內，爲袁驥拔除受制於穴道內的金針，用黑磁石將金針磁吸出來，解去袁驥受制的痛苦，却發現袁驥並非公羊翎，嚴詞質詢之下，袁驥不敢貿然說出是他親生的兒子，只說出是峨嵋派龍鉞的嫡傳弟子，再逐步很謹愼承認是龍鉞的兒子，見袁君達反應良好，用峯巒起伏的說法，柳暗花明的辭令，像烏雲撥月的手法，才說出是他的兒子，袁君達雖未能即時接受，見袁驥拜辭回峨嵋山，月夜乘驢找袁驥，同去峨嵋問個清楚……

父子齊合力　峨嵋捉奸徒

袁驥道：「您老人家的心意，孩兒不敢往深處猜！」

袁君達道：「你想到什麼儘管說就是了。」

袁驥略一沉吟道：「據孩兒的推測，其他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好的，另一個是壞的，只是……」

袁君達脚下一頓，回過頭來，道：「你說吧！我想要曉得你對我的觀念，無論你說怎樣什麼，我都不會怪你的。」

袁驥道：「這並非是孩兒的觀念，而是推測，您老人家不要誤會。」

袁君達道：「你說吧！」

袁驥道：「好的一方面說，你老人家那麼做，不單是要把天下的劍術融滙於一爐，加以發揚，因爲金蜈天尊派遣金蜈使者偷盜過各派的劍訣秘笈，並未得到，以後他也可能再一次的這麼做，在他第二次行動時，可以料想到他的手段將是更加毒辣，是以您老人家才那麼做，以免除各派的危險……」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只見袁君達頷首道：「你說的不錯，另外哩？」

袁驥道：「壞的一方面則是您老人家爲了洩憤，所以才把五大劍派的秘笈劍訣偷去，使得各派的道統無法延續下去，武功日漸衰微……」他深吸口氣，道：「這是一種自私的心理，依孩兒的料想，您老人家絕不會這麼做的，因爲您老人家不是那種睚眦必報的小人。」

「哈！」袁君達大笑道：「你眞把我的心都看透了，哈哈……」

他的大笑之聲未落，只聽山上傳來一聲沉喝，叱責說道：「是誰在峨嵋如此放肆？」

袁君達目光一凝，只見從薄薄的霧中，走下兩個身穿葛衫的中年大漢。

他的臉色一寒，道：「你們是那一代的弟子？」

那兩個大漢都是中年，身上揹着長劍，一聽袁君達的口氣頗大，全都一愣，面面相覷了一下，問道：「尊駕何人？」

袁君達頭上戴着大斗笠，那兩個人也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他的目光在他們臉上掃過一下，道：「老夫的話，你難道沒有聽見？」

那兩個大漢走了過來，其中左首的那個道：「在下乃是本派二代弟子許成崑，專司巡山之職，不知兩位……」

袁驥打斷了他的話，問道：「貴派的銀衫劍客龍少俠此刻在山上？」

許成崑道：「龍師兄已經回山，不知兩位找他有什麽事情？且容在下通報上去。」

袁君達沉聲道：「你們稟報龍雲鶴去，說是老夫要見他。」

許成崑問道：「請問尊駕如何稱呼？敝派掌門人此時患病在身，不便見客，山中一切概由龍師兄照應。」

「什麽？」袁驥驚道：「掌門人生病了？他生的是什麽病？」

許成崑道：「掌門人只是染了一點小恙，並無大碍，尊駕若有事情，可與龍師兄接洽。」

他的話聲未了，袁驥倏然向上衝前一步，反手五指箕張，已扣住了許成崑的左手脈門。

袁驥沉聲喝問，道：「你快說，你是誰？」

許成崑根本未提防到袁驥會突然來這一手，頓時手腕便被袁驥五指扣住，半邊身子一麻，絲毫力氣都使不出來。

他的臉色大變，道：「你……你在做什麽？」

袁驥還未答話，耳邊已響起一片金風破刄之聲，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另外那個大漢已拔出長劍斜斜向自己劈來。

袁驥冷哼一聲，提起許成崑的身軀，朝那大漢撞去，反手揮掌如刀，趁着對方微一錯愕之際，自劍下欺身而進，一掌斬在對方右脅。

那個大漢慘叫一聲，長劍脫手落地，雙手抱着右脅，滾倒在石階上。

袁驥在左手斬落提起刹那，已把對方脫手落地的長劍接住，劍刄一振，銳利的劍鋒已指向被推跌倒地上的許成崑喉咽。

袁驥左手長劍指着許成崑的喉部，冷聲喝問道：「你老實的說出來，你倒底是誰？」

許成崑臉色灰白，道：「在下是峨嵋弟子。」

袁驥手腕一振，劍光晃動，銳利的劍光閃處，已把許成崑的胸前衣衫劃破，從那交叉的劍痕處，鮮紅的血水立即滲了出來，染紅了他的灰衣。

他忍不住發出一聲痛苦的叫聲，右手一撐石階，欲待躍起，但是眼前劍影晃動，冰寒的劍尖又已觸及他的咽喉。

許成崑的喉結動了一下，啞聲道：「你就是殺了我，我也是峨嵋弟子。」

袁驥冷聲道：「我在峨嵋住了二十年，從未見過你們兩個，你還敢說是峨嵋弟子？」

那站在一旁，一直都沒有動一下的袁君達此時才開口說道：「驥兒，你旣曉得他們不是峨嵋弟子還問什麽？何必浪費口舌？」

袁驥側首道：「孩兒要他們親口說出來。」

許成崑驚駭地道：「你……你就是龍驥。」

袁驥冷哼一聲道：「你到現在才曉得我是誰，豈不晚了？」

他這句話猶未說完，那個右脅中了袁驥一掌的大漢已怪叫一聲，用身向着袁驥撞來。

袁驥微微一怔，右手長劍斜揮，飛快地迎着那飛撞而來的大漢削去，隨着劍芒乍閃，那個大漢在慘叫聲裏仆倒於地。

他的咽喉中了一劍，鮮血急湧而出，跟着滾落而下的身軀，鮮血流得石階上儘是鮮紅。

就在袁驥揮劍，斜削的刹那，躺在地上的許成崑一見頸上長劍已經挪開，不願失去機會，雙腿一曲，霍地向袁驥的下陰及小腹蹬來。

袁驥的反應是何等快捷？他手裏的長劍已劃將開去，一時不及收回，然而當他的目光一瞥及身底下飛踢起來的腿影時，他的上身一仰，右手飛快地一接，已抓住了許成崑的左腿脚頸。

他的手腕一沉，逆着對方踢來之勢，用力往下一壓，只聽「咯擦」一聲脆響，許成崑的右腿齊關節處已折爲兩斷。

他發出一聲慘叫，全身一陣翻滾，那隻踢出的右腿再也發不出力道，很快地縮回去，雙手抱着斷去的右腿，滿頭汗珠滾滾滴落。

袁驥連眉頭都沒皺一下，俯身抓起許成崑的胸前衣襟，把他拉了起來，沉聲問道：「你說，掌門人是不是中了你們的暗算，被你們囚禁起來？」

許成崑疼得滿臉發靑，嘴角不住的抽搐，道：「我……我是峨嵋弟子，又如何敢暗算掌門……」

袁驥怒道：「你到這個時候還敢欺騙我？」他舉起長劍緩緩的向着許成崑的左眼刺去，寒聲道：「我要先挖了你的一雙眼珠子，然後再割下你的鼻子，斬去你的四肢……」

他的眼中射出煞厲的光芒，聲音冷酷而且狠，再加上手中長劍緩緩往下落去，使許成崑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他恐懼地發出一聲嘶叫，道：「我說，我說！」

袁驥把長劍貼在他的臉上，沉聲道：「你說，陳天翔從武當回來幾天了？」

許成崑喘着氣道：「請你把長劍拿開好不好？」

袁驥冷哼一聲，道：「你若是有一句假話，小心我挖下你的眼睛……」

說着，他把貼在許成崑臉上的長劍拿了起來。

許成崑急喘兩口氣，道：「陳執法已經回來三天，他在這三天內已經瞞過龍雲鶴，使得派裏的人都深信無疑，前天他開始在酒菜裏下了本教的秘製藥物，龍雲鶴開始不省人事，所以我們才從成都分舵調來峨嵋……」

袁驥問道：「龍掌門此刻在那裏？是不是被你們囚禁起來了？」

許成崑道：「我們並沒有把他囚禁起來，他只是躺在房裏而已……」

「聽你的話，似乎整個峨嵋已受你們

控制住了！」袁驤道：「你們這次來了多少人？」

許成崑道：「我們整個成都分舵的弟子全都來了，連本敎原先潛伏在這兒的弟子一起共有一百多人，峨嵋已被我們控制住了。」

袁驤心中熱血漸漸沸騰，咬了咬牙，問道：「孟麗君不曉得這件事？」

許成崑口吃地道：「她……她……」

袁驤眼中要噴出火來，喝問道：「快說，她有沒有認出陳天翔假扮龍驤……」

許成崑顫聲道：「這個……小的不曉得……」

袁驤沉聲說道：「我想你現在心裏也明白我是誰人了，你若不把這件事說清楚……」

許成崑只見袁驤那張醜惡的臉龐上，肌肉不住地在抽搐着，配上那雙殺氣騰騰的眼睛，使人看了眞個不寒而慄。

他打了個寒噤，顫聲道：「我們從上山後一直都沒有看見她，不過據陳執法對我們說起，峨嵋派沒有一個人發現他是假扮的，他們……」

袁驤聽到這裏，再也無法聽下去了，他只覺胸腔裏有一蓬火在燃燒，燒得他胸腔在發燙，燙得幾乎要爆裂開來。

他的喉中發出一聲低吼，右掌反手一揮，沉重如山的掌力吐了出來，擊落在許成崑的胸前。

但聽「喀」的一响，許成崑的胸腔陷落，嘴裏吐出一股血水，在含混的嚎叫聲裏死去。

他的兩眼依然睜得老大，眼中滿是悲慟痛苦與驚訝混合的情緒，在口裏血水汩汩流出的刹那，他眼中的神情很快地就轉爲呆滯，終至完全失去神采。

袁驤在一掌拍出之後，激動的情緒得到了發洩，雖是稍爲平靜，然而充塞在心中的那份悲痛與憤恨，並沒有消失，反而隨着思緒的急轉，變得愈來愈是難忍。

正在這時，他的身後響起袁君達那沙啞低沉的語聲：道：「驤兒，你這麽做，太不應該了。」

袁驤胸中的怒火正在熊熊的燃燒，他的眼裏一片血紅，眞恨不得要把陳天翔斬爲兩段，他一聽袁君達的指責，沒有考慮什麽，霍地轉過身來，道：「不應該？對付這種害人的敗類，還値得憐憫他嗎？」

袁君達微一揚眉，眼中射出爍亮的光芒，道：「你是在對誰說話？」

袁驤怒火中燒，還未覺悟過來，大聲道：「對誰我都是這麽說，我……」

袁君達沉聲叱道：「住口！」

袁驤一楞，這才領悟出自己說話的態度，有點不對了，他囁嚅地說道：「孩兒我……」

他胸中的情緒激動，再加上覺察到自己說錯了話，一時之間，喉嚨裏有似被一塊石頭卡住，話聲哽在那兒，再也說不出來。

袁君達見到他這種痛苦的模樣，眼中神光一斂，微微嘆了口氣，道：「孩子，你不必多說了，老夫很明瞭你此刻的心情，是我錯怪你了。」

袁驤緊抿着嘴唇，臉上的肌肉却忍不住在微微的抽搐，他的喉結上下挪動了數下，哽聲道：「不，是孩兒錯了，孩兒該死……」

袁君達伸出手去，輕輕的按在袁驤的肩上，沉聲道：「你不必爲你的妻子難過，如果她確實是因爲沒認清上山的龍驤乃是他人所扮，尚還可以原諒，假如她在曉得之後，還……」

他重重的哼了聲，道：「老夫絕不會饒過她的！」

袁驤心頭一寒，只覺眼前出現一片陰影，掩遮了許多未來的歡樂，掩遮了許多値得囘憶的往事。

他喃喃道：「不，不會的，麗君一定能分辨出我的……」

袁君達道：「孩子，你現在也不必多說，我們還是立刻上山，老夫就亮開字號去找龍雲鶴，你可從山側的小路上山，悄悄的囘到你的房裏去察看一下，無論事情如何，今日老夫也預備大開殺戒，把那些逆賊一概除去，沒有這些人的鮮血，也洗不去峨嵋派所受的恥辱！」

袁驤握緊了右掌，揮動了一下，道：「爹，就照你的意思……」

他的話聲未了，似是想到了什麽，頓了一頓，訝異地說道：「您……您承認我是……」

袁君達頷首道：「老夫已經不再懷疑你說的話，因爲你的脾氣，習慣，跟我年青的時候一模一樣，當我看到了你，便又想起當年……」

他的目光凝注着袁驤，啞聲道：「這些年來，我沒有對你盡到一點責任，深以爲憾，尤其是現在，你碰到了這種事情，使得老夫更加替你難過，我和你娘旣已遭受到不幸，不願你也遇到同樣的不幸……」話聲未了，他倏然住口不再說下去，側首向着山上望去。

袁驤隨着他的目光轉移，也跟着向山上望去，但見十數丈外，有四條人影循着石階奔了下來。

袁君達望了那些人一眼，道：「老夫心中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只是此刻不便說出，等到事情弄清楚之後，我們再好好的說吧，現在我要他們帶路上山了，等會我們在忠義堂裏見面。」

說完了這句話，他拍了拍袁驤，舉步沿着石階往山上行去。

袁驤望着父親頎長的身影上山而去，心中交雜着百般滋味，連自已都感覺不出是酸是苦。

使他稍爲安慰的是父親終於肯相信自己的身份，而承認下來，所以使他更覺難過的，還是陳天翔冒着龍驤的身份上山，所引起的後果。

他一想起自己的妻子來，心中便忍不住像把刀割一樣，不敢繼續往下想去。

他一面急步往路旁的樹林裏奔去，一面在心底發出吶喊，不住地說道：「麗君一定認出了他並不是我，爲了保護他的貞節，也必然寧願死去也不受辱，她對我是那樣的堅貞，那樣的深愛，她不會背叛我的……」

一路之上，他除了辨認方向，穿林越嶺的奔飛直上，腦海之中一直都廻縈着這個有關他本身榮辱的問題。

幾天以前，他在武當地窖之內，遭到

暗算被擒，陳天翔在經過公羊棄動手易容後，曾經說出他那個瘋狂的計劃。

此時，他僥倖的在路上碰到鐵心孤客，並且得到父親的相信，等於已經握住了整個關鍵中的樞紐，陳天翔的計劃已失敗大半了。

但是陳天翔當時所說的的要佔有袁驥的一切那句話，却使得他為之凜駭無比，他生怕他在見到自己的妻子之後，發現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使得他的信心受到打擊，意志受到摧毀……

他就在這種矛盾而複雜，焦躁而不安的心情下，從後山小徑繞過一座深邃廣遠的松林，來到了龍雲鶴所住的排雲山莊。

當他的目光望見排雲山莊那一列房舍時，他的心不住地跳動，竟然有一股深深的怯意，使他不敢就此進入莊裏。

他站在一座山岩的蔭影下，仰首望着排雲山莊那斜飛的屋簷在朝陽裏似是穿雲而出的情景，默立片刻，好一會兒才使得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

手裏握着長劍，他飛身躍起，從翻騰滾動的輕雲裏穿過，輕靈無比的落入那以巨木圍成的欄柵內。

身形沒有停頓一下，袁驥在後院裏蹋行急走，穿過他自己親手開拓出來的一圃花園，輕輕的掩到自己所住的那幢屋邊。

他的背部貼在牆上，眼望着花圃裏盛開的花卉，頓時有無限的感慨湧進胸懷。

這兒是他長大的地方，從有記憶以來，他便一直在排雲山莊裏，讀書，學藝，遊玩，也從未離開過峨嵋一步。

直到上次他在龍雲鶴五十大壽時，以兩招「龍騰九淵」裏的劍法擊敗大師兄萬花劍何立天，逼得何立天無臉在山上呆下去，憤然下山後他才奉着神龍龍雲鶴之命下山行俠。

一方面他是藝成下山，闖盪江湖，另一方面他也是奉有父命去找尋大師兄何立天。

在江湖上，他做了不少事情，以致不到一年的工夫，便博得銀衫劍客之名，但是他的名聲愈大，也就更加找不到何立天了。

大約一年多的日子，他經過不少地方之後，終又回到了峨嵋，把無法找到何立天之事稟告掌門人，亦即他一直以為是自己親生父親的神龍龍雲鶴。

就在回山不久，龍雲鶴作主替他定下了親事，娶來有中原一美之稱的孟麗君。

婚後的那一段時光，是多麽的歡愉，多麽的美好，然而沒有多久，他便被父親督促着用功，準備參加五大劍派舉行的劍會。

這次離開峨嵋，往武當而去，是他第一次離開排雲山莊，一路之上，他歷盡了許多的挫折，許多的打擊，但是他終於重又回到了峨嵋。

雖說他沒有能完成比劍的責任，並且還遭到了失敗，可是他深信自己終能挽回頹勢。

唯有使他感到難過的是，他這次重回峨嵋，許多的事情都起了變化，以前他一直認為是父親的龍雲鶴已不再是他的父親，以前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進排雲山莊，如今他得偷偷的掩上來，以前他認為堅貞可靠的妻子，如今在他的心目中已有了疑問……

這許許多多的變化，若是突然而來，真使他心裏無法負荷，好在他在遭到一連串的打擊之後，也變了許多，變得比以前沉着，穩重……

袁驥背貼着牆角，眼中望着燦爛的花圃，腦海之中思緒起伏，正預備從半掩的窗戶裏躍進屋裏，倏然聽得一陣說話之聲從遠處傳進屋來。

袁驥拋開雜思，凝神諦聽着，發現那說話的兩個人竟是自己的妻子孟麗君和內兄小呂布孟戟。

他暗暗詫異，忖道：「孟戟又在何時到了排雲山莊？」

忖思之中，只聽孟麗君道：「我還以為名聞天下的鐵心孤客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原來也不過是個毫不起眼的土老頭子……」

「君妹，妳可不能這麽說！」孟戟正容道：「鐵心孤客當年與教主交手數百回合，這等武功，在武林中已是絕頂高手，怎可說他是毫不起眼的土老頭子呢？」

孟麗君道：「他本來就是陰陽怪氣，故意裝成一副神秘的樣子，進了屋來，大剌剌的坐上位，連那頂破笠帽也不脫下來，我才看不出他有什麽特殊的地方……」

他們說到這裏，已經啓開房門，進入屋裏，在這個時候袁驥也幾乎忍耐不住，想要飛身躍進房裏去。他的手一觸及牆壁，終於忍耐下來，咬了咬牙，暗道：「我要看你們還能說出些什麽話來。」

他原先對孟麗君還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她會因為發現陳天翔假冒自己，而抗拒對方的侮辱，縱然遭到龍驥的囚禁，自己也可以將她救出來，但是此刻他不但沒有發現孟麗君被囚禁，反而從孟戟的話裏聽出他也是天心教徒，並且孟麗君也毫無驚訝之態，還一直在批評着鐵心孤客……

袁驥心中的那份痛苦，可以料想得到，可憐他到現在才發現跟自己同床共枕一年多的嬌妻，竟然也是天心教徒。

他真要懷疑那些歡樂的日子裏，她究竟是眞正的感到歡愉，還是為了本來的目的而裝出來的。

袁驥的眼中射出銳利而怨恨的光芒，他的身軀在微微發抖，以致使他不敢靠住牆上，唯恐會由於自己過份的激動，而被室內的孟戟覺察。

袁驥以往對於自己那個大舅子倒是頗具好感，這不單是小呂布孟戟長得英俊瀟洒，武功高強，而是他為人慷慨好義，樂善好施，在江湖上有很大俠名之故。

然而此刻袁驥斜着眼睛，凝目從窗隙望將進去是，發現他那張俊美的臉上浮起邪惡的笑容，與他平時和靄可親的模樣，完全不同，就像是換了個人樣。

袁驥看到他的樣子，再一回想到孟戟以往的情形，不由得替他難過，也替自己感到悲哀。

他原以為自己的妻子是最親信的人，尤其在他曉得自己並非姓龍之後，那份渴念見到孟麗君的感覺，變得更加濃厚了。

他渴望着早些見到她，可以把這些日子來所受到的折磨與痛苦向她傾訴，能得

到她的安慰。

那知當他滿懷渴念而來，却發現自己的妻子竟然也是背叛自已的人。

頓時，從他們心深處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覺，這使他的情緒冲激不巳，幾乎難以抑制。

他伸出那微微顫抖的手，想要推開窗檔，飛身躍進屋去，却聽到孟戟笑着道：「麗君，這兩天你跟陳執法在一起，覺得怎麽樣？」

孟麗君臉色微微一紅，道：「什麽覺得怎麽樣？我不懂你的意思？」

孟戟道：「我的意思是他比起龍驤怎麽樣？」

孟麗君道：「還不是一樣的，他的模樣動作跟龍驤完全相同，根本難以分別……」

「那有這個道理？」孟戟嘴角泛起邪惡的笑容，說道：「公羊先生的易容之術固然妙絕天下，能够使陳執法變得跟龍驤一模一樣，連龍老頭都分不出來，可是妳該分得出來才對？」

孟麗君臉色微紅，道：「人家是分不出來嘛……」

孟戟一陣哈哈大笑，道：「妹子，看妳這樣子，倒好像眞害羞似的，其實這兒只有妳我倆人，妳就對我講講有什麽關係？」

孟麗君嗔道：「哥哥，你少不正經好吧，這種事情也好意思來問我？」

「哈哈！」孟戟笑道：「哥哥的眼光不會錯的，陳執法不但武功高強，並且最是溫柔了，那像姓龍的那個雜種，枉自人長得漂亮，就跟個綉花枕頭一樣，一點都不中用，更何况他三天兩頭都不到妳房裏去……」

「哥，你不要再說了好吧？」孟麗君滿臉通紅，打斷了孟戟的話聲，道：「我這麽做，完全是爲了爹爹，可不像你講的那麽樣，其實我……」

孟戟冷笑，道：「怎麽？你還惦着龍驤。」

孟麗君猶疑了一下，道：「雖然他爲了練功，難得到我房裏來，可是他到底是我的丈夫，何况公公待我不錯，我……」

孟戟笑道：「妳可眞是杞人憂天，替那老殺才耽心什麽？誰叫他不識好歹，是該要他吃點苦頭才對，至於妳的丈夫……」他的話聲一頓，一聲笑笑道：「我不是給妳找一個完全跟龍驤一模一樣，却比他還要體貼的丈夫給妳，妳還有什麽不滿意的……」

袁驤在窗外聽到這裏，胸中怒火焚燒都幾乎把肚子都要氣炸了。

他想不到自已平時認爲賢淑的妻子，竟然會是這麽一個淫賤的女人，不但背叛了自己，並且還把掌門人囚禁起來。

他兩眼赤紅，渾身不住顫抖，好幾次，想要劈開窗檔，躍進房裏去，可是，他終於忍耐下來了。

這些日子，他所經歷過的每一件事，其驚險詭奇，都遠遠超過他以往二十年中所遇到的事，可以說他無時無刻不是置身在驚濤駭浪之中，這使得他原先所有的那股剛強激烈的個性，受到了很大的磨煉。由於個性上的一再受到磨煉，使得他較之以往要沉穩得多了。

他在好幾次要飛身躍進房裏時，終又克制住激動的情緒，停止了這個暴烈的舉動，暗忖道：「聽他們的話，好像爹……掌門人巳被他們囚禁起來了，不知道是不？囚禁在地牢裏……」

他對於自已的身世，雖然可以肯定是劍神袁君達之子，但是近二十年來，他都把龍雲鶴當作親生的父親，這份感情，也不是一時便能轉移的。

尤其是他還需要見過龍雲鶴，經過龍雲鶴親口證實自己乃是當年由母親羅刹夫人攜上峨嵋後，他才能死心塌地的承認自已是袁君達之子。

因爲心中這份奧妙的情感使得他放鬆了激動的情緒，默然伏在窗外，繼續向裏面窺探下去。

他只見孟麗君在聽了孟戟的那番話後，默然半晌，道：「哥，我心裏總是耽心……」

孟戟問道：「你耽心陳天翔對妳不好，不會的，我曉得他一直傾慕妳的艷麗姿容，這下能一親芳澤，他還不五體投地，拜在妳的裙下，永作不貳之臣……」

他說到後來，忍不住笑了出來，直把孟麗君笑得臉上飛起兩朶紅暈，嗔道：「哥，人家跟你說正經話，你又不正經起來了……」

她臉上的那份嬌羞之態，的確是動人之極，若在往昔，只怕袁驤見了，會情不自禁的把她摟在懷裏，親一親她的鬢角，跟她調笑一番

可是此刻，他在窗外見了，却有一股噁心的感覺，忍不住暗暗罵道：「不要廉恥的女人！」

只聽得內室傳來孟戟一陣大笑之聲，接着便聽他說道：「誰說這是不正經的話？我說的可完全是老實話，單看他修書回總舵，請求教主立刻釋放爹爹回家，便可以曉得他對妳是多麽入迷了！」

「誰跟你說這個了。」孟麗君道：「我說的是龍驤。」

「哦，原來妳担心的是那個龍驤！」孟戟搖了搖頭道：「這都是他自己不識好歹，要他加入本教，他硬是不願意，以致落得個眼前這種慘狀！」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麗君，像這種不知好歹的人，妳還爲他担什麽心？妳不想想他以往對妳怎麽樣……」

孟麗君眼中掠過一絲羞慚之色，道：「其實他也沒有什麽地方對我不好。」

孟戟怪叫一聲，道：「妳還說他對妳好？他對妳那些地方好？妳嫁給他一年多了，他巳經兩次下山，就是平時在山上的時候，也難得跟妳同一次房，妳就像守活寡似的，這樣的丈夫不要也罷，還要管他的死活？」

他見到孟麗君雖然無語，話聲稍緩，道：「妹子，不是我這做哥哥的說妳，妳也太軟弱了，別說妳這麽做是爲了爹爹，就算不是，這樣的男子空有綉花枕頭之名，不要也罷！」

孟麗君霍然地抬起頭來，道：「哥，你不要說了好吧！」

孟戟愕了一愕，隨即含笑道：「麗君，妳生氣了？」

孟麗君搖頭道：「沒有什麼，我想靜一靜。」

孟戟嘆了口氣，道：「唉，麗君，妳還有什麼事情想不開的？眼見天下武林全都臣伏在本敎之下，我們……」

「哥！」孟麗君打斷了他的話，道：「我等會要到地牢去看看公公……」

「什麼？」孟戟道：「妳還要去看那老殺才？他昨夜罵得妳還不够？」

孟麗君道：「那是我的事，你別管好啦！」

孟戟見到她的臉色不對，笑道：「好罷，妳再去勸勸他也好，他只要明白天下大勢對我們天心敎有利，九大門派會全都將要臣服在我們之下，或許會願意跟我們合作，我才不相信他還會那樣頑固……」

他說到這裏，拍了下手掌，道：「對了，妳可以用他兒子的生命去威脅他，諒他也會有所顧忌，說不定便會改變一下主意！」

孟麗君默然半晌，問道：「哥，你說龍驤他倒底有沒有危險？」

孟戟搖了搖頭，道：「妳還是爲他担心？」

孟麗君道：「我才不爲他担心呢，我是爲我們担心，他既對我無情，我也不必對他有義，只不過我曉得他的武功高強，且富機智，恐怕他會……」

孟戟笑道：「哈哈，妳還怕他會脫逃出來，跑回峨嵋？他就算有通天之能，這次也跑不了！妳沒聽到陳執法跟妳說過，他的全身插滿了金針，且又有本敎總護法護送，別說路上不會出岔子，就算有人要想救他，也無法可想！」

他笑了笑，繼續道：「那金針穿穴之法，乃是敎主的獨門絕藝，天下可說是無人能解，就算他已被人救走，他今後也終將是一個殘廢，再也無法動武了！」

袁驥聽到這裏，暗忖道：「哼，縱然你們設想得週到，如何又會想到我袁驥會在半路上遇上救星，還能够親身趕來此地……」

他心中混雜着激動與憤怒的情緒，使得他忍不住從鼻孔裏發出一聲輕輕的「哼聲」。

意念一閃即逝，他立即便覺察到自己無意中發出了聲響，以致使自己的形跡顯露了出來！

他的目光一凝，方待劈開窗櫺，躍身進去，却見到在裏面說話的孟戟似是毫無所覺，依舊繼續道：「單從這次敎主下令非得要留下龍驤的活口來說，可見他對於龍驤很是看重，非要親自處置不可，你想想看，只要龍驤到了總舵，還怕他能插翅飛出來不成……」

孟麗君臉色凝肅，目光朝窗子這邊閃動了一下，說道：「哥，我好像聽到有人在窗外……」

「胡說！」孟戟笑道：「在這個時候，那有人在窗外？我看妳是因爲心神不定，才會疑神疑鬼的……」

孟麗君道：「眞的！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外面發出一聲冷哼，絕不會錯……」

「不會有人的，妳不要多疑了！」孟戟走到孟麗君身邊，輕輕的撫着她的雙肩，說道：「麗君，我知道妳雖然心裏向着本敎，總是不太安靜，可是過幾天就會好了。」

袁驥伏身窗外，聽到他這麽說，心頭湧起無限感慨，心中暗忖道：「我早先倒是錯怪了麗君，她雖然背叛了我，可是她也不得已的，這完全是怪孟戟這個畜牲不好……」

他想到這裏，只見孟戟拍了拍孟麗君的肩膀，在屋裏慢慢的走動，緩聲說道：「麗君，妳先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然後再到地牢裏去看看那老頑固，反正他已經服下陳執法的蝕骨之藥，此刻功力全失，再也不會有力動手了……」他一面說話，一面向着牆邊行來，袁驥只見他說到這裏，背部已距離窗口不足五尺。

若是換了另一個人，拿他如此痛恨孟戟來說，一定會趁這個難得的機會，突然施加暗襲，趁孟戟於不防之際，置之於死地！

可是袁驥到底是個鐵錚錚的漢子，他雖然痛恨孟戟投身天心敎，害了自己妻子失節，可是也不願趁這個機會，施出卑鄙的手段將之殺死。

他本來想要躍進去，表露自己的身份，以手中長劍堂堂正正的殺死孟戟，但是聽到孟戟之言，他却又想要先進入地牢去把龍雲鶴救出來。

據他的想像，本門弟子數十人中，實身投靠的雖然也有，却不會是全部都那麽做。

那些忠貞的弟子，在掌門人龍雲鶴遭到暗算之後，也有遭到暗害，或許會都被假龍驤囚禁在地牢裏。

袁驥暗忖道：「我進入地牢後，把他們救出來，也可以帮助爹爹一臂之力，鏟除本門叛逆……」

他剛剛想到這裏，正待移身離開，暫時將孟戟放過，倏地見到孟戟旋身而起，拔出了背上的短戟。

袁驥暗暗一怔，忖道：「莫非他已經發現我在窗外了？」

一念未了，孟戟左手短戟一揚，已把窗格劈得碎裂開去。

「砰」然一聲大響裏，他飛身撲出窗外，右手短戟如流星般的朝伏在窗外的袁驥身上插下。

袁驥在一見孟戟拔出雙戟之後，立即便已想到孟戟早在自己發出輕哼之時，便已發覺自己藏身於窗外，他之所以故作不知，便是要趁自己不注意之際，突然施加暗襲！

袁驥暗罵一聲，見到窗櫺碎裂飛濺，孟戟穿身飛掠而出，那枝雪亮的短戟閃着一條弧光，斜斜的插了下來……他的身形微蹲，手腕乍翻，長劍倏然揚起，迅如電掣般地劈出一道劍光。

但聽「叮」地一聲，劍戟相交，碰擦出幾點火花，那枝斜插而下的短戟已被袁驥一劍格開。

隨着一股大力傳到短戟之上，孟戟的身形在空中一斜，飛盪出八尺之外，落身花圃旁邊。

他的雙腳才一站穩，立即雙戟一交，護住胸前，眼中閃露出驚訝的神色，凝望着站在窗旁的袁驥。

袁驥一劍盪開短戟之後，長身而起，沒有理會孟戟，移目向屋中望去。

他只見孟麗君微微一愣，閃身躍到牆邊去拔牆上掛着的長劍

袁驥冷哼一聲，喝道：「孟麗君，妳要幹什麼？」

孟麗君才把長劍抽出劍鞘，倏然聽到袁驥這聲沉喝，臉色一變，循聲向窗外望來。

她跟袁驥奉着雙方父母之命結爲夫婦，已有一年多了，雖然這段期間內，袁驥爲了準備參加武當劍會，日夜辛動的練功，罕得跟她同房一次。

可是，她與袁驥朝夕一起，對於袁驥說話的聲音可說是熟悉異常。

縱然陳天翔藉着易容大師公羊羣的神妙手法，改變原先的容貌，變成了龍驥，也儘量模仿袁驥的聲音。

但是在跟袁驥有同床之情的孟麗君來說，她是能够分得清楚的。

她之所以上了假龍驥的當，甘願受到汚辱，一方面由於假龍驥上山時是在黑夜，她在極端興奮中無暇分辨。

另一方面則是根本就沒想到天下會有這等事情出現，會有與袁驥一模一樣的人所致。

當她在床上發現枕邊的丈夫竟然與以往不同時，她已經遭到了假龍驥的汚辱

在那種情形下，她本應該將假龍驥殺死，或者刎節自殺。

然而沒等她那麼做，孟戟已倏然出現，加以阻止，陳天翔並且以她的父親的生命作威脅，以致使她爲了顧全父親的生命，才與假龍驥同流合汚……

女人的心情最是難以作摸，尤其是一個結過婚的女人，在平時，她可能把整個的希望與生命都寄託在丈夫的身上。

若是一旦丈夫有了差錯或者死於非命，那麼她的希望巳經殞滅，加上另外有一個男人侵入她的生命，則很能使得她改變原先的意志，做出許多不可思議的事。

當然，這裏面由情慾所產生的力量，可算是最鉅大了，女子往往受到情慾的支配，而背叛了她的良知。

孟麗君並非不愛袁驥，她雖然經常空房獨守，却也時時記住新婚時與袁驥相處時的樂趣，從沒想到會有一天背叛袁驥。

等到假龍驥以欺騙的手段，矇蔽了她的眼睛，佔有了她之後，她的身心在經過一番很大的激變，終於在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突變。

在她私心認爲，她這樣做並沒有錯，她一方面爲了父親的安全着想，一方面還是跟原來的丈夫在一起，這樣做，那算得失節……

由於這種心情，使她時時處於矛盾之中，也可以說她靠着自我的安慰，使她忘了自己究竟做出了什麼壞事。

當袁驥突然的喝叱之聲，一傳進她的耳中時，她的心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她的眼中露出驚駭至極的神色，向着袁驥望去，只見站在窗外的竟是一個醜惡的老者，完全不是她心目中所認爲的人。

頓時，她眼中的驚駭之色一斂，換來的是一種疑惑不解之色。

袁驥一見她神色轉變，悲憤地做笑道：「孟麗君，果然我沒有看錯，妳竟眞是個恬不知恥的賤人……」

孟麗君心中本來疑惑不定，被他這一罵，罵得面紅耳赤，渾身顫抖。

這下再也沒有疑惑了，因爲天下不可能有第二人會用這種口氣罵她的，更何況她從袁驥憤怒的眼神中，巳經認出了他是誰來。

縱然一個人的臉孔巳經改變了，但是他的眼神無論如何也不會改變的。

孟麗君一發現面前這個醜怪老者是誰之後，赤紅的臉孔頓時一片死灰，全身不住顫抖，嘴唇嚅動了一會，囁嚅道：「你……你是龍驥？」

袁驥悲憤地道：「賤人，妳還有臉跟我說話？」

孟麗君張口瞪目，發出一聲驚叫，手中握着的長劍無力的跌落於地，雙手捂着臉孔，飛快地轉過身去，哭了出來。

袁驥見到她那樣子，只覺心口被一枝利劍狠狠的插了進去，痛得他渾身一震，禁不住發出一聲呻吟。

他緩緩的轉過身來，以狠毒的目光凝視孟戟身上，恨不得將對方斬爲肉醬。

孟戟一直愣然站立那兒，他想不到這一切的事情，突然轉變得如此之快，那被他認爲巳經距死不遠的袁驥竟然會突然而降。

尤其是在他看到往昔風度翩翩，俊逸非凡的袁驥，變成目前這麽一副醜怪的模樣後，他心中的驚悸與震懾，更是難以形容。

他面對着袁驥那惡毒凶狠的目光，只覺渾身汗毛直豎，不敢接觸對方那張醜惡面孔與狠毒的視綫。

他移開了自已的目光之後，很快地便又轉了回來，定了定神問道：「你……你是龍驥？」

袁驥緩緩的向着孟戟行去，冷冷說道：「孟戟，你何不看清楚一點，我到底是誰？」

孟戟神色緊張，帶着驚惶，目光在袁驥身上閃動了幾下，才沉聲道：「朋友，你究竟是誰？竟敢冒充龍驥，到峨嵋來放肆。」

他並沒有看見公羊羣動手跟袁驥易容的經過，絕不會相信一個英俊的年青人會變成如此醜怪的一個老人。

更何況他堅信袁驥旣然身上被釘住命針，又經過任明傑親自率領金衣武士的抑解，絕難逃脫得了。是以他在一陣驚慌之後，很快便又回復了原來的鎭靜。

袁驥一步一步的向孟戟行去，冷冷地道：「孟戟，到如今你還認爲天心教無敵天下，我無法回到峨嵋來？」

他想起了自己在路上所遭到的磨折，和方才親自見到孟戟的醜態，殺機盈身，匯聚成一股凶狠的氣勢，使得他全身都恍如一枝帶血的劍。

孟戟心驚肉跳，被他的氣勢所懾，再也立身不住，一步步的向後退去

袁驥沉聲道：「孟戟，你這不要臉的畜牲，不知廉恥的東西，不但甘心認賊作

父，並且還出賣你的妹子，今天我要看看你的孟家鎮山十二戟法……」

孟戟駭然，說道：「你……你眞是龍驄……」

袁驄狠聲道：「我不把你碎屍萬段，絕難消除我心中的憤恨……」

孟戟這時完全可以肯定眼前這人便是龍驄了，他心中虛弱，被對方的煞厲氣勢所懾，一絲鬥志都沒有了。他連退幾步，，已經退到花圃裏，站在那鬆軟的土地上他再也提不起胆子來。

但見他的目光一閃，高聲叫道：「來人哪！」

袁驄沉聲道：「你再叫人來已經太晚了，沒有人能夠救你的狗命了！」

喝聲之中，他飛身躍起，連人帶劍的向孟戟射去！

他這下在憤怒痛恨之下，所攻出的一劍，可說已凝聚全身的煞厲之氣，就算是金臂劍魔來此，也無法抵擋，更何況孟戟的武功，一直就比他爲差。

是以隨着一聲劍嘯聲響起，孟戟揮動的兩枝短戟，立刻便在驚虹般的劍光下震得粉碎。

劍芒連閃，血影橫飛，孟戟在一陣慘厲的叫聲中，被袁驄的長劍斬爲數段，橫屍花圃裏。

劍影一落，光芒頓歛，袁驄已立身在花圃之內，在他的面前，斑斑的血迹中洒滿了殘落的花瓣……

小園裏的花卉和枝葉，在劍芒飛舞裏，碎片四周飛濺，洒落一地，就如同孟戟殘破的肢體一樣，給人一種殘酷之極的印象。

袁驄神色木然的站在花圃裏，手中的長劍斜斜重落脚前。

他望着那些殘葉，碎肢，血跡，心中並沒有絲毫的滿足，反而有一股難以言喻的鬱苦。

怔立半晌，他喃喃地道：「我並沒有錯，他是該殺的。」

就在這時，他只見屋旁奔來了三個持劍的年青人。

那三個人袁驄全都認得，若是論起輩份，都該算是他的師侄。

他們奔將過來，一見袁驄仗劍而立，地上倒着一具破碎肢離的屍體，全都怔愣住了！

袁驄冷森的目光在他們三人身上一閃，還沒說話，只見孟麗君已驚叫着躍出屋來！

滿臉淚痕，臉色蒼白，一躍到屋外的空地，全身一陣顫抖，幾乎立足不[illegible]，伸手指着袁驄，顫聲道：「你……你把他殺死了？」

袁驄冷聲道：「難道他不該殺？」

孟麗君泣道：「你……你何不把我也殺了？」

袁驄沉聲道：「我爲什麽要殺妳？」

孟麗君顫聲道：「你……你能原諒我嗎？」

「賤人！」袁驄叱道：「我不殺妳只是怕汚了我的長劍，哼，妳還想我原諒妳？那除非日從西出，黃河變清。」

孟麗君哭叫顫聲，道：「龍驄，你好毒……」

像是瘋了似的，尖聲叫道：「龍驄，我丟了你的臉，讓你做活王八，你何不殺了我？」

袁驄眼中射出狠毒的光芒，握着長劍的右手微抖了一下，激動地道：「賤人，妳還敢說出這種話來？」

「我有什麽不敢？」孟麗君怨毒地道：「你只顧練武，平常何曾把我放在眼裏？我就算跟別人上床，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你還不是只有眼睛看着……」

「住口！」袁驄氣得渾身顫抖，厲喝叱道：「賤人，妳眞以爲我不敢殺妳？」

孟麗君把頭一摔，尖聲道：「你若不殺了我，你就是懦夫，就是活王八……」

袁驄氣得渾身直抖，眞恨不得一劍把孟麗君殺死，可是無論如何他却下不了這個手。

他強自抑制住胸中的激動情緒，冷冷道：「賤人，無論妳怎麽說，我都不會動手的，我要讓妳活着慚愧一輩子！」

他說完這句話，不再理會孟麗君，轉首向那怔愣中的三個峨嵋弟子，說道：「趙羣，劉鶚，陳立中，你們身爲峨嵋弟子，深受師門大恩，竟然不圖報答，還敢與賊同流，做出爲害本門之事，你們該當何罪？」

三個年青人被眼前所發生的事，弄得迷糊了，他們望着像是發瘋了的孟麗君，以及醜怪的袁驄，一時之間，全都面現驚容的怔立在那兒。

等到袁驄把他們的名字全都叫出來之後，他們全都驚醒過來。

面面相覷了一陣之後，那名喚趙羣的年青弟子顫聲，說道：「你是龍驄……龍師叔？」

袁驄冷笑道：「你們以爲我一輩子都回不了峨嵋？我問你們，掌門人呢？」

趙羣還未作答，孟麗君已尖叫了一聲道：「龍驄，我跟你拚了！」

叫聲之中，她飛奔着朝袁驄那邊衝將過來！

袁驄身形微移，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孟麗君的衣衫，順着她衝來的勢子，往花圃裏一拋。

孟麗君摔落在花圃裏，翻了個身，又待向袁驄撲來。

袁驄叱道：「不知廉恥的東西，妳還有臉講這種話？」

他的喝聲未了，已見到趙羣等三人飛快地轉身奔去。

袁驄目光一閃，斜身飛斜，急逾奔電，從趙羣等三人頭上躍過，落身在他們之前。

趙羣等沒想到袁驄的動作如此之快，齊都臉色一變，剎住了身形。

他見到袁驄的模樣，駭然道：「師叔……」話剛出口，站在他身旁的陳立中和劉鶚已同聲喝道：「師兄，我們跟他拚了！」

他們倆人挺劍而起，一式「雲[illegible]雪[illegible]」，兩枝長劍分從左右，斜斜向着袁驄刺來。

袁驄本來沒有動手將他們殺死的念頭，可是當他一見到這兩個本門後輩竟然不知悔悟，還以峨嵋劍法向自己攻將過來。

頓時，袁驥怒火熾烈，他沉喝一聲道：「該死的東西！」

迎着那兩柄攻來的長劍，他沒有閃避一下，手腕微振，長劍翻飛，只聽兩嗆嗆聲，已將攻來的長劍震飛出去。隨着劍光急閃，袁驥的劍尖無情的劃過那兩人的咽喉。

沒有一絲叫聲發出，那兩名妄自出劍，想要將袁驥殺死的弟子已仆倒於地，死於非命。

袁驥這一突然出劍，動作之快，劍法之狠，可說完全出趙羣的意料之外。

他並不是不知道袁驥乃是本門第二代弟子中最爲傑出的人，然而在趙羣兩個師弟呼喚動手時，他也打定了豁出去一拚的主意。

那知就在他剛剛打定主意的時候，便已見到眼前劍芒閃動，兩個師弟連呼喚之聲都未發出，便已畢命於袁驥手下。

他的兩眼圓睜，滿臉浮現驚駭之色，瞪視着袁驥，顫聲道：「你……你……」

袁驥臉色沉肅，喝道：「你是不是也想動手？」

趙羣駭得連退兩步，顫聲道：「師叔，我……」

對於站在面前的這個醜怪的老者，他毫無疑問的已經認定便是袁驥了。

是以，他在萬分驚駭之下，連話也說不出來，全身儘在直打哆嗦。

袁驥冷笑一聲道：「趙羣，你身爲二師兄的長徒，在二師兄死後，可說是徒代師職，你那兩個師弟，完全是由你一手敎大的，你不但不敎他們如何替本門爭氣，把本門的劍術發揚光大，竟然還帶着他們背叛師門，投入天心敎，你知道你該當何罪？」

他的話聲愈說愈是嚴厲，趙羣聽到最，再也立身不住，雙膝一軟跪了下去。

他雙膝上儘是冷汗，垂着頭，低聲道：「師叔，我眞該死，眞該死……」

袁驥看到他那副可憐的樣子，輕輕的嘆了口氣，忖道：「若是論起輩份，他是小我一輩，其實以年齡來說，他比我還要大些，此刻他却跪在我的面前，我若是按照門規處置他，他就算有五條命也都沒有了，然而他……」

他的心中湧起一絲不忍之念，想要放過趙羣一條生路，略一沉吟，他沉聲說道：「趙羣，若是論你所犯的門規，該是死有餘辜，可是我看在二師兄爲師門殉身的份上，斗胆的代掌門人作主，放你一條生路……」

趙羣沒等他說完，已連連叩首道：「多謝師叔饒命，多謝師叔饒命……」

袁驥沉聲道：「且慢，你欺師滅祖，罪大極惡，死罪雖免，活罪難逃，還是自斷一臂，下山去吧，從此以後，峨嵋沒有你這個弟子了！」

趙羣愕然抬起頭來，顫聲道：「師叔你……」

袁驥沉聲道：「我這樣處置，對你已够寬大了，你還要說什麽話？」

趙羣見到袁驥意志堅決，心知已無法挽回，咬了咬牙，才說道：「多謝師叔恩典！」

袁驥見趙羣握着長劍作勢要往左肩斬去，只覺心中一痛，不忍見到他自斷一臂，仰首向着雲天深處望去。

那知他的目光才一移開，突然聽到孟麗君發出一聲尖叫。

袁驥心頭一震，目光乍閃，已瞥見趙羣雙手握着長劍，朝自己胸懷刺來。

等他一發現趙羣狠了心腸，劍尖已距離他的胸前不足四寸。

袁驥無遐想及其他，深吸口氣，胸腹頓時凹陷下去，整個身軀如同一片樹葉般的，飄了起來。

從遠處望去，他胸前的衣衫已跟趙羣刺出的長劍貼住，就像他被趙羣刺住胸口，舉將起來一般。

那站在七尺之外，眼看這等情景的孟麗君，在驚駭之下，忍不住又發出一聲驚叫，她還以爲袁驥已遭到趙羣的暗算，必將死於對方的劍下。

但在趙羣的心中，對於此刻的情形却是清楚得很！

他已經竭盡全身之力，以最快的速度出劍暗襲，滿以爲袁驥在不加提防之下，必定會被自己殺死的。

誰知眼見劍尖已將刺進對方體內，袁驥已飄身飛起，頓時劍刺虛空，力道將竭時……

他心中大震，知道不妙，連忙踏步而起，手腕微沉，預備變換招式，置對方於死命。

袁驥的武功劍術，在往昔便已高出趙羣極多，隱隱已成爲峨嵋中第一高手。

此刻，他在經過一連串的磨煉之後，由於每一次搏鬥都可說是死裏逃生，以致他的劍術，眼力，經驗，較之以往不知要增多少倍。

他飛身倒掠而起，避過了趙羣的暗襲之後，豈敢再等到對方變換招式？

趙羣剛把跪在地上的左腿提了起來，整個身軀還未站起，袁驥已大喝一聲道：「該死的畜牲，再也饒你不得！」

喝聲如雷，傳進趙羣的耳裏，就如同一根巨柱撞進他的心底一般，震得他的氣血都在盪動。

趙羣的眼中露出駭懼驚凜之色，連眨眼的工夫都沒有，便見到倒飛而出的袁驥在虛空中一頓。

剎時，漫天劍影傾瀉而下，陽光映照在急速閃動的劍刃上，泛射出片片燦爛的光華，使得趙羣的眼睛都已花了，根本看不清袁驥將在何處落劍。

他心胆俱裂，發出一聲恐懼之極的驚叫，霍然的揮動長劍，想要護住全身，不致遭到這一劍之厄。

就在他的驚叫聲剛一出口之際，袁驥的手中長劍已無情的斬落在他的額前

剎那之間，他的頭顱裂開一條長縫，殷紅的鮮血自額際流下，全身一陣顫動，倒地不動。

袁驥一劍劈出之後，垂劍而立，望着倒伏地上，毫無聲息的趙羣，他臉頰上的肌肉不由得一陣抽搐。

他以前眞的想不到有一天，他會動手把自己的同門師侄殺死。

因爲峨嵋派自從昔年發生劍神袁君達被四大劍派逼得跳崖之後，峨嵋收徒極少，可說是謹慎而又謹慎了。每一代之間，

只有五六個弟子。

　而這次袁驥回來之後，竟然在半個時辰之內，不但殺死了孟戟，並且還把同門師侄殺死三人之多，這叫他如何不難過。

　他暗暗自語道：「趙羣，這並非我不想留下你一命，實在是你用心太過惡毒所致，你已是無可饒恕了。」

　他想到這裏，只聽得孟麗君狂笑道：「龍驥，你好威風呀，不但把我哥哥殺了，還連你同門師侄也殺了！眞是神氣，你有本事就連我也殺了吧！」

　袁驥望了她一眼，沉痛地道：「孟麗君，妳走吧，我不願再見到妳了，妳還是回到孟家莊去，從此以後，妳發生任何事情，都與我無干。」

　孟麗君面色一怔，喃喃道：「你……你叫我走，叫我回去……」

　她的眼中閃爍着淚光，大聲道：「不，我不要回去，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袁驥沉聲道：「從今天起，妳已與我沒有任何瓜葛，隨妳要做什麽，就是要嫁人，也都與我無關。」他說到這裏，只覺心痛如絞，咬了咬牙，不再理會孟麗君，側身向着左前方行去，預備繞過屋旁到前院去。

　他才走了兩步，孟麗君已哭着奔了上來，呼喚道：「龍驥，你不能原諒我嗎？我……」

　袁驥霍地轉過臉來，叱道：「賤人，妳還有臉講這種話？」

　孟麗君奔上前來，抓住袁驥的衣袖，道：「龍驥，我知道我錯了，可是我是被騙的，你難道不能够原諒我這一次……」

　袁驥斬釘截鐵地道：「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諒妳，唯獨這種事情，絕對無法原諒的……」

　他把衣袖一拋，道：「妳的年紀還輕，憑妳的容貌，不怕嫁不到人，妳……妳還是回去吧！」

　他想起和孟麗君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心中有似被萬劍相加，重重地頓了頓脚，邁開大步向前行去。

　孟麗君滿臉淚痕，望着袁驥那軒昂的背影，悽絕地大叫道：「龍驥，你眞要我死？」

　頓一頓，孟麗君嘶叫道：「好，好，龍驥，我就死給你看。」

　說着，她俯身拾起地上的長劍，橫劍引頸自刎！

　可憐一個絕世美人，只因一念之差，落得個含羞帶辱，自盡身亡。

　眞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袁驥聽到身後傳來孟麗君的悲嘶之聲，脚下曾經猶疑了一下。

　不過，他心底所受到的創傷實在太重了，重得使他無法回頭望去。

　他非常明白，自己這一輩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寬恕孟麗君了。

　與其回頭，看到她痛苦哀求的模樣，來加深自己心內的痛楚，還不如不回頭的好。

　是以他將孟麗君的哀求，拋諸於腦後，昂然向前行去。

　剛在他的身子轉到牆角，他已聽得身後傳來一男一女的驚呼之聲：「啊——少奶奶……」

　袁驥不用回頭，已知道那一男一女正是硯童和韻珠。

　硯童是從小就侍候袁驥的，這次袁驥到武當參加劍會，已是帶着硯童去的。

　在黃鶴樓，他赴南宮北之宴，開始踏入天心教的第一陷阱，酒醉之後，被虞雲姬囚禁起來……

　從那個開始，他便與硯童失去連絡，直到現在，他重又聽到硯童的聲音，使得他在驚喜中，忍不住回過頭去。

　脚下一頓，他側首望去，只見硯童和韻珠從洞開的窗中躍出來。

　韻珠是跟孟麗君嫁過來的，她跟孟麗君之間的感情，可說是超越一般的主僕之上。

　當她一見到孟麗君引頸自刎，全身在空中好似失去了力量，平平的摔落在地上，哭道：「小姐，小姐，妳怎麽就……」

　哭聲未完，她伏在孟麗君的屍身上，已是暈厥過去。

　袁驥見到孟麗君自刎身死，心頭也受到極大的震撼，呆了一呆。只覺嘴裏苦澀，喉頭哽住，淚水幾乎奔眶而出。

　他閉上了眼睛，嚥下了滿嘴的苦水，喃喃自語道：「麗君，妳安息吧，縱想妳曾經失足，但是那個汚點已隨着妳的死去消除，我一定會把妳安葬在本山……」

　他正在默禱之際，聽見硯童怒喝道：「喂，你是什麽人。」

　袁驥睜開眼來，看到硯童抓着一枝長劍朝自己怒目而視。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苦笑，道：「硯童，你不認得我了。」

　硯童駭然道：「你是誰？」

　袁驥苦笑道：「難怪你不認我了？就是我又何嘗認得我自己？」

　他這句話是有感而發的，硯童又如何能了解到他的心情？

　更不會想到眼前這個醜怪的老者便是自己的小主人……

　硯童睜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珠，詫異地望着袁驥，不明白爲何眼前這個老者說話的聲音是如此熟悉。

　他怔了一會，問道：「你到底是誰？到峨嵋山來做什麽？」

　袁驥道：「硯童，我是龍驥，你連我的話聲都聽不出來了？」

　硯童駭得退了一步，凜然的說道：「你……」

　他緊緊握住手裏的長劍，揮動了一下，叱道：「你到底是誰！敢冒充我們公子，你不照照鏡子看看你的模樣。」

　袁驥苦笑一下，手中長劍微動，連挽了三個劍花，方始撤劍右斜，隱於肘後，道：「硯童，你還記得我教你的這招劍法嗎？」

　硯童兩眼瞪得老大，駭然退了兩步，指着袁驥道：「你如何曉得這招劍法？」

　袁驥正想向他解釋，硯童已大聲說道：「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天心教的惡徒，這些人都是你殺的！」他的臉色驟變，橫劍於胸，護住胸前，指着袁驥道：「你就是跟那個天心教的什麽總護法一起上山來的惡人！」

　袁驥微微一愕，道：「任明傑上山來

了？」

硯童面上露出痛恨之色，道：「你那個同伴已被我們公子前廳圍起來，了你却跑到這兒來殺人，還把少夫人害了，我……我……」

他把長劍一引，大喝道：「我跟你拚了！」

袁驄沒料到陳天翔竟然用謊言把硯童騙住了，把劍神袁君達當作任明傑，想要唆使那些沒有背叛峨嵋派的門人圍攻袁君達……

他喑喑罵聲，道：「陳天翔，你好毒呀！」

目光一閃，他只見硯童把劍急刺而來，竟是使出與敵同歸於盡的劍法，完全不顧到自己的安全。

袁驄心中感慨萬千，忖道：「只怕他被南宮北囚住之後，吃盡了苦頭，不然也不會如此痛恨天心教的人……」

他既然明白硯童是認錯人，又加上硯童自小便跟隨他的身邊，兩人情感好極，決不會把硯童當作本門的叛徒一樣處理！

因此當硯童把劍疾刺而來時，他只把身形往旁一讓，閃開了那刺來的一劍。

硯童好似也曉得自己一劍無法將對方殺死，故而劍未走滿，立即橫掃而出，劍浪翻飛，奮不顧身的攻向袁驄要害而去。

袁驄輕叱一聲，道：「硯童！」

叱聲中，他迅速地探手伸進對方的劍浪之內，順着硯童揮劍的來勢，把掃劈而來的長劍握住。

硯童一見自己手裏的長劍被袁驄握住，想要用力抽回，却如蜻蜓撼鐵柱一般，不能動搖分毫。

他的臉色大變，左收握拳向袁驄胸口搗來。

袁驄手上用勁，硬生生的將硯童手裏的長劍折斷，然後空出手來，擒住了硯童的手腕。

硯童悲憤地大叫，嚷道：「你殺了我吧！」

袁驄見到他的臉上浮起凜然的神色，心中非常感動，嘆息道：「硯童，若是我峨嵋弟子個個像你如此忠烈，還怕什麽天心教嗎？你說得不錯，我們峨嵋派弟子倘個都不怕死的。」

硯童道：「你們天心教就算使盡一切的手段，對我們都沒有用的……」

袁驄知道硯童已有先入爲主的觀念，認定陳天翔便是自己。

就算現在自己說破了嘴皮，恐怕也無改變硯童的觀念。

是以，他不再與硯童多說下去，只是道：「硯童，你只要想想掌門人爲何會被那龍驄關進天牢，便知道誰是眞正的龍驄了。」

硯童一瞪眼道：「你在胡說，我們掌門人明明是閉關練功，誰說他被關入地牢裏？」

袁驄本想說完那句話後，把硯童放開，趕到地牢去，把龍雲鶴救出來。

然後他就可以偕同龍雲鶴一起回到大廳，拆穿那龍驄的假面目，並且可由龍雲鶴親口證實自己的來歷。

那知硯童竟會這樣回答他，使得他不由爲之一愕，問道：「什麽，掌門人在閉關練功？」

硯童道：「哼，你別以爲殺了我便能夠逃下峨嵋，我們公子已派人去把掌門人請出來了，到那時，哼！」

袁驄冷哼一聲道　「只要假龍驄敢這麽做，就不怕眞像不顯露出來！」

他把硯童提了起來，挾在脅下道：「硯童，你跟我上去看看，也好讓你分清楚！誰是你的公子！」

他挾着硯童，飛身向前廳奔去，還沒到達大廳，只見十幾個弟子把大廳外面團團圍住。

他們一見袁驄挾着硯童飛奔而來，齊都上前攔截。

袁驄聽了硯童之言後，此刻也分不清這些本門弟子中，到底有多少是已經投身天心教，又有幾個人是完全受到假龍驄的欺騙。

是以他一見那些人迎身攔截，沒有使出殺手，把那些人殺死！只是極有分寸的用劍尖封住那些人的穴道。

他自幼隨着龍雲鶴練劍，十七歲之時，便擊敗本門的大師兄，未到下山之時，武功便已冠絕峨嵋，被許爲自劍神袁君達以來，峨嵋唯一的傑出人才。

對於峨嵋派的劍法，他可說是已臻至神化地步，把每一式劍招中的奧秘之處，全都洞悉無遺。

因而他在那十幾個弟子的圍攻每招之下，沒讓別人把一招劍法使完，他便已從一個巧妙的方位出劍封閉住對方的穴道。

沒有一盞茶的時光，他已來到大廳前的石階上，在他的身後，斜着那十幾個弟子，個個都被封住了軟麻穴，無法動彈一下。

袁驄臉色沉肅的走進大廳，只見劍神袁君達捧着那柄竹劍，瞑目盤坐在右首的一張太師椅上。

在他的對面，一排坐着三個人，那靠左邊的正是假龍驄。

袁驄一見到假龍驄，眼中立刻射出冷厲的寒芒，沉聲道：「陳天翔，我們終於又見面了。」

龍驄突然見到袁驄出現時，全身便是一怔，等到袁驄逕直把他的名字叫喚出來時，他更是駭得臉都已變青了。

他若非親眼看到，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這個遭到大變，經過公羊羣動手，變成這副醜怪模樣，又被自己以金針閉穴之法，封死全身穴道的袁驄，竟能從任明傑的手裏逃出來。

記得他在武當密室之內，還連續使不少手段，刺激袁驄的心志，結果認爲對方確實已經瘋了，這才放心由任明傑押回總舵，結果他却會突然出現在峨嵋，並且神智清晰，武功恢復。

這使得龍驄如何不驚，如何不爲之臉色大變呢？

他張大了嘴，一時之間，幾乎合不攏來，以致使得坐在他身旁的兩個中年人全都爲之大驚。

那坐在中間的一個身穿黃袍的瘦癯漢子，詫異地問道：「龍驄，這人是誰？」

袁驄認得這說話之人，正是自己最小的師長，江湖人稱風雷劍客的歐振盛。

（未完・卅一）